

《灰色画像》 LOG



KP: 阿狗 (2925592842)

卡尔 休斯顿: 树树 (1057539902)

欧文·埃尔南德斯: Arata (3429930476)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团 (2925592842)

夏洛克·黑斯廷斯: 鹅 (2213744644)

路易斯·冯·德莱恩: 蛙 (531932123)

以赛亚·古斯特: 淘人 (2932719834)

骰子: 奥列斯特 (3343579366)



卡尔·休斯顿（树树）

形象描述：一个迷惘的中年罪犯。他红发蓝眼，头发稀疏、满脸疤痕，有一双满是老茧骨骼变形的手。他并不很聪明，以至于一生犯了这么多险都没积累多少财富

思想信念：让我的侄女和妹妹获得幸福。上帝保佑她们！如果不能，就去他妈的上帝

重要之人：侄女莱斯利和妹妹

意义非凡之地：原来的家，侄女上学的金斯波特高中

宝贵之物：小时候妹妹送自己的一条围巾，还有侄女送给他的一支铅笔

特质：多疑，恐慌，总是因小失大，有说不清的保护欲

难言之隐：他时常为自己过去的选择感到后悔

伤口和疤痕：到处都是，有些来自于大小斗殴，甚至有枪伤

恐惧症和狂躁症：无

卡尔坚信一件事：他和他妹妹本来该有富足的生活，要不是他们的父亲，本不至于此。

他虽然失意过，但也从未放弃过对富足生活的追求与渴望——如果他体会不到那份幸福，那他妹妹和她的孩子也理应得到。

但他身形魁梧、粗鲁、并且头脑简单，难以拒绝诱惑，以至于追求这份幸福的方式是毁灭性的。这让他半生几乎都与牢狱作伴。卡尔中学时就已经因为打破同学的头被退学，之后更是让人头疼不已——抢劫、盗窃、走私酒和文物、绑架，除了强奸，他几乎什么都做过，一开始是少年犯，后面变成了专业的混混，他在学校中学习到的知识没有怎么影响到自己的工作。这些得来的钱财除了自己“享受”，大部分都用来接济妹妹了，但卡尔很容易被人利用、即使是亡命之财也总是不够他的份。

真正让卡尔打算收手的是莱斯利的降生。他本打算停止这一切，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仅仅同侄女共度了两年的时光就因走私罪入狱，被判八年。被假释时，莱斯利已经十一岁妹妹的家庭已经满目疮痍。同年，卡尔险些被指控谋杀妹妹的丈夫而入狱。

莱斯利已经成长为一名少女。现在的卡尔已经逐渐对现实有了一些概念，他不再有过多的奢求。他正在存一笔钱，等待着时机，他要准备资助天使一般聪慧美丽的侄女，让她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最终去另一个城市安身。

欧文·埃尔南德斯 (Arata)

形象描述：深棕色卷发，蓝眼睛，鼻翼两侧有着雀斑，典型的爱尔兰人长相的小个子青年

思想信念：勤恳乐观

重要之人：母亲，表弟安德鲁

意义非凡之地：拉金医院东侧二楼走道尽头的长椅，打盹很舒适

宝贵之物：脖子上挂着的狗牌，父亲的遗物

特质：性格直率，内心执拗

难言之隐：无

伤口和疤痕：无

恐惧症和狂躁症：无

老费尔南德斯像无数不被记得名字的人一样死于战场，被带回家的只有一个装着杂乱物件的铁盒子，欧文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纺织和裁缝活计带来的收入有限，尽管母亲艾米瑞达勤恳操持，欧文的身高与他的父亲相比可谓全然不像。安德鲁的母亲离世，尽管母子二人都对处境相似的他感同身受，而无论是这间位于低地南区的出租屋，还是艾米瑞达的收入，都无法再接纳另外一名男孩，自那之后欧文常去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探望自己的表弟安德鲁。成年的欧文有幸得到一份差事，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出卖自己的力气，虽然病房内偶尔传出的精神病人的嚎叫令心里不太舒适，欧文还是相当珍惜这份工作，至少这里的环境要比低地南区肮脏的街道要好上太多，只要能花能睡医院的，坚决不花自己的，在这儿他还学到了不少维修电气的活计，正在积攒积蓄，畅想着日后未来，或许能在阿卡姆开上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店铺，接上些维修的小活，也能让高中毕业的安德鲁找到日后的去处，他陡然得到了安德鲁·门罗失踪的消息。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团）

形象描述：有着深色的头发和眼睛，具有比较典型的拉美裔的特征，喜欢穿长风衣

思想信念：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真相有时并不重要

重要之人：老母亲和自己养的狗

意义非凡之地：在拉丁美洲的老家，虽然从未去过

宝贵之物：一把西班牙制式的长剑，父亲的遗物，据说是战利品，谁知道呢

特质：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不善和人交流，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

难言之隐：在战场上曾经误伤过自己的战友

伤口和疤痕：躯干上有烧伤和枪伤的痕迹

恐惧症和狂躁症：偶尔会失眠，在梦里会回到战场上

第三代拉美移民，爷爷是在拉美解放运动结束后来美国，路易斯的父亲年轻时应征入伍混得还不错，在美西战争结束后告老还乡，可惜没过几年就因病去世了。

拜自己比较有出息的老父亲所赐，路易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步自己父亲的后尘应征入伍。本来想混到年龄就退役，没想到一战爆发，直接作为工具人被抓去了欧洲。幸运的是他活下来了，并且完整地回到了美国。

回国后的路易斯逐渐进入了随遇而安的摆烂状态，他来到阿卡姆定居，在黑斯廷斯的侦探事务所找了个活干，他说不上有多喜欢侦探这个工作，但是没办法，人总得生活不是吗？工作虽然不热情，但是很认真，现在住在单身公寓里，养了条德牧并起名叫俾斯麦，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典故呢。

夏洛克·黑斯廷斯（鹅）

形象描述：一头不勤打理的黑发，一双怀疑主义的蓝眼。头戴软呢帽，身披长大衣。长裤下是一条木腿，手里拄的是一支拐杖

思想信念：纠明真相，发现问题；我们的法律并不值得完全依赖

重要之人：妻子和两个女儿

意义非凡之地：南非

宝贵之物：穿戴了27年的木腿，一条以假乱真的假肢

特质：眼冷心热；关心你的客户，但不要太过关心，以至于让感性搅乱了理性的头脑

难言之隐：看似云淡风轻，其实对这条断腿还是略有惋惜

伤口和疤痕：布尔战争中被炸断了一条腿

恐惧症和狂躁症：入睡前似有若无耳鸣，炮声隆隆，好似一把刺刀从耳窝直插进了脑袋

1880年7月，南安普顿的黑斯廷斯家族同时迎来第4个男孩的出生，以及家庭男主人的死亡。在迈万德，一把阿富汗弯刀轻而易举地砍掉了老夏洛克·黑斯廷斯上尉的脑袋。讣告寄回家中时，黑斯廷斯寡妇哭天抢地，几度陷入绝望的昏厥。最终，他们决定给新生儿起上和老黑斯廷斯一样的名字以表纪念：夏洛克·黑斯廷斯（二世）。

好在，丰厚的家资还是支持他读完了大学。大学刚毕业时，夏洛克·黑斯廷斯立刻投身到布尔战争的战场上——不是带英那边，而是对面——他作为志愿者赶赴布尔共和国，募捐数十支步枪的同时发表了相当一部分有些小叛逆的文章。为此，他母亲再一次哭天抢地，几度陷入绝望的昏厥——要知道他舅舅在英属开普殖民地还有两个不大不小的矿呢！

然而在德兰士瓦，一门老家的大炮悍然轰断了他的左腿。最终他被送到战俘营医院，几经辗转又被遣送回国，险些上了军事法庭。被高贵的父亲家和富有的母亲家保出监狱后，他被火速送到美国避政治大难——以及，别回来了！

九死一生过后，他在阿卡姆开设了一家小型私家侦探事务所，兼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说到底，夏洛克·黑斯廷斯其实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成为布尔共和国志愿者只是单纯想和带英对着干罢了。（知道这个理由后，他母亲又双叒一次哭天抢地，几度陷入绝望的昏厥）

断掉一条腿后，他好好回想了一通自己的前半生，发觉自己喜欢的果然还是追逐真相，发掘问题的过程。由此，他成为一名私家侦探。现在他也拥有了家庭：事务所的打字员小姐魅力非凡的莱蒙女士。在她的伶牙利齿之下，夏洛克从没在任何一次家庭争吵中取得过胜利以及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才刚上中学，另一个则已是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优秀校友。事件发生以后，紧张的中年老父终于摘下了一直悬挂在壁炉上的猎枪。如果那个只会对孩子出手的畜生让他逮到，他会付出代价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鲑）

形象描述：表面守时、严谨，有生硬德语口音的男人。永远比整个乐团提前15分钟到达排练场，并特意嘱咐经纪公司拒收一切鲜花和来信。

思想信念：宇宙中存在不应为常人所知之物

重要之人：爱丽丝，这个小姑娘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乐趣

意义非凡之地：马斯河河畔，但他这辈子不会再回去了

宝贵之物：一块篆刻了神秘五芒星印记的老旧怀表，冒险所得

特质：多疑、谨慎；另一方面，爱寻求刺激

难言之隐：无

伤口和疤痕：右手食指关节处有一道烟疤。对护手如命的钢琴家是件极其罕见的事

恐惧症和狂躁症：高温恐惧症，哪怕在数九寒冬，家里的壁炉也从不点燃

路易斯·冯·德莱恩，毕业于汉诺威音乐学院，而后从钢伴到能支撑一场独奏音乐会，乃至随乐团参与多次远至新大陆的巡演。人前，这个总是西装革履的男人沉默得赛过石像，哪怕演绎激昂壮阔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抬手谢幕时仍是一副不苟言笑的神情，绝不在观众的掌声和欢呼中多留一秒钟；人后，他在休息室匆匆换下燕尾服，一发发装填好左轮的子弹，就从stage door闪身而出，奔走在又一个异国他乡的巷陌中——自从十四年前，路易斯在马斯河河畔目击那只皮肤有如橡胶，双足有如兽蹄，形似狼犬，手生利爪的可憎类人生物，他就难以再对此视若无睹。

当时，艰苦的战役已在凡尔登进行了六个月，酷暑使得漫山遍野的尸体腐烂发臭，蚊蝇绕着死不瞑目的年轻人们嗡嗡飞舞。士兵们身心俱疲，连天的炮火成了阵地中唯一的响动。路易斯因肺病幸运地逃过了动员令，但康复后仍被喊去和乐团一块，到前线做慰问演出。他在营地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后决定到屋外点上一支烟，熬过和高温、恶臭为伍的夏夜。正是借着那一抹橘红色的微弱光线，在黑夜中撕扯吞吃，大口大口咀嚼着尸块的犬形生物才落入了他的眼帘。直到燃尽的烟头烫伤手指，路易斯才如梦方醒，带着一身冷汗逃回营帐中，并再度大病一场。

这之后，路易斯越发厌恶战争，又无法催眠自己忘却那噩梦般的一夜。欧陆来来回回总是一个样，更糟心的是，一旦深入了解，潜藏在阴影中的恐怖并未放过任何看似静谧的城镇。他干脆破罐子破摔，投入到钻研和追寻中——而这将他导向了马萨诸塞州的知名学府，密斯卡托尼克大学。路易斯联系了大西洋彼岸的经济公司，从此落脚新英格兰地区。在这的日子挺不错，怪事一桩接着一桩，总有闹剧，总有惨案，他甚至认识了一个活泼的忘年交：以一点点包装成惊悚故事的秘闻，换来小姑娘崇拜的眼神，这感觉并不赖。

以赛亚·古斯特（洵人）

形象描述：疲惫的中年男人，保持着良好整洁的外表，但是身体已经被夜以继日的工作掏空。

思想信念：比起生存更好的是生活

重要之人：远在异乡的父母，有时间就回去看看

意义非凡之地：可以独处的狭窄地方，可以看见这里的每一处

宝贵之物：一条黑色的小蛇，朋友送的，名叫赫柏

特质：疲惫但认真且负责

难言之隐：无

伤口和疤痕：无

恐惧症和狂躁症：小丑恐惧症

以赛亚较早进行精神疾病的研究，见过不少病人也反对了不少治疗法，更是痛恨医院一些陈旧腐败的繁文缛节和无处不在的资本营利。好在目前在精神医疗界已经站稳了脚跟。

以赛亚从医学院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就业于一家知名医院，在此没日没夜的工作了十二年之久。离开这家医院的原因是最后一年接收到的一名病人，对方简直践行了长久以来小丑文化的恐怖，以赛亚作为他的主治医师曾多次被恶意袭击，导致以赛亚出现恐惧症。尽管那段时间让以赛亚成长了许多，对所谓“现实”也看开了不少。直至对方去世以赛亚正式卸任辞职。

近年来以赛亚走走停停，在阿卡姆用积蓄开了家医馆，也没怎么打算赚钱，休息更重要的。即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与关注，并希望人们重视起精神、心理的健康的重要性，经常撰写论文或是参加交流会，也依然会接手一些旧关系介绍的病人、帮助分析病情等，但至少不会以压榨自己的生命健康来工作了。比起从前，以赛亚淡泊了许多，只是提前原来医院的部分工作他还是会骂一声狗屎。

目录

导入：六个男人.....9

卡尔·休斯顿.....	9
欧文·埃尔南德斯.....	13
第四起失踪案.....	17
夏洛克·黑斯廷斯&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26
路易斯·冯·德莱恩.....	36
以赛亚·古斯特.....	43

第一幕：三个嫌犯.....52

首次调查-路易斯&以赛亚&欧文.....	75
梦境片段：受难的孩子.....	90
首次调查-卡尔&夏洛克&席尔瓦.....	110
梦境片段：灰色画像.....	120
酒店再会.....	144
再度造访警局.....	152
周六的课.....	159
皮克林街-作家.....	208
皮克林街-医生.....	230

第二幕：艺术家们.....237

吉姆·雷德蒙德.....	242
梦境片段：德利宁的朝圣者.....	252
噩梦之地.....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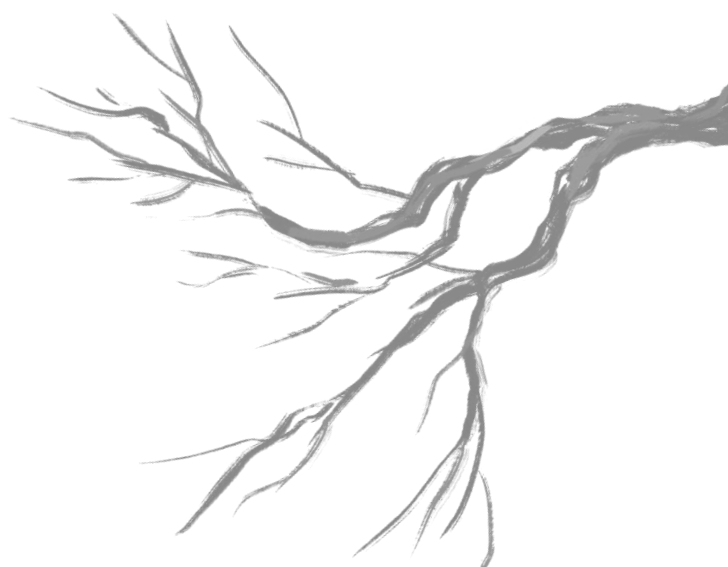
第三幕：一只虫子.....263

巴塞尔·埃夫斯的家.....	263
第一层-《献给夏盖的弥撒》.....	266
第二层-被诅咒的自画像.....	273
地下室-孩子们.....	287

崖上追逐.....	298
真凶的末路.....	306
后日谈.....	324
金斯波特警局.....	327

尾声：疯狂之梦..... 328

巴塞尔的复仇.....	333
《轮上的蝴蝶》.....	335
《比利的纯真》.....	339
《帽子里的猫》.....	346
金斯波特之梦.....	353



导入：六个男人

——导入-卡尔·休斯顿——

<阿狗> 1928年9月21日，中午十二点，星期五，金斯波特公园北角。

卡尔·休斯顿处于一种的极度焦躁不安当中，你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因如此而格外焦虑——如果又是因为你妹妹的混账老公，你保证这次的通缉令上的罪名不会再是谋杀未遂。今天早晨你通过一处朋友、或者更准确一点、接头人的联络电话收到了妹妹的讯息，在电话那头她极度恐惧、不安，而且你听得出来，她伤心欲绝，但无论你怎么问她都不肯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不能到我家来……我们去别的地方说。”最终她约你十二点到金斯波特公园，当面讲清楚这件事，电话结束前，她用那令人心碎的语气反复重复一句话，“……请你原谅我，卡尔……哦、上帝啊……请原谅我……”

此处公园的环境称不上是优美，尤其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的北区，周遭杂草丛生，浓密的树荫下是一方泥土开裂的空地，早已褪色、破碎的游乐设施三三两两的分布在你的周遭；远远地，你看到简·唐尼消瘦的身影，她一边步履匆匆的向这边赶来，一边将双手抱在胸前，深陷眼窝当中的两只眼睛不住的警惕着周围。

<卡尔 休斯顿> 我的喉咙干涩得像火烧，看到妹妹小步走来，我立刻站起来迎向她。“简…你就直说吧，发生了什么事？”

<阿狗> “卡尔、天……”她干涸且苍白的嘴唇抿了抿，把视线从你的眼睛上移开，“是莱斯利……莱斯利她不见了。”

<卡尔 休斯顿> 我瞠目欲裂，这比我能想象到的最坏的消息还要遭！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甚至抓住了妹妹。“你说什么？！不……简，我不该对你吼，原谅我。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回来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家说，你叫了警察吗？还是天杀的唐尼——”

<阿狗> “她不见了、她就是那么不见了.....” 简双手颤抖，她的双眼低垂向地面不敢直视你，最终双手缓缓捂住了脸，“对不起、对不起卡尔.....我以为她是离家出走，她一直说很想去纽约.....我一直没敢告诉你、现在我才知道犯了多大的错，上帝啊.....”

<卡尔 休斯顿> “没敢告诉我？简、你.....你是说你现在才说？！她已经多久没回来了？”
我控制不住自己情绪暴躁的毛病，几乎是揪着妹妹在质问了。

<阿狗> “半个月前...九月一号之后她就再也没回过家.....”

<卡尔 休斯顿> “简！”我彻底控制不住情绪了。“直到今天你才告诉我？！我真的不敢相信——是不是唐尼那个混蛋吓你了？我要杀了他——也是我的错，这半个月来我都没去看你们...她是什么时候、在哪不见的？你最后一次见到莱斯利是什么时候？操...”

<阿狗> “他没有，不是他.....” 简就像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木头人那样被你摇晃，她的话语中包含着强烈的恐惧，“我们都想错了，我们都.....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9月1号的早上，那时一切都正常，9月1号的下午也有人见过她.....然后她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卡尔 休斯顿> “她最后去了哪儿？学校吗？”我意识到我把妹妹吓得不轻，只好收回手。
“你以为她确实是离家出走了？那也不至于半个月都——简，你们想错了什么？把一切都告诉我！我要去找她...”

<阿狗> “她去了学校，金斯波特中学。”你松开她之后，她才从那种失神的状态里缓缓清醒过来似的，“她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说自己要走，要离开家，我报了警，但总还记得她失踪前说的要去纽约的事，警察也这样想。但我们都错了，错得离谱.....我晚上梦到她了、哦，天.....我梦到莱斯利已经、已经死了，被绑架她的那个人残忍的杀死，然后今早我就看到了这个。”

<阿狗> “她一边说，一边从衣服里掏出来张什么东西：那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某一块。”

<卡尔 休斯顿> 我的手开始颤抖。“她被绑架了？...这是.....” 我要接过来看一看！

<阿狗> "报纸文章，时间 1928 年 9 月 21 日

寻找阿卡姆男孩

阿卡姆讯——阿卡姆公立高中的一名学生，16 岁的安德鲁·门罗被报失踪于阿卡姆警察局。

根据乔治·辛普隆，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主任的说法，门罗于 9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未从学校回来。同学们最后见到这个男孩时，他正决定回学校去取一本遗落的书。阿卡姆高中校长阿尼塔·皮尔斯告诉警方，那天她曾在下课后不久看到一个男人在学校附近游荡。”

<阿狗> “这是我上班的地方人家给我看的。” 简用一只手挡在自己的下半张脸前，“就是看了这个我才确定，肯定、她肯定是让人绑架走了.....上帝啊，原谅我。”

<卡尔 休斯顿> “简.....你...” 我快要气死了！我的侄女失踪了半个月，而我今天才知道这件事。但是看着妹妹这幅失魂落魄、战战兢兢的模样，我却不忍心再责怪她。“你早该告诉我的。够了，让我去查查这件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一定会找到莱斯利。警察根本靠不住！妈的，半个月了！那帮条子...”

<卡尔 休斯顿> “你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吗，简？如果是绑架，怎么会没有索赔的消息.....还有，和我说说你的梦！你不要害怕...我知道我有些臭毛病，但现在我已经在这儿了。”

<阿狗> 简摇了摇头：“没有，没人来索赔，但这更、更可怕.....我梦到莱斯利已经被人杀害了，我看不清那是谁，但我记得她很痛苦、非常.....天啊！卡尔、你一定得找到她.....”

<阿狗> "简·唐尼这会儿已经有些说不下去了，她用手掌紧紧捂在下半张脸前，压抑着即将出口的抽泣声。”

<卡尔 休斯顿>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就到这里吧。” 我要紧紧地拥住妹妹，安抚她。

“我会找到莱斯利的。她一定没有死.....我会让那个人付出代价。”

<阿狗> “上帝啊……”你搂住妹妹发冷的身躯时，听到她仍在用那种极为痛苦的声音、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我们都想错了，我们都错了……”

<阿狗> “在那之后，你跑遍金斯波特和阿卡姆的大街小巷，试图寻找有关莱斯利·贝林汉姆的任何线索，但警方你自然不会求助，仅凭本能却毫无具体思路的搜查也是一无所获，然而你无法停止行动，你不愿相信任何以再也见不到莱斯利为基础的后果。这一切持续到10月21日的早晨，你得知了一则简短的信息——就在昨天的某个时间，第四起失踪案发生了。

”

——导入-欧文·埃尔南德斯——

<阿狗> 1928年9月21日，傍晚七点，星期五，阿卡姆警察局。

欧文·埃尔南德斯冲进警局的时候，身上还带着那股没有完全散去的消毒水味。母亲在电话里告知你的内容让你心急如焚——安德鲁·门罗的失踪已经是周三发生的事了，然而直到周四晚上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的主管才决定报警，而警方顺着复杂的家庭关系最终联络到你家的时候已经是今天下午五点，你几乎立刻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马不停蹄的从医院赶到警局。你进门的时候，一个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但仍然精力充沛的男人正在对着警局的电话讲话：“你难道看不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吗？这起案子你有义务……喂？喂？！”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心急火燎地冲进警察局，这老先生是什么打扮？”

<阿狗> 这个男人愤怒的将听筒摞回电话底座上，转过身来的时候，你看到他胸前的徽章——警长：“你是来做什么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是个警长！我原本就打算揪着第一个遇见的人问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是安德鲁·门罗的表哥！我听说他、他、他失踪了？！”

<阿狗> 警长脸上的神色微微发生变化，再开口的时候，他的语气也变得和缓了很多：“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坐来说……小伙子、去接点热咖啡来。”

<阿狗> “他邀请你在隔壁一处办公室坐下，桌上散落着大量的文件，还有今天的早报。”

<阿狗> “我们联络不到那孩子的父亲，听说他是一位海员？”警长在你对面坐下，两手交握，试探着发问。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双手抱着纸杯，惴惴不安地坐下。“是的，是的，他一年都难得回来一次，所以安德鲁才会被寄养在埃默顿男孩之家……”我低下头，“我原本打算等他高中毕业就想法子……天，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就告诉我吧。”

<阿狗> “他失踪了，是周三发生的事。”警长简明扼要的说明了情况，然后将一杯咖啡转手递给你，“那天晚上他没有按时回到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第二天也没有回去，于是主管决定报警。今天早些时候，我们走访了阿卡姆公立高中，校长阿尼塔·皮尔斯告诉我们她曾看到有个陌生男人在学校附近游荡——很遗憾，但这很可能与连续犯罪有关，月初在金斯波特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失踪案，失踪的是一个高中女孩。”

<欧文·埃尔南德斯> “等等、什么？”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有些没听明白，杯子里的咖啡差点儿洒出来，“我上次见到安德鲁的时候他还好好的，还说自己加入了一个叫爱尔兰巨人的帮派……您、您为什么说这是一起连续犯罪？”我艰难地吐出这个词。

<阿狗> “因为证言，小伙子，我希望你能冷静些，虽然我们几乎从不和家属这么说。”警长的双手握住面前的咖啡杯，表情相当严峻，“当时校长的原话是，她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但并不能完全确认这一点，因为“他带着几乎快遮住整张脸的宽檐帽子”，“身材消瘦、个头不矮”而且“总是朝着操场上看”。这和月初那个金斯波特女孩失踪的案件很相似，她最后一次被人目击也是在学校的操场上，我怀疑这两起事件有关联——然而，金斯波特的警局、他们不这样认为，并且拒绝提供任何线索。不过我们这边也会尽全力在阿卡姆展开搜寻，这点请您相信我们。”

<阿狗> “不过。”说完之后，他话锋一转，“您对安德鲁·门罗平日里的情况了解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端起杯子啜饮咖啡，试图让自己冷静一点，幸好坐在这里的是我，而不是我的母亲。“我想您说的是对的……我叫欧文·埃尔南德斯，是安德鲁的表哥，”我停顿好一会才继续说，“我平日里的的工作很繁忙，但我会经常去男孩之家看望他，他，有些叛逆……不太服从老师的管教，但我想这不能全怪他。安德鲁曾经跟我说起过，他加入了一个青少年帮派。”

<阿狗> “而那个青少年帮派、“爱尔兰巨人”，他们做的事情会有一些——”他做了一个手势，“事实上，您的表弟、安德鲁·门罗曾经不止一次触碰过法律，这一点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的主管可以证实，警局里也留下了案件资料。也正因此，大部分人都相信这孩子是从看管他的地方“逃跑”的。这便是另一种看法。”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要回忆一下，安德鲁给我什么印象？他有跟我聊起过他在做的事情吗？”

<阿狗> 在你的印象里，安德鲁·门罗在他母亲去世后便变得叛逆，这对一个无人看管的男孩来说几乎是必然的。你不知道他曾触碰过法律，不过在一个“帮派”里，这倒并不难以想象。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嘴巴张了张、又闭上，难过地再喝一口咖啡。“.....万幸的是您没有这样想，老实说我并不知道他平时在学校都做些什么，但是既然有这样嫌疑的人在附近游荡，安德鲁他肯定是被带走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放下已经皱巴巴的纸杯。“您说的那个失踪的女孩、金波斯特那儿也出现了这样的人？”

<阿狗> “我们现在正在加紧排查有这样特征的人。”警长冲你点了点头，“不过，这条信息实在过于模糊。金斯波特的案件是9月1日发生的，失踪的是一个叫莱斯利·贝林汉姆的女孩，据我得到的消息，贝林汉姆的朋友和家人也证实她曾有想要“逃离”家庭的念头.....但我们仍不能放弃考虑犯罪的可能性，在那些孩子真的可能遇到危险的情况下。”

<欧文·埃尔南德斯> 9月1号，这么久了，这女孩仍旧.....我的心凉了半截，我点点头。“一定拜托您了！如果连警察都不肯帮忙，又有谁还会在意他们呢.....”

<阿狗> 警长郑重其事的向你点了点头，保证他的人会尽全力去查，但那种不安依然在你的心头久久不散.....某些时刻，你甚至更希望安迪是做错了什么事、或者单纯和几个年轻的朋友“逃离”了阿卡姆，这样起码不会让他身陷某种可能更严峻的险情，某种.....

<阿狗> "然而在那之后，无论是警方的调查还是社会面上的寻找都一无所获，你再也没有听到过安德鲁·门罗的消息，甚至失踪案相关的事情，什么都没有。直到 10 月 21 日的凌晨，你接到一通来自于阿萨·尼科尔斯警长的电话。"

——导入-卡尔·休斯顿&欧文·埃尔南德斯——

<阿狗> 1928年10月21日，早晨六点，星期天，金斯波特警局。

欧文·埃尔南德斯在凌晨时分接到了阿萨·尼科尔斯警长的电话，内容非常简短：“第四起失踪案！还是在金斯波特，但是这次无论如何，金斯波特警局也不能继续否认这些案子间的连续性了！”他提及如果你时间充足，可以坐上警车和他一同前往金斯波特，当面和那里的警方对峙，说不定能问出些什么；而卡尔·休斯顿的消息来源于一位金斯波特本地的熟人，第四起失踪案的案发地点又是在金斯波特中学，而这次受害者的父母似乎在本地小有势力，正在警局里对无能的警察们步步紧逼——现在整个金斯波特警局都乱作一锅粥了。

<卡尔·休斯顿> “我收到消息，立刻跑回自己的出租屋——简单把自己收拾得人模人样一点，立刻赶往警局。这些靠不住的条子！该死，但我得靠他们来接近真相。”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近乎一个月没有新的消息已经让我心急如焚，如果这是最后一点儿线索……我要请好医院的假，收拾收拾东西去警局找尼科尔斯警长。”

<阿狗> 你们两人分别从所在地出发，连夜赶往了金斯波特警局。而进门的时候，里面已是一派混乱：一位中年女士坐在桌边，掩着面庞的双手下不断传来痛苦的抽噎声，而另一边，一位穿着打扮格外体面的先生愤怒的拍打着金斯波特警监、詹姆斯·布莱尔面前的桌子。

“……先前的两个孩子失踪都已经一个月了吧？！嗯？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

<阿狗> 阿萨·尼科尔斯警长仍然显得格外冷静，他飞快的介入了这个混乱的局面：“打扰了，这位先生。我是阿卡姆警局的警长，现在我们来解决事情，好吗——首先，请您先坐回位置上，埃尔南德斯先生也请坐吧……嘿，你、你是来做什么的？”

<阿狗> “显然，卡尔难得的人模人样还是有点用的，至少金斯波特的警监和阿卡姆的警长都没有要原地逮捕你的意思。”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正准备责问的嘴巴又闭上了，视线梭巡后我盯着那名金波斯特的警监，找个位置坐下。”

<卡尔·休斯顿> “我是第一起失踪案的女孩家属。”我跑得太急了，有点喘气。“我的侄女已经失踪近两个月了，而你们这些警察一点线索都没找到！我需要一个交代——”

<阿狗> 金斯波特的警监此时已经满头虚汗，听到卡尔·休斯顿的话他更是面如土色，但嘴上还是强撑着什么：“哦？是吗？但那女孩的父母可没有要继续找下去的意思。”

<欧文·埃尔南德斯> 听到这话我也坐不住了，他什么意思？“如果您能从上个月起就积极进行调查，说不定事情根本不会变成这样！”

<卡尔·休斯顿> “您这是什么话？！——”我听到这句话，当场就怒了。“你们因为这个而放弃了吗？救出她是你们的工作！更别说还有其他家属——我呢，我都没有被通知到，我可怜的侄女...她已经快要两个月生死不明了！你们究竟值不值得人相信？”

<卡尔·休斯顿> 我对着一旁的那对夫妇鼓火。“看看，这就是他们的态度——警察根本不可信！你们要是干不了，就把内部案情都告诉我，我要自己去找，再不济找人来查——”

<阿狗> 很快、而且无可避免的，你们两人加入了现场混乱的局面，先前的那位先生也一拍桌子又站了起来：“我们给你们交那么多税，养着你们这些理应维护治安的人——结果呢？凶手现在还在逍遥法外，如果你们早一步抓到凶手、如果你们——”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听说金波斯特警局上个月根本没有好好展开调查！明明都有关于嫌疑人的目击证言了不是吗？！”

<阿狗> “无可奉告！”布莱尔气的鼻子都有些歪了，用手指着你们的脸，“但我警告你们，这可是在警局里，要是你们是专门闹事来的，逮捕你们的权利我还是有的！”

<阿狗> “先生们，这是一句实话。” 尼尔科斯做了一个“冷静”的手势，声音平稳而有说服力，“逼迫他不会有任何效果，但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趁着几起案件的当事人都在这里，这是一个破案的好机会。”

<阿狗> “至少一个月以来我们从没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说完之后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布莱尔，然后自己找了把椅子率先坐下。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紧咬后槽牙，眼睛盯着布莱尔警监不放。”

<卡尔·休斯顿> “我看到这名年轻人似乎有点意思，只好死盯着警监，不情不愿地找了把椅子坐下来。”

<阿狗> “最后，那名先生也像泄了气一样缓缓坐到椅子上，痛苦的用手掌捂住上半张脸，直到尼尔科斯开始询问失踪孩子的名字。”

<阿狗> “比利·贾雷尔，我们唯一的儿子……” 贾雷尔先生穿着打扮的体面，但仍然难掩深深地疲惫，“他是周六不见的。”

<卡尔·休斯顿> “你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也是在学校里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视线在这名先生的装扮上停留了会，他们看起来生活条件优越。” 他有说过自己想要离开家里之类的话吗？”

<阿狗> “那是周六的早上，我们目送他离开家门，他那天起的很早，要和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一起去上高中的兴趣课。” 他摇了摇头，又沉重的叹了一口气，“从来没有，比利是个好孩子，他本来下午四点就应该回家……直到六点他都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事情不对。”

<卡尔·休斯顿> “他可能是在学校失踪的。那天，学校的人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我心中有些怨气。他们发现得多么早！

<欧文·埃尔南德斯> 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情，我坐立难安。“我的表弟也是去了学校之后不见的！当时有人看到有个陌生男人在附近晃荡！”

<阿狗> “学校那些人三点之后就见到过他。”终于缓过神来的布莱尔警长开口，“事情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我们需要时间，不是有人说见到过可疑的陌生男人就能把全城的男人都抓起来的——这里是金斯波特，每天流动的人口就有成千上万。”

<阿狗> 与其说是辩解，不如说他是抱怨，但兴许是估计到受害人家属的身份，他又加上一句：“不过这件事情我们肯定会尽全力去办，很快，我们现在已经锁定嫌疑犯了……”

<卡尔·休斯顿> “操，那男人长什么模样？”我情绪激动，几乎坐不住了。“真的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全金波斯特的男人都戴着几乎遮住整张脸的宽檐帽，身材消瘦个头不矮，并且喜欢往操场上看？噢天，金波斯特的中学操场附近一定每天都水泄不通吧！”

<阿狗> “嫌疑犯，先生。”他皱着一张脸坐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能这么快就透露他的信息。”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紧紧地闭上嘴，只剩下屁股在板凳上挪。”

<阿狗> “贾雷尔先生没有说话，烦躁的坐在一旁，并抽出自己的手绢递给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哭泣的贾雷尔夫人。”

<卡尔·休斯顿> “你们最好不是在糊弄我们。”我瞪了一眼警监。“既然已经锁定了，查得又怎么样了呢！”

<阿狗> “真的吗？嫌疑犯？”尼尔科斯警长手里正拿着一张报纸，似乎也对这个话题颇有兴趣，“第三起案件的时候，你们也说有一位嫌犯正处于监控之下。”

<阿狗> “是媒体，那些该死的记者。”布莱尔警长咬牙切齿的转向他，“我们警局没有一次确认过那些消息，一次、也没有。”

<欧文·埃尔南德斯> 真的吗？嫌疑犯？我要仔细打量布莱尔的脸色！“这回可是从您嘴里说出来的，我想应该是确有其事了吧？”

<阿狗> “欧文

>>>心理学”

<骰子>：“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您在群<灰色画像-家属楼>(746418545)的暗骰结果为
1D100=68”

<阿狗> “你并不觉得这个布莱尔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反而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缓兵之计，他们这种人干出这事你也不意外——你早就知道每个警局里都总得有些只关心官帽和捞钱的混子。”

<阿狗> “是这样吗？”尼尔科斯警长一边说，一边饶有意味的把手里的报纸拍到你们面前的桌上，“我还以为你们拒绝我们的帮助，是因为调查的进展飞速呢。”

<欧文·埃尔南德斯> 屁股快要坐不住了，我眼巴巴地看了眼尼尔科斯警长，他可真是一名好警长。“如果再拖延下去，孩子的处境只会越来越危险，想必这些事情也不用我们来提醒吧！”

<卡尔·休斯顿> 另一名条子的质问让我有点相信他了。我坐在一边，紧张地盯着他们交谈。

“操，到底有没有嫌疑犯？上次被指认的是谁？我的侄女已经两个月——整整将近两个月生死不明了！”我要凑近，看一看这张报纸。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梗着脖子低头，看看那报纸上写的些什么。”

<阿狗> "报纸上是第二个金斯波特孩子失踪的事件，也是所有失踪案中的第三个孩子：

报纸文章，时间 1928 年 10 月 1 日

第二个金斯波特孩子失踪

金斯波特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一个年轻女孩在金斯波特的街上失踪了。玛格丽特·马修森，15 岁，据报道最后一次被目击于 9 月 29 日下午，出现在普莱斯路与后街交界的金斯波特共济会会所附近。警监詹姆斯·布莱尔告诉记者，马修森小姐的失踪可能与莱斯利·贝林汉姆事件有关，她失踪于上月 1 号。两个女孩都是金斯波特高中的学生。布莱尔并未确认关于有一嫌疑犯正在监视之下的传言，但称案件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阿狗>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金斯波特的案子。" 布莱尔闷闷的说出这句话后，尼尔科斯立刻像逮到了什么那样跟上。

"你不会想告诉我，这四起案件之间存在如此明确联系的情况下，你还要守着那些调查权不放？" 他往前坐了一截，死死盯着警监布莱尔，"现在这些心焦如焚的亲属就坐在这里，正如他们所说，这已经是第四个孩子了，而距离第一个孩子失踪都过去两个月了！"

<阿狗> 而这时，终于有点缓过来劲儿的贾雷尔先生看向了你们，嗓音有点沙哑的说到："你们两位是.....第一起案子、和阿卡姆那起案子的？"

<卡尔 休斯顿> "天呐。我彻彻底底没话讲了，就让这种警察来调查我的...我可怜的侄女...他们几乎没有查！我侄女已经失踪了那么久——是的，先生。" 如果我情绪再激动一些，那名条子现在就得在地上找牙！

<阿狗> "我们一家都是本地人。" 他有气无力的向你们伸出手，"说实话，我从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比利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完全理解各位此时的痛苦，在找回孩子这件事上，我们愿意倾注全部心血。"

<欧文·埃尔南德斯> “是的，先生……” 我的手指把帆布包的袋子绞得死紧，艰难地松开跟他握了握。

<卡尔·休斯顿> “我理解你！让我帮你吧，让我加入——怎么都行，我就想找到那个绑架我侄女的混蛋……”

<阿狗> “如果二位方便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互相留一下联络的方法。” 你们谈话的背景音中，两地警方仍然在调查权的问题上争执的不可开交，“如果……警方真的没法指望，我们不得不面对只能靠自己的局面，能互通线索无疑是最好的。”

<卡尔·休斯顿> “我把这名先生的手捏得咯咯响，使劲握了握。”

<卡尔·休斯顿> “我是卡尔·休斯顿。” 我移开视线，“把您的联络方式给我就好。我……这是我的住址。我没什么钱。”

<阿狗> “收回手后，贾雷尔拿过刚刚放在桌上的那份报纸，找了块空地，在上面写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

<卡尔·休斯顿> 我撕下了这两份联系方式其中的一个，收进怀里。“谢谢……”

<阿狗> “我们家里还算小有资产，先生……如果这些钱真的能派上用场，我愿意花掉它们、全部的。” 他接过你的住址，“您有电话吗？或者其他能联络上您的号码？”

<欧文·埃尔南德斯> “也带上我！” 我在二位警察的争执声中说道，我多希望尼尔科斯警长是负责这案子的人，我也掏出笔记本撕下两页，写上自己的联络方式和住址，“……请一定带上我，我都不敢去想安德鲁的父亲回来时得知这件事该会受到怎样的打击，还有我的母亲……天。”

<阿狗> “这对于任何的父母来说都是没法接受的，这实在……” 贾雷尔先生说不下去了，他缓缓将手搭在哭的快要昏厥的妻子肩头。

<卡尔 休斯顿> 我想了想，留下一份廉租房附近小卖店的电话。“给。警察根本靠不住……

我得自己想想办法。你们知道了什么，请一定要告诉我。”

<阿狗> “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他点了点头，郑重其事接过你们递来的联络方式并装进内衬的口袋。

<卡尔 休斯顿> “我看到那帮没用的条子就来气。我气冲冲地离开了警局——老天在上，最好让他们多点麻烦！”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把这两张纸小心地收进包里，布莱尔警监的话偶尔飘到耳朵里都叫人气愤，我攥着帆布包离开警局。”

<阿狗> “那么你们出门的时候，正看到一个魁梧的秃头男子冒冒失失的往警局里走，他穿着肮脏破旧的衣服——无疑是一个处境艰难的流浪汉，而且极为醒目的，在他的左脸上有一道早已愈合的丑恶伤疤，其下大部分头骨都被金属板取代。路过你们身边的时候，他很是好奇的多看了你们两眼，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就被门里的警察一把扯了进去。”



<阿狗> “ ”

<卡尔 休斯顿>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那种多管闲事的人，但还是有些好奇，那个人…我想留在门口偷偷地听他们要对那个流浪汉做些什么。”

<阿狗> 那名流浪汉被拉走的时候仍然不住的回头，好奇的看向你们两人，但警员却一左一右扯着他的胳膊，强硬的把他带进了更深处的一间办公室后，“砰”的一声甩上了门。

<卡尔·休斯顿> "我只好离开了这里，回去等待贾雷尔的联络。"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扭头多看了这流浪汉两眼，他的样子可真独特.....门合上后我便在街边等待，尼尔科斯警长或许还能捎我一程。"

<阿狗> "在那之后，卡尔仍旧不知白天黑夜的奔波于金斯波特的大街上，第四起案件的发生加剧了你的绝望，然而你除了不断寻觅她的影子之外，没有任何能够缓解痛苦的方式；欧文暂时回到了阿卡姆，睡在医院长椅上的时候，你仍经常梦到安德鲁.....醒来的时候却往往已经不记得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脑海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起那些模糊的而半真半假的往事，安德鲁曾经坐在你的身边，对你说加入了爱尔兰巨人，还说他要离开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阿狗> "直到10月25日晚间，你们了接到一通来自贾雷尔夫妇的电话：为了调查失踪案，他们聘请了两名阿卡姆来的专业侦探，两人目前已经抵达金斯波特地区，如果你们需要，和他们一起调查也许会更有帮助。"

——导入-夏洛克·黑斯廷斯&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阿狗> 1928年10月25日，下午五点，星期四，金斯波特恩迪寇特街202号。

中午时分接到委托的来电后，你们两人带上吃到一半的午饭便马不停蹄的开车前往金斯波特，于十分钟前赶到了此处两层独栋的人家当中。

毫无疑问，贾雷尔一家在本地算得上是小有资产，宽敞明亮的客厅当中，伤心欲绝的母亲坐在一边的小沙发上，她的双眼上有一层仍未消去的浮肿，手指紧紧绞着一只有刺绣的手帕；你们的委托人、贾雷尔先生从厨房里端来刚热好的茶，并摆在你们面前。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后，这个疲惫的男人开口了：“先生们，我从阿卡姆的阿萨·尼科尔斯警长那里听说了两位的事迹，得知你们都是追凶查案方面最优秀的人才……我想委托你们，找回我失踪的儿子、比利·贾雷尔。”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喝了一口茶等着黑斯廷斯先生开口，毕竟我只是个臭打工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把拐杖搁置在椅边，身体前倾到一个富有亲和力的角度，先不去碰那杯热茶。“原来如此。请问二位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比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吗？”

<阿狗> “周六早晨。”贾雷尔先生和你一同快速切入话题，而夫人仍然在一旁一言不发，“我们目送比利去上周六的兴趣课……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夏洛克·黑斯廷斯> “兴趣课。”我点点头，抽出口袋里的钢笔，将这个信息记在手帐上。看得出来，这对夫妻对儿子的确上心非常。“是门什么样的课？老师又是哪一位呢。”

<阿狗> “是美术课。”他点了点头，似乎一边回忆一边说道，“老师是巴塞爾·埃夫斯先生，不过传闻说他最近要调走了，不知道接任的是哪位。”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您的孩子在哪里上兴趣课？是在家里吗？”我凑过去看所长的笔记，并打算待会抄一份

<阿狗> “在金斯波特中学，先生。”

<阿狗> “全员

>>>灵感”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灵感鉴定: D100=22/8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灵感鉴定: D100=33/5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那么你们两人都回忆的起这一整周在金斯波特、及阿卡姆发生的连续一共三起失踪案的事，其中第一位失踪的莱斯利·贝林汉姆、和第三位失踪的玛格丽特·马修森同样在金斯波特中学就读。你们对这起案件一直有所关注，然而前三起失踪案似乎都发生在家庭经济情况相对窘迫的孩子身上，也因此，接到第四起案件的相关委托时，你们几乎立即便赶来了金斯波特。”

<夏洛克·黑斯廷斯> “原来如此。那么这位巴塞尔·艾夫斯先生，在当天有看到比利来到教室吗？”

<阿狗> “对，老师、以及班上的同学们都看到比利去上学了。” 贾雷尔先生点了点头，“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三点多的时候，那时孩子们一起从学校离开——他本来应该放学后、四点多就回到家里，但.....那就是最后一次有人见过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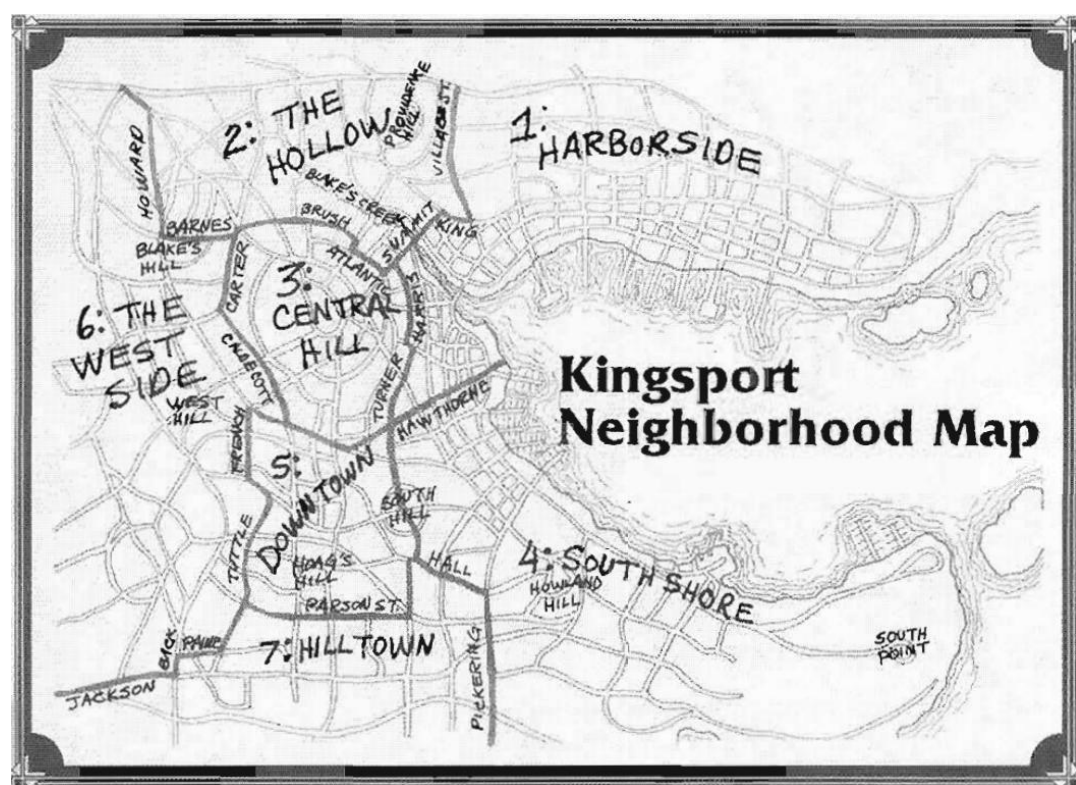
<阿狗> 说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听到贾雷尔太太发出一声悲痛的低声轻呼，然后用手帕擦了擦眼角：“上帝.....现在都已经过去快一整周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一整周，这在寻人一类的案件中简直像某种死亡讯号，尤其是在没有勒索信寄到家里来的时候。我关怀地与贾雷尔女士对视片刻以表安慰，随后才转向贾雷尔先生

继续询问，“不知道您是否对比利的朋友们有何印象？如果那天他们也一起走上的放学路，或许会知道些什么。如果能提供金斯波特的地图那就更好了。我希望能详细了解一下比利在放学途中会经过的地方。”

<阿狗> “比利的朋友……我想当天和他一起回去的应该是一个叫斯蒂芬·勒鲁的男孩，除此之外，他班上的爱丽丝·切克雷、他和那姑娘关系不错，至于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应该是拉里·克拉福德，不过他好像选的是体育课。”贾雷尔先生面色沉重的回忆着儿子往日的好朋友，说到最后，忍不住用力的抹了一把自己的脸，然后他快速的站起身，“我去给你们拿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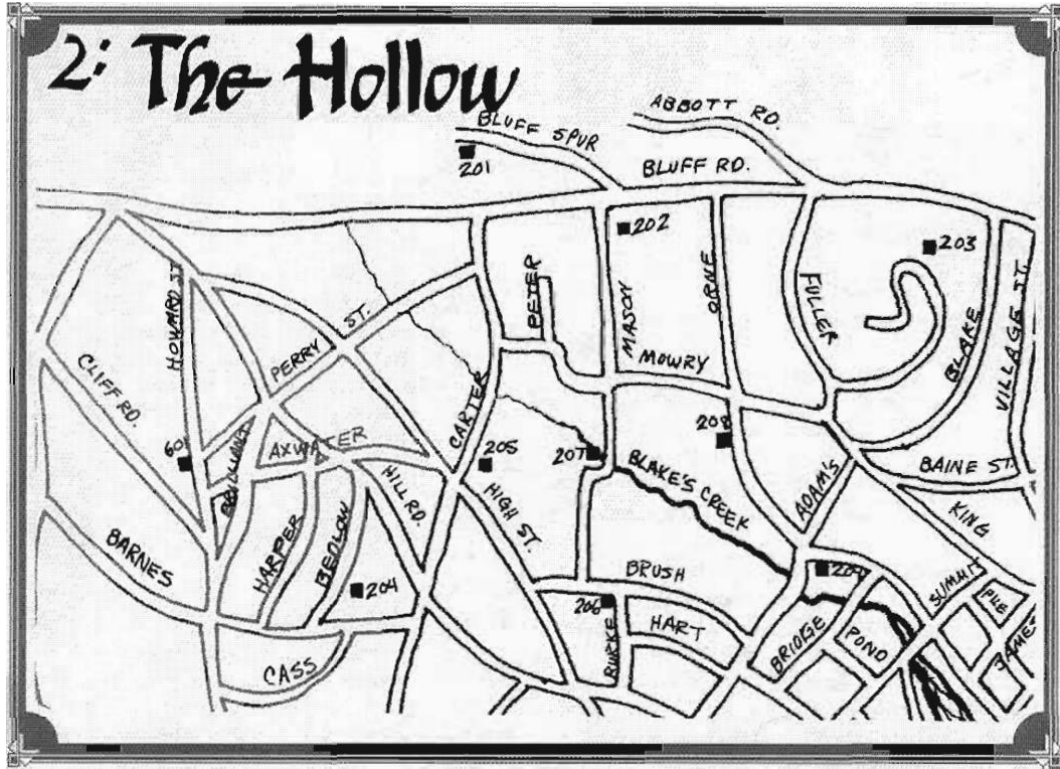
<阿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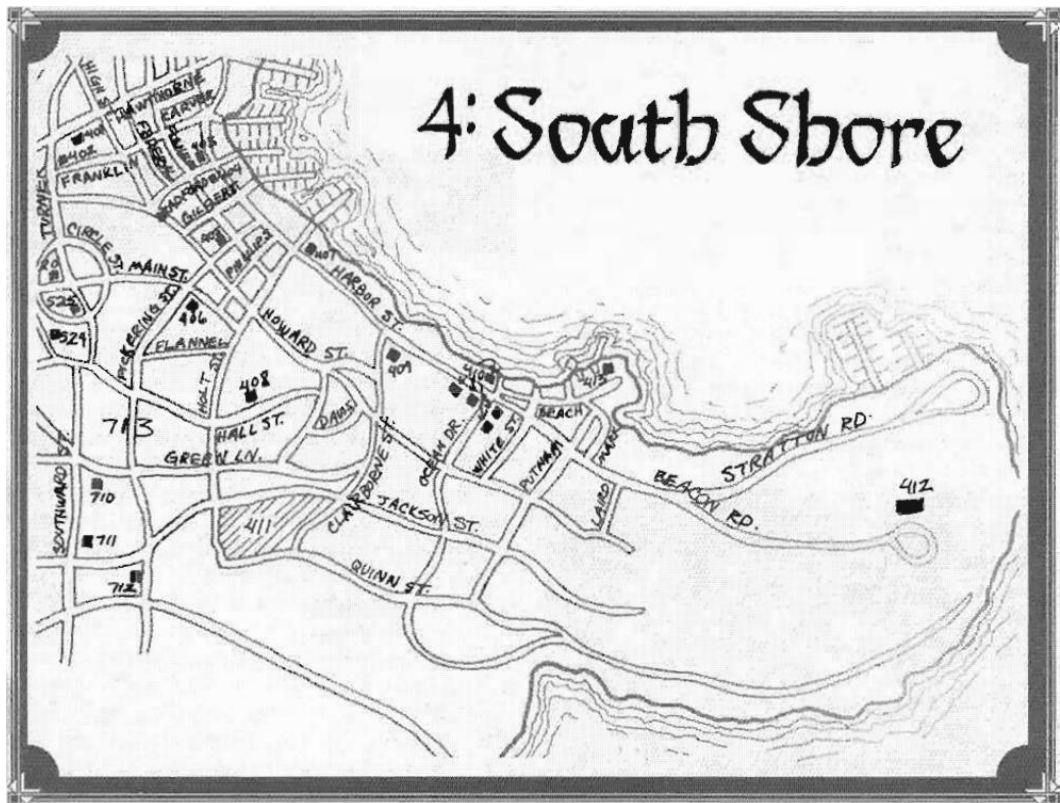
<夏洛克·黑斯廷斯> “在贾雷尔先生离开的空档里，我边记下他刚刚所说的话，边回忆一下——第二起失踪案的受害者是否也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又是什么身份？”

<阿狗> “如您所见，我们家在最北边、凹地的这一片区域。”他用手给你指出地图上的一块，然后往下移，“至于金斯波特高中，在这里。”

<阿狗> "



<阿狗> "



<阿狗> “在南边，往返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接他，但.....”

<阿狗> “他说不下去，再一声重重的叹气后坐了下来，室内传来低低的女人的哭泣声。”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掏出放大镜，在地图上仔细查看一番：“弗兰克林.....吉尔伯利特路.....好，我大致明白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孩子失踪的事，你们告诉警察了吗？”我拿起这份抽象的地图仔细研究了一番，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简图

<阿狗> “夏洛克

>>>灵感”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灵感鉴定: D100=48/8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那么夏洛克良好的记忆力使你现在仍能回忆起，第二个失踪的孩子名为安德鲁·门罗，是阿卡姆人，在阿卡姆公立高中上学。”

<阿狗> “我们当天就报了警，但。”贾雷尔先生看上去有些愤怒，“他们当时就说已经锁定嫌犯了，然而已经过去整整五天、他们竟然还没找到人，只说是快了、就快了、肯定能找到——我看他们根本就没那个能力、简直就是一群、一群税金贪污犯。”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点点头，这是阿美瑞卡警察的日常操作，“那那所学校的校长说什么了没有？”

<夏洛克·黑斯廷斯> “全都是马塞诸塞临近几座城市的中学生，其中一人竟然还和我女儿是校友！我不免有些后怕，作为父亲的感性短暂压过了专业精神，准备待会便给太太寄一封电报，让她接送女儿上下课。”

<阿狗> “.....没有。”他摇了摇头，“校长是个好人，但他对这种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二位，只要能找到孩子，我们一定会重重答谢。”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当然，我们一定会尽力，”我只有在听到重重答谢的时候才来了精神，“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细节能回忆起来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不敢打下‘请您放心’一类的包票，毕竟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凡是犯下的罪案，总会有个可追溯到的源头。我合上册子，看向这对父母：“感谢二位的信任。在这段时间内，还是希望二位能配合警方，同时打起精神。在两位印象中，比利在那一段时间里有什么与往常不一样的表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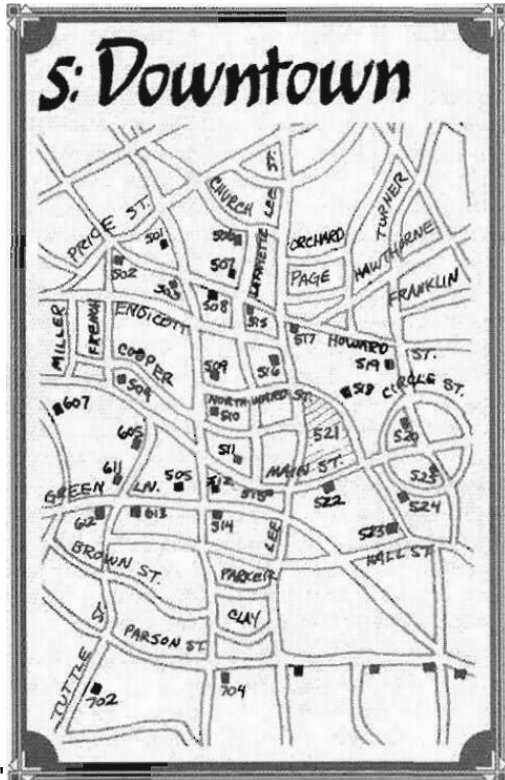
<阿狗> 贾雷尔先生暂时陷入了沉默，而这时，仍在抽噎的夫人声音颤抖的开了口，她的声音已经完全哑掉了：“那个周六.....比利起得很早。他说他要和拉里、爱丽丝在北沃德街的新旧书商店会合，然后下午一起去上课。他说他四点多就回来，让我们不要担心。那时我就在考虑，最近不安全，是不是应该停掉这次的课？要是我当时坚持这样做.....”

<阿狗> “比利是个好学生，先生们。”这时，丈夫打断了毫无意义，只会让人更加伤感的话题，“他不会无缘无故不回家，也不会跑去什么地方不想让我们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肯定.....”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在地图上找这家店的位置，“比利经常去这家商店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对于新旧书商店，请问您是否有何印象？”

<阿狗> “他接过你们手里的地图，指明了一处位置：”



<阿狗> " " "

<阿狗> "在这里。" 他指出了学校左边不远的一处地点，"他们经常去那儿借书看，并且比利总是按时还，有时候他也会问我要钱买下几本存起来看。"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是个很爱阅读的好孩子。请问我们能看看他的书架和房间吗？"

<阿狗> "请吧。" 贾雷尔先生起身，带你们朝一个关着门的房间走去。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拄起拐杖，一摇一摆地前去打开了那扇门。不知道这个男孩的房间，是否会藏着和他去向有关的秘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把杯子里的茶喝完，慢悠悠地跟着所长走了进去"

<阿狗> "打开房门后，你看到的是一个拉着窗帘的房间。作为一个高中男孩的房间来说这里整洁过了头，衣服叠的整整齐齐，各类物品摆放有序，而且就如他父亲所说那般，房间里放了不少书，有课内必读的名著，也有时下流行的一些惊险刺激的小说.....无论怎么看，这原本都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直到这件恐怖的事发生。"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挪到书架前，看看这孩子平时都租借些什么书看。以及，他会像那些心怀鬼胎的大人一样，每天矜矜业业地记些故意要供人翻看的日记吗？"

<阿狗> "没有，这孩子的笔记里全是物理数学莎士比亚，平时看的书虽然够杂，但也都在正常高中生的范畴内，也许是他失踪前在读的一本《白鲸记》夹了书签包了树皮放在书桌的一角。"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抚摸过这本大部头的封面，将书放回原处。"看来问题就出在书店的会面之后。我们还是尽快赶去那个地方吧。"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点点头，并表示所长说啥是啥，毕竟我只是个臭打工的"

<阿狗> 那么在你们出门之前，贾雷尔先生稍稍留了你们一下："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工作态度，要是本地的警察、哎.....不过今天已经很晚了，而且我听阿卡姆警局那边的人说，明天会有一位专业的精神分析学专家赶到金斯波特，也参与到本案的调查当中。"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精神分析学家，"我对这个职业的印象不咋地，"希望是个靠谱的家伙"

<阿狗> "还有两位近期也在追查此事的，是第一起案件、还有第二起案件失踪孩子的家属。"他递给你们抄写在一张纸上的两个地址连着两个号码，"其中一个人在阿卡姆，不过另一位应该还在金斯波特。"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和贾雷尔先生握手："感谢您分享的信息，与警方和其他知情者联手一定更有胜算。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将真相送到您和夫人手中。"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或许我们可以去拜访一下，"我将写有地址的纸收起来

<阿狗> “还有一个人。”夫人在旁边突然补上了一句，“那个叫爱丽丝的小姑娘，爱丽丝·切克雷最近也在调查这件事，虽然她也还是个孩子，不过她说有一位“可靠的男士”在帮她一起调查，还给了我这个地址和联络方式，让我有消息就联络他。”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可靠的男士，”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听上去怪可疑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有些哑然，不自然地挑了挑眉毛。如果我的女儿告诉我她在和一个“可靠的成年男性”一起玩着侦探游戏，我想我可能无法忍下端着步枪去找那名男性讲道理的冲动。“这样。谢谢您的信息。”

<阿狗> “这个可疑的地址以女高中生粗犷的字体写在笔记本被撕下来的某一页上。”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走出委托人家的大门后，我点起烟抽了一口，“又接了个麻烦差事，看起来要在金斯波特和阿卡姆两地跑了，我觉得要不先去联系一下其他的受害人家属，所长你怎么看？”

<夏洛克·黑斯廷斯> “很棒的主意，亲爱的路易斯。”我拄着拐杖，心情复杂地离开这栋建筑。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就不绕弯子了，“虽然孩子们的情况可能不容乐观。”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和你有相同的想法，”我把烟掐了，“但是好歹我们得查出点什么给委托人一个交代。今天天色不早了，我们要不还是先找个旅馆住下吧”

<夏洛克·黑斯廷斯> “起码也得送给他们一个真凶。”我跨上汽车副驾驶，“找间舒适些的旅馆……也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些什么样的同事。但路易斯，我得说，那名和小女孩混在一起的男人肯定不对劲。”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点点头钻进汽车，“无缘无故和一个小女孩玩侦探游戏的好心成年男性，怎么看都太可疑了，我们顺便去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装备吧。”

<夏洛克·黑斯廷斯> “没错。我也要顺便给莱蒙去一封电报，第二个受害人和我女儿还是同一所中学的学生……总之，我想买一把李恩菲尔德步枪。再买把小刀。”想到我自己的女儿，我担忧中夹杂了些恐惧。再说，枪刃不是老父亲的标配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好吧，我这个单身人士搞不懂老父亲的心情，我要去给我的手枪再准备一些子弹，顺便买一些绷带和药品以防万一”

<阿狗> “夏洛克

>>>幸运”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幸运鉴定: D100=58/5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那么夏洛克只买到了你需要的小刀，不过单买的效果比起枪刃可差远了，比起有女儿的老父亲，也许这个尺寸更适合女儿用？而路易斯给手枪又备了两匣子弹，还买了些急救药品一起丢在后座，真希望你们不要有用上的机会。”

<阿狗> “由于是港口城市的缘故，虽然经济水平上金斯波特和阿卡姆地区区别不大，但旅馆的数量却格外多，而且从最高级的到最便宜的一应俱全。你们两个忙于工作的男人找了一家商务档的酒店落脚，窗外的天色也渐渐黑下去了。

通过套房的传真机，夏洛克给你的妻子发了一份事无巨细的电报，虽然你知道你的妻子大概率并不会回复，为了节约用钱，不过出人意料的，她最终回了你俩字：已读。看来她还是爱你的；而路易斯给车找了个好位置，又和泊车小哥商量好价钱后也回了套房，你们在短暂的商议之后双双入梦。”

<阿狗> “10月26日早晨，在新旧书店的门前，你们见到了两位自愿参与调查的失踪学生家属、一位来自阿卡姆的精神分析学专家和那名可靠——或者说可疑的男士。”

——导入-路易斯·冯·德莱恩——

<阿狗> 1928年10月22日，????，星期一，????。

演出结束后，那些飞舞的音符仍然困于路易斯·冯·德莱恩的脑海当中。和大型乐团一起连续奏乐5个小时之后，你的脑袋此时此刻嗡嗡直响，周遭的人群也乱哄哄的，镁光灯在近距离下“咔咔”的闪烁，晃得眼睛生疼，时不时伸来热情粉丝的手——你的脑子可真够乱的，生怕自己随便牵过来吻过手背的是只男人的手。而就在这时，你看到了爱丽丝·切克雷。她站在音乐厅的后排，穿着校服、混在一堆衣着光鲜的大人当中——天啊，她又翘课了。

她热情的朝你挥手，而在下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她将头转向了走廊。突然之间，你看到她脸色陡然一变，然后转身朝着走廊跑去。你立刻便意识到不对劲，拼尽全力的挤出人群，追逐她的脚步而去，在走廊尽头，你看到她脑后的麻花辫从拐角处一闪而过。不知为何，你感觉极度的紧张与焦虑，一颗心跳的简直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你一刻也不敢停下脚步，下意识的呼喊她的名字。

跑过那个走廊拐角的时候，你看到一扇窗。一个黑色的影子从窗边掠过。而爱丽丝追逐着飞走之物，自窗边坠落。

那声如此真切的惨叫成为了梦境恐怖的句点，你从桌面上清醒过来，浑身冷汗。

室内没有开灯，在四周的一片昏暗中，你扭头看到空空荡荡的门厅，椅背上还搭着演出服的外套。对了，你刚参加完一场大型演出回来，并且在等晚报送来的时候睡着了，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不，并不是这样。在内心的深处，你清楚地知道金斯波特绝非普通的港口小镇，世界上就是存在这样的、笼罩于不可名状的阴影之下的地方，并且，从梦境的深处，你明显感知到那种熟悉的恐怖与悚然。

这时，你听到卧室的那扇窗子传来响动。这次的并不是错觉。

<路易斯·冯·德莱恩> “……见鬼。”这么多年过去，梦魇像个亲切又面目可憎的老朋友，偶尔露脸还是让人想往上招呼一拳。我满身是汗，从枕下习惯成自然地摸出左轮，抹了把脸去检查那扇窗子。

<阿狗> “透过半掩的卧室门，你看到的是爱丽丝·切克雷，她身披月光，只穿着一件姑娘家的睡裙，赤脚且披发，动作灵活的就像马戏团的高空杂技表演者，两手扒拉着晃晃悠悠的窗子，双腿一发力，落到你的床铺上稳稳着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记得睡前锁好了所有的门窗，甚至在门边做了标记，是饿极了的乌鸦在轻敲窗户吗？噢——“爱丽丝。”我松了口气，一时疏忽也总好过真的出了意外。“你怎么跑这来了，小祖宗？”

<阿狗> 只见她落在床上后长呼一口气，然后三两下就跳了过来，手里好像还捏着什么东西。她用一句话简单的介绍了自己的来意：“……比利不见了。”

<阿狗> “而近距离下，你注意到她的眼角还有些发红。”

<路易斯·冯·德莱恩> “走丢了，还是……慢慢说。”我拿起瓷壶，给她倒了杯水。显而易见，她需要补充一些水分。

<阿狗> “你所知道的是，比利·贾雷尔是爱丽丝的好朋友，虽然她在学校里关系最好的应该是拉里·克拉福德，她的大部分朋友都是男生，女孩里可能和那个叫黑兹尔·斯蒂尔伯格的犹太女孩比较亲近。”

<阿狗> 她一屁股在你的桌前坐了下来，手背蹭了蹭通红的鼻头：“不、路易斯，最近失踪的人不止比利一个，这很……这很恐怖，而且很危险。”

<路易斯·冯·德莱恩> 也难怪她伤心成这样。我沉默地看着月光下爱丽丝眼角的泪痕，又从柜子里找出一条厚实的绒毯，披在她肩头。“他的家人报警了吗？你说的危险，又是……我知道你很重视你的朋友，但有些事还是要交给大人去做。”

<阿狗> “报警了，但是警察能有什么用？”她突然动作激动的比划起来，差点没给绒毯抖下去，“我不是说——但是、前两起案子他们确实什么都没查出来，现在比利也失踪了，天啊、你知道他的，他是个好学生，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消失了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走到哪都不缺诱拐儿童的变态。我及时拽住滑落的一角毯子，将它拉了回去。“无论如何，你也在目标范围里，别掺和进去。如果你实在在意——”我点亮台灯，从抽屉里拿出本子，拧开笔帽，“比利失踪前和你说过什么吗？”

<阿狗> “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天一切都很正常。”她吸了口气，坐正身子开始和你讲，“周六那天中午，我、比利还有拉里去新旧书商店碰头，我借了本漫画，比利借了本《八十天环游地球》，拉里什么都没借。书店老板不让我们在里面聊天，所以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到学校之后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就去上课了。本来比利那天要和我们一起回去，但斯蒂芬·勒鲁叫上了他——他是最后一个见过比利的人。我去问过他，他说他们走了一段就分开了，那是三点多的事，然后比利就失踪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两天前，下午三点，书店附近。我蘸了蘸墨水，笔没有停。“除了比利，你的朋友里还有人失踪，也是这样悄无声息就没影了？”

<阿狗> “不……没有我认识的。”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到，“但是之前也有两个女孩失踪，都是金斯波特中学的，老师还让我们最近一定少出门，最好结伴。真该死，要是那天比利和我们一起走、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阿狗> “她抓过你递给她的水，一口气喝下去半杯。”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专门把中学生当成猎物，真够恶心的。我皱了皱眉。“那两个女孩都叫什么？……喝慢点，别呛着了。老实说，你真不该这个点跑出来找我，等说完这些，我就开车把你送回去。”

<阿狗> “我不知道，她们和我们都不是一个年级的，而且我本来以为只有女孩会……现在比利也不见了，我们总得把他找回来。”爱丽丝将手里的东西放到桌面上，你这才看清，这是张相片，“但我最近还得上课，老师和家长管的都更严了，我要是四点前没到家他们一准报警。所以我和比利，现在只能靠你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还记得我给你讲的，会蹲在屋檐上狩猎市民的蝙蝠、在坟地里狂欢舞蹈的鬣狗吗和走上岸大肆杀戮的人鱼吗？夜路总有太多危险。”我适时地递上一张手帕，让她擦擦嘴。“我会想想办法的。”

<阿狗> “我记得，我当然也这样想过！但是人鱼和鬣狗走在路上肯定很醒目，比利是白天不见的，要是人鱼和鬣狗、肯定有人报警了！”她愤愤不平的一抹嘴。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想想金斯波特中学几点放学，大概在什么位置。”

<阿狗> “金斯波特中学的课程排布并不紧密，爱丽丝通常五点多放学，如果她功课完成的够快，或者翘课，四点多的时候就会带着鱼竿和自制墨镜出现在你家门口；而周六的课程是兴趣课，报名的人不算多，爱丽丝和比利都报了美术课，一点上课，三点放学。”

<路易斯·冯·德莱恩> “也许周围的居民会瞧见什么，我明天就去学校和书店打探一下。”我沉吟片刻。没有引发激烈的动静，难道是熟人作案？“带你们班的老师叫什么？也许我能以一个关怀小辈……”我看看她，“……的远方亲属身份，多问些她出于关心，不会透露给你们的细节。”

<阿狗> “我们班的老师是巴塞尔·埃夫斯先生，他教的很好，不过就快调走了，这学期新来的那个助教叫莫琳·布鲁斯特。”

<路易斯·冯·德莱恩> “斯蒂芬，这个小伙子事发之后还照常去上学吗？” 希望他坚强点。

<阿狗> “斯蒂芬？” 她露出厌恶的表情，“我想他会来的。他既然要和比利一起走就应该跟他一起回家，我现在恨死他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只是个跟你一边大的小.....” 屁孩。“年轻人，哪怕他当时在场，结果也不过是两个人一起被绑匪抓走。” 说到这，我想起另外一茬，“比利的家人有接到任何讨要赎金的电话吗？”

<阿狗> “没有。” 她咬了咬自己的嘴唇，“比利家还挺有钱的，要是绑匪真的要钱都比现在好。而且我听说之前两起失踪，女孩的家属也没收到要赎金之类的消息。”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轻拍两下她的脊背。“那两个女孩又是什么时候失踪的？爱丽丝，为了朋友能鼓起勇气找身边的大人求助，你已经很了不起了，知道吗？比利失踪不是你的责任，现在保护好你自己，认真上学，等我把他全须全尾地带回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或许是难得一口气说这么多话，我感到嗓子也有些干涩，拿过另一个杯子给自己倒了点水。”

<阿狗> “爱丽丝的两手捞住了你的胳膊，这是一个下意识的行动，她默不作声的捏紧你的手臂肌肉缓解完全承受不住的压力。”

<阿狗> “我想想.....一个月之前，或者更久一点。”

<路易斯·冯·德莱恩> “哎哟哟哟.....” 我配合地痛苦呻吟了一声，做出呲牙咧嘴的滑稽表情。

“——都那么久了？金斯波特的警局也真的是。”

<路易斯·冯·德莱恩> “嗯.....那两个小女孩的尸体也没发现吗？”我尽量轻柔地问出这个问题。

<阿狗> “所以我说，靠他们根本没用！”一提到这个，爱丽丝的精神又上来了，她一掌拍在桌上的相片上，然后把它捏起来，怼到你面前，“没有，他们什么都没找到——现在，看这个。”

<路易斯·冯·德莱恩> “好好好。”我看向贴着鼻尖的相片。

<阿狗> “这个就是比利，比利·贾雷尔。”这是一张集体照，她的指头指向画面上某个男孩，“我想你们以前应该见过？但我担心你已经忘了他的样子，所以冲了张照片出来。”

<阿狗> “天啊，我希望我还能记得他.....”她说完之后，用手掌捂住了自己的下半张脸，目光发怔的坐了回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么我结合照片回忆回忆，对着黑白照片想一想比利的发色、瞳色，高矮胖瘦，五官大致长什么样，好在寻人时向一无所知的路人描述。”

<阿狗> “比利有着棕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并且皮肤白皙，身材中等，你对这孩子最大的印象是他很干净，和另一个有点帅的小伙拉里不一样，他虽然长相称不上亮眼，但总能把自己整理的很干净，待人也很有礼貌。”

<路易斯·冯·德莱恩> “别说得像他去天堂了似的。”我搓了一把爱丽丝的脑袋。“都是活人，忘掉长相也无妨，再见一面就是了。”

<阿狗> “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她的脑袋靠在你的胸前，双眼一动不动的盯着那张相片。此时她的情绪毫无疑问极为低落，如果不是你还在场，估计已经哭出来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一个彬彬有礼的小男孩，我对此曾经颇有好感，还为爱丽丝结交了一个牢靠的朋友深感欣慰。我怅然地思索着，随手将照片夹进笔记本——在爱丽丝靠进怀里

时僵了一僵，随即又捋了两下她披散的头发。“我保证，好吗？比利会回来的，大家都会没事的。”

<阿狗> "她不说话，沉默着点了点头。"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么，到你上床睡觉的时间了。”我拎上外套，“走吧，我送你回去。……以后别从窗台翻上来了，太不安全。”

<阿狗> "你将爱丽丝送回了家，一路上你们什么都没有说，而在离别前，她红着眼睛又向你重复了一遍，她希望你真的把比利带回来。她现在所相信的、唯一能做到这点的人，也许就是你这个经历传奇的年长男性了吧。"

然而接下来几天的调查效果却不甚理想，走访了学校和书店周边，不少人说见过这个男孩，却唯独没有在失踪当天见过他的人，要么就推说是记得不清楚了。你在本地的关系网也不甚发达，无论是警局还是报社都吃了闭门羹。而直到某天的深夜，事情才迎来一次转机：你不知道爱丽丝怎么联络上比利·贾雷尔的家人，又到底和他们说了什么，你得知这还算小有家底的夫妇俩决定聘请两位专业的侦探来调查一连串的事件，而爱丽丝认为如果你能参与进他们的调查，说不定能获得更多线索。"

<阿狗> "10月26日，你按照爱丽丝前一晚在电话里所说的，在她、拉里·克拉福德、比利·贾雷尔经常去的那家新旧书商店门前碰头，在那里，你见到了两个正在以暗含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你的男人。"

——导入-以赛亚·古斯特——

<阿狗> 1928年10月23日，下午两点，星期二，阿卡姆警局。

以赛亚·古斯特刚一进到警局，就被门房的巡警直接请到了楼上的警长办公室。现年61岁的阿萨·尼科尔斯警长精神头依然很好，你推断他毫无疑问能这样一直干到退休，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却是愁云不展，什么也没说，先请你坐到办公室一侧的沙发上后，亲手给你冲了杯咖啡。

“我很高兴你能来，老朋友。”他这句话一出口，你觉得自己都被叫老了，这不仅是因为你们之间年龄的鸿沟，警长此时的声音听上去也难得的沧桑，“而且，我想你已经听说过最近发生的几起失踪案了。”

<以赛亚·古斯特> 看样子尼科尔斯警长近些日子的工作进展不佳啊。我揭开西装外套的纽扣，自然地坐下并端起咖啡抿了一口。有点苦涩，但咖啡与我而言同水无异。我不太介意他的说辞，就我现在的状态的确谈不上年轻，我吹了一口咖啡飘扬起的白气：“没关系。我是听说了一些事情。”

<阿狗> “看看这些，我的朋友。”他把面前几份明显时间不同，甚至出版社也不同的报纸往你面前推了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订阅金斯波特报纸的习惯。”

<以赛亚·古斯特> “我的确有订阅报纸的习惯，但我没那么多精力看报纸，我只订阅了阿卡姆官方的报纸和一些医疗报刊。我将咖啡放下，睁着眼睛在这些报纸中寻找共同的关键词。

”

<阿狗> “这四份报纸依次记录了近期接连发生在阿卡姆、金斯波特地区的四起失踪案：”

<阿狗> “报纸文章，时间1928年9月3日

金斯波特高中学生被报失踪

金斯波特讯——上周末，金斯波特高中 17 岁的莱斯利·贝林汉姆小姐据报失踪。贝林汉姆小姐最后一次被目击在星期六，即 9 月 1 日，那时她在学校的操场上。任何有关于她行踪消息的人请联系金斯波特警察局。"

<阿狗> "报纸文章，时间 1928 年 9 月 21 日

寻找阿卡姆男孩

阿卡姆讯——阿卡姆公立高中的一名学生，16 岁的安德鲁·门罗被报失踪于阿卡姆警察局。根据乔治·辛普森，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主任的说法，门罗于 9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未从学校回来。同学们最后见到这个男孩时，他正决定回学校去取一本遗落的书。阿卡姆高中校长阿尼塔·皮尔斯告诉警方，那天她曾在下课后不久看到一个男人在学校附近游荡。"

<阿狗> "报纸文章，时间 1928 年 10 月 1 日

第二个金斯波特孩子失踪

金斯波特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一个年轻女孩在金斯波特的街上失踪了。玛格丽特·马修森，15 岁，据报道最后一次被目击于 9 月 29 日下午，出现在普莱斯路与后街交界的金斯波特共济会会所附近。警监詹姆斯·布莱尔告诉记者，马修森小姐的失踪可能与莱斯利·贝林汉姆事件有关，她失踪于上月 1 号。两个女孩都是金斯波特高中的学生。布莱尔并未确认关于有一嫌疑犯正在监视之下的传言，但称案件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阿狗> "报纸文章，时间 1928 年 10 月 22 日

又一个孩子失踪了！

金斯波特讯——又一个金斯波特的孩子被报失踪。比利·贾雷尔，16 岁，是新一代神秘消失的年轻人。贾雷尔，就读于金斯波特高中，于上周六下午早些时候被家人报告失踪，就在他没在高中进行的午后兴趣课回家之后。金斯波特警察局的布莱尔警监拒绝发表评论，但是称已通知州警方，同时，一个全镇范围的对失踪少年们的搜索工作已经在进行中。

一个阿卡姆男孩，安德鲁·门罗，早先于9月19日失踪，现在被认为可能与三名金斯波特学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阿卡姆警察局局长阿萨·尼科尔斯承诺将与金斯波特警察局充分合作，全力破解谜团。”

<以赛亚·古斯特> “高中生、不限男女……还是一男一女交替来的。凶手作案时间间隔短、案件集中在阿卡姆和金斯波特地区，特别是金斯波特。我大体看过来，收集到这样的讯息，希望那些孩子们平安。我的双眼感到一阵干涩，我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

<阿狗> “你怎么看？”相对无言一阵子后，尼科尔斯开口了。

<以赛亚·古斯特> “……目前应该都只是定义失踪，并没有孩子发现死亡吧？这些孩子失踪前的通讯、行为、表现有变化吗？”我答道。有一个可怕的绑架犯固然可怕，但我有些担心这样接二连三的事情是否有一部分是出于孩子本身的想法……

<以赛亚·古斯特> “还有那个校长描述的男人，还有更精确的描述吗？”

<阿狗> “没有，没有任何发现尸体的汇报。但你看，情况并不乐观。”警长端起自己面前的咖啡，不过并没有喝，“我们现在的调查权仅限于阿卡姆地区——金斯波特警局的那帮老混蛋们并不乐意我们涉足他们的地盘，而就我所了解到的，阿卡姆的那个男孩，安德鲁·门罗，正如你所说，绝大部分认识他的人并不认为他是“失踪”了，而认为他“逃跑”了，从一个约束、管制他的地方。”

<阿狗> “实际上，校长的描述比上了报的部分还模糊。”他盘了一阵后，把手里的咖啡杯放回桌上，“她的近视很严重，根本看不清楚详细的。她只凭身高和体型觉得那是个男人，哦、还有，他穿了男装，戴了宽大的、可以挡住脸的帽子——但一个想掩盖自己真实身份的女犯人也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以赛亚·古斯特> “这可不行，如此事态，必然要争取和金斯波特警局合作的。恶劣事件的进展卡在这样的问题上真令人恼怒，共同面对一个目标的时候，为什么要为这种问题费神！我皱起眉，压制我的情绪。”

<以赛亚·古斯特> “的确，这可能是误导。门罗是怎么回事，认识他的人有具体的评价和线索吗？譬如说，他可能认识了一些社会人士……”

<阿狗> 他朝你点了点头，露出欣赏的表情：“这孩子可以说是典型的那种“问题儿童”，他的母亲去世的早，父亲是名海员，几年都不一定能上一次岸，他把他寄养在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而那孩子自己呢，他犯过法，不过不是什么大事，还加入了一个叫“爱尔兰巨人”的青少年帮派，作为受害者来说，他并不怎么“无辜”、或者说、单纯？”

<以赛亚·古斯特> “我更倾向于‘单纯’的说法，我倒是希望那是一场重大的离家出走。‘爱尔兰巨人’是个怎样的帮派？”爱尔兰人给大家的印象可不怎么好，贫穷、野蛮、叛逆等等就好像是染红他们头发的染料。我并不想以这种方式看待一个地区的人，但听上去并不像是那种……诡异的组织。

<阿狗> “一群小孩，当然，都是男孩。偷窃、收保护费、打群架来抢地盘——没受到正当教育的穷孩子都容易这样，这并不是我们想管就能管的住的。那些帮派里的孩子都说他应该是“逃跑”了，他并不喜欢男孩之家那地方。但他没和任何人说自己要离开阿卡姆这件事，就这样失踪了，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他拍了拍桌上其他的报纸，看着你的眼睛说到，“而这些，就是他更可能是被人带走，而非自己消失的更有力的证据。”

<以赛亚·古斯特> “介于我不清楚金斯波特的事情，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担心他们会不会集体离开，比起帮派组织，说是一群人相约离开也可以。”这是比较积极的答案，但我想受限于地区，应当不会是这样的事。

<以赛亚·古斯特> “说是集体自杀也可以。可能我还是神经病人看多了，想问题都要先从他们个体的意志出发，有时我觉得危险心理问题比犯罪多得多。”

<阿狗> 他摇了摇头：“安德鲁·门罗虽然经常翘课，在外闲逛，但他很可能实际上从没出过阿卡姆。而眼下令人发愁的是，我们根本得不到金斯波特警局的协助，他们只口头上那么承诺，实际上完全不向我们透露其他三个孩子的任何信息，现在那帮印报纸的都知道的比我们多。”

<以赛亚·古斯特> “那么我们就暂定确有至少一名犯人，你希望我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是与金斯波特警局沟通的问题，我想应该有更合适的人选。”

<阿狗> “当然，您有您擅长的事。”他的脸上出现一丝疲惫的笑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您为这一系列事件，其背后可能存在的那“至少一名犯人”进行犯罪侧写——是这个单词吗？”

<以赛亚·古斯特> “唉……是这个单词。”我理解朋友的痛苦，他这般年纪还是更合适放松的工作，“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信息吗？你们有注意到什么……嗯……可疑人员吗？”

<阿狗> “哦，这可真不巧。”他这样说到，“你看，我请你来也正是希望你能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判断，来帮助我们缩小嫌疑人的范围——要按现有的信息去抓人，我想整个阿卡姆的男人都要被抓空了。”

<以赛亚·古斯特> “你就这么不信任阿卡姆的男人吗？”我放松地笑了笑，又喝下一口咖啡，“我们假设一下吧。我也倾向于男性犯罪，高中生可不是小孩子了，能控制他们并悄无声息地带走——其中还有一个‘坏小孩’——这名犯人的力量可能不小，或者他可能随身携带麻醉药剂等迷幻物品。多次作案且目标对象很有可能是有目的性，比如一定要完成一个什么东西……就像有些公司职员一个月内要处理多少份文件。”

<阿狗> “这么说，你认为他要么力气很大、要么有些医疗知识？”他颇为感兴趣的往前坐了坐，“而且还有点.....这听上去像一份工作？但会有这样的工作吗？还是说会有哪种精神疾病促使人按时间、定期定数量的去绑架小孩？”

<以赛亚·古斯特> “听上去，很像是邪教仪式，或者秘密实验，或者马戏表演？”我最近看了些奇怪的杂志消遣，有些开玩笑地说道。除此之外，我可以根据我的精神病学经验去分析出什么吗？”

<以赛亚·古斯特> “也不一定是力气很大，他有格斗经验也是可能的。”我补充道。

<阿狗> "以塞亚

> > > 精神分析"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精神分析鉴定: D100=61/80 成功

干得不错。"

<以赛亚·古斯特> “而且，其中比利、玛格丽特、门罗都是下午失踪的，犯人可能还不需要黑夜和稀少人群的掩护呢。还有如此高频的犯罪，我看来他应该不是个低调的家伙，即使外表低调，内心也并非如此。”

<阿狗> "以赛亚通过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学习、以及以往病例的诊疗经验开始分析，定期定量的去做某件事并不奇怪——典型的强迫行为。做这些事的时候往往不需要什么外力迫使，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会定时催促自己去做某些事。但这样一想又有些奇怪，因为强迫症患者的行为往往并不与他人产生接触，因为这样很容易打乱他们原有的节奏——尤其在绑架小孩这种事情上，这看上去很显然不是一件百分之百的、能按时按量完成的事；而同样让你感到奇怪的是，以往的诊疗经验中，有恋童、或者虐待倾向的人发病周期并不稳定，而这些事件

发生频率的规律性令人惊讶。但眼下，你所能掌握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以现在的角度去看这样一起连环失踪案就像是在黑暗中找东西。”

<阿狗> “警长一边听你说的话，一边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时不时拿起那些已经翻的发皱的报纸重新审视。”

<以赛亚·古斯特> “我把我关于精神方面的思考一并告诉了尼科尔斯警长。如果没有上升到精神疾病的程度，这个人的心理，我可以估量出什么吗？还是说，可能也差不了多少。”

<阿狗> “你觉得可能性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根本无从猜测其动机的情况下——你既不了解本案的受害人，也不了解凶手的行为模式，甚至做出这些事的目的是，这种情况下，可能性就会如同发起来的面包那样几何倍的膨胀。”

<以赛亚·古斯特> “当不了沙发上的福尔摩斯咯。”我翘起二郎腿往靠背上一躺，深深叹了口气……叹气还挺舒服的。

<以赛亚·古斯特> “这事情还得去事件频率更高的金斯波特了，不过我想，你应该不会只让我一人前往吧？”

<阿狗> “如果你有意前往调查，那自然是令我万分感谢。”警长微笑着朝你点了点头，表情中有一丝精明的味道，“不过可惜，本警署内的公职人员都被明令禁止在金斯波特的范围内展开调查，不过我可以为你提供在金斯波特的一户人家，也是第四起失踪案的比利·贾雷尔的父母联系方式，两人在金斯波特本地小有财力，而且极为急切想要寻回儿子，我想金斯波特警方如此无能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已经开始自己想办法了。”

<以赛亚·古斯特> “你能找我来，还不能再找些‘卧底’来吗？我这身体状况，可不如你们有活力。”我摆摆手道，“把他们家的号码给我吧，你这儿的电话也借我用一下。”

<阿狗> “好吧。”他爽快的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串电话号码和地址，撕下来后递给你，“我想我应该还是能找到其他一些急于知道真相的人，至于电话就在桌子上，请便吧。”

<以赛亚·古斯特> “我那起电话听筒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慢慢拨号。”

<阿狗> 电话很快接通了，那端是一个低沉的男声：“您好，这里是贾雷尔家。”

<以赛亚·古斯特> “您好，我是以赛亚·古斯特，一名精神病学医生，目前受托于阿卡姆警方。是这样的，阿卡姆同样发生了失踪案件，而金斯波特警方不希望我们跨区介入，因此，我希望您可以帮助我在金斯波特的调查……或者说，您已经采取了行动？”

<阿狗> “精神病学医生。”他重复了一遍你的职业，“好，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我们很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帮助，金斯波特的警方，实在是……不瞒您说，我们已经决定聘请侦探来帮助解决这起事件，如果您也能提供帮助是再好不过。那么，您打算什么时候来金斯波特？”

<以赛亚·古斯特> “感谢您的信任，我明天即可前往金斯波特，不过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与您聘请的侦探一同行动。”

<阿狗> “当然，我们会负责这方面的联络。”电话那端的人郑重其事的说到，“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提供帮助，先生，如果能找回我们失踪的孩子，我一定会尽最大能力回报您。”

<以赛亚·古斯特> “没关系，如果孩子能回来，便是一份巨大的回报了。我明天到达后，去哪里与你们见面比较合适呢？”

<阿狗> “我们会为您预定在金斯波特地区的酒店，然后我去当面见您吧。希望您能提供一下可以联络的电话，详细地址我今晚通过电话告知您。”

<以赛亚·古斯特> “好的，麻烦您了。”他将自己的联络地址一并报上。

<以赛亚·古斯特> “看来，应该没有其他需要我的事情了吧？”我挂断电话，重新直起腰背准备起身。

<阿狗> “也许，您可以收下我的感谢再走。”阿萨·尼尔科斯警长朝你伸出了手，“多注意安全，老朋友。”

<以赛亚·古斯特> “当然，你也多注意身体，保持心情愉悦。”我同他握手道别，放下一句经典的叮嘱，“对了，你知道阿卡姆车站的时刻表吗？”

<阿狗> “楼下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他冲你挥了挥原本摆在桌上的帽子。

<以赛亚·古斯特> “那么我下楼准备离开，顺便看一眼明天要到车站买下几点的车票。之后我便驱车回家收拾行李，等待第二天的出行。”

<阿狗> “确定过火车的时刻表后，以赛亚回到自己家中，收拾上了所有这次短暂行程的必需品。第二天，你在贾雷尔夫妇定下的高级酒店入住，说老实话，一个小城市能有这种规格的酒店还挺令人惊讶；贾雷尔先生在酒店的大厅和你见面，提供了比利·贾雷尔所在的学校——金斯波特高中的地址，以及他失踪的具体日期和情形，都和报纸上描述的相差无几。贾雷尔先生嘱咐你可以先在金斯波特休息一天，明天他们请来的侦探也会抵达金斯波特，到时候他会拨打酒店的电话告知你具体行程，方便协同行动。”

<阿狗> “10月26日的早晨，在贾雷尔一家的安排下，于一家名为新旧书商店的店面前，你见到了那两位侦探——然而此时在现场的，却远不只有两个人。”

第一幕：三个嫌犯

<阿狗> 1928年10月26日，早晨八点，星期五，新旧书商店。

新旧书商店是一家位于闹市区的狭小的店面，既出售图书，也可以通过抵押借阅。港口城市金斯波特今天没有出太阳，街道上的一切看起来都是灰色的，近海的湿度使每一口呼进肺中的空气都让人感到小许窒息，浓密的、宛如一张迷梦之网的雾气当中，各式各样的男人们依次登场：

最先到达这家书屋的是两名穿着深色衣服的男士，一名拄着拐棍，总是留神着四周的蓝眼睛看上去很是精明，同样的，他的身体状态非常好，得非常仔细去看才能其发现走路时稍稍异于常人的体态；而与之同行的、有拉美裔特征的那个男人，则看上去对周遭的一切都不甚关心，专注的把挂着阿卡姆牌照的车子停在附近街道上。

而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瘦削的剪影。这是一个打扮的稍显艺术的男人——而那位你们稍了解的“可靠的男士”，似乎正是一位职业钢琴家，关于他和某个小女孩关系密切的描述，让你们不得不又多看了他两眼。

接下来抵达的是一高一矮的两个男人，高大的男人面相凶悍，肉体到精神层面都体现出罪行累累的迹象，如果他出现在学校周边你们毫无疑问会直接报警；而旁边的小个子相当年轻，鼻子周边的雀斑让你们一瞬间产生这也是个孩子的错觉。

最后到达的是一位格外体面的先生，有着你们当中最考究的外在，但看上去精神状态却并不太好，在此之前你们也确实都听说过会有这样一位专家前来辅助调查。

上午八点的大街上冷清空旷，除了你们互相打量着六个男人，就只有时不时落在街上的海鸥在周围徘徊，海水的味道冲刷着整座城市。这间书屋毗邻着一家咖啡厅，另一边是一栋挂着招租的屋子，街对面是雅致的餐馆和人迹罕至的台球厅。这是一个冷冽而过于寂静的早晨，六天之前，第四个失踪的男孩比利·贾雷尔和他的朋友们，正是在这里度过了他消失前的最后一个上午。

<夏洛克·黑斯廷斯> “很荣幸能见到您。”我礼貌地向这名颇具艺术家气质的男人伸手，“昨天我们有幸听过了你的名字。据说您非常可靠。”

<以赛亚·古斯特>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喝中度烘焙的耶加雪菲。”

<以赛亚·古斯特> “我的大脑还有些困顿，但眼皮已经牢牢粘合在眼眶上执意与眼球割席。我甚至连哈欠都打不出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接下来要面对眼前这些男士，我稍稍点头侧身进入咖啡厅买了杯咖啡。”

<阿狗> “这间咖啡厅面积不大，而此时以赛亚是店里唯一一名顾客。港口城市物流发达，店主立刻转身开始冲泡你指定的咖啡。”

<卡尔·休斯顿> “卡尔·休斯顿，我的名字。我是第一名失踪者的家属。”我阴沉地打量着这几个人...实际上，我早餐只吃了些硬面包，饥饿的感觉让我看起来心情很不好。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没有想到这会有这么多人，先生们。”我摘下手套，也伸出手握了握，稍有些拘谨地开了口，“得找个能安静交谈的地方，是不是？路易斯·冯·德莱恩，受人之托。”

<欧文·埃尔南德斯> “先生们，上午好。”我揣测着其中谁可能是贾雷尔先生在电话里面提到的“两名侦探”，看上去似乎都有可能。”欧文·埃尔南德斯，我是第二名失踪者的家属.....

”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做出个“请”的手势，一同进了咖啡店。六个男人杵在街道上，太过引人注目，或许会惊动还在周边徘徊、伺机而动的嫌犯。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从阿卡姆过来金波斯特的我睡得也不太好，我张望一下后也走进旁边的咖啡厅，想买上些碱水面包饱腹。”

<卡尔·休斯顿> “好吧，这间咖啡厅怎么样？”我这就迈步走进咖啡厅，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果酱面包。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坐进咖啡厅后点了一杯最苦的黑咖，这有利于人打起精神，随后看向状似红毛棕熊的男性和另一名家属：“我是夏洛克·黑斯廷斯，受贾雷尔家雇佣的侦探。迄今为止已发生了四起失踪事件：莱斯利·贝林汉姆、安德鲁·门罗、玛格丽特·马修森，以及比利·贾雷尔。不置可否问问二位在寻找的孩子是哪一位？”

<以赛亚·古斯特> “我在餐台附近找到了坐下的位置，找了张今天的晨报。一抬眼就看见另外五人走了进来。”

<阿狗> “一杯价格昂贵的咖啡放在了以赛亚面前，紧接着，欧文和卡尔的面前先后摆上了一份最普通的碱水面包，潦草的涂了一层草莓酱的碱水面包和味淡如水的美式，没多久，夏洛克的面前也放上了一杯不加奶不加糖的黑咖啡。”

<阿狗> “今天的金斯波特报没有继续发表失踪儿童的信息，而以赛亚，按照你的猜测，下一次的日子保不准就在明天.....或者下个周六？”

<以赛亚·古斯特> “你们好，我是以赛亚·古斯特，精神病学医生，受阿卡姆警方之托来帮助调查案子。”我喜欢开门见山的交谈，省去了很多相认和询问的尴尬，我平静地说道。

<欧文·埃尔南德斯> “.....安德鲁·门罗。他是我的表弟，失踪已经有些时日了。”我挨个打量他们，古斯特是精神病学医生，这让我觉得有些亲切。

<卡尔·休斯顿> “我在寻找莱斯利·贝林汉姆。她已经...”我没再说下去。“我相信她还活着，然后我要找到那名绑架犯，狠狠揍他的脸。我想我能够助你们一臂之力...我还有得是力气。”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什么也没要——这家店对碱水面包的发明创造让人吃了背弃宗族，还是敬谢不敏为好。落座之后，我沉默地听完所有人的话，才补上一句。“我并非专业人士，只是架不住一位年轻的朋友嘱托。不过，我很乐意在力所能及的事上为诸位效力。”

<夏洛克·黑斯廷斯> “莱斯利，她和比利都就读于金斯波特中学。安德鲁则是阿卡姆中学的学生……请问二位方便说说，在他们失踪的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吗？”

<以赛亚·古斯特> “唉……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按照凶手作案的规律，明天或是下周六，他都有可能再犯案。”我看着报纸上的日期愁容满面，相信阿卡姆那边的警力应该会出动警力秘密保护各所中学吧……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叫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和黑斯廷斯先生是一家事务所的侦探，你们不必在意我，”我坐下以后点了一杯黑咖啡，听着他们聊天

<阿狗> “席尔瓦的面前很快也上了一杯黑咖啡，为了和你上司那杯做出区分，店家贴心的给你放了把木质搅拌勺。”

<卡尔·休斯顿> “我们也得想办法做点什么！不能坐以待毙。”我喝光了咖啡，“莱斯利失踪的那天……谁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妹妹见到她正常地去上学，然后就没再回来。她以为她是离家出走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她上的是哪一门课？”

<卡尔·休斯顿> “直到她开始做噩梦，梦见有个混账杀了我可怜的侄女……”

<以赛亚·古斯特> “她之前呢，有没有比较消沉的反应？”我从风衣口袋中取出使用痕迹明显的笔记本放在桌面，抽出夹在其中的铅笔准备记录。

<以赛亚·古斯特> “梦到有人杀了她自己吗？”我喝了口咖啡。

<欧文·埃尔南德斯> “安德鲁那天照常去了学校，当天晚上也没有回来。”我皱着眉头喝黑咖啡，“他一直寄宿在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那儿的管理人次日就报了警。”

<卡尔·休斯顿> “是。她一直不太开心，她继父是个混账。莱斯利跟我和她母亲都说过想要离开家...但我确信她是个充满希望的女孩，她从未放弃过要争取更好的生活。”

<欧文·埃尔南德斯> “阿卡姆的警察很尽责，他们仔细调查了这件事.....”至少比金波斯特的警察要尽职的多，“校长说安德鲁失踪的那个下午，她看见有一个男人在学校附近游荡。”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和比利失踪时的样子倒是相当相似。上周六早晨，他去上美术课，随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而当天他比往常出门更早，来到新旧商店和朋友们会和——也就是我们旁边的这家书店。”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那个男人的身份得到确定了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摇了摇头。“据说他‘戴着几乎快遮住整张脸的宽檐帽子’，‘身材消瘦’，‘个头不矮’。”

<欧文·埃尔南德斯> “而且总是朝着学校操场上看。”

<卡尔·休斯顿> “不...是我妹妹简·唐尼，她以为女儿失踪是她离家出走了。然后她做了噩梦，梦见我侄女被残忍地杀害，她才想到她可能是被绑架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不动声色地转头看向冯·德莱恩先生。随后又转了回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

<欧文·埃尔南德斯> “尼尔科斯警长说这和第一起案子很像，“我小心翼翼地看了眼边上的卡尔先生，” 那名女孩最后一次被人目击也是在学校的操场上。 ”

<以赛亚·古斯特> “啊，担心是很正常的……” 这样的噩梦对于受害者家属很难避免。我想这些案子是有预谋的作案，比起说一个发狂的病人，更像是组织的行动。

<卡尔·休斯顿> “那可真的是十分可疑。真该把那家伙抓住问一问...”

<卡尔·休斯顿> “孩子们可能是在学校周边出了事。”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听到这里，抬头瞥了一眼坐在旁边的钢琴家，在笔记上把这几个人的关系记下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原来如此，二位还请先不必惊慌。” 我在笔记上又记下几笔，“如果是连环作案，那名犯人一定还会出现。绑架是一种习惯，他不会这么快改掉。我们能抓住他。”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些侦探都斜视是怎么的？我让人看得怪不舒服，挪动了下身子。“比利·贾雷尔是个成绩不错、彬彬有礼的小男孩，生活境况也没什么波折，他同样不会离家出走。说到绑架，我倒听说家属们都没接到过索要赎金的电话？”

<欧文·埃尔南德斯> “黑斯廷斯先生，不知您是否了解过第三起案子，” 我喝光了剩下的咖啡，把我知道的事情尽数说出来，期望起到一些作用，“那个女孩也是金波斯特高中的学生，但她是在街道上失踪的。”

<以赛亚·古斯特> “门罗同学失踪的时候，校长表示看见了如埃尔南德斯先生所说的那样的一个人物，很可能是男性，但也不排除女性扮演的可能。我其实推测过这样的绑架不一定是为了金钱……” 但也不能直说我认为命。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努力回忆起那个地址。“好像是……普莱斯路与后街交界的金斯波特共济会会所附近。”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的，绑匪从未寄来过勒索信。”我点点头，岔开话题，“冯·德莱恩先生，请问您对爱丽丝·切克雷印象如何？”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摇摇头。“他们就那么……不见了，再也杳无音讯。”

<卡尔·休斯顿> “那个混蛋要是敢再出现，我一定要叫他有来无回。”意识到同是遇到悲惨的命运，贾雷尔和我可怜的莱斯利失踪后被重视的差距，我不免有些怨怼。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一个活泼的小姑娘，待人热情，平时有些不规矩，没什么美术天赋。”我简短地概括爱丽丝的形象，“怎么，您怀疑她也被盯上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抱歉，玛格丽特·马修森案子我暂时还未插手。至于爱丽丝，我听贾雷尔先生说她也在调查这件事，似乎身边有您在协助？”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已经嘱咐过她千万注意，但绑匪会相中哪个无辜的孩子，确实难说。只是，也只有校方有权强制停课——”我皱皱眉，对谈话的走向有些不满，“她和比利是好朋友，为他失踪这事急坏了，才找上我帮忙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准确地说，我把她请回了爸妈身边，自己走访了周边，但也没什么收获。”

<卡尔·休斯顿> “也许那人只是在学校周边蹲守。谁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做...我们得多考虑一些可能性。”

<夏洛克·黑斯廷斯> “周六早晨，她和比利以及一名叫拉里的男生一起在书店会面。她是否提及过什么关于那早上的事情？”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们几个买书或者漫画，从美术班放学之后过去打发时间。离开时，拉里和比利同行了一段路，两人就在岔路口分道扬镳了。比利失踪，拉里还照常去上学。”

<以赛亚·古斯特> “是的，这些孩子失踪前，他们的同伴是否有察觉什么？”说实话，我希望收到勒索信的，那样孩子更安全，我能获知的信息也更多。看来这些失踪的孩子差异更大，不过都不是太内向的性格，这让我难以再缩小范围。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开始吃干巴巴的面包，倾听他们说话。“贾雷尔先生也说，比利在周六的早上，同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一起去上兴趣课，学校的那些人说三点之后就没再见到他。”

<以赛亚·古斯特> “可以具体到他们失踪的街区吗？也许我们到时候可以去那里转转。”

<夏洛克·黑斯廷斯> “原来如此。”我记在笔记上，对德莱恩先生表达诚恳的感谢，“感谢您的信息。这几个可怜的孩子一定吓坏了。”

<以赛亚·古斯特> “你们有看过报道吗？”也许用报道作为点展开会更顺利一些，我把昨夜摘下的报纸展示给他们看。

<欧文·埃尔南德斯> 听到古斯特医生的话我开始仔细回想。“安德鲁的同学也说，周三那天下午他没从学校回来，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安德鲁正准备回学校去取一本遗落的书。”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或许时间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总是三点之后。我看看那些剪报。”

<阿狗> “那么以赛亚拿出了一共四份报纸，上面记录着连续的四起失踪案件；”

<阿狗> “报纸文章，时间 1928 年 9 月 3 日

金斯波特高中学生被报失踪

金斯波特讯——上周末，金斯波特高中 17 岁的莱斯利·贝林汉姆小姐据报失踪。贝林汉姆小姐最后一次被目击在星期六，即 9 月 1 日，那时她在学校的操场上。任何有关于她行踪消息的人请联系金斯波特警察局。”

<阿狗> "报纸文章, 时间 1928 年 9 月 21 日

寻找阿卡姆男孩

阿卡姆讯——阿卡姆公立高中的一名学生, 16 岁的安德鲁·门罗被报失踪于阿卡姆警察局。根据乔治·辛普隆, 玛格丽特·埃默顿男孩之家主任的说法, 门罗于 9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未从学校回来。同学们最后见到这个男孩时, 他正决定回学校去取一本遗落的书。阿卡姆高中校长阿尼塔·皮尔斯告诉警方, 那天她曾在下课后不久看到一个男人在学校附近游荡。"

<阿狗> "报纸文章, 时间 1928 年 10 月 1 日

第二个金斯波特孩子失踪

金斯波特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又一个年轻女孩在金斯波特的街上失踪了。玛格丽特·马修森, 15 岁, 据报道最后一次被目击于 9 月 29 日下午, 出现在普莱斯路与后街交界的金斯波特共济会会所附近。警监詹姆斯·布莱尔告诉记者, 马修森小姐的失踪可能与莱斯利·贝林汉姆事件有关, 她失踪于上月 1 号。两个女孩都是金斯波特高中的学生。布莱尔并未确认关于有一嫌疑犯正在监视之下的传言, 但称案件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阿狗> "报纸文章, 时间 1928 年 10 月 22 日

又一个孩子失踪了!

金斯波特讯——又一个金斯波特的孩子被报失踪。比利·贾雷尔, 16 岁, 是新一代神秘消失的年轻人。贾雷尔, 就读于金斯波特高中, 于上周六下午早些时候被家人报告失踪, 就在他没在高中进行的午后兴趣课回家之后。金斯波特警察局的布莱尔警监拒绝发表评论, 但是称已通知州警方, 同时, 一个全镇范围的对失踪少年们的搜索工作已经在进行中。

一个阿卡姆男孩, 安德鲁·门罗, 早先于 9 月 19 日失踪, 现在被认为可能与三名金斯波特学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 阿卡姆警察局局长阿萨·尼科尔斯承诺将与金斯波特警察局充分合作, 全力破解谜团。"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个布莱尔警监他就是个——”我把一些脏话咽下去，语气愤然，“他宣称的什么嫌疑犯根本就是骗人的！”

<卡尔·休斯顿> 看了这份报纸，我难过地闭了闭眼睛。“这些孩子们失踪的间隔时间十分固定……我想下一次肯定是十一月一日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把这四份报纸拿来看看，试图寻找这几个孩子之间的联系”

<卡尔·休斯顿> “那个混蛋会是随机挑选孩子的吗？还是有预谋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将比利那张照片也压在剪报旁，向在场众人概括了这个小男孩的外貌。“这是爱丽丝带来的。几位看看，和自家的孩子有什么相像之处吗？”

<卡尔·休斯顿> “我要看一看比利的照片。”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也看一眼比利的照片。”

<阿狗> “这是一张集体照，画面上有不少孩子，而卡尔一眼就认出来了站在边缘的、有稍许拘谨的莱斯利·贝林汉姆。”

<夏洛克·黑斯廷斯> “希望莱蒙真的读进去了我发的电报，千万也别要女儿一个人放学回家了！我额头冒汗，也凑过去看看照片。”

<以赛亚·古斯特> “是的，我们的时间很紧，而且我只知道阿卡姆那边的消息。我听闻门罗同学更喜欢校外的生活，并且加入了一个叫爱尔兰巨人的青年社会帮派，他的朋友们均表示门罗同学更像是离家出走。”我想门罗同学的这位表亲知道的东西不比我多。

<路易斯·冯·德莱恩> 既然不图财，那就是更恶劣的动机了。我双手合拢支撑在桌面上，不自然地活动了两下手腕——在诸多恶行里，伤害孩子也是禽兽才会做的那种。“加入帮派？这……”

<阿狗> "而两位阿卡姆的男士并没有在上面见到自己熟悉的人影。"

<卡尔·休斯顿> "等等——这张照片，我侄女也在上面。" 我惊叫起来。"就在这儿，莱斯利·贝林汉姆.....就是她。比利和她有什么关系？"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或许.....这是一张年级或者社团合照？我还没来得及进到学校里。" 我着重看了眼相片上的莱斯利，有些懊恼当时没有询问爱丽丝，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场合下拍摄的。

<以赛亚·古斯特> "他们的失踪共性不大，高中生.....但应当不是帮派的缘故，这些孩子虽然不那么规矩，但也不至于此。"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也正常，他们不在同一个学校，我看向古斯特医生，说出这些话让我有点艰难。" 他的父亲常年在海上，安德鲁也缺少督导..... "

<夏洛克·黑斯廷斯> 青少年们的社交生活真是令人惊讶。我把照片一角压实："这是什么照片？卡尔先生，您的侄女喜欢读书、或者绘画吗？"

<卡尔·休斯顿> "我要想一想，或者是打量一下这张照片。它看起来像是社团或班级的合照吗？"

<阿狗> "卡尔"

> > > 灵感"

<欧文·埃尔南德斯> "下午三点呢，他们似乎都是在下午不见的，这能被称之为失踪共性吗？"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灵感鉴定: D100=64/5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卡尔 休斯顿> "我要仔细回想一下，我能够想到的.....我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有可能与我侄女失踪有关的线索"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灵感鉴定: D100=26/55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在一番绞尽脑汁后，卡尔回忆起一些莱斯利曾偷偷告诉你的细枝末节：这张照片应该并不是他们班级的合影，说是班级的话人稍微有点多，说是年级又稍微有点少，所以你认为更可能是周六兴趣课的老师同学们的合影——莱斯利报名了学校的音乐兴趣课，女孩有一副好嗓子，她曾不止一次向你提起，纽约有一个叫百老汇的地方，唱歌唱的好听的女孩能在里面赚到大钱，她很向往那里。"

<以赛亚·古斯特> "没关系，我们都希望孩子回来。我没有要指责你们的意思，尽管我认为家长能多陪伴在孩子身边。" 我点点头肯定了下午的说法，"我也认为这名犯人他可能有一定的力量或是格斗经验，再者他可能有迷醉药剂，至少他不需要黑夜的掩护。"

<卡尔 休斯顿> "这...这有可能是莱斯利周六的兴趣课。她报名了音乐课。莱斯利，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她还说过希望成为百老汇的演员。"

<夏洛克·黑斯廷斯> "难道说这些孩子全部都是周六兴趣班的成员.....的确。" 我赞同了精神科专家的说法，将咖啡杯喝空，"或者是，这名凶手能得到学生们完全的信任，使他能在下午三点时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作案.....比如说，一名兴趣班老师。"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面色沉重地叹气，安德鲁自小就失去了母亲，他的父亲更是一年多难得回来一次，如果当初我和我的母亲艾米瑞安想办法把他接来住，是否就不会发生这些了。.....兴趣课，我要回想一下，安德鲁他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阿狗> "没有，至少从来没有和你提起过。况且学校的课程他都不会按时完成，额外的课堂想必也是和他无缘的。"

<卡尔 休斯顿> "听到这名侦探的推理，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我能够回想起来莱斯利有没有同我提起过她的兴趣班老师吗？她有没有描述过那是个怎样的人"

<欧文·埃尔南德斯> "安德鲁好像没什么爱好.....实际上说，比起高中生，他或许更像一个小混混。"

<路易斯·冯·德莱恩> "比利是美术兴趣班的。" 我自然而然地赞同了这种联想，"考虑到能在校园里出入自如，从放学时家长和学生的人潮里带走一个，这很合理。也许我们该问问兴趣班的负责人。"

<阿狗> "卡尔"

> > > 灵感"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灵感鉴定: D100=89/5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莱斯利并没有主动和你提起过她的老师，你连对方的性别都不太清楚，不过她倒是提起过班上总有几个“小烦人精”，不好好唱歌只会惹是生非。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是一种可能性。美术班的教师是巴塞尔·埃夫斯先生，而他最近似乎要调离金斯波特中学。"

<卡尔 休斯顿> "我想不起来莱斯利同我提起过她的兴趣班老师.....但她倒是抱怨过课上有几个孩子很烦人，扰乱秩序。"

<卡尔 休斯顿> "距离下次作案可能还有几天。我们可以尽量查查这些.....可能性。"

<夏洛克·黑斯廷斯> 听上去是个典型的青少年班级。 “或许我们应该走访一趟金斯波特中学。”

<卡尔 休斯顿> “我也要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除了埃夫斯，还有个叫莫琳·布鲁斯特的助教。此人也有充足的作案条件。” 我想爱丽丝是否在闲聊里提起过，这两个老师在学生中间的形象。

<阿狗> “路易斯

>>>灵感”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灵感鉴定: D100=22/6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那么尽管爱丽丝没有丝毫的美术天分，但她对老师巴塞尔·埃夫斯先生倒是颇为欣赏，她不止一次提到此人非常有真才实学，但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爱丽丝教的只会画火柴小人的；而莫琳·布鲁斯特是这学期刚来的助教，爱丽丝很少向你提起她，甚至有的时候你问起她才会想起有这么个人似的。”

<卡尔 休斯顿> “我们也许可以分头去几个最后目击地点再看一看。” 我有些消沉。 “那些警察一点该做的事都没有做！我都怀疑他们有没有认真调查过那边。”

<路易斯·冯·德莱恩> “据说埃夫斯才华横溢，布鲁斯特几乎在教学工作中隐身。” 我补充对两位美术班老师的印象，“如果要去金斯波特中学，我也一道。”

<卡尔 休斯顿> “那些警察竟然为此编造出来了一个嫌犯。也不知道那是谁...”

<路易斯·冯·德莱恩> “有个叫勒鲁的男孩，是最后见过比利·贾雷尔的，我想找他问问情况。.....这个捏造的嫌犯，又是什么来头？”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为新大陆浮皮潦草的办事风格大跌眼镜。”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警察锁定了嫌犯？他们是怎么说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样两位教师的搭配倒也很有意思。”我记下了关于二位教师的印象，“捏造的嫌犯？几位如何知道那嫌犯是捏造的呢？”

<欧文·埃尔南德斯> “布莱尔警官没有具体说，他说什么要保持外界不知，“说到这件事我就来气，”但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只是为了搪塞才编纂出这样一个嫌犯。”

<卡尔·休斯顿> “第二起失踪案发生后，那帮条子就声称一名嫌犯正被他们监视...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欧文·埃尔南德斯> “直到贾雷尔先生来警局，他才真正着急起来。”

<欧文·埃尔南德斯> “噢！“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夏洛克·黑斯廷斯> 条子。看来卡尔先生真是一名有前科的男性。“哦？”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和卡尔先生那天从警局离开的时候，正巧碰到他们抓了一个人。”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咳嗽一声。这家属的口吻还真是怪违法乱纪的，得亏是亲属，不然也得登上嫌犯名单。“是怎样一个人？”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像是个流浪汉，衣着很破旧，身材魁梧，最醒目的是他的左脸，上面有一道老旧的丑恶伤疤，而且大部分头骨都被金属板取代。”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的天。”听上去是个可怜战争遗民。“警方认定他是凶手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他们把他带进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卡尔·休斯顿> “他？我对那个人有印象，他看到我就像看到什么……那个流浪汉好像很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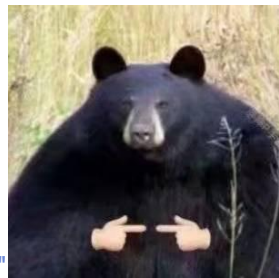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但这和身材消瘦的描述好像有些搭不上边。”我摸了摸清早刚剃过的下巴，“只因为长相骇人，就当成嫌疑人对待，似乎有些草率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还请您详细说说。他在好奇？”

<路易斯·冯·德莱恩> “警方当时没透露那个流浪汉因为什么被抓吗？”

<卡尔·休斯顿> “对。他就那么看着我...然后就被警察粗鲁地拖走了。我接触不到那个人。”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当时已经在警局门外了。”



<卡尔·休斯顿> ”

<欧文·埃尔南德斯> “那布莱尔警官，如果你们见过他就能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没用的废物，“我觉得他们只是随便挑了个人，见到事情闹大了就抓来。”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为了把这事弄清楚，看来我们得亲自跑一趟警局了，我真是不乐意和哪些警察打交道”

<路易斯·冯·德莱恩> “既然他有话要说。”我点点头。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样一名拥有可怕外表和不良生活方式的流浪汉作为嫌疑犯倒是相当符合市民们通常的印象，不过和目击证词好像有些对不上号吧？“这位布莱尔警官倒是非常……富有经验。”

<夏洛克·黑斯廷斯> “富有公务员的摆烂经验。”

<欧文·埃尔南德斯> "相比之下阿卡姆警察局的尼科尔斯警官真是如我失去多年的父亲一样和蔼可亲。"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按着桌子起身，以不会刮擦出尖利响动的严谨力道，把椅子推开。

"几位分享的信息,我都心里有数了。到书店和周边看看吧,接着就是费脚力的四处奔走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说完这话,我便不再多留,扣好外套出了咖啡厅,到新旧书商店去。

"

<夏洛克·黑斯廷斯> "的确。警局和书店都值得一看,但总之,还是从比利·克雷尔那天早上去过的书店开始吧。"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结掉账,将小费压在账单底下,也走向书店。"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捏着帆布包的背带站了起来,金波斯特对我来说很陌生,我打算跟他们结伴而行,紧随其后。"

<阿狗> 新旧书商店的店面狭窄,里面空间倒是很大,整个区域都被书架填的满满当当,旧纸页的味道充满了鼻腔。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斜叼卷烟的老板,以一种新奇的眼神打量着你们几个: "早上好,先生们。"



<阿狗> "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走进去,打量四周的环境"

<阿狗> “四周不但有用于贩售的新书，似乎也承载了收购旧书，然后以略高一些的价格出售的功能，也就是说，书籍间的新旧程度区别很大——这也许是店名由来的一种可能性。”

<夏洛克·黑斯廷斯> “早上好，先生。”我摘了摘帽子，“您的书店似乎很受这边中学生的欢迎？”

<阿狗> “是这样，先生。”他也朝你点点头，“警察也来这儿这样问过我，我想您们有什么要说的可以直白一点。”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安静地站在不远处，倾听他们的谈话。”

<路易斯·冯·德莱恩> “早上好，老板。”我点点头，漫步到儿童书籍的架子旁，随手翻了翻边角卷起的漫画。“那就请您回忆一下比利·贾雷尔最后到书店来的那天吧。我们是受家属嘱托来调查的，要问的问题大差不差。”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您的配合。10月22日早上，那名失踪的男孩和两个朋友来到了你的书店。能否请您详细回忆一下那天的事情？”

<阿狗> 他耸了耸肩膀：“当时那三个孩子一起进了我的店，失踪的男孩、一个金发帅小伙、还有一个扎麻花辫的小姑娘，他们来的时候吵吵嚷嚷的，所以借完书之后我就打发他们走了。那是中午十一点左右的事。”

<路易斯·冯·德莱恩> “当时店内还有其他顾客吗，或是可疑人士在店门外徘徊？”

<阿狗> “没有，我没见到这样的人。”他开了个玩笑，“我视力很好，如果您这样的男人在店周边可疑的徘徊，我指定能发现。”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留意过他们谈话的内容吗？”

<阿狗> “没什么特别的，都是些孩子间的话题，真可惜我不是他们喜欢的漫画的受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那你记得他们三个借了什么书吗？”

<阿狗> “在这。”他也不多废话，从桌子底下抽出一本登记表给你看，“爱丽丝·切克雷，《菲利克斯猫故事集》；比利·贾雷尔，《八十天环游地球》。”

<路易斯·冯·德莱恩> 愚蠢的笑话。我皱了皱眉：“我这样的男士——也仅仅是一个到了成家立业年龄，有正经工作的好公民。没有其他消瘦高大、畏畏缩缩的男人，曾经到过您的店里么？”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不仅那一天，这段时间以来。”

<阿狗> “消瘦高大？”他稍微品味了一下你提供的关键词，“没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这里要么是中学生，要么是些住在周边的老客户，这些人里没有符合您的描述的。”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那在你的店周边，有没有见过流浪汉这一类的人？”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从架子上拿起一本《八十天环游地球》，付了账，决定在休息时间抽空读读美国小孩爱看的東西。”

<阿狗> 他发出了“hum”的一声，然后短暂的陷入沉默：“说到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那个被人叫做“医生”的男人？”

<欧文·埃尔南德斯> “医生？”

<路易斯·冯·德莱恩> “没什么营养的童书。我翻了两页，坚定了這個想法，抬起脑袋洗耳恭听。”

<阿狗> “一个肥胖的男人，脸上镶着钢板，很好认。”他一边给路易斯结账一边答话，“要说流浪汉，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他，可怜的人。”

<阿狗> “虽然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比较轻松，倒听不出来有什么感慨。”

<路易斯·冯·德莱恩> “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有这种绰号？” 我不明就里。

<欧文·埃尔南德斯> “为什么大家叫他医生？”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哦？” 听上去就像警察们带走的那个人，“关于这个医生，您还知道些什么？”

<路易斯·冯·德莱恩> 听上去他更该被人们叫做“野战医院病患”之类的。

<阿狗> “据说他以前是个医生，而且、他忘了自己叫什么了，所以大家都这么称呼他。”

他又把半拉纸卷烟塞进嘴里了，含糊不清的说到，“但您看，无论如何我可不会找那种人去看病，就像不会去找戴眼镜的请教怎么保护双眼。”

<以赛亚·古斯特> “脸上打着钢板，以我的从医经验而言，这是什么类型的问题？”

<阿狗> “那么以赛亚认为这确实是很严重的伤，至少说明他曾经受到过至少一次的生命威胁，而且这种伤势通常会对脑子产生危害.....就算没有，对他们的精神肯定也有影响。你曾经接诊过不少患有 PTSD 的老兵，所以不由得想到这很可能是战场上受的伤。”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靠在柜台上听着，这人似乎在金斯波特还挺有名气？”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在金斯波特很出名吗？” 我顿了顿，指指太阳穴的位置，“不仅是身体状况，是不是精神也有些.....有人见他被警察抓进了局子，也许这事不算罕见。”

<欧文·埃尔南德斯> “听上去这名医生会是拉金医院的顾客.....我在心里暗自思忖，如果他经常在各处巷道流窜，说不定会对那消瘦的帽子男人有印象。”

<阿狗> “对，他基本是半疯的。” 店主靠在椅子上，和你们闲聊打发时间，“不过嘛，我对这个流浪汉的印象只停留在道听途说的程度，我在街上看到过他一两次，但他可从来不进我的店。”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是金斯波特本地人，还是哪天忽然出现在街道上的？”

<阿狗> “他不是本地人，战争结束后突然冒出来的。”他耸了耸肩。

<以赛亚·古斯特> “他有可能是军医，或者单纯的上过战场，这伤可不轻，可惜了……”我摇摇头。

<以赛亚·古斯特> “最近这个医生是被逮捕了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可怜人，我想起那些满是恶臭和蚊蝇嗡鸣的夜晚。“他平时在哪逗留多一些？我们找他有些话说。”或者反过来。

<阿狗> “逮捕？”提到这个字眼，他饶有兴趣的往前坐坐，“我不清楚，不过确实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警察怀疑……是他？”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惜字如金，三缄其口，从收银台上拎走袋子。“我不觉得是。”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摇头叹气，这的确是个被战争摧残的可怜之人。“听上去他的运气不太好。”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或许被当成了案件的嫌疑犯，”我踮起脚尖小声地跟古斯特医生说，“我那天从警局离开时正看见他被带了进去……那都是上个月的事情了。”

<以赛亚·古斯特> “说不好，我可能记错了，我印象中这边的警方也有怀疑的人。”我把笔记本塞回衣兜。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离开书店，拄着拐杖在门口陷入沉思。“学校那边的确有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我还是打算先去警局看一眼。听上去布莱尔警官搞砸了大部分事情。”

<以赛亚·古斯特> “没事，我知道的，谢谢你。”我弯腰听他说话，轻轻拍照拍埃尔南德斯先生的手臂表示知情。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掂了掂手里这本轻薄的童书，小孩们、或者说所有人的性命，也不过是这样脆弱的重量，一眨眼就会落入危机之中。“我去金斯波特中学，有意愿同行的先生们可以乘我的车。”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点点头，犹豫一番后跟上德莱恩先生，准备钻进他的车。”

<卡尔·休斯顿> “我.....我要去警局。请你们多关注一下我侄女莱斯利在学校的事...” 我小声拜托了那两人，跟着侦探一同上了车

<以赛亚·古斯特> “我也想起学校瞧瞧，完全不清楚那边的信息。” 我也跟着上了车。

<卡尔·休斯顿> “我把自己的住址和小卖部的电话留给了其他人。”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也写下自己居住的旅馆的电话号码，交换联络方式，对休斯顿先生郑重地点了点头。”

<欧文·埃尔南德斯> “然后钻进汽车后座给古斯特医生让开位置。”

<以赛亚·古斯特> “那么我写下旅馆的电话号码，再约定大家晚餐找个地方一起吃。”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将我们在金斯波特酒店的地址和电话也留给了前去学校的那车人：
“今晚一起吃个晚餐？”

<路易斯·冯·德莱恩> 离开前，我将名片塞进了黑斯廷斯的胸前口袋。“就在这边上那家餐厅，如何？” 等人都上车，就坐上驾驶座开向那所多灾多难的中学。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收下名片后也递出自己的：“晚上见，德莱恩先生。”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了，开车吧，路易斯。” 老板坐上副驾驶，转头又看向后座：“抱歉，车有些小，希望没有挤着您。”

<卡尔·休斯顿> 我脑袋顶着车棚，“没事，谢谢...”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好，那我们去警局。” 我并不关心后座的人坐的舒不舒服，一脚油门把车开得飞起



<卡尔 休斯顿> "

——首次调查-路易斯&以赛亚&欧文——

<阿狗> "金斯波特高中在金斯波特北部的高地区，你们三人上了路易斯的车，开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此时学校里还在上课，也许是最近几起失踪案的影响，大门紧锁着，几个不太像保安、倒更像老师的人在附近巡逻。一注意到你们，几道镜片后的犀利目光就投了过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很高兴看到金斯波特中学的守卫如此森严，先生们。" 话是这么说，我并未露出礼节性的笑容。"我们受比利·贾雷尔家长的委托，正在想方设法把这个可怜的孩子带回来。劳驾。"

<以赛亚·古斯特> "这挺好，不过出了学校他们估计也不会管了。" 我点头在下车前自言自语了一句。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步履不停，走到校门旁才顿了顿。"对了，几位最近有见过什么可疑人士吗？身材瘦削，且十分高大。"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目光盯着脚趾，试图让自己显得无害。"

<阿狗> "哦，贾雷尔……" 老师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略略低垂下刚刚还显示出怀疑的视线，"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们联络惠顿校长？"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客随主便，配合地点点头。

<以赛亚·古斯特> "正如他所说，我们想来学校取得更多的消息，以让我们更快速地带回那些孩子。" 我站直身体，"可能戴着遮脸的帽子。惠顿校长方便的话，麻烦你了。"

<阿狗> "符合您说的标准的人不少。" 其中一名秃顶老师这样说到，甚至，他本人就有点"身材瘦削，且十分高大"，"但特别可疑的我们倒没发现。"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噢，莫非嫌犯戴大高帽的原因，是要遮住寸草不生的头顶？我不由得多看了这人两眼，感谢他提供的思路。“那就好，但要警惕有这么一个人。请帮我们联络惠顿校长吧。”

<以赛亚·古斯特> “实际上目击的证词出自一位视力不太好的女士，说不准那顶帽子是增高作用的，以模糊具体的身高。”

<阿狗> 巡逻的教师带着你们走进校园里，经过无人的操场，直接上到某栋老楼的三层。詹姆斯·惠顿从他的办公桌后站起身来，教师在同一时刻介绍了你们的身份：“这几位是受比利·贾雷尔的家人所托，来调查失踪案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路易斯·冯·德莱恩，惠顿校长。”我伸出手和他握了握，自报家门。

“我想接下来的问话，还要请埃文斯和布鲁斯特两位老师来，他们这会在学校吗？”

<阿狗> “埃文斯老师和布鲁斯特老师？”校长摸了摸鼻子，“恐怕要让您失望了，两位周内的课程并不多，但明天的兴趣课我想他们都会有的。”

<以赛亚·古斯特> “冒昧一问，校方可以提供他们的住址或是通讯方式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真是个令人遗憾的消息。”我几不可见地蹙起眉毛，隆出细纹，坐下来解开两颗扣子。“学校内部对这事调查得怎么样，惠顿先生？”

<阿狗> “我们对老师的管束并不那么，呃。”校长有点欲言又止，“起码各位得给我们提供这样做的理由，两位老师为人正直，哪怕警方也从未向我们问询过他们的事。”

<阿狗> “如果您说调查的话，我们无权干涉警察的事。”校长朝着那位教师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可以回到岗位上去了，“不过在我看来，这起案件的嫌犯似乎已经非常明晰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学校的兴趣课程是怎么安排的？”听起来似乎不是每天都有。

<路易斯·冯·德莱恩> “爱丽丝这会也还在学校里，我的心思飘走了一瞬。是不是该给她多买两册那只扁脸猫当主角的漫画书，一并带来？”

<阿狗> “兴趣课都在周六，每节大概 2-3 个小时。”把你们请到沙发上坐下来后，校长自己也坐回位置上。

<以赛亚·古斯特> “这兴趣课程的时间就像他们失踪的时间，听上去一般不会有人在下班之后还要干绑架这样的累活。”

<以赛亚·古斯特> “我们并非怀疑或是冒犯他们，只是这些孩子都参与了他们的兴趣课，想必会更了解她们的状况，你说对吗？”我也坐了下来，不过今天我没有那么规矩地系上外套。

<欧文·埃尔南德斯> “是吗？”我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他，“还请您指教一下为什么得出这种结论？”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但警方同样没找到真正的嫌疑人，不是吗？”我直言不讳，不管校长的脸色变成什么样子。“家属们-噢，就是这个小伙子，去过警局了。正因为贾雷尔一家也对此不满，才会喊来我们。”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想您也没那么完全相信这事已经画上句号、盖棺定论了吧，在校外巡逻的老师们也真够辛苦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抿紧嘴唇，点了点头，他该庆幸坐在这里的是我，而不是休斯顿先生。
“那些失踪的孩子可是一个都没有找到。”

<阿狗>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犯人就是那个叫“医生”的流浪汉。”校长的双手交握，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我也不知道警察为什么还没逮到他，可能他藏起来了？但毫无疑问就是他带走了那些可怜的孩子，为了防止他再做出点什么失心疯的，我们不得不派人巡逻。”

<以赛亚·古斯特> “您如何认为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实际上，警方在上个月已经将他逮捕，直至现在都没有确定那名犯人，不就证明了这犯人的名字依然模糊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难道他又从警局里跑了？我的神色古怪起来。”

<阿狗> “那个本地疯子，我们这儿有人在案发前看到过他。”校长这样说到，“而且他有精神病，不是吗？我早就说他该被关进丹佛斯州立精神病院……可怜的孩子们，成了大人们办事不力的牺牲品。”

<欧文·埃尔南德斯> “如果您有看过报纸，就该知道有一起失踪案发生在阿卡姆……您真的认为一名精神状态都不太正常的流浪汉，能有本事流窜到两个地方作案？”我恳切地看着他，“况且有目击证言说学校附近出现的可疑人士身材消瘦，如果您能帮助我们调查，早日抓到真凶、或者是两个真凶，我想也能减轻贵校老师的压力。”

<阿狗> “精神状态不正常才会干出这种事，年轻的先生。”他做了一个手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几起案件的受害人家属都没有收到要求赎金的消息？这恰巧证明了犯人并不是一个有着常人心智的绑架勒索犯。至于您说的目击证词我倒没听说过，不过也可能是目击证人看错了？这是很常见的事嘛。”

<路易斯·冯·德莱恩> “……您听上去坚定不移，完全认定那个面貌丑陋的流浪汉就是真凶。”我换了一种思路，决定再多套取些本地人的观点。“他案发前在学校附近出现过？”

<阿狗> “而我们这边的消息千真万确，虽然那个人只告诉了我，而我也……暂时没有告诉警察，这是因为我相信他们已经锁定了这个嫌犯。一定是他没错，这是猴子都能想明白的事。”

<以赛亚·古斯特> “忘记自我介绍，我是以赛亚·古斯特，一名精神病学医生。我们获知的信息很难定义他的具体情况，但就我们掌握的信息来说，单纯的以精神病三个字去描述他的行为动机是不严谨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就是受害者家属。” 我不想再同这校长多说什么。“是谁告诉您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个人？” 我让这个词在唇齿间又滚了一圈，重新掷地有声地吐出来。

<以赛亚·古斯特> “他为什么如此确凿无疑？他在隐瞒什么吗，他在庇护他的校园、他的教师不愿出丑吗，还是别的原因？我可以通过我对这一系列对话的观察以及他的表现去发现吗？”

<阿狗> “是吗？” 校长略略睁大了眼睛，似乎也压根没想到这儿真有专业人士，“关于这点，很抱歉我不能跟您透露，我得保护合法公民的隐私权——不过你们要是怀疑这种猜测，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件更有证明力的事。”

<阿狗> “以赛亚

>>>心理学”

<骰子>：“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您在群<灰色画像 分线>(619339921)的暗骰结果为
1D100=47”

<路易斯·冯·德莱恩> “请说吧。” 我耐着性子，配合他粉饰太平的小把戏。

<阿狗> “那么以赛亚认为校长虽然信口开河，但他所言句句属实，坦诚、而且希望嫌犯被抓获的情绪货真价实。”

<以赛亚·古斯特> “我叹气，觉得自己又老了几岁，上了年纪后我越发讨厌交际。我点点头，靠向沙发的椅背。”

<以赛亚·古斯特> “您请说。”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眼睛透过乱蓬蓬的刘海，等着这位校长又有什么高见。”

<阿狗> “你们知道那个疯子为什么被叫做医生吗？”他比划了一个拇指甲盖的大小，“他曾经在学校附近给学生们分发药片，我亲眼所见。”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眼睛瞪大了。“有查过那药片的成分和效用吗？”

<阿狗> “我不清楚，但我当场就报警，还把他赶走了。”校长皱起深深地眉头，“您看，这确实是个极端危险的行为，我当时就好奇，这人怎么还能被警察放出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噢？”我摆出向前倾听的姿态，胳膊架在西裤腿面上，在短暂的惊愕后感到强烈的火光。“药物！”爱丽丝完全有可能沦为他发病的对象，对他的同情烟消云散，我开口道：“就没有一个老师从学生手里收缴走遗留的药片？”

<阿狗> “当然！好在本校的学生也都是聪颖的，没人吃他给的东西，我一个一个把那些药片收了回来，然后交给警察。”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不可思议。金斯波特的警局真是不怎么做事……”我喃喃自语，都想卷起袖子亲自把他擒回精神病院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面色凝重。“他还有在其他的其他地方分发过这些药片吗？”他的绰号叫的那么广，说不定不是个别事件。

<以赛亚·古斯特> “所有的药品都上交给警方了吗？”这确实符合我的猜测，药物、军人、医生，外貌特征也合适……可这还是不足以证明更多。

<以赛亚·古斯特> “如果有私藏，说不定我可以分析一二。”

<以赛亚·古斯特> “话说回来，丹佛斯州立精神病院是在哪里，距离这里近吗？”

<阿狗> “这我就不清楚了。” 校长也长吁短叹了一阵，“我希望没有学生私藏了他给的药，但那都是挺之前的事儿了，现在说这些、也有点无事于补。”

<阿狗> 丹佛斯州立精神病院离这儿可并不近，以收容精神条件极为糟糕、或者说没有任何恢复可能性的病人而闻名，估计校长的意思是“希望他永远也不要出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需要知道那个目击者，校长。” 我冷静下来，又或者怒气换作一种隐晦的方式燃烧，“我的……亲戚也在这所学校上学，前些天和我说起走夜路时有形容可怖的流浪汉尾随她。结果，金斯波特的警方根本没抓到！我得问清楚，他是在哪看到的这个疯子，帮那些好逸恶劳的做点事。”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事并不是真的，爱丽丝从未说过。但这一刻，我对警方同仇敌忾的怨念却是货真价实。”

<欧文·埃尔南德斯> “金波斯特的警方没有抓到，这事儿怎么听起来这么真实。”

<以赛亚·古斯特> 好吧，还以为那些警察真可能是把“医生”送进精神病院了。

<阿狗> “抱歉，我无法透露，但那是一位可信的人。” 校长仍然坚持这一点，“我想事情基本已经定性了。”

<以赛亚·古斯特> “尽管您如此肯定，但还是希望您能做好警惕，正如学校外边那样的巡逻。我想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两位教师也只能明天再来了，是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说起来，学校的课程平日里和课外兴趣班，一般在什么时候结束？”

<阿狗> “没错，我想他们会很乐意帮助你们，不过要我说，这事儿真没什么可查的了。”

校长回答道，“上午一节，中午一节，下午三点以后最后一节。”

<路易斯·冯·德莱恩> "在过往的日子里，这些角色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敷衍了事的警探、知道点什么但就是闭口不言的闷葫芦关系人，以及总似乎符合一切嫌疑的倒霉蛋……还有隐藏在幕后的那个或许非人的真凶。我将校长归类，便预备谈话结束后离开，去循着班级门牌找勒鲁。"

<以赛亚·古斯特> "好了我可不喜欢这种论调，谁能如此绝对？我提上皮包推门而出。"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点点头，这校长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的？我起身跟上。"

<阿狗> "那么路易斯走出门后，你意识到爱丽丝从来没和你交流过勒鲁是不是和她一个班，这个男孩不在她的常见话题范围内，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个年级。"

<路易斯·冯·德莱恩> "无妨，等她下课。我熟门熟路地找到爱丽丝所在的班级，靠在走廊的窗户边。"

<阿狗> 你刚在高一的班级门口站住没几分钟，就立刻有老师上来拍你的肩膀了：“先生，您……你怎么进来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不厌其烦，实际上还是有点烦了地重复了一遍对大门看守的说辞，最后正眼看了看他。“您知道斯蒂芬·勒鲁这个孩子是哪个班的吗？”

<阿狗> 他的脸色更加严峻了：“你知道这个是想干什么？！”

<以赛亚·古斯特> "我想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越过操场从大门离开的。我站在德莱恩先生身后表达自己要去操场看看便下楼去。"

<以赛亚·古斯特> "两个孩子最后的目击地点都是操场，这学校操场附近的围栏不会有坏掉的地方吧？"

<阿狗> "围栏围的确实似是而非，而校方似乎也没那个亡羊补牢的意思，甚至某些时候，你觉得这种程度的安保不出事才怪了呢。"

<欧文·埃尔南德斯> "您放心，先生，我们进来是获得了校方许可的。" 虽然不知道德莱恩先生的打算，我在一旁向这名老师解释，"不信的话您可以去向校长确认，或者打电话给贾雷尔先生，我们是受雇于他，来帮忙调查最近的失踪案。"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是最后见过比利·贾雷尔的人。" 我言简意赅，该说的小年轻都说过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贾雷尔先生都快疯了。" 实际上我也是。

<阿狗> 这名老师抿直了嘴唇："这种事，如果你们没有警方的许可，我也不能贸然允许你去问我们的学生的.....还是请回吧，你我都没有权利干涉警察才有权处理的事儿不是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您觉得警方做得怎么样呢？" 真不知道这座港口城市的居民，是怎么在连续发生四起儿童失踪案的情况下仍然保有这种天真的信任的。我叹了口气："——但我也不想说雇主坏话。警方也认可了我们参与调查，这是和贾雷尔一家协商过后敲定的。"

<阿狗> "那么就请您拿出些证据来。" 这名教师吸了口气，也站的更直了点。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说的很对，前提是金波斯特的警察真的可靠，我快要有些烦躁了，走到窗边疏散心情，我并不知道比利的事情，但如布莱恩先生所说，我想我们有很大可能在明天的兴趣课上见到他。"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努力想显得高大的样子真像、真像.....某种为了求偶蓬松羽毛的鸟类。我以看非洲林鸟的眼神看了看他，就转身离开，到相对空旷的操场上找了把长椅坐下，全神贯注地敲定起他的具体物种。"

<路易斯·冯·德莱恩> "爱丽丝会下课的，而喜欢多管闲事的老师也没法把守一所学校的所有关窍。我盯着教学楼的门，等她出来。"

<以赛亚·古斯特> "学生的安全得不到保证，智慧的大脑又有何用？公立学校的设施差成这样，钱又进了谁的口袋。我紧紧地合上眼睛，以挤出些液体湿润眼球。现在是几点？"

<阿狗>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半，离放学很近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抓了抓头发，离开教学楼，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转悠，不时看向四周。"

<阿狗> "很可惜，这个点儿也没什么瘦削但高大的男人给你们发现。十五分钟后，放课铃打响，孩子们蜂拥着出了教学楼。"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涌出学校的孩子们，直到找到那个充满活力的身影。
"爱丽丝！" 我和她招招手。

<阿狗> "路易斯！" 原本只是和金发帅小伙一边聊天一边往外走的爱丽丝·切克雷一看见你，就一把甩下男伴，连跑带跳的窜过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阿狗> "

<路易斯·冯·德莱恩> "帮你办事，女士。" 我难得挂上一抹笑，"你还没告诉我，勒鲁是哪个班的。他在哪？"

<阿狗> "勒鲁？你要找他吗？" 她瞪大了眼睛，竹筒倒豆子一般往外蹦话，"难道你怀疑——？但这没道理啊？？"

<阿狗> "路易斯

>>>幸运"

<欧文·埃尔南德斯> "趁着下课的人流变得汹涌前，我往长椅边上凑过去，打量这名只在话里听到过的女孩。"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幸运鉴定: D100=60/5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这女孩看上去又青春又活力，和你的表弟安迪年纪也是不相上下。"

<阿狗> "而他们聊天的时候，你留意到那名金发男伴撇了撇嘴，扭头离开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并不怀疑他。只是他是最后见过比利的人，也许能回忆起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是叫拉里吗？我瞥了一眼他金灿灿的脑袋。长得是不错，但和爱丽丝.....哼，还差得远。现在的小伙子，连多等待一会女伴的耐心都没有。"

<以赛亚·古斯特> "我站在校门口等待同伴们一起离开，现在先假装一下孱弱的校园保安吧。"

"

<阿狗> "好吧，这倒是。" 爱丽丝皱起来眉毛，认真的回想，"他大我一年级，应该是 A 班的。不过最近这段时间老师们管的都很严，勒鲁上下学也有他的家长接送，我都不怎么见的着他了。我还一直等着见着他好好训他一顿呢。"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你帮我看看，他这会还在校门边吗？" 我望了望攒动的小萝卜头们。

<阿狗> 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的东张西望："好像.....没看到，拉里怎么也不见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勒鲁他明天会去参加兴趣班吗？噢，我是欧文，和德莱恩先生一道的，很高兴认识你，爱丽丝。”我对着她露出微笑。

<阿狗> “哦，你好！”她朝你伸出手，“是的，他会来上课，我和拉里也会——等等，明天你们也要来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们平时是结伴回家的吗？他没等多久就走了。”我蓄意营造一种此人不甚牢靠的印象，可不能让爱丽丝的芳心就交给这样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他也不该落单的。你们的家长都会来接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对，明天我们都会过去。”或者换几个乍看也不好惹的叔叔。

<阿狗> “这应该不要紧吧，我和拉里的家都比较近。”她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态度让人不免担心，“你们会来看兴趣课？那可太好啦，想想都觉得应该很有意思——你会带人鱼来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咳。”我呛了一下，这孩子也太当真了。“他……还是适应新的躯体，走路有点困难，不会一块来了。不过还记得我说过的熊精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表情变得微妙起来，熊精...很难让人不想到某个先生。”

<路易斯·冯·德莱恩> “就是在佛蒙特林子里的。明天他会跟我们一块过来，也许。不过他也还没习惯变成人手的爪子，大概攥起画笔会很别扭。”

<阿狗> “哇哦！！”爱丽丝直接高兴的蹦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到那时候拉里就会知道我说的不是假的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怎么会骗你呢，爱丽丝？虽然圣诞老人和牙仙是假的，但熊精是真的。”我捋捋她的卷发，心想无论如何明天也要把那个家属……叫什么来着？绑到兴趣班上。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们明天或许会跟他一起来上课。”或许，我看了眼手表，看来明天再过来会比较方便询问几位知情人士，我准备跟德莱恩先生一道送爱丽丝离开学校了。我长得应该不比那名拉里逊色。



<欧文·埃尔南德斯> "

<路易斯·冯·德莱恩> "做出此番郑重的承诺，我也送送孩子，走出校门。"

<阿狗> "你们一路连哄带骗的给爱丽丝送回家后，时间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中午十二点半。

"

<以赛亚·古斯特> "我在校门口吸食年轻人朝气蓬勃的健康气息，心情转好不少。"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们下午该去哪儿呢？”我绞尽脑汁地思索着，“或许能去那个共济会看看？玛格丽特·马修森正是在那附近的街道上失踪。”

<路易斯·冯·德莱恩> 送走爱丽丝，我领着两人随意在附近找了家餐馆，没那么多讲究。又不像唱声乐那些娇贵的少爷小姐，每一餐都得精挑细拣。“好。”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习惯在医院食堂匆匆进食，在餐馆里坐下时我的心情明快少许，尽管安德鲁的事还像一块秤砣似得坠在心间。"

<阿狗> "学校附近的餐馆人流量也不小，你们周围坐了不少学生，较远的餐桌上还能看到几位刚刚在巡逻的老师。而也正适合它的主要受众的，这家餐馆的价格很低廉，就是份量有点小。"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运气真不好。我对这学校的老师算不上好印象，虽然我知道他们没做错什么，我翻了翻菜单，要上一份招牌的套餐和饮料。"

<以赛亚·古斯特> “大家随意点餐吧，这顿我请客。”我不介意去哪里吃饭，但午饭是不可少的，健康的身体需要良好的营养。

<路易斯·冯·德莱恩> 等餐时，我下意识地摩挲着怀表——五芒星的刻印在拇指指腹上擦过，令人心安。我吃得不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追求早已随年岁增长消失无踪。“多谢您的慷慨。”

<阿狗> “你们的桌上很快端来了丰富的餐点，都是学生们喜欢吃的，虽然你们并不觉得这些油炸食品，碳酸饮料能对孩子的成长有多大帮助，看看隔壁桌的小兔崽子，居然互相把沙拉往对方的盘子里塞。”

<以赛亚·古斯特> “不用客气。”看来我们桌子上沙拉的含量高多了，我又起一片非洲冰草。

<欧文·埃尔南德斯> “谢谢您，医生。”于是我又加上一份小吃，饱餐过后才有力气干活。

<路易斯·冯·德莱恩> 糟糕的餐桌礼仪。我摇摇头，用廉价的油脂和碳水果腹后，就放下闪烁着油光的叉子。“这一趟真是，不算顺利。等周六还要再来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心里的疑惑很多，比如那名妆容奇异的流浪汉明明是当着我的面被扭送进警局的，校长也言之凿凿，那么为什么又说他没被逮捕？我点点头，薯条沾满番茄酱塞进嘴里。”

<以赛亚·古斯特> “有很多东西当地的警方都可以解决，但他们毫无作为。”我低着头吃饭，光亮的桌面仿佛能反射我枯槁的面部。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们从上个月起就是这样了，我是说第一件案子发生的时候，”我用叉子把薯条拦腰截断，“直到发生了第四起，布莱尔警长才不得不承认这些案件有关联。”

<欧文·埃尔南德斯> “但我实在不觉得那名医生会是跑去阿卡姆作案的人。”

<路易斯·冯·德莱恩> “像你说的，他们宁愿随手牵来一头好用的替罪羊。”我全程没有用手拈起任何东西，滑腻腻的油污让我感到恶心。“但他确实精神不太正常。”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心思一动，在服务员上菜时喊住他，多给了一张小费：“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脸上打了钢板的流浪汉，在学校附近徘徊？据说还给学生散药。”

<阿狗> “见过，先生。”服务员把薯条摆在桌上，“我们都知道那事。”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是只塞给学生，还是也给你们发了？”

<阿狗> “不，只有学生。”他皱起眉毛，“当天可真够吓人的，我还以为他发的是糖——离近了才发现那居然是药片，惠顿校长当时气的一边大叫一边赶他。”

<阿狗> “说完之后，他又转身给另一桌点单去了。”

<以赛亚·古斯特> “也许他应该到疗养院生活，把人当人那种。”我想起过往在医院的经历，然而他们都需要支付高昂的住院费，而那些被抛弃的病人，疗养院是牢狱，可又不得不封闭他们。

<路易斯·冯·德莱恩> 爱丽丝是个聪明的姑娘，她不会随便接陌生人给的任何东西，遑论药物。我无比笃信这一点，但还是感到如芒在背，对付了两下就胃口全无。“走吧，先生们。共济会。”

<以赛亚·古斯特> “我在脑内寻找，我在金斯波特是否有认识的、同警局有关系的人？”

<阿狗> “你对金斯波特人生地不熟，不过这也并不完全是坏事，按他们的说法也许你不会想见到那位布莱尔警监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惠顿校长说他把那些药片都交给警察，我的眼神在身型消瘦和精神消瘦的两位先生间徘徊，或许凭借古斯特医生的学识能分辨出那些药片的效用。”

梦境片段：受难的孩子

<阿狗> "下午一点左右，你们酒足饭饱，周围的学生也都渐渐散去，回归到课堂的怀抱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点点头站起身，或许晚些还得去警局一趟，但我真不想再见到布莱尔警监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牢房也行，但警方显然懒于在无关紧要的时候逮他进去——得留到这会，物尽其用呢。" 我不无讥讽地说道。如果能搞到一片那东西……我起身，把账单留给古斯特，上了车。

<路易斯·冯·德莱恩> "按照欧文说的地址，我转了个弯，朝共济会开。"

<以赛亚·古斯特> "我也吃完了食物，现在也不值得我享受一餐食物，我付款并增加合适的小费。这警局可真是屎一样，尽给别人添麻烦！我提上东西上车。"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扒拉着车窗往外看，努力分辨这陌生城市的路标。"

<欧文·埃尔南德斯> "普莱斯路与后街交界的金斯波特共济会会所……我在内心默念。"

<阿狗> "你们一行人上了车，车辆平稳的开在市区的街道上。大约半个多小时后，道路开始渐渐变窄，后街的道路车子难以同行，你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徒步走向大概还有半公里路程的共济会会所。"

<阿狗> "全员"

>>> 侦查"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16/7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6/60 极难成功

很好, 组织很欣赏你。"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侦查鉴定: D100=29/6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那么你们下车走了一段路, 在后街与普莱斯路的交叉、某一个拐角前, 看到一个有些许面熟的身影一闪而过。"

<阿狗> "两秒钟之后, 你们反应过来了, 那是卡尔在相片上为你们指出来的、他那失踪的侄女——莱斯利·贝林汉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立刻追了上去。"

<阿狗> "路易斯

>>>敏捷"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应当没看错吧, 我死死盯着那身影, 快步跟上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莱斯利·贝克汉姆!"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敏捷鉴定: D100=34/7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以赛亚·古斯特> "她怎么在这里?? 当然这是好事, 我也赶紧追上去。"

<阿狗> "欧文、以赛亚

>>>敏捷"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敏捷鉴定: D100=78/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敏捷鉴定: D100=73/5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以赛亚·古斯特> "唉，人老了。"

<阿狗> "反应最快的路易斯跟上了她的脚步，天啊，爱丽丝都没这么能跑！"

<阿狗> "你看到她跑向街边一栋由高高铁栅栏围绕的，巨大而破旧的房子，然后抓住铁栏杆，手脚一并用力，两三下就爬了进去。"

<阿狗> "而之后赶到的以赛亚和欧文只能看到路易斯一个人跑的气喘吁吁的背影。"

<以赛亚·古斯特> "德莱恩先生看上去有追逐的气力，可她为什么要跑？因为她其实是离家出走，结果却摊上大事？"

<路易斯·冯·德莱恩> "等等！" 我一路横冲直撞，顾不上避让行人——这是什么地方？不刹也得刹了。我在铁篱前驻足，寻觅正门。

<阿狗> "这道铁门非常巨大，而且相当古老。大门上挂着锁。"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快步跟着路易斯先生，不管怎么说，莱斯利她还活着，这让我有些激动。我胸膛起伏着打量，这是哪儿？能爬进去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金斯波特，你还有多少惊喜？我注定对这栋鬼气森森的破房子一无所知，十分认命地绕行两步，观察是否有人影在窗边活动。"

<以赛亚·古斯特> "作为一个孱弱的医生，我承认我没有其他特技。我喘着粗气，短短一段路就汗湿额头，我从口袋中抽出手帕细细擦净。莱斯利被我们惊动是否会换个地方？那样就更麻烦了。"

<以赛亚·古斯特> "这是哪里，周围还有什么建筑？眼前这栋建筑又是什么？"

<阿狗> "你们对这地方没什么印象，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也少，真是处荒凉的街景。"

<阿狗> "欧文"

>>> "攀爬"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攀爬鉴定: D100=71/2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路易斯·冯·德莱恩> "比起翻墙，还是试试我更擅长的路子。我摸出铁丝，四下无人可真是再好不过了，无需忌讳什么，我当即摆弄起那道铁锁。"

<阿狗> "路易斯"

>>> "锁匠"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锁匠鉴定: D100=14/46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欧文·埃尔南德斯> "尝试了两下，我便从栏杆边下来了，莱斯利是怎么进去这里的？我要把这里的地址记下。"

<阿狗> "你们三人站在这处无名的老宅旁，好在这会儿并没有什么人从旁边经过；大概不到三十秒，手脚轻快的路易斯就把锁头给捅开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来这边。" 我推开门，回忆莱斯利消失前往哪个方向走了，沿着她的踪迹紧追不舍。难以想象要是卡尔在这，他会多激动.....一头潸然泪下的大棕熊。

<欧文·埃尔南德斯> ".....太好了！" 我压下内心的激动，快步跟上德莱恩先生。

<以赛亚·古斯特> "厉害。" 我拎箱追上。

<阿狗> "这是一栋老旧的双层建筑，楼体的前门没有上锁，在路易斯的印象中，莱斯利是直接推门跑进去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照样办事，一把推开前门冲了进去。"

<阿狗> "在显然无人已久的房子里，你没有看到莱斯利的踪影。面前是一条深深地走廊。"

<欧文·埃尔南德斯> "她为什么来这儿？我不自觉放轻呼吸，边走边留心这似乎空无一人的老房子中的动静。"

<以赛亚·古斯特> "她跑得就那么快吗，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站定凝神静听。"

<阿狗> 在你们三人都走进来后，门突然“砰！”的一声关上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莱斯利？莱斯利·贝克汉姆——！" 我大声呼唤着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女孩，同时摸出左轮。"是谁？"

<阿狗> "然而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动静——安静的几乎令人窒息的老宅中，你们只听得到自己猛烈的心跳声。"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差点儿跳起来，转身就去推那扇门。"

<阿狗> "你再一回头的时候——背后没有门，也没有窗子，只有光秃秃的墙壁。"

<路易斯·冯·德莱恩> "整栋楼就这样成了一个密封的棺材？我惊讶地瞪大眼睛，沿着走廊谨慎地迈出几步，既来之则安之，这在我经历过的离奇之事里并不算最……好吧，它现在有点排得上号了。"

<阿狗> "你们沿着走廊向里走去，一边走，一边发现了在两侧开着无数扇扭曲的门，它们通向时而舒展时而收缩的、漫长而蜿蜒的走廊，通向近乎无穷无尽的一系列房间，通向层层在兜圈子的楼梯。"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什么？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惊愕地看着面前的墙。只能往前走了，这旁边的门是怎么回事？！"

<阿狗> "你们安静的、无声的往里走去，高高的墙壁上又是也会出现窗户，然而不管那扇窗户，你们透过它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景色：一片茂密、而且寂静的深林。"

<以赛亚·古斯特> "我每天都带着一种命不久矣的积极，有点类似于亡命之徒的感觉。我可以确定现在不是我的幻觉吗？"

<阿狗> "你完全不确定自己现在的精神状况，因为无论你怎么冷静——也许再过一会儿，也许不会很久，你觉得自己就会发病。"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觉得我或许需要在拉金医院疗养上一阵子，我看的都有些麻木了，这地方会通向哪儿？"

<路易斯·冯·德莱恩> "鬼打墙……" 我将怀表攥得越发紧，试图打破其中一扇偶然闪现的窗户。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进到林子里又会怎么样？"

<阿狗> "路易斯手持怀表，敲向其中一个窗子——下一刻，窗子里的景色铺天盖地而来，将你们三人全部卷入！"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里的景色似乎都是重复的，一会儿是房间，一会儿是树林……老天!!!"

<阿狗> "你们三人在深林中、并不凭借自己意识的飞快一栋，繁密的枝叶从你们的头顶刮过，越往深处，周围就越是漆黑，某种黑暗当中不可名状的恐怖之声在耳旁越来越清晰，野兽？怪物？不……"

<阿狗> "就在你们完全融入这片黑暗的一瞬间，你们再次睁开眼。

你们三人背对着背站在一个房间中，这个房间中有一张巨大的床，四根立柱上挂着的链条无声地摆动着。"

<阿狗> "全员

>>>困难意志"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27/4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32/45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70/3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以赛亚·古斯特> "这是什么，我的脑子里从疗养院画面播放到 SM 现场.....我是说听病人描述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完全搞不懂这栋建筑的逻辑。但经验告诉我，这里-这个克莱因瓶，并不需要条分缕析地钻研透彻，所要做的只是不被蛊惑，不被无序和混乱裹挟。"

<阿狗> "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召，路易斯、以赛亚两人猛地一回头的时候：你们背后的欧文不见了。"

<阿狗> "下一秒，欧文发现自己已经被拴在了这张偌大的床上，你的手脚都被铁链紧紧束缚。"

<阿狗> "一个沉默的、剪影般的身影在这时出现。它站在那张床的床脚，你们都看得到。"

<阿狗> "一把长刀在它阴影般的手上诡异地折射出光来。"

<阿狗> "而这时，你们意识到房间似乎充满了被血液浸透的床，每张床上都有无声摇晃着的链条，每张床下都有一个小小的血泊在缓慢形成。"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是在哪.....我茫然地看着四周，这又是个什么东西？"

<阿狗> "当阴影般的存在将刀高高举起，几个没有脸的身影从黑暗中爬了出来，它们全都被严重地划伤，流着血，它们慢慢挪向你所在的床铺。"

<阿狗> "你们看到那个剪影般的人转过刀，然后将发亮的刀子插进了自己看不见的脸上。随着可怕的撕裂声，那个阴影般的存在猛烈地将刀片向下拉动，然后劈开了自己的头部。"

<阿狗> "而就在同一瞬间，四周的阴影一拥而上，他们抓住了欧文的躯体，试图将你撕成碎片！"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在床上剧烈地挣扎起来，这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

<路易斯·冯·德莱恩> "滚开，离他远点！"我像裹绷带那样将怀表链条缠绕在右手上，尽头系着表盘，同时握紧左轮，毫不犹豫地给了那些阴影两枪。

<路易斯·冯·德莱恩> "古斯特医生，帮他解开身上那些链子！"

<以赛亚·古斯特> "啊，我终有一日体会到精神病人的世界了.....我抓着包冲上去，试图打落几个怪异的影子？如果可以我要去解开那些链条。"

<阿狗> "而这时，你们看到其他床上也跳下来那些没有脸的身影，它们疯狂的也扑到你们两人身上！"

<阿狗> "路易斯、以赛亚"

>>>闪避"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闪避鉴定: D100=88/5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闪避鉴定: D100=5/25 大成功

也许应该给你一枚奖章?"

<以赛亚·古斯特> "埃尔南德斯有没有事?! 我的皮箱是我的手术刀, 即使我只上过一次手术台。"

<阿狗> "那么路易斯背上迅速趴了一只恐怖的黑影, 它冰冷的利爪撕裂开你的皮肤, 一股钻心的痛楚涌了上来; 而另一边, 手脚灵活的以赛亚两下解开了床上的欧文, 你拉着他开始往外逃跑。"

<欧文·埃尔南德斯> "德莱恩先生!!" 我惊骇地看着这一切, 伸手也去拽他, 或者帮他把那背上的黑影给挥开。

<阿狗> "而在你们飞速逃离的背后, 路易斯的身影渐渐被黑影淹没。"

<以赛亚·古斯特> "德莱恩, 走!" 我紧攥着埃尔南德斯的手腕往外奔逃, 外面是否危险我不知道, 但在此绝对活不了多久。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要反手拽住这东西, 一把将它从背上掀下来。"滚开, 蠢货!"

<阿狗> "路易斯的背上、胸前、越来越多恐怖的黑影爬了上来, 它们完全不像是理智的生物, 尖利如刀锋的指爪只专注于将你撕裂一件事情.....你的血液缓缓地流淌在地面上, 也形成一汪血泊。"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噢.....我想我要死了。奇特的是, 这件事竟然让我觉得有些平静。"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跌跌撞撞被古斯特先生拽着走。"

<阿狗> "而欧文和以赛亚无法感知到是否是自己的双腿正在狂奔，只觉得意识在狭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走廊中急速的奔驰着。"

<以赛亚·古斯特> "那些黑影还追上来吗？"

<阿狗> "那黑影没有追来——你们迈出了刚刚进入时大门的门槛。"

<阿狗> "而在同一时刻，整栋房子神秘的消失了。"

<阿狗> "你们两人站在空无一人、空无一物、完全陌生的街道上。"

<以赛亚·古斯特> "德莱恩！" 我本想回去救他，谁能让医生抛弃生命？可我根本无法感知我的行动，好像只是我大脑的正中在促使我逃跑。

<阿狗> "一个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

<阿狗> "我会抓住你！就像抓住其他人一样——我会抓到你！！"

<阿狗> "你们三人同一时间从餐厅舒适的座椅上醒来。"

<阿狗> "而此时，那恐怖的声音仍然在欧文和以赛亚脑中久久回荡。"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一下子坐直了，扶着桌沿喘气。"

<阿狗> "欧文、以赛亚"

>>>sc0/1"

<以赛亚·古斯特> "德莱恩你没事吧？！" 我蹭得撞起来，丝毫不顾周围的环境。

<阿狗> "路易斯"

>>>sc1/1d3"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的理智检定结果:

19/71=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71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97/79=大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3=3 点,当前剩余 76 点

太过脆弱有时是很难存活的。 "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先是上下摸索自己的胸口，然后又看了眼他们.....谢天谢地他们都还在这！我又软回座椅上。 "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7/60=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60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看看手表，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

<阿狗>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服务员看你们的表情有些纠结。 "

<以赛亚·古斯特> "我掰过德莱恩的肩膀，仔仔细细检查他的身体状况。 "

<路易斯·冯·德莱恩> "沿着胸骨被剖开，利爪在心肺中刺探的感觉还如此鲜活.....我额头出了一层薄汗，日耳曼人本就苍白的脸色像一张刚抽出的印刷纸。 "

<欧文·埃尔南德斯> "刚、刚刚那是....." 我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

<阿狗> "你们并不久远的一段记忆开始缓缓复苏.....也许是身体实在承受不住这高油高热量的食物，你们三人在饭后越聊越困，最先是医生说自己实在需要睡眠，然后闭上眼睛养神，继而你们两人也在等他的时候不知不觉的睡着。 "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还活着，多谢关心，古斯特医生。”我生硬地避开了是否没事这个问题，也检查起自己的身体。

<阿狗> “完好无损，除了浑身冷汗。”

<以赛亚·古斯特> “我松口气，站起身来。怎么回事？我的大脑在思考，可我想不出别的东西，那些染血床铺像哪里的床铺，医院还是家中？我放开手，有些恍惚地多给服务员增加了费用。”

<阿狗> “你从未见过那样的光景——你是精神科的医生，不是刺客或者妇科的主刀大夫。”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睡着了？我只是睡着了？我揉着自己的额角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站起身，活动一下身体关节。”

<路易斯·冯·德莱恩> “抱歉，我们这就走。”事实上，我确实一刻也不想多留——我急匆匆上了车。通往共济会的路是……那之后我又追着莱斯利狂奔……我近乎粗暴地从记忆里捡出那一部分，等人都上车就踩下油门。我要确定那栋房子到底是不是真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也匆匆把自己塞进德莱恩先生汽车的后座。”

<以赛亚·古斯特> “单纯是那些床铺呢，没有任何特征吗？我思考着，匆忙与服务员道歉便上了车。”

<阿狗> “你坐上了车，沿着梦中的道路缓缓前行——途中的风景，空气的湿度，尾气的刺鼻气味都和梦中一模一样。然后后街的道路并没有越缩越狭窄，你们直接就这样开到了共济会会所的门口。”

<路易斯·冯·德莱恩> “所以那只是一个陷阱、一场骗局？连街道收窄都只是幻觉。那些薯条里掺杂了致幻药物吗……我脸色难看，思索着来到门前，看看是否有安保人员站岗。”

<阿狗> "全员

> > > 侦查"

<欧文·埃尔南德斯> "难以置信.....我无法描述刚才遇到的一切，这未免也太离奇了！"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38/6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85/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侦查鉴定: D100=22/6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以赛亚·古斯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幻觉呢，还是我们三人共感？这是一个新生的课题，在恐惧的同时我跃跃欲试，可我找不到它进出的洞口，之后还会发生吗？"

<阿狗> "共济会会所的门前没有岗哨，不过你们往里看去，似乎有前台的员工在里面负责登记；而以赛亚和欧文留意到，街角有一个清洁女工原本在巷尾清扫垃圾，但此时在有点好奇的盯着你们看。"

<以赛亚·古斯特> 我捕捉那一抹视线，如果刚才的一切不曾发生，我们从未出现在这里，她在好奇什么？我下车后径直朝她走去，扯出一个标准的微笑：“你好。”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便转身迎着目光走向她。“下午好，女士，您有没有在这儿见过一个女孩？”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仍然有些恍惚，在同伴出声后才反应过来，也看向那个清洁工。"

<阿狗> “你好，先生。”她有些茫然地看着你们，听到后一个问题应激似的吓了一跳，“天啊.....难道是那个女孩??”

<以赛亚·古斯特> “您见过?”我垂头问。

<阿狗> “对.....我见到她了，警察也找我来问过。”女工瞪大眼睛看着你们，“他们说那女孩失踪了，后来这事还上报哩。”

<路易斯·冯·德莱恩> “她跑到这做什么来的?”我拍了拍脸，跟上问话的节奏，“总不会来当共济会的小志愿者。”

<阿狗> “我不知道，先生。”她诚实的回答你，“我不认识她，但警察说我是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

<以赛亚·古斯特> 我本想问她是否对刚才的事情有所感知，但如果一上来就问“我们是否见过”还是太突兀了，而她正好在这块地方清洁，说不定见过哪那些个失踪的孩子。

<以赛亚·古斯特> “您可以描述一下当时的那孩子的情况吗?”

<阿狗> 她点了点头：“当时是星期六，下午三点刚过一刻，我看到一辆花哨的外国汽车从萨米特街转向塔特尔.....我不好说那女孩是不是在上面，但我好像前一刻还看到她在街角那，后一刻就不见了。我跟警察也是这么说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一辆花哨的外国汽车?您还记得这辆车有什么特征吗?”

<阿狗> “没有，但我觉得那不是美国的款式，因为我每天在这儿扫地，见到的本地车很多。”她耸了耸肩，“不过外国车也很多，毕竟我们金斯波特打哪儿来的人都有。”

<路易斯·冯·德莱恩> 港口城市就是鱼龙混杂。我摸了摸鼻子，这会沉默就像共犯似的。“牌照呢，您还能记住几个字符吗?”

<阿狗> 她摇摇头：“我没看清楚，车子开的还挺快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驾驶座上的司机呢，您瞧见没有？”

<阿狗> “没有，先生。”她又重复了一遍自己刚刚的话，“我和警察也是这么说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话倒的确不假，别的不说，我是从阿卡姆来的，而德莱恩先生说英语的口音也十分有特征性。“那个失踪的小女孩，她平时也会来这吗？除了周六，您有没有在别的时候见过她？”

<阿狗> “没有，先生，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女孩。”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回忆一下刚才钻进共济会这条街时，在岔路口分别的塔特尔街。那条路通往什么地方，是闹市区，还是荒郊野岭？”

<阿狗> “现在你们在金斯波特几乎最北端的地方，而车子朝南开：可能通往闹市区，也可能通往港口、较为偏僻的地点，但看样子也许并没有出市。”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摸了摸自己的鼻头，难道玛格丽特只是碰巧出现在这儿……我看向共济会门口的方向，我也想像不出一个小女孩为什么会来这里。”那您最近有没有见过一个流浪汉？身形高大，我听说这里的人都叫他医生。”

<阿狗> “医生？”她皱起眉头，“哪个医生？流浪汉？您把我搞糊涂了。”

<以赛亚·古斯特> “这街区看上去如何，热闹吗，周围商铺很多吗？下午应当不至于全关门了。”

<阿狗> “这条街区不在闹市区，但周围还是时常有三三两两打扮光鲜的人走过，比你们梦境里的情况好上一些。”

<欧文·埃尔南德斯> "看来那绰号还没传播到这，我便向她描述一下那骇人的外貌，我相信那令人印象深刻。"

<阿狗> 她的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并且连连摇头：“不、我没见过这样的人，警察也没问过我这个。”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要仔细分辨一下她的神情，这名女士仅仅是觉得那流浪汉的样子怪异吓人才这样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天，他们是真不觉得这犯人敲定得都自相矛盾了……演都不演全套的。"我旁观了一会。这老年人说不上知道什么，只是仓促之间瞥见一眼玛格丽特罢了。但共济会——说真的，可疑的犹太人不是嫌疑更重？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像寻血猎犬一样奔着前台就去了。"

<阿狗> "欧文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 分线>(619339921)的暗骰结果为
1D100=76"

<阿狗> "你觉得这名女士的神色很难看透，或者说，她坦率的令你有些生疑。"

<阿狗> "你冲了进去，前台听到脚步声缓缓抬起头来——好大的鼻子！纯血的犹太特征！"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不自觉挠了挠脸颊，看向一旁的古斯特医生，遇事不决征求医生的意见，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职业本能。"

<路易斯·冯·德莱恩> 大鼻头！瞧瞧，瞧瞧。我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劳驾，先生。您见过一位携这么高的小女孩，进到俱乐部里的外国先生吗？”我比划了下大致的身高。“她叫玛格丽特。”

<阿狗> “小女孩？外国先生？”他皱起眉头，用问题来反驳你，“恕我直言，您看上去就像一位外国先生，尤其是您的口音！”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但我不可能问您我自己的去向，不是吗？”我握了握手掌，对他的鼻头有了些与众不同的想法。“一个小女孩在你们俱乐部附近失踪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一言不发，紧盯着他表情的变化。我早听过犹太富商恋童的传闻！”

<以赛亚·古斯特> 短期内我不认为“医生”会是那个犯人。但如果那辆车中载着真正的犯人，范围又可以缩小了，可如果是我们那样的事情……我也在观察那位工人的表现，她看上去是过度反应吗？

<阿狗> “哦？是吗？真不幸。”天啊，听听这冷漠的语气，“但与我们何干，我想您不是本地人、所以也许并没搞清楚——这里是共济会，一个城市里最有头有脸的人才能进来的地方，如果您怀疑有人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那么我告诉您，这些不会发生在这里，您来错地方了！”

<阿狗> “路易斯

> > > 心理学”

<骰子>：“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您在群<灰色画像 分线>(619339921)的暗骰结果为

1D100=39”

<阿狗> “虽然也许你某一条血脉拒绝相信，但你的双眼却觉得犹太佬句句属实。”

<以赛亚·古斯特> “方才我注意到你在看我们，是想要告知我们这件事情吗？”我垂下头，目光落在女工的额头上，语气柔和如羽不触动她的恐惧。

<阿狗> "以赛亚

> > >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 分线>(619339921)的暗骰结果为

1D100=12"

<阿狗> "以赛亚觉得女工坦诚而老实，这件事显然吓到她了，面对你们的问询她不知所措。

<阿狗> “不，先生，说老实话。”她吞了吞口水，“警察走前特地叮嘱我，说什么犯人总是会回到现场，让我多留意一下最近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哦、真对不起。”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噢，是吗？我还以为共济会博出名是全靠它另外一些传闻呢。”我仍不罢休，目光像钉子一样在犹太佬身上戳了几个洞，才拔出来。不是组织行为，未必没有那样堕落败坏的个体。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到同伴身边。

<欧文·埃尔南德斯> “不管怎么说，谢谢您。”我诚恳地对这名好心的清洁工人道谢，而后看着马路上叹气。莱斯利的出现好像只是一个幻觉。

<以赛亚·古斯特> “噢原来是这样，辛苦您了，也请您注意安全。很抱歉，刚才可能有些冒昧了，望您不要介怀。”我笑起来，真是为尽职的女士，“那我们就先离开了，谢谢您。”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们再去那看看吧。”我语气忿忿，向俱乐部门口昂昂下巴，“……他们对我的英语口语有意见。”

<路易斯·冯·德莱恩> 半晌，我又补了一句：“真那么明显吗？”

<以赛亚·古斯特> "他看上去并不像带着好消息的模样，我露出了真实的笑意，与他擦肩而过进入共济会的大门。"

<阿狗> 共济会的前台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了你一阵，开口的时候，他的态度不错：“下午好，先生？我想您以前没有来过这里？”

<欧文·埃尔南德斯> “一点点。”我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小小的手势，跟着古斯特先生进入共济会的门……看着里面的装潢我犹豫了，我在门外站定。

<以赛亚·古斯特> “你好，先生，我从阿卡姆刚过来，是一名医生。是这样的，也许警官们已经来这里询问过了，但那孩子和我们也有些关系，我想再度向你询问，你有见过这样的孩子吗？”我形容了一下玛格丽特，以及这附近花里胡哨、喜欢飞驰而过的车。

<欧文·埃尔南德斯> "外乡人和穷人，不受他们待见，大概。"

<阿狗> 他的脸飞速的垮了下去：“好吧，我不认识什么玛格丽特，花哨的车倒是不少，外国的，本国的——这里可是共济会，您觉得这种东西难道很罕见？”

<以赛亚·古斯特> “倒也不罕见，但高速的、花哨的，还是有一定识别度的。亲爱的先生，你的态度前后差距可不小，你听说过潜在客户吗？”我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微笑，温和得像是我的大学导师，我别了两下手指示意埃尔南德斯先生准备离开。

<阿狗> “好吧。”他无所谓耸了耸肩，“我对客户态度一向良好，但我总得说，先生，有钱的人开车都一个样，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有车那样、“嗡——”的一声从门口开过去。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玛格丽特的事，当然，相不相信由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扭过头撇了撇嘴巴，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以赛亚·古斯特> “没关系，谢谢你提供的信息。那么我们就打扰了。”我笑容满面，转身离开，我也不介意他的态度或者别的，只是稍微有些浪费时间。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早就坐上车，远观犹太佬看门狗耸动着大鼻子，在另外两人身上嗅来嗅去——然后垮下脸皮。贪婪、市侩、毫无怜悯之心！这是个低劣的种族。我给出评价，转动方向盘，向约定的餐厅开去 "

<以赛亚·古斯特> "德莱恩先生，很不幸，我也是他不喜欢的外地人。" 我的曼彻斯特口音也很清晰，两年还不足以让我改掉。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没吭声，轻车熟路钻进德莱恩先生的汽车后座。 "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迟早有一天，他也会察觉到自己在某处是异乡人。" 我没再说什么，将尾气甩了门卫一脸，绝尘而去。

——首次调查-卡尔&夏洛克&席尔瓦——

<阿狗> "金斯波特警局离书店并不远，都处于闹市区内，车子开了没五分钟，你们就在路边看到了警局的招牌，而卡尔上次来这儿也不过是五天前的事。"

<卡尔 休斯顿> 我下了车。"就是这儿。也不知道阿卡姆警局到底有没有拿到调查权，那帮条子真的能配合我们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在路边把车停好，跟着下了车"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叹了口气，推开警局大门："先进去见见这位布莱尔警官。"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但愿吧，希望这的条子能稍微.....负一点责任"

<卡尔 休斯顿> "我安静下来，跟着走了进去。贾雷尔不在，那帮条子可能会更难缠！希望这名侦探能够有点用处。"

<阿狗> "金斯波特警局此时并未展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这不免略略让人感到失望，但从走廊深处，你们听到一个男人的大嗓门。"

<阿狗> "全员"

>>>聆听"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聆听鉴定: D100=40/7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聆听鉴定: D100=100/50 大失败"

——有什么话你去和老大哥解释吧。"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聆听鉴定: D100=22/5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那么席尔瓦和夏洛克听到这是一个粗鲁的男人的声音：“放屁！我他妈当时记得东西就放在这，要是找不到的话你们他妈的就别干了！”

<阿狗> 而卡尔几乎一进门就引起了周遭所有警察的注意，甚至有人直接走到你面前，板着一张脸问到：“干什么的？！”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我撇撇嘴

<夏洛克·黑斯廷斯> “稍安勿躁！”我朝着警官们举起一只手，“这位是金斯波特失踪案受害者的家属，我们只是来见一见布莱尔警官。”

<阿狗> “家属？”巡警还紧巴巴的盯着你们不放，“那个男人呢？这张脸我倒好像在通缉令上见过。”

<卡尔·休斯顿> 我一时间竟有些无措。但这种场面我碰到过很多次了... “嘿，您这是什么态度？我是失踪案的家属，来找布莱尔警官...”

<阿狗> 而仿佛一句咒语似的，你们提到这位布莱尔警官的时候，他正怒气冲冲甩上某扇门、从走廊深处走出来：“这他妈的又是在干什么？？”



<阿狗> “Captain Blair”

<卡尔·休斯顿> “见鬼。”我脸色都白了。“您看错了！我早就被假释了。这几年来我绝对没犯什么事...”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哦天哪，我们或许要直接面对这个胖子的怒火了，”我默默后退半步，“这位是失踪学生的家属，我们只是陪同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们是阿卡姆警局尼科尔斯警官的协助人，一同调查这次的失踪案件。这位看上去有些凶悍的先生也算是我们的委托人之一，在这起案件中他绝对是清白无暇的。”别的事情就不好说了。我指指布莱尔警官，“哦，布莱尔警官来了，很抱歉，我们先失陪了。”

<卡尔·休斯顿> “好了，好了。别那么看我，我发誓绝对没什么别的问题——我要走了。我有事要找布莱尔警官，失陪...”

<阿狗> “都他妈别吵了，闭上你们的嘴。”布莱尔对部下的态度倒也相当跋扈，用手狠狠地指了指他们的鼻子，然后又看了看高大的卡尔，“成，这人我见过，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就过来吧——不过要还是质问凶手在哪之类的屁话，你们现在就滚吧！”

<夏洛克·黑斯廷斯> “布莱尔警官！我们是阿卡姆局尼科尔斯警官的协助人。”我热情地迎上去，走在这位体态略显臃肿的警官身边，“我们当然不会如同记者或无知的市民揪着一些需要时间来处理的问题讲个不停。听闻诸位的工作有了重大进展，是吗？”

<卡尔·休斯顿> 老天。贾雷尔不在，他的态度可真够横的！“他们是贾雷尔委托的，有权参与调查。”

<阿狗> “.....”布莱尔并不回答“重大进展”之类的问题，用力的瞅了你们两眼，似乎是在确认有没有隐藏摄像机，“跟我走，我们到那边的办公室再说。”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看看阿美瑞卡公务员的服务态度——我真想给这个逼人脑袋上来上一枪，当然我没法这么做，所以交涉这种事还是交给我们英明神武的所长吧”

<卡尔·休斯顿> “我瘪瘪嘴，跟了上去。”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跟着布莱尔进了他的办公室，不知这位人民公仆有何高见。”

<阿狗> 这间办公室凌乱不堪，也自然没人端茶，三杯白开水摆在你们面前，而布莱尔警监忙着确认办公室的门是不是真的关好：“所以，什么人让你们来的？”

<阿狗> "卡尔

>>>灵感"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灵感鉴定: D100=43/55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那么结合上次的经历，你可以看出这位警监对于阿卡姆警局的态度相当不好，而对待贾雷尔一家反倒相当柔顺。"

<夏洛克·黑斯廷斯> "贾雷尔先生委托了我们。" 我吃力地坐下，这沙发是不是太矮了点？

"听说你们已经有了一名候选的嫌疑人。"

<阿狗> "哦，贾雷尔先生……" 他摸了摸自己的宽下巴，语气就像被施了魔法那样平和下来，"你可以告诉他不用、呃，太过担心……我们确实锁定了嫌疑人。"

<卡尔 休斯顿> "但他是谁呢？" 我已经尽量平和，不让这帮条子再根据我的外表联想到什么了。"贾雷尔先生不太信任你们。毕竟第二起失踪案时你们也说锁定了嫌疑人，结果还是出事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们试着劝慰过他，但他实在是坐不住。" 我端起白开水抿了一口，"男人成了父亲后都是这样。那名嫌犯交代出来什么东西过没有？"

<阿狗> "这当然不能怪我们！" 你这句激将法似乎效果不错，"实际上我们不但找到了嫌疑人，还是两个。但是……其中一个有不在场证明，另一个在我们问完他话之后就失踪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天呐，他们都是谁？"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那两个嫌犯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又拿出我的笔记本，“我们给贾雷尔先生那边也得有个交代”

<阿狗> “其中一个被镇民们叫做“医生”，我们查不到他叫什么，他不是金斯波特的本地人。” 接下来，警长说出了一个新名字，“还有一个叫奥尔森·维托斯基，是个艺术家——你们知道的，艺术家总是些混球。但我们还没找到这事儿就是他干的证据。”

<卡尔 休斯顿> “失踪了？” 我十分惊讶。

<阿狗> “失踪的是“医生”，他本来就是流浪汉，但现在找不到了也让我们很为难。”

<夏洛克.黑斯廷斯> “流浪汉都是这样。居无定所，这也没办法。” 我的天，布莱尔警官让我有些犯偏头痛了，“奥尔森·维托斯基说了什么吗？我也想听听几位将他列做犯罪嫌疑人的理由。”

<阿狗> “要我说，奥尔森·维托斯基就算不是犯人，也是个实打实的混球。” 布莱尔警监露出极为厌恶的神情，过了好一阵，才不得不勉强开口说到，“他被怀疑和一起法定强奸有关。”

<卡尔 休斯顿> “一个流浪汉怎么会叫‘医生’？” 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人一般在哪儿活动？也许我们可以去问问那附近的人。”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一个流浪汉，这么长时间，警方就没有对他有一些了解吗？”

<阿狗> “至于医生，他活动的地方也主要在凹地，还有我们这儿周边——离学校并不远。” 布莱尔警监不耐烦的挥了挥手，“流浪汉那么多，我们哪儿管得过来，不过我听人说他确实有点瞧病的手艺，这倒稀奇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皱起眉头，“我希望他这起强奸案和未成年人没有什么关系。”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那还真是。” 但也不能就此给此人定罪，“著名奥尔森·维托斯基又在何处活动呢？他有职业吗，还是只是个游手好闲的自由艺术爱好者。”

<卡尔·休斯顿> “真是个混蛋。” 我露出厌恶之色。“我们会去看一看……哪里可以找到奥尔森·维托斯基呢？”

<阿狗> “他当然是和那一帮艺术家们混在一起，就在南边的皮克林街上。” 他这样说到，“如果你们要去的话，直接去找那个叫伊丽莎白·布伦戴奇的女人就行，我想她应该是那群瘾君子中唯一神志清醒的人，也是一个住在本地二十几年的本地人。”

<卡尔·休斯顿> “好…” 我用我自己的头脑把一切都记了下来。“多谢了，警长。”

<夏洛克·黑斯廷斯> “谢谢您慷慨的建议。在之前对奥尔森·维托斯基的问询过程中，他是否提及自己有过前往阿卡姆的行程？”

<阿狗> “我们当然问了这点，而他也当然矢口否认，他对所有问题都是否认，我觉得他根本没思考——最糟糕的是，这该死的居然真的有不在场证明。”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他的不在场证明，他当时是在做什么？”

<阿狗> “喝酒，和其他艺术家一起——多不靠谱的事！但他言之凿凿，我不得不先把他放了，不过皮克林街上有我们的人在监视，要是他真的是凶手，他指定是跑不了的。”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那你们警察问过那个医生话吗？”

<卡尔·休斯顿> “你们上次是怎么问‘医生’的，他说了什么吗？”

<阿狗> “问过，但他说的都是一些疯言疯语——疯子总是这样的。因此，我觉得这事儿很可能不是他干的，就先把他放了……谁知道他直接就失踪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好吧，” 我努力不把你们警察真是废物这句话说出口，然后用眼神询问所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卡尔·休斯顿> “疯言疯语，他说了什么？”

<夏洛克·黑斯廷斯> “说起来，刚刚进门时我偶然听见，似乎是有什么东西遗失了？” 我将水杯放回桌上。

<阿狗> “还能说啥！他说他不是凶手、但问他凶手是谁他也不说，我问他都知道什么、他就大喊大叫他什么都不知道，还让我不要开枪打他——你说这叫什么事！”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的天。我对那名流浪汉的同情又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或许他真的需要一些法律援助。”

<卡尔·休斯顿> “老天……” 我情绪复杂。“好吧。让我们谈谈别的。”

<阿狗> “哦……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警监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恐怕不是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我宽慰警官两句：“别担心，这事儿不会漏到贾雷尔先生或是别的什么人那儿去。如果丢失了什么东西，我们也希望能尽全力帮着一同找找。”

<阿狗> “夏洛克

>>>说服”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说服鉴定: D100=25/75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好吧，是一个——鼻烟盒。”他皱起眉毛，“我怀疑那玩意和艺术家们也有关系，你要是去那边没准真能找到。里面放了一些……棕色的东西，在学校附近找到的，但我就只看着一眼，那帮吃白饭的就给弄丢了。”

<阿狗> “对了，还有一件东西。”他一边这样说，一边拉开桌子底下的抽屉寻找——最后从某一层里扯出来一条皱皱巴巴的手绢，上面还沾着些许血迹。

<夏洛克·黑斯廷斯> “原来如此，我们会留意这件东西的。”唉，我的布莱尔警官啊……我强打精神，看向那枚手绢，“一条带血的手绢！这是在哪儿找到的？”

<阿狗> “这是另一件证物——还好是我亲手保管的！”他似乎对抽屉藏证物这茬还有点得意。“这也是在现场附近找到的，不过这可不能给你们带走，今天下午还要送去化验呢。”

<阿狗> 你看到手绢的一角绣了“达克 (dac)”的字样。

<夏洛克·黑斯廷斯> “果然证物还是得自己看着才放心！”但为什么在抽屉里，为什么？我鼓掌两下，仔细看着那手绢上的字样。达克，这是个名字，还是个其他什么标识？

<阿狗> “你觉得都有可能，毕竟只是简单的三个字母。”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这是在学校附近找到的？”

<卡尔·休斯顿> “噢。艺术家倒腾的奇怪玩意……这是在哪个现场发现的？”我对这件手帕非常在意。

<阿狗> “对，这是在金斯波特高中附近找到的，就在比利失踪后不久。”

<夏洛克·黑斯廷斯> 而那上面带着血。那些不好的预感仿佛正在灵验，我感到相当不舒服。

“这是件相当重要的证物，您做的非常好，警官。”

<阿狗> “这是当然。”警监抬了抬他的宽下巴，满意的把手绢放回去了。

<卡尔 休斯顿> 我安静下来。 "...谢谢。我想我们该走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话虽如此，哪有把证物随便放在桌子上的，“如果化验结果出来，能不能劳烦您告诉我们一声？”

<阿狗> “好吧。”他撇了撇嘴，“告诉我你们的姓名，住址，还有电话。”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这位是黑斯廷斯先生。”我拿出自己的名片，在上面写了一个地址，“这是我们目前下榻的旅馆和电话”

<夏洛克.黑斯廷斯> “尽职尽责，实在是令人钦佩。”我点头，又喝了一口凉白开，“那我们也不再多打扰您工作了。如果得到线索，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告知您。”

我将一张名片交到警官手里，随后便离开了这里。

<阿狗> “那么警监也收过了你的字条，然后——拉开抽屉，放了进去。”

<卡尔 休斯顿> “我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只是悄悄快步跟着其他人离开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证物待遇，令人感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离开警局后，我不免叹了口气：“朋友们，我想我们还是有所收获。有，但不多。”

<卡尔 休斯顿> “至少.....我们大概明白了按照警方的思路该怎么查。那两个人的位置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要不先去找那个搞艺术的吧，这些没用的美国警察，”我叹了口气，转念又想到自己的家乡，“算了，总比没有强”

<卡尔 休斯顿> “这是个好主意...”我叹了口气。“先去看看那帮搞艺术的吧！”

<阿狗> “你们走出警局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腹中也是不觉一阵空虚。”

<卡尔 休斯顿> “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

<夏洛克·黑斯廷斯> “在这之前，还允许我邀请二位先吃个午餐。”我看向街边的便宜小餐馆，“调查之前，还是先填饱肚子吧。”

<卡尔 休斯顿> “好主意。”如果这名男士要请我吃饭，我对他的印象真要好上不少！我从善如流地走进了小餐馆，进去落座，点份我平时不会吃的工作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点点头，走进餐馆随便点些什么，只要能填饱肚子什么都行”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边吃饭边默默观察着这位家属。他以前一定犯过不少案子吧。算了，起码和这次的失踪案是没有关系的事。用完午餐，我就打算去见见那群艺术家了。”



<卡尔 休斯顿> " "

<卡尔 休斯顿> “我对其他人的目光已经见怪不怪了，毫不在意地一口一口吞食着午餐。”

<阿狗> “这家家庭餐馆位于闹市区，即使你们进去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饭高峰期，食客还是络绎不绝。而很快，你们便感受到了这家店的独到之处——价格公道，而且用料绝不缺斤少两，即使是工作餐也种类丰富，份量十足，本地特产的新鲜海鱼和果酱面包味道非常好，一顿饭吃下来花掉的钱不多，但肚子已经饱到发涨了。”

<卡尔 休斯顿> “这家餐馆当真不错……感谢您的款待，黑斯廷斯先生。有什么事情请尽管叫我来做，我有的是力气。”我擦了擦嘴，出门吸烟去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黑斯廷斯先生，您真是非常慷慨。”我心满意足地吃完了我的午饭，对于这家美味实惠的餐厅非常满意，当然老板来结账就更好了，我走出餐厅，在脑中整理目前的情报，并且构想接下来要去的那个“艺术家街区”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结清账款，直接报销了这二位的差旅费。“好了，吃饱喝足以后，就要把精力投到工作里去了。”

<卡尔·休斯顿> "我在车门边等着其他两人，他们来了便把自己塞进车里。"

<夏洛克·黑斯廷斯> “亲爱的路易斯，辛苦你开车了。”老板则坐上副驾，拐棍插在座椅和门缝之间。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等他们都上车以后坐上驾驶位，拉起手刹直接进行一个原地起飞"

梦境片段：灰色画像

<阿狗> "沿着四平八稳的市内公路，你们一行人驱车从市中心赶往金斯波特南方的皮克林街。卡尔曾几次路过那个地方，你对砖墙上丑陋的抽象涂鸦印象深刻，有时你也会看到那些怪咖，衣冠不整、或者根本不穿的在大街上晃悠。和绝大多数的金斯波特人一样，这片几乎可以称为艺术家社区的地方，留给你古怪且令人不适的印象。"

<阿狗> 你们按照警长给的地址找到了伊丽莎白·布伦戴奇的公寓，作为艺术家们的大前辈，她却并不住在皮克林街上，而是在霍特街上一处靠近格林路的地址——这也许是因为布莱尔警监觉得她“还算清醒”。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地方真是充满艺术性。”我感慨着下车，走到伊丽莎白女士门前轻轻敲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希望这是个好交涉的人。”我在路边把车停好，跟着他们走过去

<卡尔 休斯顿> "我虽然不介意别人对我的外表持有意见，但还是明白这种时候还是给人留下好印象比较好。我跟紧了另外两人，尽量往后站。"

<阿狗> 开门之后，令人感到轻松的、你们看到了一位平和的女性。伊丽莎白·布伦戴奇大概四十多岁，披了一件宽大的波西米亚披肩，底下是一件很有品味、而且并不甚彰显个性的连衣裙，除了指尖夹着一支酒杯以外，没什么让人觉得怪异的：“下午好，先生们，有何贵干？”

<夏洛克·黑斯廷斯> “下午好，女士。”我同这位女士握手，直白地表明来意，“您应该认识奥尔森·维托斯基先生，是吗？”

<阿狗> “哦，维托斯基……我们进来说吧。”这名女性艺术家似乎并不对三个大男人堵在她门口一事感到介意，反而稍稍让开路，把你们放进门。

<卡尔 休斯顿> 我有些拘谨地进了门。“您好，女士。”这里是什么模样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打扰了。”我立刻跟着进去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打扰了。”我走进去观察四周的环境

<阿狗> "这间屋子并不符合常人对于艺术家的房间的印象，待客厅并不拥挤、反而还挺宽敞，沙发上扶手上铺着中式的刺绣，无论是桌子还是五斗柜都显然经过屋主的精心挑选，搭配在一起很有格调，墙上挂着几幅色彩明媚的画，地上铺着波斯风格的地毯。"

<阿狗> 伊丽莎白请你们坐下，然后确认了一遍门锁：“我去给你们倒些茶，先别急着问你们想问的，我也需要醒醒酒，好吗？”

<卡尔 休斯顿> “谢谢。”我忍不住去打量这名女士。

<夏洛克·黑斯廷斯> “当然，女士。一切按您的习惯来就好。”我坐上沙发，对着女主人点头。

<阿狗> "你觉得这女人真是风韵犹存，穿的衣服也.....过于凸显身体线条了，不过倒是令人觉得优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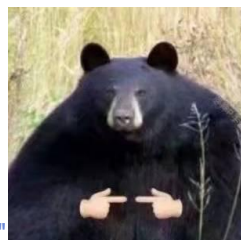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忍不住去打量这名卡尔。"

<阿狗> "你觉得这男人真是凶神恶煞，脸上的疤也.....和公安局的通缉令过于相像了！不过他这会儿坐在沙发上倒是安静老实，像一只经过驯化的熊。"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他们几个人我都不想看，我坐在座位上安静等茶"

<卡尔·休斯顿> "我只是有点害羞了。我坐在座位上，不知道该看哪儿好，只好打量这个房间。这里布置得真精心"

<夏洛克·黑斯廷斯> "不知为何我有些想喂他吃个苹果，或者请他吃一罐蜂蜜，但现在还是算了。"



<卡尔·休斯顿> "

<阿狗> "全员

> > > 侦查"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侦查鉴定: D100=66/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侦查鉴定: D100=81/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91/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夏洛克·黑斯廷斯> "算了，还是不对同行之人抱有太多怀疑才是，尽管怀疑所有人是侦探的职责。那么伊丽莎白·布伦戴奇自然也不是能全然信任的女士，我忍不住又多观察了这房屋一阵。"

<阿狗> "夏洛克

>>>侦查"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99/70 大失败

——有什么话你去和老大哥解释吧。"

<阿狗> "那么夏洛克，你到处乱转的时候，并没有借着昏暗的灯光好好的留意脚底——你一脚踩在一个刀具和叉子拼接出来的艺术品上——在你还没来得及考虑为什么会有刀具和叉子拼接出来的艺术品，或者、这种艺术品会价值几何的问题时，先感受到了脚底一阵钻心的疼。"

<阿狗> "夏洛克

>>>stc hp-1"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1 --> 9"

<阿狗> "天啊，好死不死扎的是感觉得到疼的那一只。"

<阿狗> "哇哦……" 更糟的是，从厨房里端着托盘出来的伊丽莎白，正瞪大眼睛瞅着你们呢。

<夏洛克·黑斯廷斯> "嘶!!" 我立刻收回右脚，而全身重量压到木腿上时好悬没给我摔死。

<卡尔 休斯顿> “发生了什么？”

<卡尔 休斯顿> “老天...”

<夏洛克·黑斯廷斯> 先锋艺术，太伤人了。我把那被踩到的东西捡起来：“抱歉，您的客厅实在太过精致漂亮，我忍不住转了转——然后不小心踩到了这件作品。请问我该如何补偿您呢？”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所长”

<卡尔 休斯顿> “女士，您得原谅我们。他可以赔偿——我们没有恶意，真的不是故意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别看了，还不快来救驾”

<阿狗> “哦，是这一件.....” 伊丽莎白一边这样说，一边抿起嘴唇，像是仔细思考的样子，“我不知道它该值多少钱，马塞尔·杜尚先生只是坐在我的地板上随手胡拼了几下就把他做出来了——我想想，一万美金？”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认识马塞尔·杜尚？”

<卡尔 休斯顿> 我瞪着那坨曾经是艺术品的东西看了看，又看了看一旁的黑斯廷斯。“...噢。”

<阿狗> “这是个玩笑。” 伊丽莎白一边说，一边露齿一笑，她的体态非常漂亮，笑的同时，手里的茶水还微微洒了出来。

<卡尔 休斯顿> 她真的很漂亮，我都不敢多看几眼。“真抱歉...告诉我们能够如何补偿您吧。”

<阿狗> “这是我自己拼的，当时没想到它还能扎到某个不小心脚下的人，这也是个有趣的事。” 伊丽莎白将托盘放到了桌上，“很有意思，先生，您不用赔偿我，也希望您的脚没事。”

<夏洛克·黑斯廷斯> 虽然很难承认，但我刚刚真被吓坏了。我露出劫后余生般的轻松笑容，耸着肩膀坐回沙发上。“谢谢您，我再次为我的无礼道歉。”

<阿狗> “好了，你们也有别的正事儿要谈吧。”四杯热气腾腾的花果茶被摆在桌面上。伊丽莎白女士端起其中一杯来，抿了一口又直接放下，她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说道，“我想我们从来没见过，先生们，不过几位看上去倒也不是找我有事……我有些好奇，你们是怎么了解到奥尔森·维托斯基这个人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是个艺术家，还和最近的失踪案扯上了关系。”我和这位女士坦白起来，“我们想见他。但似乎您是本地艺术家人群中最好交流的一位了。”

<阿狗> “哦……”她的目光低垂下去，嘴里缓慢的念着，“维托斯基…可爱的疯子……我想听听他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可以吗？”

<卡尔·休斯顿> “警察怀疑他是造成几起青少年失踪的绑架犯，还有他……确实被怀疑有过法定强奸的记录。”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似乎是因为一段‘不光彩的过去’被纳入了关系对象……没错。是这样。”

<阿狗> “……法定强奸。”她的指头一下一下敲打着沙发扶手，似乎若有所思，“那么，你们说的失踪案，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夏洛克·黑斯廷斯> “金斯波特中学。以及阿卡姆。”

<阿狗> 她的动作停止了。你们看到这张本就显出些许苍老的脸似乎更加阴郁，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最后只是吐出一句感叹：“……天啊。”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想到什么了吗？伊丽莎白女士。”我前倾着身子，友好地看着她。

<阿狗> “我，不.....” 她将手挡在下半张脸前，眼神里有些犹豫，“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原谅我，但我真的不想.....天。”

<卡尔 休斯顿> “我们没有恶意...如果您知道什么，最好告诉我们。这对我们和他都好。”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女士，别紧张。” 我把她面前那只茶杯的把手转到她手边的方向，“奥尔森·维托斯基，是关于他的事吗？”

<阿狗> “我不愿意相信是维托。” 她沉默良久后说到，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是把差点就脱口而出的一个“但是”咽了回去。

<卡尔 休斯顿> “无论如何，请您告诉我们一切吧。也许真的不是他...”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您更应该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如果不是他做的，我们当然会洗去他的嫌疑。看似无关的事情有时也会产生联系，您只需说出自己所知的那一部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阿狗> "夏洛克

>>>说服"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说服鉴定: D100=66/75 成功

干得不错。"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边喝茶边看这两个大男人逼问.....劝说一个老太太"

<阿狗> 她吸了口气，像是做出什么决定一般站起身来：“好吧，先生、我想也必须这么做了.....我有件东西要给你们看。”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立刻起身：“谢谢您，女士。”

<卡尔 休斯顿> "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跟了上去。"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缓慢地站起身，跟了上去"

<阿狗> "她带你们走进了一个拉着窗帘、但室内却灯火通明的工作室，周围是空白画布，房间中央是一个小型的凸台。"

<阿狗> 你们面前的伊丽莎白原本是面向画布，佝偻着头.....然而渐渐地，你们听到她发出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一直在等你们！”

<阿狗> "面前的伊丽莎白转过头来，你们看到她变暗、变形、歪斜扭曲，最终变成一个无法清晰辨认的朦胧阴影。"

<阿狗> "这方阴影缓慢的，而且完全不容拒绝的朝你们压迫了过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你是什么！？" 我立刻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伊丽莎白！

<卡尔 休斯顿> "我被吓得愣住了，本能地去掏身上的枪，对准伊丽莎白。"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飙了一句家乡脏话，抽出手枪对着那一坨玩意"

<阿狗> "全员

>>>困难意志"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70/4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57/3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意志鉴定: D100=14/7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阿狗> "那么席尔瓦和卡尔都觉得自己身体僵直——你们眼睁睁的看着伊丽莎白的躯体渐渐扭曲、变形，肩头的披风扩张的越来越大，就像一对怪异的翅膀，而她所有的皮肤都在融化，变成扭曲可怖的阴影。你们从未见过这般可怖的事物！"

<阿狗> "而夏洛克立刻做出反应，你抬手对着这方阴影连开三枪——然而，子弹却如同被吸收那般，没入阴影当中无从寻觅。"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大脑放空，一时间僵在原地"

<卡尔 休斯顿> "操她妈的，这是什么.....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被吓得浑身颤抖，我从未见过如此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

<阿狗> "接下来，一个更为可怖的画面在你们眼前上演：一柄巨大的刀叉从阴影中突出，刀子直接穿透夏洛克的胸膛，而锋利的叉子捅穿你的喉咙，在你们的双眼中，映出的是夏洛克的鲜血发狂般往外喷出的情形。"

<夏洛克.黑斯廷斯> "该死的，见鬼！" 这是什么妖怪？等等，难道真相就是——是一帮该死的、奇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妖怪做的！？

<阿狗> "然而正在这时，你们却发现自己的行动也变得诡异起来.....不、不对劲，你们完全不能动了。"

<卡尔 休斯顿> "我想要尖叫，但恐惧到已经无法发出声音了。我想摆脱这一切！"

<阿狗> "突然之间，席尔瓦、卡尔两人发现你们站在了房间中央的木制凸台上，被固定在一个姿势中。旁边站着那片诡异的阴影.....他手中的利刃蘸了夏洛克的血，在一块大画布前画着画。"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操他妈的，你——" 我想朝那玩意开枪，但是手却不停使唤，只能在原地发出无意义的喊声

<阿狗> "画布上的画作是你们两人的肖像，一幅完全以灰色调绘制的如同摄影般清晰的图像。而当肖像在画布上被画就时，你们便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相应部分凭空消失了。"

<阿狗> "席尔瓦、卡尔

>>>困难意志"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89/4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48/3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你们身体消失的部位越来越多，然而你们却什么都没法做到，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眼前的阴影作画.....这位怪异的艺术师将你们的头部留到了最后，但最后一笔后，你们感到自己的意识被拖过整个房间，进入到画布当中。"

<阿狗> "在震惊之后，你们发现自己沦为了一幅二维的油画，以原先的姿势冻结在画布上。这位怪异的艺术师轻轻地笑了笑然后走开了，消失在黑暗中"

<阿狗> "你们三人猛地从车辆座椅上清醒过来。"

<阿狗> "全员

>>>sc1/1d3"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88/61=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3=1 点,当前剩余 60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的理智检定结果:

40/54=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53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骰子>: "[卡尔 休斯顿]的理智检定结果:

37/80=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9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从震惊中恍然惊醒, 随即立即打开手枪检查: 弹匣里是否少了 3 枚子弹? "

<阿狗> "弹夹是满的, 同时, 一段并不久远的回忆在你们脑海中缓缓浮现.....对了, 你们三人今天中午在家庭餐馆吃的实在太饱, 又没倒过来作息, 于是商量着在车里小憩五分钟再起来开车干活.....现在是什么时间了? "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顾礼仪地脱下鞋子, 我的脚底还有踩中那刀叉的伤疤吗? "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他妈的....." 我从座位上弹起来, 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第一反应是去看副驾驶上的人, "上帝啊, 你还活着, 我刚刚难道是做了个诡异的梦不成? "

<阿狗> "你的脚底干净光滑。"

<阿狗> "夏洛克

>>>stc hp+1"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1 --> 10"

<卡尔 休斯顿> "操.....刚刚是什么东西? 简直是见了鬼! 我看到你们....."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的, 我还活着。我想应该也还没到我该死的时候吧?" 路易斯为何用看着死人的眼神看着我? 我心悸地穿上鞋, 坐在副驾驶座上发了会儿呆。 ".....我想我们还是得再去一趟皮克林街。"

<卡尔 休斯顿> "我们三个同时做了同样的梦? 这太诡异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觉得我得冷静一会, " 我瘫回到座位上看了看四周, "我们这是在哪? 我梦到我去了伊丽莎白家?"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的。我们应该做了同一个梦, 见到了那只扭曲的怪物。但我的脚底并没有留伤, 这梦境开始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得更早! 伊丽莎白·布伦戴奇本人, 我们或许并没有见到。"

<卡尔 休斯顿> "她简直是个妖怪, 女巫。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说不是她做的? 这不可能啊。"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天哪, 希望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梦。" 我掏出手帕擦干净额头上的汗珠, 直起身子发动引擎往往目的地开, 意外的, 这一趟车我开得缓慢又平稳。

<夏洛克·黑斯廷斯> "等我们再去见她一次, 再做定夺吧。" 说完这句我便沉默下来, 在副驾驶座上低着头想事情。

<卡尔 休斯顿> "...都听你的。" 这对我们冲击确实很大, 我也在后座上一时半会缓不过来。

<阿狗> "席尔瓦极为谨慎的开着这辆车，车子缓慢的朝着皮克林街的方向开去.....道路上的风景，湿润的气候，甚至路过肮脏街道时难闻的空气——和梦境中完全一致的感觉！"

<卡尔 休斯顿> 从车窗往外看，我有些坐不住了。“我们...你们确定我们该去看看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别害怕，我只是想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车一停稳，我就跳下车去，急匆匆地去敲伊丽莎白·布伦戴奇的家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希望你慎重些，我可不想看见你又死一次。”我停好车追上夏洛克

<卡尔 休斯顿> “这对我们可不太健康。”我跟在后面，这次万分紧张。

<夏洛克·黑斯廷斯> “慎重的部分就交给你了，我的朋友。”我仓促地敲着门，希望她能快些来应。

<阿狗> "一串比起上次来说频率更高的敲门声后，伊丽莎白·布伦戴奇从门后出现。她穿的和刚刚的梦中一模一样，甚至指间也夹着酒杯。"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做了一个刀叉交叠的艺术模型，是不是？”

<阿狗> “.....哦？”她有点惊讶，“您知道那个？我的朋友们都说那像是马塞尔·杜尚做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敢说那个模型一定值一万美金——抱歉，请问我能进去看看吗？”

<阿狗> “嗯哼.....不过你的理由只是来看一个独特的模型？”

<卡尔 休斯顿> “老天。有人说过他们曾梦到过您吗？我们身上发生了奇怪的事。”

<夏洛克·黑斯廷斯> 当然还为了过于独特的你。这话我没有说出口，而是稍稍平复可一会儿心情：“还为了您的朋友，维托。我们可以进去聊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抱歉，我想，你或许还不认识我们，我们是来向您打听奥尔森·维托斯基的消息的。” 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保持平静

<阿狗> “梦到我？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 她不悦的微微蹙起眉毛，然而听到维托的名字时，她的神情变得有些严肃，“可以，你们进来吧。”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略微摘了摘帽子便侧身进了伊丽莎白的家。刚刚那放着奇特画布的房间是哪一间？我要立刻去那里看一看。”

<卡尔·休斯顿> 我局促地摸了摸脸。“抱歉。我们没有恶意，让我们详细谈谈吧。”

<阿狗> 伊丽莎白的客厅布置同样和你们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而你试图往更深处走的时候被她一把拉住：“这位先生，我想我们没熟到那个程度？就算你认识我的朋友、也不应该如此随便吧？”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嘿，” 我把夏洛克拉回来，“你怎么回事，平时可不见你这么莽撞。” 说完我又转向伊丽莎白：“不好意思女士，我的朋友有些急躁，可以冒昧问问这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吗？”

<卡尔·休斯顿> “好吧。伊丽莎白女士，您原先遇到过奇怪的情况吗？就是...一些特殊的，无法解释的事。我们刚刚梦见了自己像现在一样来您的家中拜访，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还看到您里屋的房间中有一副画，还有一座凹台。这些是真的吗？您能够想到这可能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抱歉。是我太过没有礼貌。” 我停下脚步，包含歉意地转过身，“但，您的朋友似乎和失踪案扯上了关系。而且您的房间……我们似乎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阿狗> “是我的私人工作室。”她抱起胳膊，皱着眉头看你们，“我想这位先生一定是有些昏头了——好吧，你们都是，我去泡些茶帮你们清醒清醒。”

<卡尔 休斯顿> “好吧。谢谢您。”我放下手，回到桌边。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老实地坐在沙发上，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虚汗。”

<夏洛克·黑斯廷斯> “对不起，路易斯。对不起，卡尔。你们觉得我们还会再看到一次刚刚的场面吗？”

<卡尔 休斯顿> “我觉得.....很有可能，但有可能不会。也有可能是有人想要我们对她感到害怕...有人不想我们接近这里。”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不知道，好吧，冷静些，谁能保证我们一定会再次看到那样的画面呢？”

<卡尔 休斯顿> “操，如果那变成了真的怎么办？也许我们都该冷静点。”

<卡尔 休斯顿> “我们都着了哪个家伙的道.....”

<阿狗> “而这时伊丽莎白端着茶从厨房出来了，四杯花果茶。”

<阿狗> 她端起一杯，稍稍抿了一口，然后皱着眉毛看向你们：“好吧，慢慢说，你们找我、或者我的朋友维托有什么事？”

<夏洛克·黑斯廷斯> “再次向您表达我的歉意，伊丽莎白女士。”我低着头，抿了一口茶水，“您的朋友维托是近期金斯波特和阿卡姆地区儿童失踪案的头号嫌疑人，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下有关他的情况。”

<卡尔 休斯顿> “您的朋友受到了警方的怀疑，有可能被指控为四起青少年连环绑架案的犯人。”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注意观察着伊丽莎白的表情。她是人, 还是怪物? 她又隐瞒了什么?"

"

<卡尔·休斯顿> "我们是来问问您.....关于他的事。您能想到些什么吗?"

<阿狗> "儿童.....天啊。" 你们听到她低声说了一句。

<阿狗> "夏洛克

> > >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 分线>(365503266)的暗骰结果为

1D100=80"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的, 儿童。"

<阿狗> "夏洛克觉得伊丽莎白女士的表情飘忽不定, 有几个瞬间你甚至感觉不到什么人类的情绪, 又过上一小会儿后, 她的表情体现出的又像是真的在为那个叫维托斯基的人担心.....不对劲。"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们想了解一下, " 我喝了一口茶, "您的这个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夏洛克·黑斯廷斯> "不对劲。"

<阿狗> "他们真的觉得是他吗?" 伊丽莎白的指头捏紧了茶杯, "他们怎么说? 有证据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目前只是怀疑, 似乎.....还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证据。"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有法定强奸的犯罪记录。"

<卡尔 休斯顿>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呢。我们对维托先生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曾经被指控犯下法定强奸的记录。您知道些什么？”

<阿狗> “那只是怀疑，先生，没有.....坐实。”

<阿狗> “伊丽莎白的语气说到一半软下去了，她放下茶杯，搓了搓烫的有些发红的指头，沉默不语。”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那个法定强奸的记录，你知道什么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似乎是知情人？”

<卡尔 休斯顿> “您得告诉我们...这对我们，对他都好。能详细说说吗？我知道这挺难的。”

<阿狗> “我知道，但我不能.....”她看上去有点烦躁，“我不能说空口无凭的话，而且.....维托是我的朋友。”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也盯着她，看看她的表情”

<阿狗> “席尔瓦

>>>心理学”

<骰子>：“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您在群<灰色画像 分线>(365503266)的暗骰结果为

1D100=65”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女士，我相当理解您的心情。您是个对朋友忠诚的，善良的女士。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我们并非要求您指控自己的朋友，维托。我们只是希望能听听您的意见，推测，或者任何你所知道的事情。要洗清他的嫌疑或者认定他的罪行，必须先弄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为了知道这点，我们需要您的帮助。女士。”

<阿狗> "你看着这女人的表情，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她不只是隐瞒了什么那么简单.....某一瞬间，你看着她，头脑里划过刚刚那恐怖的一幕，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盯着她那阴晴不定的面颊。她在维护维托，真的是因为他们只是朋友吗？"

<卡尔·休斯顿> "我觉得您帮他隐瞒才是对他不利的，警察已经怀疑他了，早晚会查得越来越深。我们没有恶意...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阿狗> ".....等等、先等等。" 伊丽莎白女士欲言又止，而且稍稍不适的侧过了脸，"谈论这个话题之前，能请您别这样盯着我看了吗？您的目光真奇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虽然是我的直觉，但您看我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敏锐的一位女士.....还是说女性妖怪？我收回目光到面前的茶杯上：
"抱歉，女士。您说的或许是对的，我们的确有些心神不宁。"

<阿狗> "你把视线收了回去，伊丽莎白略显纠结的脸才扭了回来。"

<阿狗> "夏洛克

>>>说服"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说服鉴定: D100=70/75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她将双手放在膝上，吸了口气："好吧，先生、我想也必须这么做了....."

<阿狗> 然而，她终于是没说要带你们去看些什么——一道泪水缓缓爬上她的面容："原谅我，先生.....我真的不想说这些事，但维托.....如果他真的是那个...犯人。"

<夏洛克·黑斯廷斯> "吓死我了。"

<卡尔 休斯顿> "老天爷啊....."

<夏洛克·黑斯廷斯> 所长心有余悸地将一只手抚上心口，看似在表达同情，实则只是松了一口气。“您能说出来就已经非常勇敢。这不仅是为了证明您朋友（可能没有）的清白，也是为了金斯波特的孩子们。”

<卡尔 休斯顿> “拜托您，女士。这对我们都好，总得这么做的。”

<阿狗> “天啊.....达克，这不是真的。”伊丽莎白从连衣裙的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按在自己的眼睛上，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带上了些许鼻音，“他不是一个人.....我不知道怎么说，他不是那种能冷静的犯下罪行的坏人，但他确实，有着一些并不怎么无辜的对于青少年的嗜好。”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稍等一下，”我打断这位女士，“你刚刚说的达克，是他的名字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人都有嗜好，只是需要控制住自己。”我点点头，继续问，“达克？那是维托的昵称吗？”

<阿狗> “是他的中间名。”她点点头，“他是波西米亚人，名字和我们不太一样。但他不喜欢他的父亲，于是改叫自己达克。他喜欢我们这样称呼他。”

<卡尔 休斯顿> “原来如此...他最近是不是受伤了？”

<阿狗> “受伤？这我并不清楚。”她用手帕擦了擦不受控制的泪水，“我真的.....我不愿意相信这个傻子真的犯下不能原谅的罪过，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那些喜好.....也许我不该这样说，但有时我却觉得他真的很可怜。”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是什么喜好呢？”



<夏洛克·黑斯廷斯> "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阿狗> "就是，法定强奸那件事....." 她支支吾吾起来，脸憋得有点通红，"我很抱歉，先生们.....但我知道，那是真的。那男孩不是被强迫的，但他只有十....."

<阿狗> 她说不下去了，将脸深深埋在手中，不知道向什么人说着："原谅我、原谅我....."

<夏洛克·黑斯廷斯> "holy shit."

<卡尔 休斯顿> "这可怎么办是好！但我心中一团乱麻，没有余裕去安慰她了。达克.....如果他真是嫌犯，那么莱斯利会遇到什么？"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单知道那孩子可能未成年，我不知道他是.....damn！是不是艺术家人均患有这类疾病？我有些不自然地搓着双手，随后反复强调自己此时应当冷静，冷静。

"哦.....这还真是，令人惊讶的爱好。您知道维托的家在什么地方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天哪，这可真是....." 我揉了揉我的眉心没有把 "真是个人渣" 这话说出口，"我想我们可能得去见见你这位朋友了。"

<阿狗> "我知道，但我请求您。" 她把手绢放下来了，眼角发红的盯着你，"别对他太粗暴，好吗？他可能犯了错，但.....他的心理实际上非常脆弱，如果您要审判他，总也得交给警察....."

<夏洛克·黑斯廷斯> "请您放心，我们不会对他做出无礼的举动，只是和他谈谈，好吗？" 我安慰着这位伤心的女士，她现在看上去简直就像.....一个普通的女人。"请您告诉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他。"

<卡尔 休斯顿> 想到我的侄女，我可没法冷静对待这个人！“你还知道其他的，关于他的事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们会和他好好谈谈的，尽量.....”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尽量不一枪崩了他，我已经快控制不住自己的脏话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但我不能保证我会对这名艺术家维持我的礼貌。毕竟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违反了一个市民所应具备的道德观念。”

<阿狗> “他的那些传闻，那些.....罢了、你们自己去找他问吧。”伊丽莎白痛苦的摇了摇头，然后扯下一张日历上的纸，给你们写下了一串地址，“答应我，至少不要使用暴力、好吗？”

<卡尔 休斯顿> 我可没法做出承诺，只好避开了这个话题。“对了，我有一件事想问您。您对一支鼻烟壶一样的东西有没有印象？里面的东西是棕色的。警察说也许艺术家社区的人 would 知道。”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得到的是一位绅士的保证，女士。”

<夏洛克.黑斯廷斯> “同时背在身后的双手中指食指交叠。”

<阿狗> “鼻烟壶？.....我听过一些传闻。”她抿紧了嘴唇，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棕色的固体？”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向您保证。”我先把那张地址收起来，至于给这位女士的承诺，谁知道呢？一个士兵的承诺从来都不可信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正是。”

<卡尔 休斯顿> “能说说吗？”

<阿狗> “我听说，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吸食毒品。”她说到这里快速的止住了话头，“但我并不知道到底有谁在这样做。”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看了看她的脸。你说的有些人是不是包括你自己。”

<卡尔·休斯顿> 果然！我皱起了眉头。“警察说艺术家社区的人很多都是瘾君子。您知道这种棕色的东西是什么吗？它们看上去很特别。”

<阿狗> “夏洛克

> > >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 分线>(365503266)的暗骰结果为
1D100=96”

<阿狗> “夏洛克与她的眼睛再次对视的时候，你仿佛看到一个女妖——一个可怖的女妖，那方杀人的阴影简直要挣脱她躯体的束缚直接冲出来。你感觉一阵毛骨悚然。”

<阿狗> “然而再一眨眼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

<卡尔·休斯顿> “我想想一想，以我对于这方面的接触——我可能听说过这种棕色固体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毒品？”我听到这个词表情沉了下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种东西在你们这很普遍吗？”

<阿狗> “卡尔

> > > 教育”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 edu 鉴定: D100=72/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算不上.....但我知道有人在做这种事。” 天啊，看这矜持作态的样子，就像正在压抑某种把你们开膛破肚的欲望一样。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的天，那又是什么？我心神不宁地在沙发上仰了一下，不再看向那女人的脸，而是端起花茶润了润嗓子。棕色的固体，那会是哪种新型的毒品？我试着回想。”

<卡尔 休斯顿> “我们...可能该走了。” 我有点紧张。

<阿狗> “夏洛克

> > > 教育”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也试着回忆一下毒品的事，虽然我根本不想和这些玩意扯上关系”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教育鉴定: D100=61/8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你想那应该是鸦片。”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想我们是时候告辞了。” 我打算站起来跟这个女人告别了，此地不宜久留

<夏洛克·黑斯廷斯> 鸦片。我站起身，同这位女士点头道别：“谢谢您，伊丽莎白女士。今天多有打扰了，但请相信我们不会违背诺言。”

<卡尔 休斯顿> “保重，女士。” 我为他们打开门，准备离开这里。

<阿狗> “你们出门的时候已经是六点多了，虽然算不上太饿，但却是身心俱疲。”

<夏洛克·黑斯廷斯> 走在路上，我还在为这一遭遇到事情感到后怕。“朋友们，真见鬼。”

<卡尔 休斯顿> “这他妈的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人在和我们做对...”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上帝，我再也不想踏进那间屋子了。”

<卡尔 休斯顿> “走！我得吃点东西。”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去和其他人汇合然后一起吃个饭吧，顺便交换下情报。”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的，一定有人在故意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他是谁？他为何能做到这样的事？谜团太多了，我亲爱的朋友们。”

<夏洛克.黑斯廷斯> “但不知为何，我坚信刚刚见到的女士是无辜的。她不是怪物，但始作俑者却让他以妖怪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越想肚子越饿，最后在副驾驶座上哑了火，“路易斯，麻烦您，开车去约定好的饭店吧。”

<卡尔 休斯顿> “要解决那些东西的不只是你，放松点。”我长出了一口气。“我也想不明白！问题是，我感觉我们真的被干扰了...先这样吧。”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比起思考这个，我想先填饱肚子，”我坐进驾驶座，仿佛是为了释放压抑的心情似的，在小镇的公路上狂飙

<夏洛克.黑斯廷斯> “但仅有一件事已经为我们所知。”我清清嗓子，“奥尔森·达克·维托斯基。他真的是个初生。”



<夏洛克.黑斯廷斯> "

<阿狗> "10月26日，傍晚七点半，金博斯特海鲜酒店。

你们一行人并不准时的到达了这家先前约定好的酒店，比你们其中一些人想的要高档，但对于一些人来说也就稀松平常。而两方同时迟到，自然就算是没有人迟到，你们疲惫的走进了包间，气氛低沉的让服务生都有点不知所措，犹豫再三后询问一身行头最体面的以赛亚是否需要点餐。"

<卡尔·休斯顿> 我阴沉地走进了包间，戳到其中一个位置上。尽管我是无意的，但我还是希望有一位慷慨的先生会自觉请我吃饭。"晚上好，先生们。"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闷不吭声地点点头，坐到靠窗的位置上。我需要一点新鲜空气。"

<夏洛克·黑斯廷斯> 夏所长则是一路上若有所思，直到那条木腿撞在椅子脚上才让我回过神来。"晚上好，先生们。希望你们的今天过得比我们的更愉快。"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脚步迟疑了一瞬间，随即迈步走了进去，找了个里侧的位置缩好。听到侦探先生的话我叹了一口气。"校方似乎对于那名流浪汉就是真凶的事坚信不疑，而那两名兴趣班的老师平日不在学校里，但是明天能见到他们。"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了，黑斯廷斯先生。"我清了清嗓子，抛出主菜上齐前的重磅炸弹，"我们见到了莱斯利。在共济会边上一栋阴森的日子里，她翻过铁篱笆钻了进去，很快消失不见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但之后，我们仨又在快餐店的桌子上醒了过来。"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看来，你们那边也并不顺利。"我坐到所长边上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那我们明天便去见见.....你们说什么!?"我骇然，"这么说，你们也....."

<阿狗> "服务生在旁边听得额头冒汗，他似乎对你们这群人一惊一乍的情绪很不适应，求助般的盯着以赛亚。"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们也做了这种怪梦？"

<以赛亚·古斯特> "你好，点餐。" 我朝服务员扬起笑容。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面色沉重的点头。 "什么？你们也？"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难道你们也？"

<阿狗> "服务生立刻点头，递过菜单。"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不，但那是莱斯利。我担忧地看向棕熊先生： "是的.....我们也做了怪梦。一名艺术家忽然变成可怕的怪物，一笔一画将我的两位朋友描进了画中。"

<以赛亚·古斯特> 我接过菜单，这可是大家的饭桌，我礼节性地问了句： "各位，需要看一看菜单吗，有想吃的东西吗？"

<卡尔·休斯顿> "莱斯利?! 你们见到她了!???"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椅子被推出吱嘎一声。

<卡尔·休斯顿> "她...她还活着? 她看起来怎么样?"

<阿狗> "服务员吓得捏紧了点菜簿，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帮人? 吃饭来的还是吃人来的?"

<以赛亚·古斯特> "看来我来布菜就可以了。" 我也不尴尬，他们现在可是情绪高昂，到时候想吃再点就是了。我招招手，示意服务生靠近，语调平稳地点起菜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她跑得飞快。在梦里。" 我着重强调了最后几个词， "精神头很好，但我想这只是为了将我们引诱到陷阱中。那栋房子回环往复，走廊没有尽头，一切都是循环和重复。黑影举起刀刀步步紧逼.....接着，我们就醒了。"

<卡尔·休斯顿> “老天爷啊.....你们在哪儿看到她的？我要去找她！你们没有重新追上去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省去被开膛破肚的细节，以免受惊的服务员冲出去报警。”

<路易斯·冯·德莱恩> “醒来之后，我们沿着同样的路开了一遍，最后只导向共济会门口。”

<卡尔·休斯顿> 看到对方的神情这么奇怪，我终于冷静下来一点了。“怎么会这样.....”

<卡尔·休斯顿> “我消沉地坐了下来。”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偏过头看一眼古斯特先生手里的菜单，我以前从没机会来这种地方用餐。“我们去了.....但那里什么都不再有，那栋楼.....”

<阿狗> “服务生点完菜之后飞也似的从你们六个大男人所在的包厢逃离。”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犹豫地看了眼服务生，幸好他走了。“简直就像是凭空消失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但愿她立刻拿起电话，向警局举报这有六个疯子集会，这样我就能就近问问那些小药片的事了。不过金斯波特的懒汉警探们大概不会受理。”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们那边怎么样，也是午餐之后突然睡了过去？”

<卡尔·休斯顿> 想到莱斯利，我闷闷不乐地把自己安在椅子上。“你们梦中的莱斯利看起来怎样？...对。我们也做了不太好的梦。”

<夏洛克·黑斯廷斯> “没错，是的。那时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我们谈话，她吐露出她知道的真相，然后一切都变了.....我们回到了车里。这次的幕后真凶为何会有这样的能力？这不可能，不是科学能解释得通的事情。他用这样下作的方式来阻挠我们找到真相.....”

<欧文·埃尔南德斯> “噢，对了.....我们也知道了些金波斯特警察怀疑那名流浪汉的原因，他曾经在学校附近向学生散播一些药片。”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时，我忽然觉得有必要让其他人也知道这事，定了定神：“对了。警局怀疑嫌疑人名单里还有一名……鸡奸犯。”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还是未成年人。一个青少年，一个孩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 “她，和他，都是谁？慢些说——什么？！”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们跟着警察的线索去那个艺术家街区，然后梦到在那里……算了，总之那个女人不正常。”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开始庆幸服务员早早走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张了张嘴，这实在是有点……太超出想象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警察锁定了一个艺术家，名叫奥尔森·维托斯基，我们去问和他相识的艺术家最后得知，他是一个，呃，鸡奸犯。”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不想重复那个词第二遍，只是沉默地点头。”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脸色古怪地像活吞了一只青蛙，或者亲吻了犹太人的鼻子。“呃……那他是怎么被怀疑上的？总得和学生有些交集吧。”

<夏洛克·黑斯廷斯> “顺便从助手路易斯的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神色变得忧心忡忡起来，天啊，安德鲁……你怎么会遇到这种事。”

<路易斯·冯·德莱恩> “况且失踪的孩子里有男有女……”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卡尔·休斯顿> “老天爷……”

<欧文·埃尔南德斯> “老天爷……”

<路易斯·冯·德莱恩> “老天爷……”

<以赛亚·古斯特> “老天爷……”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他的手帕掉在了学校的现场.....还有一个装着鸦片的鼻烟壶，虽然不能确定是谁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们竟然让这样的人都进去了学校！”

<以赛亚·古斯特> “这些要素能在我的脑袋里列出常常一份病例单了，但可能他并没有病.....我说不好，信息还是太少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说到这个。”我拧紧眉头，“你们见到那个流浪汉没？‘医生’。”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在学校附近分发白色的药片，只给孩子们。惠顿校长说都被老师收了回去，交到了警局。”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上帝，警察可没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阿狗> “你们聊天稍稍停歇的时候，菜品抽空被一道道端了上来。这家海鲜酒店以海鲜的烹调水平和食材的新鲜程度文明，作为海边城市的金斯波特生产海蟹、龙虾，这个季节你们还能品尝到鲜美的鲑鱼。这些食材被做成了一道道富有创意的餐点，开胃菜是酒店里现烤的法式硬面包，你们嚼的有点费劲，而且因为心情的原因味同嚼蜡；接下来的汤品由扇贝为主要材料熬制，味道鲜美，主食是本地特色的龙虾卷和雪蟹，几条做法不同的鲑鱼放在餐桌正中给你们分食，虽然算不上是最高档的一类餐厅，但应有尽有，为了填补菜单剩下的部分，几盘意大利面和海鲜焗饭作为补充也端上了桌，作为饮品的葡萄果汁也让你们稍许放松了钱包方面的压力。”

<卡尔·休斯顿> “这怎么可能.....我从没想过学校周边竟会有这么多不安全的因素。”我本该因为刚才的话题而没有吃饭的心情，但菜一上来，我便难以忍受这种诱惑了。我忍不住要先去取食。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没好气地一刀插进法棍中部，将它拦腰截断，捡了一截蘸进扇贝浓汤里，使它浸上饱满的汤汁变得松软。“‘医生’不在警局吗？我记得你们之前说他被捕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警察把他放了，然后他失踪了。”我又起一块鲑鱼放进嘴里，美味。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尽量让自己品尝美食的动静小一点，这可太好吃了……如果不是人在金斯波特，我都想打包一些给艾米瑞达。“我们还去了玛格丽特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那个共济会可不怎么欢迎人，不过附近的清洁女工说，她最后一次见到玛格丽特是在星期六的下午三点刚过一刻，同时她还看到了一辆花哨的外国汽车。”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有些心不在焉地进食。流浪汉，药片，学生，性变态，怪物，绑架犯……这一餐我略有些食不知味，放任大脑扯出他们之间千丝万缕又似有若无的联系。“他失踪了。金斯波特警局的能力，你我已经有目共睹。”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用力的点头，盛了些海鲜焗饭，这地方的治安怎么好像比阿卡姆还要乱。”

<夏洛克·黑斯廷斯> “看吧，在金斯波特警监的纵容下，这座海滨小城终于变成了一个……男盗女娼的地方。”

<路易斯·冯·德莱恩> “看样子，只能指望兴趣班的老师们注意到点什么了。”我默不作声地享用着这一餐。美国人从来治理不好他们的国家，新大陆的风气如此堕落，才给了我所追寻之物滋长的空间……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们明天一起去拜访兴趣班的老师好了。”我喝了一口饮料，这地方的混乱简直比得上我的拉美老家。

<以赛亚·古斯特> "我安静地享用美食，一边竖起耳朵聆听，要是能拿到药片就好了。我意思意思抹净嘴巴周围的食物残留。"

<以赛亚·古斯特> "先生们，熬夜不是明智之举，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建议大家早些回去休息吧。"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想明早再去一趟警局。想到那东西可能流落到....." 爱丽丝。"孩子们手里，我就坐立难安。古斯特医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块去。" 我直白地发出邀请。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把自己的胃填得饱饱的，至于接下来去哪儿.....我的视线抛向两名侦探的方向，我还没忘记自己是来协助调查的。"

<卡尔·休斯顿> 我犹豫了一下。"我能去吗？你们确定吗？我可能克制不住自己，会动手。"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想，先生们，或许我们今天应该休息了，估计今天大家也很累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关于你说的那个.....成长道路上走了一些弯路的年轻人。他被敲定成嫌疑犯之后，让警局抓走了吗？" 我猜没有。我看向惴惴不安的熊。"我不建议和警察发生冲突，先生，尽管他们确实废物得很。"

<以赛亚·古斯特> "乐意之至。" 我笑起来，无论如何这个封闭如病院重症区的警察，我们都是要涉足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还请您不要动手，亲爱的卡尔先生。" 我搓了搓眉心，"您一定是太累了，我们还是先休息一晚，明天再做打算吧。"

<以赛亚·古斯特> "无论他们今夜继续调查与否，我都是要睡觉的，我可熬不动咯。"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点了点头，如果卡尔先生忍不住动手，或许我能尽量拉一把，老实说，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

<卡尔·休斯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我很想去。真该死...我确实得控制好自己。"

<路易斯·冯·德莱恩> "既然锁定了.....那样一个人，说不定女孩子们没什么事。" 我委婉地挤出一句安慰，但寄希望于男人的下半身是无解的。 "明早八点，我会开车去接几位，如果有意一道去警局的话。"

<卡尔·休斯顿> "但愿吧，谢谢您。" 我消沉了下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吃完这顿品质上乘，却索然无味的晚餐，我用餐巾抹抹嘴，起身准备离开。"

<阿狗> "你们六人各自回到临时的住处，这一晚金斯波特的上空浓云压顶，看着月亮和星星，你们在格外沉闷的空气和心境中睁着眼睛麻木的躺了许久，直到困意渐渐将意识收割....."

<阿狗> "1928年10月27日，早晨八点半，星期六，金斯波特警局。

你们六个人分了两辆车坐，集结完毕后便又一次驶到了金斯波特的警局门口。无论出于哪一条原因，你们现在都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个地方心怀厌恶……然而又不得不再次涉足其中。"

<路易斯·冯·德莱恩> "该找哪一位警探，这的人都比我更熟。我下了车，等他们带路寻人，再报上此行的目的——那到底是什么，安眠药、兴奋剂，还是毒品？多细想这个问题一秒都令我怒火中烧。"

<卡尔·休斯顿> "我该担心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我在车后座上垂着头坐着，那些可能性叫我焦躁得快要发疯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至少警察局没有双休日，时隔快一个月我又来到这地方，我知道的只有布莱尔警监那一个名字，但是找他或许才是最不明智的选择。我推开门往里走进去，扫视一圈，他在那儿吗？"

<阿狗> "你走进去巡视一圈，办公室门半掩着，布莱尔就坐在里面看报纸呢。"

<阿狗> "而警员差不多也都熟了你们的脸了，并没有任何人上来阻拦你们。"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尽量面色如常地敲了敲办公室的门，往里走。"打扰了，布莱尔警监。"我抑扬顿挫地说。

<以赛亚·古斯特> "我光明正大地走进来，没人拦是最好的，然而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得到那个药片。"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布莱尔先生，"我叫了一声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又见面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真意外，还以为抓捕目标会马上转移到我脑袋上呢。看来人还是得有充足的智力，才能敲定一个古典推理式的嫌犯。我沉默地站在欧文身后。"

<阿狗> “谁?!”直到你们踏进门里,他才“迅速”反应,“怎么又是你们?还有什么事儿?”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个流浪汉曾经给金斯波特中学的学生发过白色的药片,警监。惠顿校长让我来找你们,说都缴到这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有意加重了本就厉害的德国口音,看看他是否会闪过那种特有的蠢人思索表情。”

<卡尔·休斯顿> “还有昨天的化验结果,警官。”

<以赛亚·古斯特> “我拿出我的医疗证明递给他,以表达我有这方面的能力。”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医生,你知道的,你们把人追丢了了的嫌疑犯。”

<阿狗> “哦,你说那些药片。”他终于把手头娱乐版的报纸放了下去,对着你的口音沉思片刻后说到,“那没什么的,只是一些——阿司匹林。”

<欧文·埃尔南德斯> “当真如此吗?我要观察这人的脸色,我十分怀疑他的业务能力,虽然鉴别药品成分这一块不归他管。”

<阿狗> “你这话什么意思?”布莱尔警监有些不乐意了,“我们基本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怀疑才这么做的,而且一个流浪汉,他再跑能跑到哪去?”

<阿狗> “欧文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92”

<阿狗> "你觉得警监的态度颇有些息事宁人的味道，他对医生这个重要嫌犯如此不上心也令人生疑。"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那些药片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我对这个警官没有丝毫的信任

<欧文·埃尔南德斯> "惠顿校长可不这么想，" 我简直有些难以置信了，校方的人可是信誓旦旦认为那流浪汉就是真凶，我皱紧眉毛，克制着不那么生气，"那些药片，警局还保存着吗？我们的医生想看看。"

<卡尔·休斯顿> "这件事上没必要犹豫的，警官。他们都很可靠。"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是重要的物证，警监。不会要我们提醒您这件事吧？" 尽管我毫不怀疑，他碰巧感冒了就会从抽屉里摸走一粒。

<夏洛克·黑斯廷斯> "说到这个，那只鼻烟壶。" 我看了一眼被围攻的可怜警探，"那里面的棕色粉末是鸦片。金斯波特的确有毒品流通，因此对那药片的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警长。"

<阿狗> "你们要看就拿去吧。" 他撇了撇嘴，拉开几条抽屉翻找一圈，最后从其中一条里拿出来一个.....烟盒。

<夏洛克·黑斯廷斯> "原来连证物袋都进化到这一步了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紧紧盯着他的手指。"

<阿狗> 警监不耐烦的把烟盒往你们手里一拍："鸦片？吸鸦片的可他妈多了去了！我敢担保、住皮克林街上的所有艺术家都磕过，全他妈的瘾君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感到太阳穴突突跳。"

<卡尔·休斯顿> "老天爷。我觉得我不能看下去了，这个警察让我很想揍他。"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盯着这个警官，深感美利坚是不是要完蛋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想以他的进化水平，是无法理解“污染证物”四个字的。东西拿到手，就移步别处吧，只是.....我看了看古斯特医生，专业人士的血压也要被带得蹦极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从南走到北，从英走到美，指望警察能有点用，不如指望我长出新腿。"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后槽牙快被咬碎了，我把那烟盒递给专业人士古斯特医生。"

<阿狗> "烟盒里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药品，有些还脏兮兮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没来由地，我开始怀疑这烟盒里的白色药片，不会是这位布莱尔警官自用的小奶片吧？"

<卡尔·休斯顿> 我盯着古斯特医生，尽量不去想刚刚看到的会让我被关回去的画面。 "怎么样？"

<以赛亚·古斯特> "我把脏脏烟盒拿过来，单凭看、闻，我可以分别出多少？"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也捻起一粒小药片。怎么，这是奶糖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这业务水平还不如我老家阿根廷的警察。" 我不懂这方面的，站在边上和队友逼逼

<阿狗> "那么望闻问切的初步判断之下，从形状和大小来看，这确实很像是治感冒时会用到的普通的阿司匹林，不过想化验成分也许没点专业的道具有点困难。"

<阿狗> "以赛亚、夏洛克

>>>困难药学或化学"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化学鉴定: D100=83/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以赛亚·古斯特> “既然您已经给出了这一样东西，我可以带走吗？” 为了确保答案的准确性，只是靠经验观察就很困难的。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困难化学鉴定: D100=12/3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以赛亚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将药片掰碎了细细研磨着查看，最后甚至稍稍尝了一下味道——如果如此大量的药品看上去像阿司匹林，闻起来像阿司匹林，手感像阿司匹林，尝起来也像阿司匹林，那么你觉得这就是阿司匹林。毕竟你一时间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某人大量的生产如此逼真的假药。"

<阿狗> "而布莱尔在你们都出门后，就又把报纸拿起来看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只觉得这不是奶糖。看来金斯波特的警官还未昏聩到那种程度，不过感觉也快了。“怎么样，古斯特医生。您看出来什么了？”

<以赛亚·古斯特> 我沉默了，但这也是好事，至少说明了被“放跑”的“医生”危害性不算很高。

<以赛亚·古斯特> “这是阿斯匹林。” 我无奈地沉声。

<路易斯·冯·德莱恩> “.....” 我沉默了。以一种微妙的心态，我并不希望布莱尔警监所说的话应验，但也不希望孩子们拿到更危险的东西。“那么，‘医生’只是在自我重复。无意识地做他以前的活计。”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么，也是好事。”

<以赛亚·古斯特> "或许这里的警官们并不想隐瞒，仅仅是他们知道了也无济于事罢了。我叹气，叹气真的很舒服。"

<路易斯·冯·德莱恩> “警监。” 我又进屋，不算客气地打断了他读报纸的闲暇时光。“既然您说这流浪汉跑就跑了，找起来不难——您知道他平时都在哪活动么？”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或许是件好事，至少刚才得知的事情或许能说服学校里的教师帮助我们调查。”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同样想想，这金斯波特有什么有名的贫民窟或是治安混乱的地方。

“以及，这人的本名叫什么？”

<阿狗> 布莱尔“刷拉”一声把报纸放下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没人知道，他平时就在闹市区这一片闲逛，有时候也会摸到金斯波特高中那儿去——疯子嘛，谁知道他脑子里都有些什么！”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站在警长的门外，看向南美助理：“那么，我们之后还是得去见一见那名达克先生。”

<路易斯·冯·德莱恩> 神秘到警局也不登记流浪人口？我皱了皱鼻子，回到走廊里。“也好。”

<欧文·埃尔南德斯> “好吧！就这，还说是嫌疑犯呢？直接说什么都知道了好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赞成，希望我到时候能忍住揍他的欲望。”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最好还是忍住吧，亲爱的路易斯。不要得罪艺术家，说不定他们会永远把污蔑你的文字和图像留在纸上呢。”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还有谱子里。” 自己的名字安到别人头上，感觉也十分微妙。我离开警局，坐回车内，这会爱丽丝应该在摆弄那些跟她完全不对付的油画棒和刮刀吧，手忙脚乱，鼻头还沾上一块。

<路易斯·冯·德莱恩> “唯一高兴的是，我把熊精给她带来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再次一脚跨上汽车（物理），抱着手杖看向窗外。“我们先去学校。

这会儿老师们应该都在，还没到上课的时间。”

<路易斯·冯·德莱恩> "发动汽车，给孩子送下年货。"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钻进后座前多看了两眼卡尔先生。"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成，都听你的。”我坐上驾驶席，等着所有乘客上车

<以赛亚·古斯特> 这一趟喜忧参半，好消息是“医生”可能不危险，坏消息是金斯波特警方

对案件的无知程度也不逞多让。我熟门熟路地坐上后座。

<卡尔·休斯顿> "我对此毫无知觉，摇摇摆摆地挤到了后座。"

<阿狗> "你们驱车赶往学校的时间已经是九点多了，而到达的时间，正好是第一堂课上课铃响前十分钟，九点五十分。金斯波特的校门口没有巡逻的老师，但操场上有一位教练正在训练一支小伙子们组成的足球队。"

<以赛亚·古斯特> "唉，明明刚起来不久我却感到困乏，我在车上小睡片刻。当我模糊地感到车辆稳当停下，才慢悠悠地睁开眼睛。"

<路易斯·冯·德莱恩> "真精神。我扫了一眼，就进去找美术兴趣班的教室。"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记得比利的朋友，那个叫拉里·克拉福德的孩子选的兴趣班是体育课。" 下车后我边往那地方边走边说，和那名教练打打招呼。"早上好，先生。"

<以赛亚·古斯特> "啊，朝气。我深呼吸以唤醒我一同沉睡的精力。"

<阿狗> 你迈着大步子往里走的同时，这名教练也急忙停止了训话，一边吹哨子一边朝你跑来："请等一下、先生，您不能进去——哦，您好！"



<阿狗> "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跟着走进学校，饶有兴趣地看了两眼小伙子们踢球"

<夏洛克·黑斯廷斯> "抱歉，我没有干涉您训练的意图。" 我对他点了点头，"今天拉里·克拉福德来了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拉里，我对这名字有印象，我想起昨天在爱丽丝身旁的那名金发男孩，往操场看去，他在那儿吗？"

<阿狗> “哦？你们来找拉里？”这男人相当年轻，一口标准流畅的本地口音，脖子上挂着哨子，“我可以听听你们的理由吗？”

<阿狗> “拉里正混迹在一群小伙子们里，茫然的看着你们。”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是比利·贾雷尔最好的朋友。那个失踪的男孩。”我态度相当真诚，“我们正在调查那起案子。”

<阿狗> “调查？你们是……”他伸出一根指头指向你们，然后试探性的问到，“侦探？？”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先尝试判断一下此人提到侦探的语气是激动还是嫌弃！”

<以赛亚·古斯特> “活跃的小伙子，担任体育教师正不错。”

<阿狗> “夏洛克

>>>心理学”

<骰子>：“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18”

<阿狗> “不痛不痒的，有一点激动吧，或许，但绝对不多。”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还活着，这很不错。我满意地收回视线，起码避免了爱丽丝所有的好朋友都死绝了这回事。”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在后头默默闭嘴，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个臭开车的”

<阿狗> “昨天校长请我们出去吃饭，倒是确实说了有三位专业人士在调查，我一准儿猜到是侦探——不过你们人真多啊！”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吧，无所谓，被一个有编制的人鄙视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我稍微点头：“可以这么说吧。我能和拉里说说话吗？”

<阿狗> “好吧。”他耸耸肩，“拉里！过来、小伙子，跑快点！”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令人感动，专业人士的身份甚至得到了承认。“贾雷尔的家人急得要命，大概把认识的人全请来了。”我看着那头耸动的金毛越靠越近。

<阿狗> 十六岁的拉里·克拉福德小跑着来到你们面前，他相貌英俊，浓眉大眼，就是面对你们显得有点心不在焉：“早上好，先生们。”

<路易斯·冯·德莱恩> “早上好，拉里。”

<阿狗> “他多瞅了路易斯一眼，但什么都没说。”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居高临下地回望他，也什么都没说。”

<欧文·埃尔南德斯> “早上好，拉里。”我要分辨一下他对德莱恩先生是个什么情绪呢？

<阿狗> “欧文

>>>心理学”

<骰子>：“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60”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昨天可是很不高兴地就走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也想分辨一下。咋回事呢！”

<阿狗> “他不抬眼看你，你不太能确定，但却无比真切的感觉到.....他应该确实不喜欢路易斯。”

<夏洛克·黑斯廷斯> "看啊，多么英俊的小伙子。我不仅对调查的未来感到担忧，他看上去完全是维托斯基那个畜生会偏好的那类年轻人。"

<阿狗> "面对第二道审视的目光，小伙子不高兴的把脸扭开！"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对于一个具备中产阶级良好道德修养的绅士来说实在是一桩无法接受的罪行。"

<阿狗> "也许你在怀疑维托斯基的成分的同时，他也在怀疑你这个盯着他看的中年男人的成分。"

<路易斯·冯·德莱恩> "见他真这么抵触，我倒好奇起来。他难道当真喜欢爱丽丝不成？我俯视着他年轻俊俏.....还扭过去一半的脸，试图判断他这种不合作从何而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老伦敦正米字旗，祖上和诺曼底公爵一道登陆的不列颠，成分好着呢！"

<阿狗> "嘿！别那么没精神、拉里，先生们要问你话呢。" 教练似乎也对你们这莫名其妙的状况不清不白的，俩手掰着拉里的脑袋转回去。

<以赛亚·古斯特> "真高兴见到你，拉里。" 很好，拉里是个活蹦乱跳、意气风发、还能耍小脾气的小伙子，愿他不会出事。

<阿狗> "路易斯

>>>心理学"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没什么，至少我没有俯视他，踮起脚也做不到。我轻咳一声，准备进入正题。"听说你之前同比利一起来上的兴趣课？"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38"

<阿狗> "路易斯觉得这孩子铁定不喜欢你，但也.....至少不是情敌那种怒发冲冠的不喜欢，更多的你品不出来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克拉福德先生，早上好。"我笑眯眯地看着他，"想必你也看出来，我们仍然是为了你的朋友比利失踪一案而来。"

<阿狗> "对的，先生，但我们只是顺路，比利上的是美术课。"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嘿，你们耐心点，他还只是个孩子。"我觉得几个大男人盯着一个小男孩看实在是有些不妥

<阿狗> "我、爱丽丝还有比利关系都很好。"犹豫了一会儿，他这样说到，".....比利的的事儿怎么样，你们找到他了吗？"

<以赛亚·古斯特> "比利离开的当天，你也是与他同路回家吗？"我俯下身来，营造出一种我与他坐着面谈的样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惋惜地摇头："正是因为还没有，所以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比利平时有和你们说起过美术兴趣班的事吗？"

<阿狗> "没有，先生，他被斯蒂芬·勒鲁叫走了。"男孩背着手回答问题，听到你们的话似乎有些失落，"他挺喜欢美术课的，但他觉得自己也并不是这块料。"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缺乏照顾青少年复杂情绪的高尚品质，抱起胳膊在一旁看着。或许他和父亲的关系不好，进而敌视一切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哪怕并非实质意义上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转头看向冯·德莱恩先生：“我记得您说过爱丽丝也没有美术天分……兴趣班里的孩子原来还真是全凭兴趣。”

<阿狗> “那倒不一样。”他瘪了瘪嘴，“比起爱丽丝……他努力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为何会这样认为？我听说那位老师才华横溢，哦，还有一名助教。他有提起过这两个人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转头看了一眼德莱恩，觉得这个和我同名的德国人越来越怪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只当成爱好也不错。童年就被强按着磨练一项谋生的技艺，难免痛苦。”我以钢琴家的身份回话。“至少这是个认识朋友的途径，爱丽丝也很高兴。”

<阿狗> “我想应该是对比他的同班同学而言，玛丽安，甚至斯蒂芬，这两人画的都比他“有灵性”——他是这么说的，但我看不太出来。”他转头看向教学楼的方向，“美术课的教室在二楼，我想那两个人现在都在那。比利挺少和我们聊他上课的事，可能因为我没报美术课。”

<以赛亚·古斯特> “勒鲁当时叫走比利的原因你知道吗？”是的，勒鲁是最后一个见到比利的人，可为什么是那天。

<阿狗> “我不清楚，但下课我去找他们的时候，比利就说他要和勒鲁一起走，不和我们一起了。”他耸耸肩。

<以赛亚·古斯特> “明白了，耽误你上课了拉里。”我直起腰背，稍微整理我的衣摆，挥挥手道别拉里。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在一旁听着这些点点头，勒鲁是最后一个见到比利的人，我扭头看向那栋教学楼的二楼。“谢谢你，拉里。”

<夏洛克·黑斯廷斯> “多谢你，小伙子。” 我很想在他肩膀上拍两下，但还是没有这么做。我没养过儿子，但是有女儿，而在拍女儿肩膀时她俩的眼神好像要把我从窗户里扔下去。“美术教室。我们这就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思忖起来。比利和拉里、爱丽丝才是结成玩伴的小群体，脱离常规的圈子，和勒鲁一块回家，本就是怪事。难道……勒鲁结识了那个有不良癖好的艺术家，又介绍给了比利？”

<路易斯·冯·德莱恩> “想到这里，我越发担忧比利的安危，大步走向了教学楼。”

<以赛亚·古斯特> “我们还是要见一见勒鲁——谢谢你拉里。” 我说完便与大家往美术教室而去。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步伐稍慢，但还是尽量快步地跟在后头。”

<阿狗> “你们一行六人浩浩荡荡的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从一楼的方向，此时正传来孩子们优美且纯真的歌声。”

<卡尔·休斯顿> “等等！他们在唱歌。学生正在上音乐课？” 我说话的声音有些大，被歌声吸引了直接那边的教室走。

<阿狗> “一楼的音乐教室里，一位金发的女性正在带领班里的同学唱《过去的好时光》。班上大部分都是女生，认真的跟着老师的指挥唱歌，然而透过窗子，你能看到后排几个打扮特立独行的女孩完全没在上课，非但如此，她们还一边用手指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背影指指点点，一边交流些什么并发出窃笑。”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停了停步子，立刻调头跟上。”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想起莱斯利正是音乐班的，我调转脚步跟上去。”

<夏洛克·黑斯廷斯> “卡尔先生？”莱斯利是音乐教室的，想必他更在乎那边吧。我对这位朋友的脾气有些担忧，便跟了上去。

<卡尔·休斯顿> “那一定是莱斯利提到的‘捣蛋的学生’。”我几乎把整个脸都贴在门上了，想要打量莱斯利原来的老师和同学。



<欧文·埃尔南德斯> ”

”

<阿狗> “老师注意到了窗子外的你们，指挥的手势渐渐停了下来……但什么都没说，似乎正在思考你们几个又是怎么被放进来的。”



<卡尔·休斯顿> ”

<阿狗> 而顺着老师的视线，同学们也看向了窗外的熊精，甚至几个胆子小的女生直接被吓得尖叫出来：“呀！！！”

<卡尔·休斯顿> “噢。”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把脸挪开了。我不该吓到莱斯利的同学和老师……

<以赛亚·古斯特> “两间教室都是要去的，音乐教室更近也好。莱斯利那个小姑娘，跑跳飞快，不知歌喉如何？我站在走廊另一侧，一时间感觉不太好接近这种认真的年轻人。”

<路易斯·冯·德莱恩> “咳。”我敲敲教室的窗子，总得有个人开口请老师放人进去——六个大男人，整齐地把脸贴到窗玻璃上，无疑对学龄儿童是种可止夜啼的噩梦。



<卡尔 休斯顿> "

<阿狗> "这名女士向里面的学生嘱咐了两句什么，然后惊魂未定的走了出来。"



<阿狗> "

<夏洛克·黑斯廷斯> 怎么说，这位同伴的脸确实是比较吓人的那一款。我如同熊精的监护人（？）饲养员（？）那样，对着老师连声道歉：“非常抱歉，老师。我们没有恶意。”

<阿狗> 这个女人有一头金色卷曲的长发，缺少光泽的皮肤，以及倦怠的、俗称为艺术家的气质，仔细看去的时候，你们觉得这是个漂亮的女人，但也许教师的职业稍微加剧了她的苍老，她朝你们的问候也有些生硬：“早上好，先生们，有什么我可以帮你们的吗？”

<卡尔 休斯顿> “对不起...您好，我是莱斯利·贝林汉姆的舅舅。”我有些紧张了，我可能吓到了这名侄女的老师。

<阿狗> “莱斯利.....”她微微惊讶的长大了嘴。

<路易斯·冯·德莱恩> “对，这位是莱斯利的家长。”不是来诱拐儿童的罪犯，我言有尽而意无穷。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的，莱斯利的亲属。”虽然长着一张通缉犯的脸，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

<卡尔 休斯顿> “您记得她...她是以后要去百老汇的，有一副好嗓子，您肯定教了她很多——”我有点语无伦次了。“我一直在外地做工才现在来拜访。能不能和我说说我的侄女？”

<卡尔 休斯顿> “她失踪了。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莱斯利在学校里的事。”

<阿狗> 这个漂亮的女人紧张地捏住了自己的指头：“哦、当然，当然可以.....不过现在还在上课，您可以先稍等上十分钟吗？我给孩子们把练习布置一下。”

<卡尔 休斯顿> “我点了点头，缩回到一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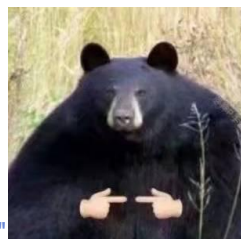
<以赛亚·古斯特> “他现在像一个迫切需要挽回家庭关系的男人，可莱斯利并不在此处。我依旧靠在走廊另一端，静默地听大家对话。”

<路易斯·冯·德莱恩> “等他在美术班现身，一定能给爱丽丝挣足了面子，我想。这次试验足够说明，这样一只壮硕的熊人，出现在小朋友面前是吸睛且拉风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也是恐怖而危险的。我想。”

<卡尔 休斯顿> “我没吓到她，对不对？...”我站在一旁，杵在门后迎接着学生和同僚的注视。我一直盯着那名老师，等她出来和我们谈话。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真的很难说，朋友。我一言不发，看他散发那种熊的威仪——至少能催这位老师尽快布置完作业出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卡尔 休斯顿> “ ”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或许在学校，更加委婉的办事方法会受到更多的接纳。”我咳嗽一声，斟酌着字词，“您刚才的表现很不错，彬彬有礼。我指自我介绍那部分。”

<阿狗> 音乐老师走进班级里，和同学们嘱咐了几句什么，等到班里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安静才转身出来：“好的，先生们……你们是来问那女孩的事儿，对吗？我会回答你们……她失踪的事，我感到很抱歉。”

<卡尔 休斯顿> “谢谢。”我点了点头。“是的…莱斯利她已经两个月没有回来了，我真的很担心她。请问我们怎么称呼您？”

<阿狗> “安娜·沃尔芙。”她朝你点点头，但是没有伸出手，而是拢了一把自己的金发。

<路易斯·冯·德莱恩> 做得越来越棒了，卡尔！我欣慰地看着他跟音乐教师寒暄、问话，融入人类社会的尝试越发成功……“您好，沃尔芙女士。”看热闹的间隙打个招呼。

<卡尔 休斯顿> “沃尔芙女士。您能和我谈谈我的侄女吗？她曾经总是提到音乐课，但我在她身边的时间有限，不怎么了解她的校园生活。她在课上一定表现很好…”

<阿狗> “莱斯利·贝林汉姆是个很用功的学生，她很有天分。”老师认可的点点头，“只不过，她有的时候也会和我说那些事……实际上，她失踪前也询问过我一些关于纽约、百老汇的事，有的时候我想，我真不该和她聊那么多我年轻时候天真的向往……您知道的，成功的人实际上万里挑一。”

<阿狗> "路易斯、卡尔

>>> 侦查或灵感"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同时察觉到我对安德鲁的校园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58/70 成功

干得不错。"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两手叠在杖上站在一旁，看着这场有些奇怪的家长会。"

<阿狗> "那么路易斯的视线很快便由这女人意外还挺漂亮的脸上转移到了她脖子上的项链——这是一条很漂亮的项链，而更为重要的是，你确定颗颗珍珠的光泽都货真价实，甚至比得上来看你音乐会一些阔太太的首饰了。"

<卡尔 休斯顿> "是，但我相信莱斯利...她是个好姑娘。可惜老天没有给她一个好的家庭..."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侦查鉴定: D100=61/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她叹着气点了点头，双眼看着地面暂时的沉默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您年轻时曾经也有那么一个机遇吗，女士？" 我的视线从价值连城的珍珠项链溜回她的脸上，加入谈话，"这很正常，任何一个学声乐的——或者说艺术的人，都渴望出人头地。曾经我也以为自己会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台子。"

<卡尔 休斯顿> "您还记得她失踪之前的事吗？她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或是别的，和同学闹了别扭....."

<以赛亚·古斯特> "听上去像是沃尔夫女士透露许多她年轻在星光闪烁之地的经历，令莱斯利神往，以至于让她偷偷跑去追梦了。这些身边人的描述里，似乎门罗和莱斯利都是自愿离开的。"

<阿狗> "是的。" 她犹豫着开口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她失踪的那天也来上我的课了，下午第一节，我当时没感觉到什么不对的。有人说三点多的时候在操场上看到了她，但那时我想我应该在准备下一堂课。"

<路易斯·冯·德莱恩> 又是操场？我不悦地想道，得提醒爱丽丝这段时间放了学就走人。"那么，莱斯利有没有向您提起过，她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慧眼识珠的‘贵人’？您也知道，这行没有大量的投资是很难打造出名气的，哪怕再有真才实学。"

<阿狗> “不，这我不太清楚……” 她摇了摇头。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她在说谎吗？这名女士。我看看她的表情。”

<卡尔·休斯顿> 我有些没法安静地待在这里。“是谁说的？她的朋友？她在音乐课堂有没有关系比较好的同学……”

<阿狗> “夏洛克

>>>心理学”

<骰子>：“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73”

<阿狗> 夏洛克觉得她对“贵人”之类的事并不清楚。

<阿狗> “没有，莱斯利一直比较独来独往，但是她下课经常来找我聊天。” 这名老师重重的叹了口气，“我也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上帝……”

<欧文·埃尔南德斯> “三点多钟，如果这名在下午一节课后还有课程，似乎她的时间并不那么充裕。”

<路易斯·冯·德莱恩> “她在失踪之前，最后找您聊的那几次都说了什么？也是想成名之类的？” 我揣摩着青春期女生细腻的烦恼——好吧，我不懂。爱丽丝没有天赋，也没有烦恼。

<卡尔·休斯顿> “她有没有和同学有过不愉快？我听莱斯利说，她总是对那些不爱听课的同学有意见。”

<阿狗> “她和同学都不太来往，而失踪之前，她说……”她看了一眼卡尔，似乎在斟酌自己的用词，“她说她已经受够那个家了，她不想一辈子活在金斯波特，所以我们当时都以为她真的是离家出走。”

<卡尔 休斯顿> 我听到这个，快要气疯了，把拳头攥得咯咯响。“她是在说唐尼那个混帐——她的继父。那个狗娘养的！都怪我这段时间不在...莱斯利经常说他的事吗？他还做过什么混帐事——”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么那段时间，独来独往的莱斯利是否有和某些同学变得更为亲密？或者教师。”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看着她的脸，试图判断她对莱斯利的主意是什么观点。她是个有钱，且貌似心善的女士，资助一个家庭不幸的小女孩踏上追梦之路，也符合情理。”

<夏洛克·黑斯廷斯> “等一等，卡尔，你不能在学校的走廊上说‘狗娘养’的这类词汇。”

<阿狗> 音乐老师被你吓得面如土色，甚至踉踉跄跄的往后退了几步：“我不知道！先生、她不经常说家里的事……”

<阿狗> “路易斯

>>>心理学”

<骰子>：“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3”

<卡尔 休斯顿> “我小声道歉，但还是忍不住在地上踱步。我要气疯了！我想现在就去打断唐尼的几颗门牙。”

<欧文·埃尔南德斯> "老天.....我的嘴里泛起苦涩，有些听不下去了。但莱斯利的这些想法听起来很可能是受到煽动、或者驱使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抱歉，抱歉！女士，他只是太过着急，心地并不坏。"

<卡尔·休斯顿> "莱斯利...我可怜的侄女。"

<阿狗> "你觉得这个女人靠学校的工资也许同样算不上有钱，她无法资助莱斯利；但她看上去对纽约、或者明星的生活仍然存在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路易斯·冯·德莱恩> "等一等，卡尔，人只有两颗门牙。多的也是没处可找的——我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伍尔芙。不管她是否掏了钱夹，给莱斯利渲染过于美好的璀璨星途似乎是诱发她出走的原因之一。"

<阿狗> "莱斯利。" 老师紧张地吞了吞口水，才继续说到，"她确实不喜欢她的继父，和几个兄弟姐妹也并不亲昵，我只知道她的母亲再嫁过，其他的都不太清楚。"

<卡尔·休斯顿> "您真的不知道其他的吗？请您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我...人命关天啊。莱斯利已经两个月都没有回家了——"

<阿狗> "抱歉、我不太清楚.....我、我忠心为您家人的事儿感到伤心。" 你面前的老师后退半步的动作是认真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拉住卡尔，又看了看这名老师的脸。"那么，还是换个话题吧。沃尔芙女士，像您这样优秀的教师，是否还有校外的兼职呢？"

<阿狗> "....." 她抿紧了嘴唇，两只眼睛盯着你，"没有。"

<夏洛克·黑斯廷斯> "真没有？我也有能盯人的眼睛"

<欧文·埃尔南德斯> "她的反应似乎有些过于紧张了，我打量她的神色。"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是真话吗？我紧盯着她。"

<阿狗> "夏洛克"

>>>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46"

<阿狗> 夏洛克觉得这并不是一句真话。下一个瞬间，这名老师仓促的低下了头，其他人并没能看清她的表情：“到此为止吧，先生们，我不希望你们过问我的私人生活——我该回到课堂了。”

<阿狗> "安娜·沃尔芙低下头，步履匆匆的又进了教室。"

<卡尔·休斯顿> "等等，您不能..." 我着急地上前一步。

<路易斯·冯·德莱恩> ".....想过更好的生活，没什么可指摘的，伍尔芙女士。" 我委婉地抛下这么一句话，同时寻思着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最近有哪个大户人家给千金小姐招家教吗？

<阿狗> 她就是能，她一把拉住教室的门，扭过头来死盯着你的双眼好像是在说，“再往前一步我就喊人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好了，卡尔先生。" 我挡了挡，低声说道，“吓坏一个曾经教过您侄女的老师不是什么好主意.....让她回去吧。”

<卡尔·休斯顿> "我呆愣了一会儿便放弃了，郁闷地走了回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还是不要步步紧逼了，朋友们。" 我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坦白.....我们去美术教室吧。”

<以赛亚·古斯特> "我走了过来，安抚性质地轻拍卡尔先生的肩背。我认为这名女士的胆怯或许更出自我们的灼灼目光，大庭广众之下我们做不了太多。我感到疲惫，然而等会儿可能还有面对一个这样的教师。"

<卡尔·休斯顿> "谢谢。" 我消沉地叹了口气，跟在其他人后面。

<阿狗> "路易斯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倒是存在这样的人——港口城市金斯波特并不缺少富人，你逗留此地的期间不只有一次有富豪派佣人上门询问你是否愿意指点指点自己的孩子，不过有一件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家庭教师这种光明、正当、报酬丰厚的职业不是给廉租公寓的女孩准备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如果这样优渥的美差和伍尔芙无关，她又薪资微薄，那么是从哪搞到一大笔钱，去买那条可以放进博物馆里供着的珍珠项链的.....？我思考了一会，缓步走向美术教室，把这个不寻常之处也告诉了其他人。"

<卡尔·休斯顿> "她看着是个好人，一定照拂了莱斯利很多。" 我听了同伴的话才疑惑起来。 "真奇怪....."

<阿狗> "你们走上楼去，二楼美术教室的讲台上站着一位神采奕奕的男士，他一边在台上走来走去，一边用手部动作配合自己的演讲内容，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而一位平凡到有些不起眼的女士正低着头，穿行在孩子们的课桌间收走他们面前的画纸。"

<路易斯·冯·德莱恩> ".....埃夫斯和布鲁斯特。" 我立刻将他们对号入座，上前一步敲了敲门板。

<阿狗> 台上的巴塞尔·埃夫斯停了一下，那名女助教则不为所动；另一边，一个过于惊喜的学生直接从座位上窜了起来："路易斯！"



<阿狗> "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转头看向助手，随后才反应过来。哦，另一位路易斯。"

<卡尔·休斯顿> "我有些疑惑地打量着美术教室里发生的一切。"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露出一个含蓄而得意的笑，侧侧身子，让犹抱山头半遮面的大熊展现在她眼前。"

<阿狗> 爱丽丝的表情由惊吓、转到茫然、最后兴奋的大叫起来："天啊！你真的把熊精带来了，我简直爱死你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这就是那名粘在这个欲拒还迎中老年男人身上的天真学生。我感觉血压一阵升高，又一阵骤然降低。要是这是我的女儿.....天呐，我不能再想了。"

<以赛亚·古斯特> "昨天刚好见过这个可爱的少女，我礼貌地招招手也无所谓她是否回应，颇像一个来家长见面课的老父亲。"



<卡尔·休斯顿> "

<阿狗> 与之相比，班上的老师和同学们对她大胆的发言表现就不那么冷静了，巴塞先生紧急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助教看管一下班里即将炸锅的情形，然后自己匆忙出门来应付你们几个来路不明的陌生男人："早上好，先生们？几位是.....？"



<阿狗> "

<卡尔·休斯顿> “什么？”我还没理解现在的状况，只好不知所措地杵在原地，打量孩子们和这几个老师。

<夏洛克·黑斯廷斯> “‘爱死’？”一名青年女性怎么能以如此的腔调说话！我痛心疾首，用手杖焦躁地戳着地面，“先生们，正题。正题！”

<路易斯·冯·德莱恩> “咳！只是给你看一眼。他很……害羞，还没有做好被一群热情的学生包围的准备。”我握拳放在嘴边，装模作样地咳嗽两声，“你也先回位子上，爱丽丝——噢。”我向巴塞尔点点头。“您好，埃夫斯老师。”

<以赛亚·古斯特> “您好，我们是来调查比利同学失踪事件的。”年轻的气息令我如沐春风。

<阿狗> 他犹豫了一下朝你伸出手：“您好，先生，看来您和我们班上的学生……非常熟。”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极其自然地回握。“是的，我们也……沾亲带故。不过这次来不是为关怀她的成绩，搅乱了您的课堂秩序，我很抱歉。比利·贾雷尔，我们想听一听他失踪前的状况。”

<卡尔·休斯顿> “我闷闷不乐地打量着这名颇有活力的女孩和她的…朋友？又暗暗地妒忌又难过起来。莱斯利不会这样对我，她是个很矜持的女孩，我们一直很有距离感。”

<夏洛克·黑斯廷斯> “夏洛克·黑斯廷斯。”我也同这名教师握了握手，“我们正在调查那起失踪案件。”

<卡尔·休斯顿> “我是失踪孩子的家属之一，不过不是比利的。”

<阿狗> 这名老师稍稍关上了背后的们，遮盖了一下孩子们根本控制不住的兴奋叫声：“原来如此.....各位请说吧，我一定尽我所能提供帮助。”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上周六他来美术教室上课，之后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我将谈话节奏拽回正轨上。

<阿狗> “我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这位老师伸手搓了搓他的小胡子，“那天下课比较早，我记得.....他应该还是和爱丽丝一起出的门？他们关系很要好。”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们这一行人的确有些太显眼。“我听说一名叫勒鲁的学生是最后见到比利的人，他今天也来上课了吗？”

<阿狗> “勒鲁？”他稍稍瞪大眼睛，然后点了点头，“他来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能把他也叫出来吗？”我隔着门板张望里面猴声鼎沸的学生。

<阿狗> “可以，不过.....”他有点纠结的看着里面闹市般的情况，“现在应该也快下课了，可以等我的助教先把作业都收上来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当然。”我点点头。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的视线飘向窗内，不知道美术兴趣班的学生每天都在做什么？画静物？然后吃掉？”

<阿狗> 你看到台上确实摆了写景物，不过不是水果，而是一只捏的有点磕碜的泥塑。那个假小子似的姑娘兴奋的跟周边的同学介绍着什么“熊精”“人鱼”“变异蝙蝠”，整个教室被搅的天翻地覆。

<卡尔·休斯顿> “好有活力的孩子们。我挤在办公室一旁，看着更可信一些同伴与这些文明人交流...”

<夏洛克·黑斯廷斯>我把视线收回来，新时代的女士们正在折磨着我孱弱的神经。我摇摇欲坠，用手杖稳住身形：“埃夫斯先生。很抱歉今天又来打扰您，想必警方已经来问过多次了。不过您似乎马上就要调去别处高就了？”

<阿狗> “哦。”你提到这茬，面前的男人颇为得意似的挺了挺胸膛，整了整领子，“本人确实是要调职了——去一所大学。”

<夏洛克·黑斯廷斯> “.....请问是哪所大学？”



<夏洛克·黑斯廷斯> "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又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阿狗> “密斯卡多尼克大学。”他报出你们本地一所高校的名字，“他们请我去当助教，真可惜，虽然我也舍不得孩子们——但下个月我就要离开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噗。”我让自个的口水呛了一个吡咧。

<阿狗> "巴塞尔先生偏过头去瞅了你一眼，但他似乎并不觉得自己说了什么有问题的话，又站直了。"

<以赛亚·古斯特> "要去阿卡姆了啊，我认识不少密大教授的.....脑电图。"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那里距这儿不远。您之前已经去那所学校看过了吗？不知道您觉得阿卡姆这座城市与金斯波特比之如何。希望您能喜欢那地方。”

<阿狗> “事情是这样，前段时间有一位密大的艺术教师因病请了长假，然后通过我那些艺术圈的朋友——也是他们高抬我，推举我去那地方带了两节课。”他背着手，这样回答道，

“亚瑟·戈达德博士很欣赏我的教学风格，今年暑假的时候，他代表密大给我送来了正式的聘书。”

<路易斯·冯·德莱恩> “倒也确实是高升，但更贴切的词可能是永别。我心情复杂地看了看埃夫斯：他根本不知道那所大学是怎样的地方！”

<阿狗> “我很喜欢那所学校，怎么说呢——那地方有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不着声色打量他几眼，看教室里的样子，他倒的确是能说会道、又讨人喜欢的。“这真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这里的学生似乎都很喜欢您。比利他平时有向您提起过自己的家庭生活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老实说，密斯卡托尼克大学是处富有学术气息的地方，只不过似乎在安保方面做的不甚充足。听女儿说，这学期她们又死了1个助教，已经是第4位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看着巴塞尔先生，他可否符合身型消瘦、个头不矮的描述。”

<路易斯·冯·德莱恩> 坟场的气质，先生！我欲言又止，不知如何泼上这盆冷水——或者干脆闭口不言，等他自己也碰巧“生上一场大病”？我张了张嘴，最终说道：“……如果有考古系，或是历史系的教授邀请您开展联合调查，一定要多多考虑。”

<阿狗> “比利？那是个好学生。”巴塞尔先生刚刚难掩兴奋的神采有点暗淡下去，他个头挺高，但不算消瘦，如果不是那两撇颇具艺术气质的小胡子很难看出是个老师，“他和家人相处的应该挺愉快？和同学也是，我从没想过那孩子能和失踪扯上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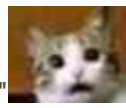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儿的暑假很长，夏天也能和家人出去长途旅游。暑假过后您还去过那儿吗？应该还有不少手续要办吧。”

<夏洛克·黑斯廷斯> “——等等，为什么？”我转头看向冯·德莱恩先生，“我的大女儿正是考古学系的学生。那儿难道是个师风不正的地方？”

<阿狗> “考古系？您说到这个，戈达德博士倒说我很有拓印文物的天分呢。”他颇有兴趣的看着你，“您几位也是.....密大的校友？”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骇然地回望这位不幸的父亲。

<以赛亚·古斯特> “那么比利同学在离开前是否有表达什么自己的意趣，比如想要去某个地方？”他根本不知道那所大学是怎样的地方！想起那些个脑电图，我就感到头大。可不止那些个人文社科，艺术系也不是好情况！



<夏洛克·黑斯廷斯> “.....”

<以赛亚·古斯特> “.....”我骇然地回望这位不幸的父亲。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为什么，一言不发？”

<阿狗> “我自然很高兴能调职到那样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但是校长希望我把学校的事情先处理完。”他透过窗子看向教室，“布鲁斯特助教是本学期来的，我得把工作都交给她，才能放下心来去阿卡姆任职。不过我想她现在已经能做的很好了。”

<阿狗> “去某个地方？”这名幸运、或者不幸的老师思考了一下，“不，比利从没提起过。”

<路易斯·冯·德莱恩> “呃，倒也不总是那样.....”我生硬地岔开话题，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如果令爱并不打算留校任教，情况会好些——”我说不下去了，深吸一口气另起话题。

老实说，莫扎特的安魂曲已经在我脑子里响来响去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布鲁斯特小姐和孩子们相处得怎么样？我没怎么听爱丽丝提起过她。”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我没有在新大陆接受高等教育。”好吧，回到正题。我笑着摇了摇头，“您的艺术圈朋友，这倒是让人颇有些好奇。是艺术大道皮克林街的居民吗？昨日在那儿看到一件神似杜尚的作品，实在是叫人爱不释手了。”

<阿狗> “实际上，我觉得挺不错的。”他点了点头，“她为人比较内敛、含蓄，但我相信她挺喜欢孩子们的，做起工作很认真……不过她确实应该锻炼一下自己上台讲课的能力。”

<以赛亚·古斯特> “也就是说，那一天以及那之前，比利同学都与往常一般？”看上去比利同学在遇见勒鲁之前，都无异样，也没有某个意愿前往的地方……被突然带走的几率很高。自经历昨天的事情，我不止一次怀疑，那些孩子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不过他们回不来了。

<阿狗> “杜尚——我想您说的是伊丽莎白女士。”提到杜尚的名字，他略略点了点头，“对，比利看上去非常……正常，或者说普通。”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您一定也听说过奥尔森·维托斯基这个名字？”

<阿狗> 提到维托斯基，你觉得他的表情有些微妙起来：“……对，我们那一圈人都挺熟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相较去当喋血黑帮的安德鲁，被外国阔佬绑走的玛格丽特，背上行囊去百老汇一展歌喉的莱斯利……比利实在失踪得太过平常。毫无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只是人不见了。我向门内张望，想多问勒鲁-最后见到他的人两句。”

<阿狗> “你的爱丽丝还在美术课上大闹教室，完全没留意到这节课还没打铃似的。而一堆小孩里，除了她你谁也不认识，不过男生倒也本就不太多。”

<欧文·埃尔南德斯> “怎么个熟法？我的表情古怪起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怎么个熟法？我的表情古怪起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怎么个熟法？我的表情古怪起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希望你们不要是那种前胸贴后背的熟法。”

<阿狗> 注意到你们古怪的表情，他咳嗽了两声：“请问……你们找他有事？”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有一些……不太好的名声，以至于招致了怀疑。”我意味深长。

<卡尔·休斯顿> “他是个怎样的人？”我表情有些微妙，打量着这名教师。

<阿狗> “我想我明白您说的是什么……”他有点小声的说了一句，“但您看，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任何有可能会败坏他人名声的、多余的话。”

<夏洛克·黑斯廷斯> “嗯。一些不那么...的癖好。癖好。”

<欧文·埃尔南德斯> “如果给他的亲密对象进行一次指检，或许结果就不是那样了，值得庆幸的是还没有人检举他，目前为止。”

<阿狗> “他是个.....怎么说呢。”巴塞尔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一个有自毁倾向的傻子、或者、可爱的社会反叛者。这是绝大多数人对他的看法。”

<阿狗> “正在这时，下课铃打响。”

<夏洛克·黑斯廷斯> “可爱。”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复述了一遍他的形容词。“可爱。”

<阿狗> “我不是说那个含义，只是说实际上他可能挺、无害？呃！！”背后的门被冲开，巴塞尔先生撞了个趔趄。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惊讶于巴塞尔的评判标准如此宽容——那可是鸡奸！重新想起这个词都让我头发晕，还好爱丽丝是个女孩。“.....呼。不如来说说勒鲁的事吧，埃夫斯老师。哪个是他？”

<卡尔·休斯顿> “我的表情很微妙，甚至开始有些反胃了。”

<以赛亚·古斯特> “自毁倾向、反叛社会，冒昧询问，他做过怎样的艺术？”我觉得这说不上可爱，这很危险。

<阿狗> “路易斯!!!” 爱丽丝两三步蹦了过来，给了路易斯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她青少年的注意力完全被不太常见的那种生物吸引!

<阿狗> “天啊、你真的是黑熊吗??” 她满眼期待的撞到卡尔跟前，“你是怎么成精的啊!”

<以赛亚·古斯特> “或许他本人是对他人无害的，但其映射的状况是值得警惕且可能有害的——噢，受人欢迎的卡尔先生，还有可爱活力的高中生。”

<路易斯·冯·德莱恩> “悠着点，小姑娘。” 我让这活力炮弹撞得倒退两步，好够呛接稳了她。天! 我只好疯狂给卡尔使眼色，这辈子面部表情都没这么灵活过——都是长辈，你会懂吧? 懂?

<阿狗> “他的艺术风格、实际上我很难向你们描述。至于勒鲁。” 被学生们冲的东摇西晃的巴塞尔抽空看了一眼窗内，“他还在教室里。”

<卡尔·休斯顿> “嘿，看着点。” 我刚刚才羡慕着那边的那人，就被吓了一跳，不自在地躲闪着。“黑熊? 什么东西?”

<夏洛克·黑斯廷斯> 少女活泼又有些逾矩的举动把我从‘可爱鸡奸犯’的思想搏斗中拉了出来。“下午好，年轻的女士。”

<阿狗> 爱丽丝的表情愣了一下：“噢? 难道您实际上……是棕熊?”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噢! 比那个还要罕见……” 我一拍卡尔的肩膀。“是月牙熊，年轻的小姐，月牙熊。”

<阿狗> “哦，你们好。” 爱丽丝像忙碌的国家领导人那样，同时伸出两手向着夏洛克和卡尔。

<卡尔·休斯顿> “什么?” 我只是没听清，但面色实在不太和善。

<卡尔 休斯顿> "我迟疑了一下，伸手捏了捏女孩的手。"

<阿狗> "月牙熊!" 少女惊呼起来，"真的吗? 那我该怎么称呼他??"

<阿狗> "少女兴奋的捏着你的大爪子，几乎就要左脚踩右脚飞起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就叫.....他的名字，卡尔。" 千万别叫小月月什么的，爱丽丝。

<阿狗> "你好! 卡尔!"

<以赛亚古斯特> "可以麻烦您让勒鲁同学出来一下吗?" 我和美术老师自发组成一个空间。

<阿狗> 美术老师巴塞尔面色纠结的看着那一帮人，但还是没说什么："好的，请稍等。"

<阿狗> "他走进教室里，透过大门你能看到，教室里现在还坐着一个帅气但阴郁的男生，还有一个更为阴郁的女生。"

<卡尔 休斯顿> 我真的没法应对这个! 这女孩可和莱斯利完全不一样，我要紧张坏了。"好吧...你叫爱丽丝，是吧? 别缠着我了!"

<阿狗> 过了一会儿，巴塞尔领着那名男生出来了："别紧张，勒鲁同学，这位先生只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阿狗> 而勒鲁，他看了一眼爱丽丝，又往后缩进去几步："不.....有什么话请在这说吧。"



<阿狗> "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个屁股黏在位置上不动的女孩又是谁? 我分出一点心思打量她。"

<卡尔 休斯顿> "我心不在焉地打量着周围的学生。"

<以赛亚·古斯特> “不好意思，那个女孩是谁，她看上去心情不佳，可以也出来一起聊聊天吗？”心情不好吗，现在的孩子？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不想看见难过消沉的年轻人，现在还是享受人生的好时候。

<阿狗> “是的、我想路易斯也许和你提起过我？在他收服你的时候？”爱丽丝看上去有点紧张，“总之、你好，卡尔，我真的很高兴认识你。”

<夏洛克·黑斯廷斯> 看着一老一少一熊精的混乱场面，我深感困惑，不合时宜的担忧，以及一丝遗憾。我转过身去看向那名男生：“斯蒂芬·勒鲁先生，下午好。我们想问的还是那个下午的事儿——比利消失的那个下午。”

<阿狗> “那个女孩？哦，她叫玛丽安·吉福德。”巴塞尔看向那个阴沉的女孩，她也抬头看他一眼，“她不太合群.....不过她画画非常有天分。”



<阿狗> "

<以赛亚·古斯特> “你好，勒鲁同学，请放松，或者说你可以以任何轻松地姿态面对我们。我们的来意如这位先生所说，可以告诉我们吗？”

<阿狗> “至于聊天.....呃，我不建议您真的这么做。她和比利·贾雷尔并不怎么熟，而且她.....可能确实对外人不太友好。”

<卡尔·休斯顿> 收服，那是什么东西？我不高兴地皱起眉头，但这女孩实在是太过真诚——我没法对她粗鲁。“好吧，好吧。去干你自己的事，小姑娘。”

<路易斯·冯·德莱恩> “是‘结交’，爱丽丝。我们不用那么野蛮的词汇，显得人和……人的地位不平等似的。”我纠正道，转向巴塞尔。“没有家人过来接她吗？她坐在那纹丝不动的。”

<阿狗> 不可思议的，爱丽丝似乎听懂了你的话：“哦、对！我这就叫拉里过来一起看！！”

<阿狗> “一溜烟的，爱丽丝又跑没影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听起来她十分不友善，我也往教室里看去，心不在焉地问。“您说她画画分外有天赋，那在您看来，比利在绘画方面的表现如何？”我想起莱斯利有一副好嗓音。

<阿狗> 勒鲁低垂着视线看着你：“如果您有什么想问我的，我可以回答。但我和警方已经说过一遍了。”

<以赛亚·古斯特> “原来是这样，听说艺术家都是超脱于众人之人。”这的确有点冒昧了，孩子们或许并不需要我这种大人多余的关心，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只是许多孩子没有分寸，这让人担忧。

<阿狗> “玛丽安……她和同龄人不太一样，三言两语说不太清。”巴塞尔皱起来眉头，“至于比利，可以说他是个非常努力的孩子，而绘画方面——我想他是有些妄自菲薄，实际上他打型做的很好，而且对色彩有自己的审美，只是缺乏自信。”

<夏洛克·黑斯廷斯> “可以告诉我们那天下午比利为什么会和您一起放学回家吗？”

<以赛亚·古斯特> “太麻烦你了，可以请你再告知我们一次吗？以及比利与你分别是在什么地方呢？”

<阿狗> “我说了，是比利来找的我。”勒鲁垮着张脸，“我们一块在校门口走了一小段路，多远我记不太清了，但我们两家方向是相反的，所以我自己离开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来找您时说了些什么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不难理解，有时家庭环境优渥的孩子或许也难以建立自信...安德鲁听起来跟另外三名失踪的孩子缺少共同点，或许我该去找找那些爱尔兰青少年帮派的人问问，或者去一趟阿卡姆的高中，那里的校长阿尼塔·皮尔斯目击到了学校外游荡的男人。"

<阿狗> "没什么，他希望我能指点一下画画方面的事。" 他耸了耸肩。

<以赛亚·古斯特> "噢，当时的情况是，比利主动来找你说想要你指点绘画，之后你们在校门口走了不长的一段路便分别了，对吗？"

<阿狗> "对，就是这样。"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们分头走了之后，比利的方向没传来什么奇怪的动静吧？" 我在边上听着——还好爱丽丝兴致冲冲地走了，不然这又会勾起她的担忧和伤感。

<阿狗> "没有，先生。"

<夏洛克·黑斯廷斯> 听上去天衣无缝，但果真如此吗？"您是个诚实的人，我们并非觉得您有所隐瞒——但请您仔细回想那天的种种细节。比利是往家的方向离开的吗？"

<以赛亚·古斯特> "可是我听拉里说，是你叫比利一起离开的？" 我控制这面部肌肉，露出一副无害的疑惑模样，不能让勒鲁同学感到质问。同时我一刻不停地观察勒鲁的表现，他在撒谎吗？

<阿狗> "我想应该是往他家的方向，没错。"

<阿狗> "以赛亚

> >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45"

<阿狗> 你觉得这孩子在和你们说话的时候心神不宁，这很容易看出来，他甚至不敢直视你们的眼睛：“是他叫的我，这些事我都和警察很清楚的说过了，您要问的话就去问他们吧……我该回家了。”

<以赛亚·古斯特> “你在担心什么呢，勒鲁同学？”我微微附下身和他齐平，“刚才你说愿意把告诉警方的事情再一次告诉我们。”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也揣摩起勒鲁的表情，他车轱辘倒着几句话的缘由，是否是因为害怕着在场的某个人？"

<阿狗> “是吗？我有这么说吗？”他皱起眉毛，反而不太愉快的看着你，“老实说，你这样盯着我让我不舒服——埃夫斯先生，我可以离开了吗？”

<阿狗> "夏洛克

> > >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48"

<阿狗> "你觉得他有一件隐瞒在心的事，他不想和你们讲，这点应该出于自愿，但你想不到理由。"

<阿狗> “好吧……先生们，你们问完了吗？”巴塞尔皱起眉头，看向你们几个不太友善的先生。

<夏洛克·黑斯廷斯> “巴塞爾先生……可以单独谈谈吗？”我扶着巴塞爾先生的后背，希望能同他到一个勒魯小先生听不到的地方说会话：“您的这位学生……他……”

<卡尔·休斯顿> 我攥住这男孩的手臂，悄悄地打量了一下周围，想要趁着教员没有注意这边的空档来让这小子长长记性。我凑近了他，恶狠狠地小声恐吓：“听着，小子，无论你知道什么，还是不知道什么…比利的失踪让他身边的人焦急万分，他们愿意付很多钱来叫随便什么人让与那孩子失踪有关的人付出代价。如果你不如实把一切说出来——我会在后面找到你，先让你领会一下成人世界的险恶。”

<夏洛克·黑斯廷斯> “妈呀，我问不出口。”

<以赛亚·古斯特> “我感到一丝挫败，我以为自己当精神病医生那么多年并没有那种刺入他人气场的锋芒，还是说这几个年轻人太过于敏感？还好，我不是个心理医生，不然我早就该卷铺盖走人。”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问不出口，但我把巴塞爾先生拽远点。”

<阿狗> “勒魯？他怎么了？”巴塞爾和夏洛克走到了走廊的另一头。

<以赛亚·古斯特> “但是社畜就是无尽的失败组成的。我直接放在了教师和他的学生之间，增加新的隔断。”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揣着心事忧心忡忡地站在门外，直到留意到卡尔的举动，我赶忙也走进去，以防万一。”

<阿狗> “而与此同时，卡尔正凶神恶煞的对这还在进行从身到心的恐吓，而勒魯那双阴郁的眼睛也一动不动的盯着你——某一个瞬间，他突然跳了起来，咬向你的胳膊！”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知道的，要了解一桩案件的始末，首先得了解参与其中的人。我想了解一下勒魯同学，这位比利好友的……性格，或者说，经历。我想听听您对他的评价。”

<骰子>: "[阿狗]进行 25 鉴定: D100=10/25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卡尔

> > > 闪避"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闪避鉴定: D100=38/42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这兔崽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给了卡尔的胳膊一口，然后拔腿就跑！"

<阿狗> "卡尔

> > > stc hp-1"

<欧文·埃尔南德斯> "嘿！" 我伸手要拦住他，把他抱在怀里。

<路易斯·冯·德莱恩> "等等，勒鲁！" 我骂了句又长又冷硬的德语脏话，拔腿就追。

<卡尔 休斯顿> "呃！" 我一声痛呼，跳得远了些。

<以赛亚·古斯特> "这可不是好事，但那孩子必然知道点东西！我仗着正在他逃逸路线的优势，我要抓住他。"

<阿狗> "哦！等等，那是怎么回事？！" 巴塞尔眼睛都看直了，眼看着就要突破夏洛克和以塞尔冲过去。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1 --> 9"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孩子肯定知道点什么！"

<阿狗> 这孩子反应是真的快，他一边把腿狂奔，还一边大喊大叫：“有人在追我！有人在追我！！”

<卡尔·休斯顿> “那小鬼是怎么回事？！”我立刻在原地投降了。“他发疯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上帝啊，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过去拽了一下卡尔以防他再有什么过激举动，“你把这个小男孩吓坏了。”

<阿狗> 他这种行为毫无意外的引起了骚动，你们跑到一楼的时候，正好迎上了上来拦截你们的体育老师福斯特：“嘿、专业人士们，这是怎么一回事？？”

<以赛亚·古斯特> “好吧，那只好不讲道理的找到他家去了。我停下来，往回走，从包里找出医疗产品简单给卡尔包扎。”

<夏洛克·黑斯廷斯> 回头之后我只感到脑袋一嗡，天呐，这就是人们常言道的意外事故，是吗？“卡尔先生？呃，巴塞尔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抱歉之意，但您看，他们刚才在和学生们玩着狗熊游戏，我想这只是他们展露大自然残酷的一个，情节.....”

<路易斯·冯·德莱恩> “福斯特老师，您的学生显然还瞒了什么不说！”我当即先告状，不然能不能再进到金斯波特中学都成问题了。“他实在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能闹小脾气拒不合作！”

<阿狗> “以赛亚

> > > 急救”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急救鉴定: D100=96/50 大失败

——有什么话你去和老大哥解释吧。”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也很能跑，这个年纪的孩子都这么能跑吗？我想起昨天遇到的莱斯利，但我还没忘记这里是学校，我不想再追了。”

<卡尔 休斯顿> “我没对那孩子做什么，我发誓！我只是问他话——然后他可能被我的脸吓到了。”

<阿狗> “可能是因为已经到了午饭的点，而且没吃早饭，有些低血糖的以赛亚打了个趔趄，又狠狠给了棕熊一脚。”

<阿狗> “卡尔

> > > stc hp-1”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要对卡尔进行一个心理学层面的判定。”

<以赛亚·古斯特> “我虚弱地扒拉着卡尔先生，飞快挪开了脚并向他再三道歉。”

<卡尔 休斯顿> “我被踩得眼前发黑，差点跟着一起摔倒。”

<阿狗> 巴塞尔眼睛都看直了：“天啊，你们刚刚可没说有这茬？？”

<骰子>：“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1 --> 8”

<以赛亚·古斯特> “经过刚才与勒鲁的谈话，我可以大致判断他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吗？单纯的，叛逆？”

<阿狗> “是吗？那您也不能追他啊！”福斯特老师遇事先护犊子，而此时，勒鲁的身影已经一溜烟从校门口跑没影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无语地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小男孩用那样的语气说话还是，太不专业了。”

<卡尔 休斯顿> “我知道长得太凶神恶煞是我的问题——听我解释...”我已经双手投降了，但愿我不会搞砸这一切。

<阿狗> "以赛亚回想不太起来，卡尔高大的身躯给勒鲁挡的太严实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有人今天的苹果和蜜罐要被没收了！我好言宽慰着巴塞尔先生：“或许是艺术上的分歧让他们未能相处融洽，但您看，这样有活力又富有反抗精神的学员，才是艺术兴趣班应当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

<阿狗> “你、这……”老师已经不知道说点什么了，而这时，那位从刚才起就一直宛如隐身的女助教从教室里出现。

<以赛亚·古斯特> “但是可以被她咬？”我举起卡尔先生的手，我也遇事先护犊子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老天，我们真的只问了几个和善的问题。”我开始睁眼说瞎话了。熊精要被关回猛兽山了！噢不，真希望另一个我别那么诚实。“他反应太激烈了，简直可以说是心里有鬼……劳驾让让，这孩子肯定在藏什么。”

<阿狗> “作业已经收齐了，埃夫斯先生。”



<阿狗> " ."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忍不住替卡尔辩解。“他只是太心急了。”而且我们的确也不是专业的侦探。

<卡尔·休斯顿> “他不会有狂犬病，对吧？怎么会咬我呢……”

<阿狗> “我们学校的孩子都很友善的……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些叛逆。”福斯特老师站在楼梯口和你们这样据理力争了起来，与此同时，你们又看到那几个打扮夸张的女孩躲在拐角那对着你们指指点点了。

<以赛亚·古斯特> “那孩子应当是有些不愿提及的小秘密，但我们很难判断他的秘密是否与人命有关。” 我第不知道多少次叹起气来。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感觉像是在看动物园两边混战，默默地往边上挪挪退出战场”

<阿狗> “谢谢你，布鲁斯特助教，你可以下班了，我也要下班了。” 巴塞爾接过她手里的东西点点头，然后不由得的又叹了口气。

<路易斯·冯·德莱恩> “.....您好，布鲁斯特女士。” 我忙里偷闲地看她一眼，又挂着一副不好惹的臭脸回头，这些叽叽喳喳的小女生！还好爱丽丝没有养成这种爱嚼舌根的性格。

<阿狗> “呀！！” 你听到有个金发女孩小声叫了一嗓子，脸上的表情还是嬉皮笑脸的，“娘娘腔生气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友善？我看向教室里另外一名阴沉的女学生。”

<阿狗> “另一名女生已经收拾好了东西，阴惨惨的转身出教室，准备离开了。”

<卡尔·休斯顿> “我捂着手臂上的伤口，也看向那边。”

<以赛亚·古斯特> “友善？他之前可不是那样说他的学生的。罢了不重要，现在可能有线索的孩子已经离开了。”

<阿狗> “布鲁斯特朝你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也转身朝走廊另一边走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最好收回你的话，女士。” 我很娘吗？有一瞬间我陷入了剧烈的动摇——我都四十了，拜托！

<以赛亚·古斯特> “我回忆一下，刚刚那名女学生和勒鲁坐的位置很靠近吗？”

<阿狗> “你觉得他们坐的并不近。”

<阿狗> “哦？是吗？那你倒是说说看，我刚刚有说什么吗？”这小妮子一点都不怕人，叉着腰看着路易斯，背后还有仨小跟班，威风凛凛的很。

<阿狗> “而卡尔能看出来，这就是音乐课上捣乱的几个姑娘。”

<以赛亚·古斯特> “这是什么，德莱恩先生在学校被霸凌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 ”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是什么，德莱恩先生在学校被霸凌了？”

<卡尔·休斯顿> “是你们。等等，你们认识莱斯利吗？莱斯利·贝林汉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请稍等一下，布鲁斯特女士，”我到走廊边上拦下她，“我的同伴们比较……容易激动，如果可以的话我能不能问您几个问题？”

<卡尔·休斯顿> “这是什么，德莱恩先生在学校被霸凌了？”

<阿狗> “哦、莱斯利。”她们脸上的表情有点扫兴，还打了个哈欠，“认识，那妞不是上纽约去了吗？”

<卡尔·休斯顿> “她走之前怎么说的，和你们什么关系？”

<以赛亚·古斯特> “那么我放弃了，可能那个女孩也不知道太多东西。”

<阿狗> “我们可从来没说过话——不过全校人都知道这事。”

<卡尔·休斯顿> “真的？”我面色不善，对此怀疑得很。莱斯利可提到过她们，那也许不太愉快。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沉默了几秒，开始反思今早是不是胡子刮得太仔细了——但这张饱经风霜雪雨的老脸到底娘在哪了？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困惑、迷茫、无所适从、晕头转向，很想小鸟依人倚靠在爱丽丝的拳头庇护伞底下。"

<夏洛克·黑斯廷斯> 很庆幸这是在巴塞尔老师下课后才发生的闹剧。我掏出手帕擦了擦汗，随后递上名片：“实在抱歉，给您添了这么大的乱子。不知道能否和您交换家庭住址，或者联系电话？今后我们不会再到学校来打扰您的课堂了。”

<阿狗> 那么，席尔瓦拦住了埋头快步往楼梯走的助教，而夏洛克向巴塞尔递出了自己的名片，他稍微纠结了一下：“可以是可以，先生，不过我最近可能会经常不在家。”

<以赛亚·古斯特> “好了好了，可不要吓着孩子们了。”经过刚才的事情，我对这些小崽子都有些忌惮了，我混入其中充当好好先生。

<卡尔·休斯顿> "我只好收起咄咄逼人的态度，后退了些。"

<阿狗> "而在一楼，你们四个大老爷们对阵四个校园风云女生，真是好不热闹。"

<阿狗> “莱斯利当然是去纽约了，她早就那么说了。”她们甚至捂住嘴巴，小小的嬉笑了一阵儿，“而且啊，她和那个安娜走的那么近，指不定是干什么去了呢？”

<夏洛克·黑斯廷斯> “拜访前我一定先通过电话联系您。您看这样行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会将这视为对我年轻外表的一种称赞，小姐们。但恐怕得提醒你们，真正的变态并不会这么好相处——就像这所学校里已经遭殃的学生们，他们动手前不会被你的尖牙利嘴拦下一步。”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很快失去了继续对话的兴趣。

<阿狗> “可以，先生。”他点了点头，给出一个皮克林街上的地址。

<阿狗> “哪有什么变态啊。”你这话反而让他们笑的更大声了，“你们不会真的信了惠顿那个老傻瓜吧？不会吧？”

<卡尔 休斯顿> “你们说的是她的老师...她怎么了么？”我对于那名老师的困惑和怀疑又冒出头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艺术家的街道，非常适合您。先生。”我将那地址收进口袋，再多说就不礼貌了，还是下次吧。但我还是寄希望于我的一次对巴塞尔先生的观察：他的神态表情看上去是否有沾染毒瘾的迹象？

<阿狗> “别看那女人在讲台上人模人样的，实际上啊.....”她们捂着嘴巴，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阿狗> "夏洛克

>>>心理学"

<骰子>:"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75"

<路易斯·冯·德莱恩> "真是天真而愚蠢。我缓慢地点了点头，也许霉运总是远离傻瓜。"

<阿狗> "你觉得这男人身材魁梧，并不符合人们一般印象里对瘾君子的印象，但那种艺术家通有的慵懒、疲倦的神态让你觉得并非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以赛亚·古斯特> "既然已经到操场上了，我四处瞧瞧这附近有可疑人士吗？"

<阿狗> "仔细看看，现在最可疑的就是你们四个和小姑娘两军对垒的男人。"

<卡尔 休斯顿> “什么？能不能说得明白点！”我急坏了。

<阿狗> “她在游艇俱乐部干的那些事，那可就有的说了。” 女孩们终于说到，“不然你以为她哪来的钱买那些衣服和首饰？”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布鲁斯特女士，” 我把准备开润的的助教堵在走廊，“想必您也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事情来的，我就直接问了，在比利失踪的那几天，您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阿狗> “我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 助教说话声音确实不大。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和这位教师道别，希望在他离开金斯波特前还能有和他见面的机会。看来这所学校里的教师人人都有自己的坏习惯。我远远打量一眼那边四个中年男性和四个女高中生战吗战啊的猎奇场面，疲惫地靠近。不是加入，只是倾听。”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那么，比利这个孩子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阿狗> “很老实，学习很努力。” 她点了点头。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也就是说，他在失踪那天的表现和往常一样对吗？”

<阿狗> “是的，先生。”

<卡尔·休斯顿> “我对游艇俱乐部有没有什么了解，我听说过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你们有收到过那些药片吗？” 我想起之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一个脸上有一道疤痕的流浪汉散的，我想你们也对他会有印象？”

<阿狗> “哦！” 她们露出明显厌恶的神情，“别提那个脏兮兮的男人，看着都觉得恶心。”

<以赛亚·古斯特> “唉，附近有椅子吗？累了。我找个位置坐下听他们聊天吧，顺便感受一下放学后操场的晚风。”

<阿狗> "卡尔

>>>教育"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 edu 鉴定: D100=60/6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那么你知道的是,斯特拉顿游艇俱乐部是一个本地的有钱人经常出入的社交场所。

<卡尔 休斯顿> "操,她在哪里做什么?你们一定得详细说说....."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仍在时不时下意识抚摸两下自己的老脸,外表虽然沧桑,但头脑依然灵活,老毕登调查员路易斯!——这不是我的人设吗?世界线发生变动了?"

<阿狗> "哦?那你就自己想去吧!"姑娘们嘻嘻哈哈的说到。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好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学校附近有没有看见过可疑的人,就比如说,流浪汉或者举止怪异的艺术.....之类的?"

<阿狗> "....."那么,席尔瓦面前的这个女人短暂的沉默了,然后她扯了扯你的袖子,示意你跟她再到人少一点的地方去说。

<卡尔 休斯顿> "嘿,你们不能这样。"我快急得抓耳挠腮了,又没什么办法。"莱斯利可能会被劝去做什么?那老师又是怎么回事..."

<阿狗> "这学校里有能耐的人可不少,那些失踪的可也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呢。"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转头看看我的同伴们此时在干什么"

<阿狗> "在和四个女孩战吗战啊。"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话又是怎么说?"我忍不住插话,"比利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孩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认同这句话，有能耐的人可有不少。"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认同这句话，有能耐的人可有不少。"

<以赛亚·古斯特> "我认同这句话，有能耐的人可有不少。"

<卡尔·休斯顿> "我认同这句话，有能耐的人可有不少。"

<阿狗> "你不知道?" 来了，又是这个语气，"比利的家里可是做大生意的，特别有钱，他一准儿是被绑架了，他家长收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报了警，现在就只能推说是失踪，然后自己去解决问题咯.....不过，他都这么久没出现了，我看啊....."

<路易斯·冯·德莱恩> "比利的家人没有收到勒索信。" 我明显地皱起眉头，"你们胡编乱造也要有个限度。"

<阿狗> "哦? 是吗?" 女孩们用小指头掏了掏耳朵，颇有点没羞没臊的架势。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这一帮平均年龄起码也在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可以帮小姑娘吵得不可开交，我一时半会不知道怎么评价他们的.....童心，总之我先跟着眼前的这个助教听听她想说什么吧"

<阿狗> 将席尔瓦拉到走廊的拐角后，你听到助教这样对你说到："实际上.....我看到那个"医生"了，就在比利失踪那天。"

<以赛亚·古斯特> "嗯，就像她说的那样，可是并没有勒索信。我坐在一边如同失业中年，望向远方的天空。"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感到少许疲惫，交谈间隙观察她们的神情，这几个女孩或许只是好奇心驱使下在发散想象力吧?"

<阿狗> “那么你觉得这种女孩间的绯闻确实没什么可信度，不过就算是添油加醋，也许也会稍微有点依据？”

<欧文·埃尔南德斯> “既然你们的消息如此灵通，想必也认识美术教室的玛丽安·吉福特吧？”

<阿狗> “哦，那是个怪胎！”她们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那个流浪汉？”我瞪大了眼睛，“你看到他在学校附近做什么？”

<阿狗> “这是真的，虽然我只和惠顿校长说过。”她盯着你，这样说到，“我看到他拉扯比利的胳膊，不知道要对他做什么……”

<路易斯·冯·德莱恩> “勒鲁呢？”这总是个帅气的小伙子，虽然我不喜欢他——太阴沉。

<阿狗> “勒鲁啊——”她用指头绕起来自己的金发，拖着调子说到，“不得不说，他确实挺帅的，不是吗？所以才能把那个玛格丽特·马修森骗的团团转。”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皱了皱眉毛。“为什么这么称呼她？”



<欧文·埃尔南德斯> “”

<阿狗> “那个怪胎暗恋埃夫斯先生。”她们捂着嘴巴，眉眼间含笑的一阵交流，“她把给他的情书塞进他的包里、抽屉里，把他撵的到处跑！”

<夏洛克·黑斯廷斯> “????”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和玛格丽特……？”我大为震撼。

<夏洛克·黑斯廷斯> “玛格丽特？”

<欧文·埃尔南德斯> “骗的团团转？”

<夏洛克·黑斯廷斯> “.....”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疲惫地揉了揉额角。”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彻底听愣了。这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

<阿狗> “你们知道吗？”少女很高兴听到你们对这个话题如此感兴趣似的，拉长了调子，
“勒鲁去年休学了一年，跑加拿大去了——你们猜这是为什么？”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哦天哪，”真希望惠顿校长能把这事直接告诉我们，“你听到他说些什么了吗？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事？”

<阿狗> “我不知道。”助教摇了摇头，“但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可怕，而且就在他失踪的时间前后不久。”

<夏洛克·黑斯廷斯> “看来青春期躁动的荷尔蒙还远未到安分下来的时候。算了，算了，夏洛克，你 48 岁，的确到了该为年轻人那无忧无虑也无甚道德的生活感到惊讶的年纪。”

<夏洛克·黑斯廷斯> “不知道，女士们。去当歌星？”

<卡尔·休斯顿> “尽管女孩空口无凭的谈论没什么可信度，这些话还是对我冲击力太大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完全想不到，女士们。”我换上一副毕恭毕敬的口吻，年轻人的花样实在是太多了.....我得借助一切可用的力量。

<卡尔·休斯顿> “操，这些怎么可能？这学校里真是什么人都有.....”

<阿狗> “我听说啊.....他是惹了什么事儿，才专门去那躲着的！现在怕拿不着毕业证了、才灰溜溜的回来的。以前他可不是那样的，和谁都想搭一腿，现在倒是装老实.....”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难道.....把哪个姑娘的肚子搞大了？”我思绪混乱不堪，一时用了有些粗鄙的说法。

<欧文·埃尔南德斯> "一名高中生为了躲什么事儿而跑去加拿大一年？"

<以赛亚·古斯特> "他现在也不老实啊.....也看不出来和谁都想搭一会儿。年轻人的生活丰富多彩，也千变万化啊。"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原来如此，在这之后，你就再没见过医生这个人了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太粗俗了，先生.....但是不无可能。"

<阿狗> "再也没有了，先生。" 说完这件事后，助教布鲁斯特朝你点了点头，转身抱着自己的东西离开了；而自以为戏弄了一圈大人們的 mean girl 们也终于有些玩累了，心满意足的甩下你们放学回家。

<阿狗> "现在是 12 点钟，为了确保学生们的安全，金斯波特高中的兴趣课目前只开放早晨的课程，学生都走空后，这个地方今天就会暂停营业。"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先生们，你们那边进行的怎么样，我想我们应该去吃午饭了。" 我放走助教以后回来看看这几个大男人和女高中生战的怎么样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一趟完全没有理清思绪的作用，只是给本就乱成一锅粥的局势添了一堆花边。"饭桌上再说吧。" 就让我们用.....鸡奸和未婚先孕佐餐，我麻木地想。

<夏洛克·黑斯廷斯> "听上去这所学校里各个都是能人异士。真不知道中学教育什么时候沦落成这样了。" 抱怨完后，我赞同了吃饭的提议，"午饭过后再去看看那名 '达克先生' 吧。不论他有嫌疑与否，他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危险分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噢，还有脱衣舞俱乐部。金斯波特中学的师生真是各凭本事.....我坐上车，随便将人拉到什么吃饭的地方。"

<路易斯·冯·德莱恩> "老男人只要吃饲料就够了，又不是带爱丽丝出来聚餐。"

<卡尔·休斯顿> "我今天一直处在不断的冲击之下,此时有些魂不守舍,都忘了肚子饿的事。

"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跟在他们后面,如果这就是现在普通高中校园生活的常态,我不敢想象阿卡姆的高中会是什么情况。"

<阿狗> "那么你将他们拉到了一家意大利佬开的餐厅,据说这家摊的那什么薄饼还挺好吃的,就是你不记得这玩意叫啥。"

<路易斯·冯·德莱恩> 叫什么来着.....我心思都在案子上,顺口报了一个浮现在嘴边的、差不多的名字: "请给我们来一份菠萝披萨。"

<阿狗> "服务员的表情包一瞬间扭曲了。"

<阿狗> "我们不往披萨上放那东西,先生。"

<以赛亚·古斯特> "查案的日子不可能忘了用餐,我很满意这两天诸位对健康生活的态度。我按照荤素点了几道招牌菜。"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随便放点你们喜欢的东西。谢谢您,先生。"我不知道这意大利人在轴个什么劲,但或许这对意大利人来说很重要吧。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噢、那就,随便放点什么。"我摆摆手,一副敷衍了事的点餐态度。

" '达克先生' 在金斯波特真是个名人啊,谁都认识,巴塞尔还觉得他可爱....." 我又说。

<夏洛克·黑斯廷斯> "可爱的鸡奸恋童癖。是我英语太差了吗?我听不懂这个短语的意思。"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是德国人,先生。"我原地认祖归宗。

<以赛亚·古斯特> "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达克的另一面。"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其实我觉得菠萝挺好吃的，不知道这些意大利人怎么这么不懂变通，” 在服务员走后我小声逼逼，“哦，可能他们搞艺术的都是这样吧。”

<欧文·埃尔南德斯> “都没有人报过警吗？” 他们就那么迷恋达克，就像爱丽丝对德莱恩先生那样？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个词儿英国人也听不明白，先生。而且这些艺术家毫无疑问，绝对都知道这个达克的秉性。”

<阿狗> “几张烘烤出来的薄饼摆在了你们面前的桌上，虽然没有菠萝，但奶酪和香肠的组合相当顶饱。”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达克是个怎样的人，我想我们还是得去见见他”

<卡尔·休斯顿> “太恐怖了。” 我摇了摇头。“别管那些他妈的倒胃口的东西了，我只想知道那个娘们在游艇俱乐部里能够干什么！”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的，去见他一面。”

<卡尔·休斯顿> “他们之间好像有联系。”

<路易斯·冯·德莱恩> “也许这是有原因的。达克对他们这些搞艺术又怀才不遇，只能屈居中学老师位置的人来说，是鸡——激情四射的灵感缪斯。” 我揣测道。

<以赛亚·古斯特> “那么下午就去吧，先生们，先好好享受这一餐。” 有没有一种情况，鸡奸古来有之？

<路易斯·冯·德莱恩> “游艇俱乐部应当在晚间营业，离开皮克街之后，我们可以去。” 我又看看卡尔，“您可要收敛一下脾气。”

<夏洛克·黑斯廷斯> “艺术家，太可怕了。”

<卡尔·休斯顿> “天呐。……好吧，都听你们的。”我往嘴里塞薄饼，就这么蔫了下来。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拿起一块披萨，茫然地往嘴里塞。”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仍然对菠萝念念不忘，并决定在餐厅的留言簿里提出这条价值千金的建议：给菜单加上菠萝披萨。这里是美国，不是吗？中学生可比你们自由多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草草结束这顿饭，便准备要求路易斯送我们到维托斯基先生那藏污纳垢的屋子去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写好了刀削斧刻的字迹，并欲盖弥彰地在落款处写上“一个金斯波特中学最漂亮的伶牙俐齿金发女生，团队的小头头留”，便跟着开车前往皮克林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们的佐餐话题可真是美味不到哪去，我面无表情地吃完饭，钻进驾驶席按老板的意思进行一个飞车”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走在最后，偷瞄了一眼德莱恩先生在留言簿写下的字母。德国人做事果然严肃认真，如传闻一样。”

<欧文·埃尔南德斯> “并把自己熟练塞进汽车后座。”

<阿狗> 这次，你们两辆车一同驶向了皮克林街，奥尔森·“达克”·维托斯基的屋子偏僻又难找，两点半左右的时候，你们才核对上这栋位于南侧山城区的小公寓的门牌号。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深呼吸，再三强调自己是个具有中产阶级普遍道德水平的男人，今天不说脏话也不动粗。做好心理建设后，我才抬手敲响这扇地狱的大门。"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噢，这可不是一个生意兴隆的位置.....还是他的客源滚滚到根本不需要在乎地段了？我下意识用有色眼镜评判了一番，站在门边等着。"

<欧文·埃尔南德斯> "下了车后我好奇地张望四周，出于职业习惯，这里的卫生环境如何？他们就在这儿深入交流？"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以及，"卡尔先生，待会请您务必冷静。"

<阿狗> "你敲了一分多钟，手都快软了，也不见什么人来开门。"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是怎么回事？我拧了拧门把，锁门了吗？"

<卡尔·休斯顿> "好吧。好吧。你们来吧，先生们！不过他要是不配合，我可能有点不客气。"

<阿狗> "公寓内部的卫生环境还不错，除了窗子不多，照明有点差。至于公寓楼外那些墙上抽象的涂鸦，你就有点难以恭维了。"

<阿狗> "门上了锁。"

<路易斯·冯·德莱恩> "首先，他家的大门已经透露了不合作的态度。" 我又重重砸了两下门。如果没有邻居探头观望，也没人应门，就.....摸出专业人士的工具，对锁头略施小计。

<欧文·埃尔南德斯> "至少门板上没有画着生殖器官，我麻木地想着。听到门锁的声音，我下意识看向了露过一手的德莱恩先生。"

<阿狗> "那么路易斯低下头，掏出了黑暗中闪闪发亮的细铁丝。"

<夏洛克·黑斯廷斯> "德莱恩先生，这似乎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伫立一旁，默默看着他动作，"好，锁头转开了吗？"

<以赛亚·古斯特> "上次这样略施一手的后果是我们其实在餐厅睡觉。"

<阿狗> "团体幸运检定——"

<阿狗> "卡尔"

>>> "幸运"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幸运鉴定: D100=48/3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欧文·埃尔南德斯> 六个男人迫不及待站在鸡奸犯的公寓门外，我只希望没人看见，他们这一圈人似乎“很熟”。

<阿狗> "那么，夏洛克一整分钟的敲门，加上你们六个大男人不可避免会搞出来的大型动静，在路易斯刚刚将细铁丝怼进锁眼的同时，你们的背后——邻居家的门打开了。"

<卡尔 休斯顿> "让我来试试。你们.....呃，别说什么。" 我去掏兜里的开锁工具，打开这把门锁。

<卡尔 休斯顿> "..."

<路易斯·冯·德莱恩> "听到邻居家门打开的声音，我立刻让铁丝滑回了袖口。"

<阿狗> ".....干什么的！！" 这一嗓子震天响！你们面前是一个身材高大，像熊一样的男人（甚至比卡尔都大！），有着长长的胡子和灰白色的头发，双臂肌肉健硕。

<欧文·埃尔南德斯> "....."

<路易斯·冯·德莱恩> 然后松开门把手，神情自若。“好吧，他就是不愿意给我们开门，是不是？”

<以赛亚·古斯特> “噢，他似乎不在家。”我假意的敲了两下门。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们是来见维托斯基的。请问他今天不在吗？”

<阿狗> “你们找达克做什么？”他抱起两只结实的胳膊，皱起眉毛看着你们。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和小舅子.....进行了一些过于深度的交流，对方现在在金斯波特最好的肛肠科门诊。”我表现得像压抑着强烈的怒气，川字纹隆得山高，“这个理由够充分吗，先生？我得找他算账，一秒也多等不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的天哪。”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劝您还是别对别人的家事太热心。”

<阿狗> “路易斯

>>>话术”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话术鉴定: D100=79/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夏洛克·黑斯廷斯> “冯·德莱恩先生，对您的敬佩之意犹如山高水长”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直接称呼邻居为达克。”

<以赛亚·古斯特> “德莱恩先生的演绎惟妙惟肖，然而一时间我开始揣测邻居和艺术家的关系。”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摸出自己秋冬季涂手的凡士林油：“这就是证据！那可怜的年轻人，还说维托斯基连一款带香味的都不肯买，抠门得要命.....”

<阿狗> "路易斯

>>>话术"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话术鉴定: D100=4/70 大成功

也许应该给你一枚奖章? "

<阿狗> 那么你看到这个高大的男人立刻露出了惊讶的目光,不但如此,他就快要把一半的手指头都塞进嘴里了,高大的身影变得谦恭,甚至声音都有点打颤: "不不不、不是吧.....那原来是您的亲属? "

<夏洛克·黑斯廷斯> "? "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还真有? "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用那种眼神在德莱恩和壮汉之间游移"

<阿狗> "这个大个子的脸一阵青,一阵白,视线飘忽不定,冷汗簌簌下落.....这可真不是个擅长说谎的人。"

<欧文·埃尔南德斯> "您怎么了?" 我的目光上下扫视,他们难道进行了三人运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知道就好!他最近又来了? 不在病床上好好躺着,这是难忘旧情了!" 我不屑地啐了一口。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的天呐。" 不知道这是今天第几句感叹,但这确实是我真实的心情写照。 "所以您知道维托到哪去了吗? "

<卡尔·休斯顿> "受不了了兄弟们,我受不了了。我矗立在众人后面,门锁前面,脸黑得像锅底。"

<阿狗> 他反应迅速,立刻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一边往后退,一边招呼你们进来再说。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保持着一个亲戚遭了殃的家属应该有的难看脸色——只需从卡尔和欧文身上取材就好，模仿着他们黑云压城的表情，进到屋里。"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目瞪口呆地跟在他们后面，内心对德莱恩先生肃然起敬"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跟了进去。这名邻居相信了此类措辞，足以证明……我的天呐。我低下头，脸埋进双掌里。金斯波特，你的罪恶罄竹难书！"

<卡尔·休斯顿> "我默默地跟着其他人走进屋里。"

<阿狗> 这位艺术家的房间颇为凌乱，相当符合大众观念里“艺术家”的形象。大块的、雕了一部分就那么放着、或者就快要成型的雕刻堆在地上，黏土做的壶和花瓶放在有窗户的地方晾干，桌椅七倒八歪，空气中漂浮着石灰粉的气味。

<阿狗> "请坐吧，坐。" 虽然他这么说，但你们也不知道该坐到哪。关上门后，大个子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我是泰德·寇威，搞雕塑的。"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里住着的都是艺术家？我打量四周，小心地不去碰到任何东西，我快有点不能直视搞这个字了，在这栋公寓里什么都变了味！"您似乎跟达克很熟？"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和他握手，虽然我现在有些担心他的手会不会曾经握过什么不该握的东西："夏洛克·黑斯廷斯，幸会。住在您对面的那位，可以详细聊聊他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寇威先生。" 我昂着脑袋点了点，"那个不成器的小子什么时候跑来的？——他怎么又跟维托斯基斯混在一起！我真该好好管教他。"

<欧文·埃尔南德斯> "埃尔南德斯。" 我迟迟报上自己的名字。

<阿狗> “哦、我们一圈的人都挺熟。”你们已经是第二次听到这句话了，他的手结实而有力，“我没想过……实际上，我也没见过他，我只知道达克和一个男孩在一起，但我不知道、那是您的……真对不起。”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一个，男孩？”这四个字我念得跌宕起伏。“等等，我的小舅子已经成年了……天，他甚至脚踩两条船，让他当了第三者。那男孩长什么样，多高、是胖是瘦？”

<阿狗> “这……”他摸了摸鼻子，非常小声的嘟囔一句，“您知道的，他们那种取向也不太在意这些问题——我想双方都是。”

<阿狗> “而且，我真的没见过那男孩。”他举起两手，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您一定见过‘达克’。他不在家？”

<路易斯·冯·德莱恩> “有道理。”我说。

<阿狗> “他在家，不过他平时都在睡觉。”泰德吸了口气，“嘿，先生们，冷静点、听我说——我可以帮你们把他叫出来，但别做的太过火，好吗？他是有点不好的癖好，但……各位都是文明人，别处理的太残忍，好吗？也许他只是——一时糊涂。”

<卡尔·休斯顿> “您同他可真要好。”

<阿狗> “好吧，你可以这么说。”他耸了耸肩，“不过，我不是。”

<路易斯·冯·德莱恩> “……只要他认罪伏诛的态度良好。”我松了口，也没有咬死要将他就地正法。

<欧文·埃尔南德斯> “最好别是什么外地男孩，我的心态在希望安德鲁活着和安德鲁可能生不如死之间摇摆，五官皱成一团。”

<阿狗> “而且，你们真去问他本人……就算他不承认，也别打他好吗？”他吸了口气，“他要是承认的话，可是会被吊死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当然，怎么会到残忍那个地步呢？大家都是文明人了。哦对了，说到艺术家圈子，您认得巴塞爾·艾夫斯先生吗？”

<阿狗> “巴塞爾？”他的表情稍微有些变化，“对，我认识他。”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要是存了这份心思，早就上警局举报他了！”也不知为什么，我在这帮家属义愤填膺。“巴塞爾也住在皮克林街……和你们是一个‘圈子’的？”

<阿狗> “我和他只是点头之交。”

<夏洛克·黑斯廷斯> “怎么会呢。你们这一圈人不是都‘很熟’吗？”

<阿狗> “那也分人。”他心不在焉的看向别处。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安娜·伍尔芙呢？您听过她的名字没有？”

<阿狗> “听过，见过，是个漂亮的女人。”他露出一些笑容。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摸摸后脑勺。教师群体就这样和……这么一帮人搅和在一块，惠顿校长是从清仓甩卖的落魄艺术家里招聘的老师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你觉得这个巴塞爾是个怎么样的人？”

<阿狗> “我和他……关系不怎么近。”大个子一边说，一边用力揉搓自己的鼻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吧，谢谢您的配合。请问能帮忙叫开达克先生的家门吗？”我站起身，把看上去颇有杀伤力的手杖背在身后，“也是该和他谈一谈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当然，我们会用文明的方式。”我在后面补充道。

<阿狗> “那么泰德不情不愿之下，又重重叹了一口气。”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起身跟上，仍然表情阴沉。"

<阿狗> "他走到房间的角落，在几个啤酒瓶里挑选一个掂在手里。"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这这是要砸门吗？字面意义上的。"

<阿狗> 然后你们看到他转身挤出门框，用几乎山崩石摧的嗓门喊道：“起来！达克！起来！！

有人找你！”



<夏洛克·黑斯廷斯> "

<阿狗> "然后，他把手里的玻璃瓶往门上一碎，巨大的响动在楼道里久久回响。"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就是.....他出台的方式？这是不同凡响。"

<夏洛克·黑斯廷斯> "真是.....别致的方法。" 这就是艺术家的世界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栋楼里的人应该对此司空见惯了吧？"

<阿狗> 过了好一阵子，门缓缓的打开来一条缝，一个消瘦的、有着猫一样绿眼睛的小个子

男性出现在门后：“我醒着，泰威、别那么大声。”



<阿狗> "

<卡尔·休斯顿> "是他！我紧盯着那男人。"

<欧文·埃尔南德斯> "是他！我紧盯着那男人。"

<路易斯·冯·德莱恩> "怪不得他把那帮人都弄得鬼迷心窍。"

<阿狗> "那男人被你们盯着，仍然像没太清醒的样子，领带都甩到背后去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你好，维托斯基先生。" 我道别了另一头熊精，和这个有些意想不到的男人握.....不握，不能握。

<阿狗> "泰威用一种深沉的眼神看了你们一眼，然后叹了口气，缓缓退回自家门里，放达克自己承受他该面对的一切。"

<以赛亚·古斯特> "可太粗暴了，不比我们的手段好多少，幸好我有点积蓄，不至于住在这种会把睡梦杀死的地方。"

<阿狗> "等等，你们是谁？" 泰威把门关上了，他才大梦初醒似的盯着你们这圈陌生人。

<以赛亚·古斯特> "你好，我们有事相谈，你不介意我们进一步说话吧？" 我一只手搭在门外侧把手上。介意也不行，我已经不想再曲折加班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能先进去聊聊吗？您看，我们并没有恶意。"

<阿狗> "什么事情？" 他肉眼可见的紧张起来，也两手扒拉着门。

<路易斯·冯·德莱恩> 等男大姐回了屋，我才开门见山："方便让我们进去吗？想和您聊聊.....您那圈熟络的朋友，还有最近的案子。"

<阿狗> "等等、什么案子？我什么都不知道！"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们进屋聊吧？"

<阿狗> "不、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进去？！"

<以赛亚·古斯特> "我想你的事情，不太方便在外面聊吧？"

<阿狗> "他短暂的沉默了，冷汗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您知道。”我点点头，“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一个男孩是您的恋人。您要是不开门，亦或是缄口不言，这事我就捅到警局去。”

<以赛亚·古斯特> “没关系的，我们是文明人，你的好友也住在对方；在路边的话，这里可不止我们几个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想你也不希望这件事闹得所有人都知道对吧？这位先生，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们不会为难你。”

<夏洛克·黑斯廷斯> “毕竟这不单单是一桩对道德有害的丑闻。您可能违法了，先生……我们还是先进去谈，可以吗？”

<阿狗> “他魂不守舍的把手从门把手上拿开了，面色铁青，呆滞着站在那里。”

<以赛亚·古斯特> “我礼貌地把门拉大，请几位同伴进入，好像这里是我家。”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抓着他的肩膀给他转个身，推着他进门去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先把门打开，好吗？”我往楼道的方向错了一步，以免他效仿俊俏的小年轻怒急攻心、咬人一口。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跟在人群最后进去，顺便把门给带上”

<阿狗> “你们几个人挟持着吓呆了的维托斯基进了门，然后把门关上。”

<阿狗> “达克”的家绝算不上干净整洁，他的私人用品丢的到处的都是，屋子里灯光昏暗，而且所有窗帘都拉得紧紧的。在这个家里你们能看到的最多的是书，随意的丢弃在沙发的缝隙或者窗台底下，此外还有些凌乱的稿纸散落在地板上。

<路易斯·冯·德莱恩> “交代一下吧，达克先生。”我用称得上彬彬有礼的态度开口，“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

<阿狗> “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孩子。”他吸了口气，让神志渐渐回到脑袋，“……我不知道。”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借着身形优势从古斯特先生的臂弯下钻进屋，打量这传闻中的房间，并且自作主张地替他把窗帘拉开。”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先生请坐，我们可以慢慢聊。”我指了指沙发，丝毫没有私闯民宅的自觉

<阿狗> 窗帘“刷！”的一声拉开，室外是茂密的深林。

<夏洛克·黑斯廷斯> 秋天，快要入冬，寒天午后，我坐在一个极简饭家的沙发上，而他在对面强词夺理，顾左右而言他。“您应该知道。或许您需要一点提示：那是一个男孩子。”

<阿狗> “维托斯基的两只手抓在沙发上，以示他并不乐意坐下。”

<路易斯·冯·德莱恩> 噢，可真够……德国人看了浑身难受，只想连夜打飞的回柏林。“别装傻，和你经常厮混在一起的那个。是勒鲁、比利或者拉里，还是谁？”

<阿狗> “我不认识他们，我都和警察说过了，他们也放我走了，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来我这？？”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愣了下，这同我们之前在那栋怪楼里看到的相似吗？说起来，那些满是房间门的走廊也……”

<阿狗> “欧文觉得自己对那个梦境只有一些极为模糊的印象，但猛然看到这样一副情景，还是让你冒出来冷汗。”

<以赛亚·古斯特> “这里这么偏远吗？我抓住突然刺入地光线，密林让我想起那个下午……这间房子里还有其他相似的东西吗？”

<阿狗> "以赛亚

>>> 侦查"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侦查鉴定: D100=60/60 成功

干得不错。"

<卡尔 休斯顿>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别装蒜了! 我们去现场、去学校都查过, 还看到了物证。"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不要装傻, 最近发生的未成年人失踪案, 跟你没有关系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你不认识他们," 我扭头看着这仿佛会夜视的男人, 极其艰难地说道, "安德鲁·门罗呢, 你对这名字有印象吗?"

<阿狗> "我不清楚, 我对这些事一点印象都没有!"

<路易斯·冯·德莱恩> "是吗?" 我厌恶地扫过满地的垃圾, 还有不愿坐下的这个大垃圾。"我得说, 家属可没有我这个无关人员这么好的脾气。"

<卡尔 休斯顿> "我第一次见这栋房子, 没有其他人的坏印象。我也细细打量着这里。"

<阿狗> "卡尔

>>> 侦查"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侦查鉴定: D100=54/60 成功

干得不错。"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几个孩子失踪了, 而我们正在寻找他们。维托斯基先生, 没有进过监狱不代表您的过往没有犯下过错。而我们只是想了解您, 仅此而已。"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盯着维托斯基的脸, 观察一下他是否在说谎"

<阿狗> "那么卡尔的视线窥向某张椅子，在上面你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东西——毒品，你不止一次在监狱里看到有人把这玩意往身体里注射；而以赛亚看到一幅画：画很漂亮，但这不是它吸引你的原因。这幅静物画的落款是巴塞尔·埃夫斯。"

<阿狗> "席尔瓦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31"

<阿狗> "那么席尔瓦认为，无论你们说什么毫无疑问这个男的都只会否认，但他对那几个名字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夏洛克·黑斯廷斯> "维托斯基先生，您还是说清楚比较好。毕竟，一条沾满鲜血的属于你的手帕就掉在第四起儿童失踪案学校的操场上。而我们想知道：您到底是个无恶不作，绑架了数名儿童的鸡奸犯；还只是谈过一场不够谨慎地、难以被社会接受的恋爱？"

<阿狗> "....." 他抿紧了嘴唇，眼睛死死盯着你，"我拒绝回答。"

<夏洛克·黑斯廷斯> "虽然第二种情况也是个极简联通啤，但我想艺术家是很难接受这种说法的。"

<卡尔·休斯顿> "你还在这里吸鸦片，享受得很不错啊。" 我走过去，拿起毒品看了看，又放下。

<阿狗> "这也不关你们的事！" 他开始往后退去，小身板在黑暗中显得越发渺小。

<路易斯·冯·德莱恩> “您似乎觉得自己有拒绝的余地。”我客客气气地说道，站起身，随着他的后退也往前逼近——那后面有什么东西？我时刻注意他的动作，可别跳窗或是吞枪。

<阿狗> “那后面——是大门。”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吧，那还是来说说别的。您认识金斯波特中学的巴塞爾老师吗？”

<阿狗> “巴塞爾……”他提到这话，语气似乎变得轻松了一些，“我们认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你这些毒品是从哪里来的？”我盯着他的眼睛，“或许你还有一个吸食鸦片的鼻烟壶？”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先一步过去堵上门。”

<阿狗> “……”他死死盯着堵门的路易斯，闭着嘴不回答你们的话。

<夏洛克·黑斯廷斯> 你睡过...不是，“你们关系很不错？”

<阿狗> “算是吧。就是您想的那样。”



<夏洛克·黑斯廷斯> “ ”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窗外的景象让我不太舒服，我不着声色往他身后靠，我也不再想进入什么奇怪的门里了。“我听说巴塞爾最近要调离这里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就是我想的那样？真的吗。真的吗？”

<阿狗> “是啊，他要去大学了，好事。”

<路易斯·冯·德莱恩> “先生，您可能搞错了我们来这的目的。比起兴师问罪，还是更靠近帮您洗脱冤屈——否则来的就是打着闪的警车了。”我靠在门前，纹丝不动。这男人究竟想做什么？我揣摩他那双绿眼睛透露的思想。

<阿狗> "路易斯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94"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换了一边脚翘个二郎腿：“听说他能得到这份工作，都是靠着你们这个艺术家圈子的朋友的举荐。”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要观察他的神情，他是真心实意为为巴塞尔感到高兴吗？"

<阿狗> "你认为这男人绝无半点透露他此时脑中所想的意思，不只是事情的真相，还有他的思想——某种狂热、而且偏激的东西。"

<阿狗> "欧文

>>>心理学"

<骰子>: "都把眼睛闭上。"

<骰子>: "您在群<灰色画像>(728565657)的暗骰结果为

1D100=68"

<阿狗> "你认为他确实为巴塞尔感到高兴，比他自己的事都高兴。"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向其他人使了个眼色：制住他，翻他的东西！"

<阿狗> “对，我知道泰威也很嫉妒，但那是没办法的事……”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么说，他是你们当中最有才华的那一个？”

<阿狗> “他当然是，虽然还年轻，但毫无疑问他是。”他以不可置否的语气作答。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欲言又止，看起来巴塞尔给他灌了什么迷魂药了，这男人的精神状况实在是不太正常。”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对他的评价很高，他也是这么想你的。他说你很‘可爱’。”

<阿狗> “……哦。”

<夏洛克·黑斯廷斯> “巴塞尔没有和你说过金斯波特和阿卡姆的孩子们失踪的事情吗？”

<以赛亚·古斯特> “我还在他屋子里到处看看呢！这个混乱的房间倒是给我留下不少印象，可要论他是不是个绑架犯，以他的这点印象，我认为还不是很的。在朋友们聊天的过程中，我走到那幅画边，仔细打量起来。”

<阿狗> “没有，我们不聊那些。”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们平时到底聊什么？我的眼神越发诡异。”

<阿狗> “这幅画画的场景有点眼熟：似乎就是你们现在所处在的这个房间。”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你们聊些什么？”

<阿狗> “我拒绝回答，先生。”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的盯着你，“你们在我家停留的时间有点太久了。”

<以赛亚·古斯特> “噢，达克的房间，我可以以心理学的角度猜测绘画一位朋友的家屋有什么意义吗？”

<阿狗> "以赛亚

> > > 心理学"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心理学鉴定: D100=21/7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那么以赛亚觉得, 这两个人的关系, 真的是一般.....应该就是夏洛克先生想的那样吧。"

<欧文·埃尔南德斯> "噢!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他什么都不愿意说, 仿佛是一点儿都不在意那些失踪的男孩, 我要来到他边上握住他手腕固定在身后——就像对待每个失控的精神病患那样。"

<以赛亚·古斯特> "这是巴塞尔先生绘制的吧, 描绘如此亲密的地区, 你们是一对情侣吧?"
我无辜地开口。

<阿狗> "无可奉告.....你干什么!!"

<阿狗> "欧文

> > > 斗殴"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斗殴鉴定: D100=84/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以赛亚·古斯特> "没事, 我只是觉得, 密大可能不会想要同性恋当他们的学生的教导者吧?"

<阿狗> "他像猫一样尖叫着往边上一躲! 你扑了个空!"

<卡尔 休斯顿> “操你的！该死的鸡奸犯，你到底有没有绑架我的侄女？那些孩子呢？！”
看达克这副态度，还“拒绝回答”，我终于忍不住了——我直接动了手，上去就惯倒这个该死的男人，把他的手臂掰到背后。“我看就是他，伙计们——别废话了，让我把他揍个半死不活。”

<阿狗> "卡尔

> > > 斗殴"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斗殴鉴定: D100=100/65 大失败

——有什么话你去和老大哥解释吧。”

<阿狗> "他又往另一边一跳！卡尔整个人摔到桌面上，而他冲过去就准备开门逃跑！"

<阿狗> "卡尔

> > > stc hp-1"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1 --> 7"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要冲上去制止他！"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伸出拐杖绊他一脚"

<阿狗> "欧文

> > > 敏捷"

<阿狗> "夏洛克

> > > 敏捷"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想去哪？”我堵着大门一步不动。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敏捷鉴定: D100=52/6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敏捷鉴定: D100=18/3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阿狗]进行 60 鉴定: D100=11/60 极难成功

很好, 组织很欣赏你。"

<卡尔 休斯顿> "啊——该死的——"

<阿狗> "路易斯

>>>敏捷"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敏捷鉴定: D100=22/7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卡尔 休斯顿> "被这个家伙躲开, 我气得顾不得疼痛立刻弹起来, 要去抓他。"

<阿狗> "不行了, 你们拿他完全没有办法, 他像野猫那样上蹿下跳着躲避攻击, 最终夺门而出!"

<以赛亚·古斯特> "其实我觉得还不至于……" 我刚还想说别的东西, 却被这一系列动静打断, 我也不太擅长行动, 我站住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操, 这小子跟条泥鳅一样!" 我看着他灵活地夺门而出

<夏洛克·黑斯廷斯> 眼看着这名厚颜无耻的波西米亚罪犯从人缝里腾挪躲闪地滑走, 我多少也有些瞠目结舌了。"好吧, 先随他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管他的！我们老调查员最擅长登堂入室，反客为主了。他走了更好，我立刻冲进他的卧室，翻他的书架和桌子，还有床底。"

<夏洛克·黑斯廷斯> "既然屋主不在，那么我便着手彻查起这栋屋子了。他的画室，卧房和书架上都藏着些什么？"

<以赛亚·古斯特> "我见他已走，我走到窗户边往外望那片森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既然人都跑了，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翻他东西了对吧。" 我走进他的卧室开始乱翻

<欧文·埃尔南德斯> "大不了报警吧。我要搜刮他的屋子。"

<阿狗> "路易斯一脚踢开他卧室的门！这是一个更加凌乱的房间，墙上贴着惨白的墙纸，桌上堆着凌乱的书稿，除此之外是更多的私人物品.....和毒品。"

<阿狗> "夏洛克、路易斯、席尔瓦、欧文

>>> 侦查"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34/7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侦查鉴定: D100=83/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58/70 成功
干得不错。"

<卡尔·休斯顿> "我沉着一张脸，去翻他的私人用品。我要一间一间房间地找，都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30/6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要看看那些毒品，这些和在犯罪现场的鼻烟壶里的那些一样吗？"

<阿狗> "那么路易斯很快意识到，这人是个作家，但没有写完过任何一本作品——他桌上，到处是废掉的手稿，就算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知道这人的精神状态应该也彻底完蛋了；而夏洛克，你找到一张这样的字条："

<阿狗> "吉姆·雷德蒙德，《不可名状的教团》。

最底下是一行位于皮克林街的地址。"

<阿狗> "席尔瓦没找到鼻烟壶，但觉得大开眼界——这里的吸毒用具五花八门，简直可以开展览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亲爱的路易斯，你来看看这个。" 我把那字条展示出来。那地址是我见过的地址吗？

<阿狗> "那不就是巴塞尔·埃夫斯提供给你的那个地址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应声而动，凑到纸条跟前。.....等等，好像不是喊我。"

<以赛亚·古斯特> "那么我收回视线走向屋内，也加入搜查房屋的行动，人不能问问题，总可以从他的居所获取只言片语。"

<夏洛克·黑斯廷斯> "哦。"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凑到纸条跟前，"你认识这个地址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群急尖艺术家。"

<阿狗> "那么你发现屋子里的人，怎么都聚成一团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是巴塞尔·埃弗森的家。那名教师。"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就知道！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可千万不能让他逃到阿卡姆去。"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哦，看来他们....." 我揉了揉脑袋，真是搞不懂这些艺术家，"看来我们得到这个地址去看看。"

<卡尔·休斯顿> "什么意思，他们互相之间联系这么紧密...你们怀疑是那个老师？" 我这才反应过来。

<欧文·埃尔南德斯> "金波斯特警局的牢房数量够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踢开地上的纸团。艺术上的废品，人类里的败类，他和巴塞尔该在牢房里关到一起，再配上几十个其他名目进去的犯人——据说监狱里最瞧不起这种人。"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一开始只是一些直觉，没想到他们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路易斯·冯·德莱恩> "走。我怀疑维托斯基立刻去给他的相好通风报信了。" 我一刻也不停，从满地狼籍的屋里大步走向车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 "想到他那拒绝合作的态度，我面色铁青，不发一语跟上去。"

<卡尔·休斯顿> "操！男同性恋。真是撞了大运...真的是他们做的吗？如果真是他们，我可怜的莱斯利，她说不定也在那....."

<以赛亚·古斯特> "我给糟糕的达克先生关上了门。"

<阿狗> "此时已经是傍晚六点半了，天色渐渐发黑，你们六人鱼贯而入两辆车子。那个地址离这里不算远。"

<阿狗> "全员"

>>> "侦查"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65/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侦查鉴定: D100=57/6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侦查鉴定: D100=78/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32/7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侦查鉴定: D100=62/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74/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那么车子开到的时候，一晃而过的，以赛亚瞅到街头有个鬼鬼祟祟的影子.....他刚刚是不是在偷偷往你们这边看？而路易斯，你留意到这是一个肥胖的，怪异的身影：他的左半张脸上有什么东西。"

<路易斯·冯·德莱恩> "医生？" 我立刻追到他边上一个急刹车。

<路易斯·冯·德莱恩> "然后甩上车门下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回头就在.....男酮路！"

<卡尔·休斯顿> "什么？那个流浪汉....." 我好奇地往窗外瞧。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他们看见什么了？" 我跟着把车停下来

<阿狗> "路易斯反应飞速，你的车子一个漂移、在街中心留下一串刺耳的声音——而医生，他被这动静吓得够呛！转身就开始逃跑！"

<阿狗> "路易斯

>>>敏捷"

<夏洛克·黑斯廷斯> "劳驾您停车，亲爱的路易斯。" 我跳下车去——我的天，金斯波特人的腿脚真是令人羡慕得好啊！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敏捷鉴定: D100=37/7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阿狗]进行 55 鉴定: D100=43/55 成功

干得不错。"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只有一条腿，但这不碍事。我跟着奋起直追，他要跑到哪儿去？"

<阿狗> "医生刚跑出去没两步，就被你抓住了脏兮兮的外套，他仓皇的转过头来。"



<阿狗> "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停车追出去，看看他们抓到了个什么玩意？"

<阿狗> "啊！！不、别过来！" 这个体积庞大的男人开始胡乱挥舞手臂。

<以赛亚·古斯特> 警察们每天都在干这样的活计吗？我三两步跟上去，也不管追不追得到，期间还抽空跟伙伴解释：“他在往我们这儿瞧。”

<路易斯·冯·德莱恩> “是……是那个流浪汉！”这两天心肺功能受到的锻炼远超我过去三年。

<卡尔·休斯顿> “我也要下车追过去。”

<阿狗> “你们追上的时候，正看到路易斯手里扯着某人，而他的大脏爪子也怼在路易斯干净的脸上。”

<阿狗> “而卡尔和欧文，你们认得，这正是那个比利失踪当天去过警局的男人。”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了。”我跑到这流浪汉的身边，终于有空停下来大喘气。见鬼的，木腿都差点跑掉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医生’，是你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医生？”

<以赛亚·古斯特> “我好一会儿才追上来，这算需要避免的剧烈运动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紧随其后，忙不迭对司机路医生先生点头。”

<路易斯·冯·德莱恩> “呸、呸呸。”我掏出干净手帕抹了抹脸，把张牙舞爪的大臭猪交给身强体壮的年轻人。

<卡尔·休斯顿> “是你！”我跑了过去。“你认得我吗？之前我在警局看到你了。”

<阿狗> “别过来！别开枪！”他大声叫唤，但好在这里是皮克林街，并没有引来多少人围观。

<夏洛克·黑斯廷斯> “没人开枪，我的朋友。您冷静些，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以赛亚·古斯特> “你好，我们并非敌人，你大概需要治疗。”我抽了点医疗物品出来试图降低他的恐惧。

<阿狗> "以赛亚

>>>精神分析"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精神分析鉴定: D100=6/8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阿狗> 那么以赛亚轻拍着这个大块头的肩膀，通过话语和适当地行为暗示让他冷静下来，他狂乱挥舞的两只粗胳膊渐渐放了下来，胸口剧烈起伏的喘着气：“对.....我是、我是“医生”，他们这么叫我。”

<以赛亚·古斯特> “来，跟我呼吸，平复.....医生，你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我丝毫不介意他脏物的服饰，缓慢地陪他冷静下来。

<阿狗> “菲利普·A·巴顿。”他用手抚着自己的胸口，“我不是、这里的人。”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位也是医生，以赛亚医生。”我在稍远的位置观看人类驯服早期臭猪记录，略放心了些，“您跑什么？我们没有攻击您的意思。”

<阿狗> “我是.....我追着那个可疑的男人到这里。”但显然他仍然有点语无伦次，“他偷走了那个、小盒子，从警局。然后，我的屋子被烧掉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但我得说，您把阿司匹林药片随便发给未成年人这事做得太不地道.....——什么盒子？”不会又是神通广大的维托斯基干的吧！

<夏洛克黑斯廷斯> 鸭夫夫霸凌野猪的画面实在是让人不忍心去想象。我痛苦地闭了会眼睛：“辛苦您了。您追着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是像只左弹右跳黑猫的男人，还是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男人？”

<以赛亚·古斯特> “好的，巴顿先生。你的家乡在哪里，你是追着谁来的，他长什么模样？”

我慢慢地放出我的问题，就像从完整的积木建筑中抽下一块又一块。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什么？你是从哪儿追过来的？”

<阿狗> “这里、那个男人可能还在这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得出来，他在尽力使自己嘴里蹦出来的单词有些条理。而以赛亚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男人的精神、或者说大脑的状态严重受到头上的伤的影响。

<卡尔·休斯顿> “到底是怎么回事...”目睹这样一个悲惨的流浪汉让我心中有些不舒服。

<路易斯·冯·德莱恩> “.....好，但您得说快些。”我犹豫地瞥了一眼巴塞尔房子的方向。

<夏洛克·黑斯廷斯> “没问题，巴顿先生。请您挑选去处。”

<以赛亚·古斯特> “好的，没关系，巴顿先生，您想去哪？”我揽着他的肩膀，想要给他一些没那么重要的支撑力。

<阿狗> “他带着你们往在附近钻来钻去，最后手脚并用的爬进某个黑漆漆的厂房，但还在神经质的四下张望，确定是否有人跟着似的。”

<阿狗> “他在、他还在，我看到他进了那个屋子，他在那里。”他手舞足蹈的说着什么，身上的肉一颠一颠。

<夏洛克·黑斯廷斯> “巴顿先生挑选的去处对于残障人士有些过于严苛了。我腿麻，我气喘，我顺着医生的手指看去，是地址上的那栋房子吗？”

<阿狗> “你觉得方向上大差不差。”

<以赛亚·古斯特> “我能爬上这间厂房吗？”

<阿狗> “你们钻的进去，就是衣服会脏。”

<卡尔·休斯顿> “我要去看看。”莱斯利也许就在那儿呢！“他就在那里是吧？我要过去那边——”

<阿狗> “那很、那可能、危险！”医生的两手死死抓着卡尔.....然而虽然高大，他的双手似乎没什么力气。而以赛亚，你觉得这种激动的情绪对他的精神来说并不太好。”

<骰子>: “[阿狗]进行 65 鉴定: D100=2/65 大成功

也许应该给你一枚奖章？”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什么屋子？哪里？我跟着看过去，同时觉得他只是因为外貌就遭打如此对待.....“您那天跟那个学生说了些什么？金波斯特高中，就在附近。”

<路易斯·冯·德莱恩> “冷静些，菲利普先生。.....？”

<阿狗> “那个男孩！他很危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再见过他！”他听到这话，神情激动地转向了欧文。

<以赛亚·古斯特>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慢一点说，我们不会贸然前往的。”我安抚着巴顿先生的情绪。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说，勒鲁？”我试图破译他咋咋呼呼、手舞足蹈的话语。

<阿狗> “那个男孩、那个男孩！！”他仍然激动地朝你们比划着什么。

<夏洛克·黑斯廷斯> “先生，哪个男孩？”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您先冷静一下，我们可以慢慢来，”我试图把对话拉回正常的节奏

<阿狗>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大幅度的挥动双手，比划一个大概他胸前的位置，“这么高！大概、这么高！”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入乡随俗，在耗子窝里参照主人的规矩……算了，太低效了。我摸出

那张集体照，指了指比利：“是他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您在高中门口跟那个男孩说了话，是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您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他身边还有别人吗？”

<以赛亚·古斯特> “他长什么模样，黑头发、金头发？绿眼睛？”我引导着他说话，语调尽量平缓。

<阿狗> “啊！！！！！！！”

<路易斯·冯·德莱恩> “叫那么大声做什么啊！”

<阿狗> “突然的，医生张大了嘴巴，震惊的看着那张相片，他大喊起来。”

<阿狗> “这个男人、就是这个男人！！”医生指着那张集体照上，巴塞尔·埃夫斯的头像继续大叫道，尖利、刺耳的声音充斥了正个空旷的厂房：

“凶手！”

<阿狗> “我看到他带走了、带着那个金发的男孩上了车！”

<阿狗> “也是他、带走可怜的女孩、拉着她的手让她上车！”

<阿狗> “我想、我想警告他们！”

<阿狗> “他们甩开我，孩子们从我身边跑走。”

<阿狗> “……我看着，看着他带走了孩子们。”

<阿狗> “一片黑暗中，医生的声音久久的在回归于寂静的空气中回响着。”

“——第一幕：三个嫌犯 END——”

第二幕：艺术家们

<阿狗> "缓缓地，医生痛苦的蹲了下来，两手痛苦的揪着头上稀疏的头发，喉咙里发出那种痛苦的，哮喘一样的声音。某个真相，某个在黑暗中的真相，在此时的一片黑暗中渐渐清晰明了，借由医生激动的、错乱的话语的描述，一幅幅可怖的图画无声地在你们的头脑中被构想出来。"

<以赛亚·古斯特> "好好好，知道了....." 我有节奏地抚摸他的后背，让他再冷静一些。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么没什么好说的了.....先生们。巴塞尔和他的小情人必须受到制裁。"

<卡尔·休斯顿> "是那家伙。是那家伙....." 我在原地待不住了。"莱斯利被带到那里去了！我要立刻去找她——那个狗娘养的巴塞尔..."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不过他一个该上绞刑架的，抓那么多不对胃口的小孩是为了什么，我暂且蒙古。我看向不远处的宅子，给手枪上膛后就从耗子窝里出来。"

<欧文·埃尔南德斯> "巴塞尔！这些该死的男同性恋，去一趟阿卡姆还不忘记他的肮脏勾当！"

<夏洛克·黑斯廷斯> "稍等，朋友们。" 我挪回车边，从后备箱里掏出我那杆在人群中略显格格不入的步枪，"那里边还不知道有什么，别忘了那些梦。"

<阿狗> "好在现在天已经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皮克林街上没多少人，没人注意到那柄细长的步枪。"

<以赛亚·古斯特>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不会有事，来得及，你不要太自责....." 我陪他一起蹲下，双手覆盖在他的手背上尝试把他的手拉开。如果巴顿先生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我就也准备和大家出发抓人去了。我知道那些孩子多半是九死一生，那个巴塞尔也必须付出代价。

<阿狗> 医生的双眼痛苦的看着你，也许这是他的神志为数不多清醒的时刻：“孩子们、很危险、我的家就、被，烧了.....警察、不相信我，小心那个男人、凶手！凶手！！”

<卡尔 休斯顿> 我抄起手枪，几乎要跑过去了——“快点，先生们，快...”

<以赛亚·古斯特> “我们去去就回，请您待在这里，或者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巴顿先生，向你敬礼。”我站起身来，从我的口袋中掏出药瓶给他塞了两颗，“这是镇定的药物，你要失控的时候再吃。”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们已经相信您了，菲利普.....医生。完全相信。”我撂下一句平淡、但或许有些宽慰作用的话，有些惊诧地望向突然出现的半自动化烧火棍。“.....这可是好东西。”

<阿狗> “他点了点头，把你给的药牢牢抓在手心里。”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把我的装备清点一下，“走吧，看来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在那里。”

<以赛亚·古斯特> “我可没有战斗能力，外伤医疗技术也一般，但我还是希望能尽自己一份力。我的外套迟早也急送洗干的，我把外套的扣子扣好，准备接下来与大家可能地进入。”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看一眼黑斯廷斯先生的汽车后备箱，我不会用枪。那里面有什么趁手的东西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往半自动化烧火棍里填上两枚子弹：“如果能从他的幻觉里真把枪开出去，那的确算得上好东西了。进去看看吗，朋友们？”

<阿狗> “欧文

>>>幸运”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幸运鉴定: D100=92/8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侦探的后备箱里只剩一些药品。"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收回视线，准备一会儿就地取材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把之前买的匕首递给这名家属。"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今晚我们都是枪刃"

<欧文·埃尔南德斯> ".....噢，谢谢您。" 我小心地收下这把匕首。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咋拉一声拽开保险栓，然后爬下鼠洞——我的后备箱里会带着点什么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的好东西吗？我在车边驻足，掀开后盖。"

<卡尔·休斯顿> "我环视四周，能否在这附近找到棍状物呢？"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端着上了膛的枪，慢慢摸到了那栋罪恶老宅的门边。里边有什么动静？"

<阿狗> "屋里比较安静，但时不时仍传来翻东西或走路的动静，听上去有人在。"

<卡尔·休斯顿> "我走在最前面，蹑手蹑脚地端着枪靠近。"

<以赛亚·古斯特> "那么我把我的长柄伞递给卡尔先生，我跟在最后上去。"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端祥着门锁，这是一枪能崩掉的东西吗？"

<阿狗> "你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但周围还有邻居。"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把手枪拿出来握在手里，跟在队伍前头"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故技重施，溜门撬锁。"

<夏洛克·黑斯廷斯> “能麻烦你们处理一下这把门锁吗？算是弥补刚刚在维托斯基家的遗憾。”

<阿狗> "路易斯

>>>开锁"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锁匠鉴定: D100=68/46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路易斯撬出一阵丁玲桃榔的动静。"

<阿狗> "团体幸运检定——"

<阿狗> "卡尔

>>>幸运"

<路易斯·冯·德莱恩> “看来我今天很难在这件事上留下什么佳绩了。” 我让让位置。

<卡尔 休斯顿> "我手上满是冷汗，拿出开锁工具，小心翼翼地开始开门。"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幸运鉴定: D100=69/3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说明您是位遵纪守法的公民——只为了市民的安全偶尔破坏规则。”

<阿狗> "不出意外，你们背后的门又开了：出来的是一个两眼通红，骨瘦如柴的男人，手里还夹着一支成分不明的烟。他看了你们全副武装的一行人，眨巴眨巴眼——后退，抓门把手，关门，一气呵成。"

<阿狗> "不管怎么说，他看上去应该不是会报警的人。"

<路易斯·冯·德莱恩> "谢谢你，瘾君子。我愿意把娘炮这个光荣的封号让渡给你，我在心里想。"

<阿狗> "卡尔"

>>>开锁"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开锁鉴定: D100=72/61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松了一口气。借过德莱恩先生手里的工具，也打算试试折腾开这门锁。"

<卡尔 休斯顿> "我只是回头看了那男人一眼，便继续鼓捣这把锁。我有些拿不稳开锁工具了...但我必须努力去尝试。"

<阿狗> "卡尔"

>>>开锁"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开锁鉴定: D100=12/61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欧文·埃尔南德斯> "看来不需要我再做尝试了。我默默放下手，那屋子里会有几个人？"

<阿狗> "那么，门开了。"

<阿狗> "你们看到在里面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胡子邈邈，穿的要么可以说是前卫要么是破烂，他手里捏着一只水杯，一脸茫然的样子，像是正准备来看看前门的动静，就和你们一群全副武装面露凶相的男人撞了个正着。"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什么、这是哪位？"

<阿狗> "他也很好奇，你们哪位啊？"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谁？无关人士，还是巴塞尔拉拢的会众？无论如何，我决定迅速地忽视他，用一种大步流星的坦荡姿态进门，去找巴塞尔住的那间。"

<阿狗> "路易斯"

>>>敏捷"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敏捷鉴定: D100=57/70 成功

干得不错。"

<夏洛克·黑斯廷斯> 算了，老兵不死，只是非法入室！我一脚将门踹开就要往里进：“失敬，我们找人。”

<阿狗> 那么你一个箭步冲进陌生男人家里，而他在同一时间大喊起来：“你们是谁？！你们来我家干什么！！”

<卡尔·休斯顿> "我直接越过这个男人。现在可顾不得那么多——"

<阿狗> "接下来，其他两个男人也直接非法入室冲进他家里。"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不好意思，我们要找巴塞尔，" 我无视他直接走了进去

<阿狗> "三个。"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里是他家？” 巴塞爾在里面吗？”

<阿狗> “这个邋遢的男人家如其人，这地方一片狼藉，而且地方狭小，算上客厅只有三个屋子，你们依次拉开门。没有巴塞爾，耗子倒不少。”

<以赛亚·古斯特> “我朝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不知道他出现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但他别添麻烦就行……不过，我们会不会真走错了？我站门口左右瞧瞧这走廊。”

<阿狗> “你们到底是谁？！来我家干什么的！” 他一边尖叫一边用两手捞住了看上去最软柿子的以赛亚。

<夏洛克·黑斯廷斯> 既然这里是那位巴塞爾的家，那么这里出现其他男人或许也是正常的事情。“吉姆·雷德蒙德先生，请问巴塞爾先生呢？”

<阿狗> “巴塞爾？巴塞爾·埃夫斯？？”

<以赛亚·古斯特> “我和他抱住了，这是在干嘛？”

<阿狗> “吉姆瞪大眼睛看着你。”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的，那名美术老师。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地址。”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你知道他，他在哪？”

<阿狗> “——这儿他妈的是我家啊！！”

<以赛亚·古斯特> “先生，请放手，授受不亲。”

<阿狗> “你先放。”

<路易斯·冯·德莱恩> “好吧——让我们换个问题，《不可名状的教团》这本书是您写的吗？”

<以赛亚·古斯特> “不是他先抓上我的？那我放手。”

<卡尔 休斯顿> “对——他在哪？”我快步走进民宅深处，把里屋的门都打开看了，把非法入侵做到极致。

<阿狗> "卡尔、欧文

>>>侦查"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侦查鉴定: D100=43/6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47/6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提到这本书，他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巴闭上了。闭的死死的。"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看来你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非法组织？巴塞尔在哪？”

<路易斯·冯·德莱恩> “无妨，我们会找到的。证据或者是本尊。”又一个牙齿被强力胶水黏上的。我重点翻起工作台和书架。

<阿狗> "那么欧文，你直接进了最里面像卧室一样的房间，一撻他的床单：床底下是数不胜数的吸毒道具、还没拆分的毒品，这和维托斯基家毒品的计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要真是供给个人吸的他能把自己吸死；而卡尔，你从书架上拿下了那本《不可名状的教团》。"

<以赛亚·古斯特> "我严严实实又浆糊纸片般堵在门口，这个人怎么还不放手？"

<阿狗> "路易斯

>>>侦查"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76/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而这时，吉姆猛地撒开了以赛亚——他拔腿就要跑啊！"

<路易斯·冯·德莱恩> "冯大爷老矣，尚能饭否——别再跑了，金斯波特的疯子们！"

<以赛亚·古斯特> "我反过来把他推进室内并迅速关门。"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追上去，条件反射性地。"

<夏洛克·黑斯廷斯> "难不成，这又是一个嘴巴严实后边开放的性变态？哦，这不是，这是最常出没于金斯波特的长跑冠军啊！！"

<阿狗> "路易斯、以赛亚"

>>>敏捷"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敏捷鉴定: D100=46/7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敏捷鉴定: D100=40/5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阿狗]进行 40 鉴定: D100=91/4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卡尔·休斯顿> "《不可名状的教团》，这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你们来看看……" 我把这本书打开，随意翻了翻。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们这是在集体嗑药？我把床单就这么摆着，让那些东西露出来，凑过去看看卡尔手里的书。"

<阿狗> "这本书相当古旧，而且看上去已经有一定年份。"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反手把他按在了地上，还踢了一脚。“老实点，先生。您知道做贼心虚这个词吗？就是这会您的真实写照。”

<以赛亚·古斯特> “咔嚓”一声，门被我锁上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自知绝无可能靠着一条腿追上两条腿的男人，耸耸肩，进屋去和两位家属一道在这屋子里翻翻拣拣去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大言不惭地进行了一番德国人敢教美国人敢学，控制住吉姆。”

<阿狗> “那么以赛亚和路易斯一左一右给他拿下，甚至有余裕的把门给关上了。”

<阿狗> “夏洛克

>>> 侦查”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这些人一个个嘴倒是挺硬，”我走过去帮忙把吉姆摁住，“先生你最好还是招了吧？”

<阿狗> 吉姆并不老实，被你们按住了还在满地扑腾，然而怎么也挣不过三个男人：“放开我！！我和这事没关系.....不是我！！！”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80/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你被这东西吵得静不下心来，况且这破地方也太脏了吧。”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是谁呢？巴塞爾？这我们已经知道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艺术家都玩这么大的吗？床底下的毒品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用拐杖尖挑开地上四处散落的垃圾，摇着头继续在屋内转悠。大隐隐于市，他太会藏了。”

<阿狗> "夏洛克

>>> 侦查"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50/7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你们知道.....你们知道?? "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是巴塞尔干的, 对吧? 你最好不要想骗我们。"

<阿狗> "那么, 夏洛克用拐杖挑开一个倒扣在地上的盒子, 里面装着一个小玩意——一个小巧精致的鼻烟壶。"

<卡尔·休斯顿> "我翻着这本书, 粗略地读起来。"

<阿狗> "这本《不可名状的教团》只是一部分, 著者名为金哥布林, 粗略的翻看一下, 内容竟是些邪教、古神.....诸如此类。"

<路易斯·冯·德莱恩> "他以职务之便绑了那四个可怜的孩子。" 我断言道, 菲利普在确定这事上真是头号功臣。"巴塞尔本人住在哪? 他把你的地址留给我们, 显然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拿你当垫背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不是警局重要的证物吗? 我蹲下去将那东西捡起, 打开看看里头, 一边回到了其他几人身边。"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这不是警察局弄丢的证物吗, " 我看了一眼鼻烟壶, 又转头看吉姆: "怎么会在这? "

<卡尔·休斯顿> "操, 老实交代, 那些孩子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 我早就等不及了! 我走过去, 攥住他的领子逼问道。 "他们到底在哪? 你把孩子们怎么样了! "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焦急地从卧室踱步出去，焦急地四下张望。证据几乎确凿，但那该死的巴塞尔到底在哪？”

<阿狗> “我说、我说！！”你们手里那个鼻烟壶让他精神有点崩溃了，“是巴塞尔指使我偷东西，但我没帮他做那些事！没有！”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你和巴塞尔……是什么关系？”我眯着眼睛看他

<阿狗> “那些艺术家、我给他们提供大麻……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你为什么要听他的？”我眯起眼睛，“他握着你的什么把柄吗？”

<卡尔·休斯顿> “他妈的还有什么？你们都在这儿做些什么，总不能只是吸点鸦片吧！那些孩子呢？！”

<夏洛克·黑斯廷斯> “很显然，你们不只是那种关系。大麻提供者怎么会拥有那本有关神秘学的书籍呢？”

<阿狗> “他、呃，他懂得很多，而且……”冷汗顺着他的脑袋冒出来了，“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怕了他了，他现在实在太可怕了！我受不了了！”

<以赛亚·古斯特> “可以请你说一说吗，他可怕在哪？”如果是说那些个幻觉，那是挺可怕的。

<卡尔·休斯顿>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不然我就把你扔到他手里去，让巴塞尔折磨你！”

<阿狗> “他能、能把人带进噩梦。”他舔了舔嘴唇，“一开始、这些梦能给我带来灵感、比毒品都他妈有用，但现在，现在……”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你知道他人在何处吗？”

<阿狗> “巴塞尔最近几天在艺术展那里，明天是艺术展最后一天，再之后他就要离开金斯波顿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你们没有那些玩意画不出来画吗？”我对艺术家的刻板印象又加深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不管他许诺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已经发现了，那些刺激最后只会转变为恐惧。”我顿了顿，“艺术展在哪开办，每天的开放时间又是？”

<以赛亚·古斯特> “谢谢你的回答，你知道他要用什么交通工具离开吗？”我抬眼找一找他屋内是否有电话，我要向阿卡姆警局致电。

<阿狗> “那么你发现，这个邋遢的男人家里并没有电话。”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不禁骂出了声，用力抓住他一条手臂。“那些孩子呢？被带走的那些孩子呢？你还知道些什么？！他都让你偷了些什么？”

<阿狗> “梅塞美术馆，在、在霍特和霍华德之间、霍尔街上。”他说话磕磕绊绊的，看来大量的毒品对他的脑子影响很大。

<阿狗>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他带走了一些孩子，但我不知道那是要干什么！我根本、根本不敢想。”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那你知道那家伙的住处在哪吗？”

<阿狗> “我知道、但、但他不一定会在。”

<路易斯·冯·德莱恩> “几点开到几点？”我语气不善地又重复了一遍问题，低头看了眼表。

<阿狗> “早晨十、十点开始。”

<卡尔·休斯顿> “我他妈的根本不在意这些艺术家的屁事——他把孩子藏到哪里去了？！”

他住在哪？快说！”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攥紧了拳头，他知道！他知道那混账带走了一些孩子！”

<阿狗> “金斯波特古老的港湾区！约翰街的尽头、尽头的房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 艺术家，毒品，性变态，绑架，邪教。这男人身上藏着的诸多秘密，一个更比一个不安。我握紧枪，蹲下身来：“夜晚呢，夜晚他会在什么地方？”

<阿狗> “我不知道，但他最近一直在艺术展那里.....”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看看表，现在几点了？”

<阿狗> “现在是晚上十点。”

<卡尔·休斯顿> “你他妈的知道他带走了孩子却就那么让他做了...” 我要给这个混账的脸来上一拳，把他扔到一边去。

<阿狗> “卡尔

>>>斗殴”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斗殴鉴定: D100=14/65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你直接冲着他的脸上给了一拳，他在一声惨叫后直接晕了过去。”

<以赛亚·古斯特> “都是些罪无可赦的家伙，我厌恶地刷了他一眼。我本想向阿卡姆警方致电以防万一，看来我们必须要在明日结束前抓捕到那个混蛋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先去救那些孩子。”我下了定论，人渣可以稍后再收拾，但可怜的学生们，在恐惧里颤抖了太久——而金斯波特的警察又是一帮窝囊废。

<卡尔·休斯顿> “走，我们快走...他们肯定在他家里关着呢！”

<路易斯·冯·德莱恩> 没有施舍给发出惨叫后昏厥的男人一眼，我大踏步离开公寓。“别忘了带上那本书！”

<卡尔·休斯顿> “我把书抱在怀里，抓起枪，直接跑到车前面去。”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天哪，在我看来巴塞爾这男的能被枪毙十回，”我没有拦着愤怒的家属，这是这个帮凶应得的。“所长，我们现在？”

<欧文·埃尔南德斯> “休斯顿先生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憎恶地看了眼倒在地上的男人，紧追他们的步伐。”

<阿狗> “深夜，两辆汽车在金斯波特的公路上发出嘶鸣——汽车的头灯照的你们面前的景色摇晃不定，大海腥咸的气味灌入肺中，寒冷的空气、永远不会散开的迷雾，金斯波特的一切笼罩在未知的恐惧当中。”

<阿狗> “两个路易斯

>>>汽车驾驶”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汽车驾驶鉴定: D100=74/5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汽车驾驶鉴定: D100=16/20 成功

干得不错。”

梦境片段：德利宁的朝圣者

<阿狗> "那么，在低血糖和令人不适的气候影响下，路易斯一阵头晕目眩，车子一把撞上道沿。"

<阿狗> "而侦探们的车也犹豫前车突发事故不得不缓缓停在路边。"

<路易斯·冯·德莱恩> "嘶.....抱歉。"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嘿，没事吧？" 我停好车下车看看前面的情况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判断自个当下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开车，从驾驶座上麻利地下来，让贤了。人撞到事小，车没坏吧？我检查一番。"

<阿狗> "车子的前盖撞扁了，不过不是很严重，修一下兴许还能用。"

<阿狗> "全员

>>> 聆听"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撑扶住座椅靠背，也从车上下来。"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聆听鉴定: D100=7/5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聆听鉴定: D100=82/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卡尔·休斯顿> "没事吧？" 我把头探出车窗。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聆听鉴定: D100=42/5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聆听鉴定: D100=53/70 成功

干得不错。"

<以赛亚·古斯特> "没事，下次多吃点。" 今日打破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严格遵守一日三餐的原则，不过德莱恩先生似乎更严重一点.....可惜我没有带任何食物。

<阿狗> ".....路易斯！嘿、叫你呢！" 突然之间，德国来的路易斯听到这样一个声音。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聆听鉴定: D100=17/5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路易斯·冯·德莱恩> "车需要修修！再来个不怎么头晕的换到驾驶座上.....谁？" 我嚷嚷了一半，扭过脑袋。

<阿狗> "而其他的人，你们也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卡尔和席尔瓦甚至听出这声音有点耳熟。"

<阿狗> "你看到一个丑陋的矮个子、或者说一个诸如，他站在一间高耸的老楼面前，朝你挥手。"

<卡尔·休斯顿> "怎么回事，我能想到这声音来自谁吗？"

<阿狗> "你们你想起来了，时间并不久远，是伊丽莎白·布伦戴奇变成怪物前发出来的那个声音。"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怎么回事，谁在叫我？"

<欧文·埃尔南德斯> "谁啊？这声音是从哪儿来...那是谁？"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看见一个侏儒站在一栋破楼房前面，你们呢？"

<阿狗> 你们都看到了那个侏儒，他更为大力的挥舞着手臂："嘿！叫你呢！"

<路易斯·冯·德莱恩> "有了前车之鉴，我本能地提起警惕，两腿像生根一样扎在地面上。"

<卡尔·休斯顿> "操。" 我背后发冷，忍不住骂了一句。"是那个....."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或许我们又进入了什么噩梦了....." 我转头看看我的同伴们，他们呢还在吗？

<阿狗> "还在，同样恐惧的瞅着你。"

<卡尔·休斯顿> "是巴塞尔在作怪！别被他迷惑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是说——谁会在进过鬼打墙的老楼之后还被骗第二次啊？智力有缺陷？我摇摇头，钻进车后座，挤下去一个手脚麻利的大男人。"麻烦替我开车，我得吃点东西。"

<阿狗> "我不是巴塞尔。" 侏儒摇晃脑袋说到，两眼看着卡尔，"嘿，你，卡尔·休斯顿，你有什么乐趣？"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又是什么鬼把戏？我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决定去查看一下德莱恩先生的汽车前盖，这车还好吧？"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聆听鉴定: D100=67/7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那么夏洛克也看到了能和人类交流的侏儒。"

<卡尔·休斯顿> "操你的，滚吧！你这个怪物。" 我尽力去无视这东西，尽管冷汗已经浸透后背了。我要立刻爬到另一辆车的前座上去。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不是！那个东西。" 我谨慎地端起枪，瞄准那东西，但并没有开枪射击。

<阿狗> “那你呢？”侏儒缓缓转向头，朝向你的枪口，“告诉我，夏洛克，你有什么乐趣？”

<阿狗> “夏洛克

>>> 侦查”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37/70 成功

干得不错。”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在后座到处寻摸——也许哪个犄角旮旯还塞这给爱丽丝买的零食，哄她安静闭嘴时用的。”

<阿狗> “你看到那侏儒手中在把玩什么东西——一个沙漏。”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的乐趣，就是将你这样的小人送上绞架。”我看向那沙漏，那是什么样的东西？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所长，别理他，我已经受够这种无聊的梦境了。”我回到自己的车上，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阿狗> “去你他妈的吧！傻逼乐趣！”小人一边大叫，一边将那东西朝你扔了过去。

<阿狗> “这是一个小而华丽的沙漏，它朝你飞来。然后，在某一瞬间突然消失。”

<阿狗> “全员

>>> 困难意志”

<夏洛克·黑斯廷斯> “个头不大，脾气不小！”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意志鉴定: D100=14/7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意志鉴定: D100=17/90 极难成功

很好, 组织很欣赏你。"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42/4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25/3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意志鉴定: D100=45/6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77/4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卡尔·休斯顿> "我不确定我到底该不该开车……" 实际上, 我害怕得要命。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还是换我?" 我囫圇塞了点小孩爱吃的东西进嘴, 腮帮子鼓鼓囊囊。无所谓, 谁坐驾驶座……我还没那么累。

<阿狗> "这时, 上了车的卡尔和欧文踩了踩车子的油门。没有反应, 但车子依然发出轰鸣。

<阿狗> "你们转过头去的时候, 副驾驶和后座上一个人都没有, 所有人都消失了。"

<阿狗> "而不断重复的拉手刹、踩油门的动作让你们意识到, 并非车子没有发动, 而是此时, 地面正在渐渐下陷——车子的下方不是柏油马路, 而是细软的黄沙: 你们现在在一个沙漏里!!"

<阿狗> "而以赛亚, 你透过这个巨大沙漏的玻璃壁往外看去, 一只巨大的手——一只侏儒的手托着这只沙漏, 而从上方落下的黄沙正在将你们活埋!"

<阿狗> "以赛亚、欧文、卡尔

>>>困难意志"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13/4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卡尔 休斯顿> "我要先刹车——刹车，这是我最后一个想法。"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43/4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困难意志鉴定: D100=94/3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以赛亚·古斯特> "我不断告诫自己，这是假的、这是幻觉，就像之前那样！"

<阿狗> "那么以赛亚的双手在黄沙里用力的刨动，你极力让头部探出了沙，呼吸——继续呼吸！"

<阿狗> "而欧文和卡尔两人，则在车辆不断地下沉中，被不断涌入窗内的黄沙活活掩埋。"

<阿狗> "在记忆残留的最后一刻，以赛亚看到了一整片浩瀚的沙漠途径——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一座怪异的城市，从中发出的是一种奇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

<阿狗> "你浑身冷汗的从车座上惊醒。"

<阿狗> "路易斯、夏洛克、席尔瓦、以赛亚

>>>sc0/1"

<阿狗> "欧文、卡尔

>>>sc1/1d3"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96/60=大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59 点

太过脆弱有时是很难存活的。"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88/76=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5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56/60=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59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的理智检定结果:

46/53=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53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的理智检定结果:

84/71=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0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卡尔 休斯顿]的理智检定结果:

78/79=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8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阿狗> "你们陆续醒来的时候, 听到周围还有乒乒乓乓的动静。"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冷汗连连, 衬衫湿透, 这不正常! 这是什么鬼把戏? 我不相信..... "路易斯!"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他妈是怎么一回事? 我惊魂未定地往外张望, 我们在哪儿?"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震撼于巴塞尔的雕虫小技——他是如此不厌其烦, 试图用噩梦活生生把几个 40 岁往上的男人吓死。现在, 什么在响? 我四处打量。"

<卡尔 休斯顿> "我惊魂未定地呼吸着, 立刻踩了刹车。我现在在哪里, 还在车上? 我要看看其他人是否还在。"

<夏洛克·黑斯廷斯>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人麻了, 我坐在车座上拿出手帕擦冷汗, "所长, 你觉得他下次能给我们再整个什么花活?"

<阿狗> 仔细一看, 车窗外已经是白天的景象了——路易斯的爱车怼在道边一颗大树上, 而夏洛克的爱车怼在其后, 巨大的冲击之下, 你们六人四仰八叉的倒在了座椅上。几个路人正满脸惊奇的敲打着你们的窗子: "嘿、嘿! 你们还醒着吗?? "

<以赛亚·古斯特> "窒息的感觉太过真实, 干燥粗糙的沙粒使我甚至让我回想起多年前被病人扼住脖子的痛苦。我惊魂未定, 努力地深呼吸。"

<卡尔·休斯顿> “我操！现在几点了？！”

<阿狗> “九点半，先生！你还好吗？需不需要去医院？？”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看来你的车要报废了。”我试试驾驶座这边还能不能打开，先离开车子到外头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不用！”我拉开车门，拎出工具箱——这可比区区前盖碾上路肩严重多了。“有人会修车吗？”

<阿狗> “你下了车，漂亮的车前盖瘪了，但好在没有伤及内脏。”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揉了揉额角，拉开车门跌跌撞撞地下来。“没事，没事。”我也帮德莱恩先生检查一下他的车。

<阿狗> “车头凹进去的很严重，但稍微试着发动一下，倒好像还能开。”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是对调查行为的可耻干涉！好啊，这只下水道里小耗子，他根本不敢站出来，现在用这种可笑的手段，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们的调查行为付诸东流！”我气昏了头，一拳砸在车上。我的天，还有我的车！

<卡尔·休斯顿> 我从车座上弹起来，七手八脚地摇晃其他人。“该死的巴塞尔——我们快走，快走——要来不及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外伤，然后再看看这可怜的车还能不能用”

<阿狗> “车子还能开，就是不大美观。”

<以赛亚·古斯特> “呃，这附近有早餐店吗？”我直言，睡又睡不好，吃也不能少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晃晃悠悠坐回驾驶座，先去找个能填饱肚子的地方。”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恰恰说明，他拿我们没什么办法，先生们。只能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伎俩，而不是真能除之后快的。”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应该在背包里装点干粮的，我坐回驾驶座，“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

<卡尔·休斯顿> “说得也是。”我已经气到无可奈何，只好跟着一起开车。“快去那混账的家里吧，孩子们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阿狗> "为了避免低血糖的状况再次发生，你们就近找了家馆子、随便买了点什么东西果腹。在那之后，两辆状态悲惨的车子再度载着你们出发，前往金斯波特港口区。"

<欧文·埃尔南德斯> "随便吃点什么都行。" 我相当焦急，随意对付一下自己的胃就急着坐回车上，

<夏洛克·黑斯廷斯> "早饭食之无味，我怒气冲冲将步枪扔到后座上，自己则在副驾驶座上生闷气。"

<卡尔·休斯顿> "我都不记得自己吃了什么了，完全是味同嚼蜡。"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们先去这只耗子的家里看看吧，路易斯。我不相信他还能躲到哪里去。"

<阿狗> "灰暗的天空下，车子沿着城市道路，公路，最后是坎坷的岸边土路一刻不休的奔驰。海风透过半开的窗户吹入，苦涩、腥咸的味道，耳畔的海浪声宛如汹涌的情绪，在这个命中注定般的清晨，你们的双眼看到那栋崖边耸立的古宅：一圈高耸而带有尖刺的铁栅栏将其围起，古旧的大门上挂着一把锁，而更深处的楼门只是虚掩，并没有完全关闭——这正是你们在梦境当中看到的，身形轻快的莱斯利·贝林汉姆消失的地方。"

"想要压制的每个冲动都在头脑中酝酿着，并毒害我们。"

——《道林·格雷的画像》，奥斯卡·王尔德

"——第二幕：艺术家们 END——"

第三幕：一只虫子

<阿狗> "眼下，伫立在你们面前的这栋老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屋顶油漆剥落，旧木材暴露在恶劣天气之中，隔板便因此翘曲和裂开。窗户玻璃都裂了，屋顶的瓦片参差不齐且常有缺少。前廊稍稍有些下垂，通向它的台阶也已弯曲折断。院子几乎没打理过：风吹来的落叶和纸张沿着篱笆堆了厚厚一堆。灌木和乔木都生长猖獗，无人修剪。"

<卡尔·休斯顿> "我四处警戒着，下了车就端着枪往里面摸去"

<阿狗> "这副场景比你们在梦境中看到的清楚的多，怪异的感觉自灵魂深处升起。"

<路易斯·冯·德莱恩> "就是这.....莱斯利在幻觉里消失的地方。" 我踩过发脆的落叶，向大门走去。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栋楼.....我在噩梦里见过，那天我们去共济会之前，梦到莱斯利她跑进了这栋楼里。"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里有人居住的痕迹吗？这样破落的样子看上去并非某人的家，而更像一种.....适合藏尸的地方。"

<阿狗> "大门上挂着厚重的锁头，就连这手感也让路易斯感到强烈的熟悉。"

<欧文·埃尔南德斯> "而且她是从铁栅栏翻进去的！"

<路易斯·冯·德莱恩> "摸出铁丝，上工。我真希望打开它的方法也和梦里一样。"

<阿狗> "路易斯

>>>rb 开锁"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奖励骰鉴定: D100=77[奖励骰:1] = 17/46 困难成功走运的家伙。"

<阿狗> "你按照梦中的方法娴熟的将它撬开。"

<卡尔·休斯顿> 我开始紧张起来了，忍不住在原地踱步。“莱斯利一定在里面。”

<路易斯·冯·德莱恩> “当心些。这的回廊和门窗会构成某种幻觉……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我轻轻推开门，迈进宅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 “安德鲁也一定在里面，我边往里走，同时想到梦里的那些床铺和铁链，面色阴沉起来。那些东西如果也是真的……”

<以赛亚·古斯特> “我想起那些墨水般的黑影，还要那猩红的床铺……但愿这次不会有任何人被怪东西吞没。我提着箱子一同走入。”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小心点，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我把枪握在手上，走进这座宅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对这栋屋子并无印象，直接推门进去。”

<阿狗> “全员

>>> 侦查”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17/7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54/6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侦查鉴定: D100=8/7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95/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卡尔·休斯顿> "到了门口，我反倒怕起来了——但我还是要最先进去。我跟上去，进入屋内。"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侦查鉴定: D100=72/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那么你们仔细打量着院子里的情形，除了路易斯和卡尔，其他人都注意到在灌木丛的深处有几个石质花园侏儒：它们和刚刚梦境中的侏儒极为相似，相当古老而且非常丑陋，有着凸出的眼睛、尖尖的鼻子和鲨鱼般的牙齿。"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东西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只是石头做的，对吗？"

<阿狗> "欧文"

>>>知识"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知识鉴定: D100=82/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这只是些石头的摆件。"

<夏洛克·黑斯廷斯> "刚才的那东西！"我指着那侏儒，随后笑了，"没创意的家伙，连神神叨叨的梦境生物都要仿造花园雕像的模样。这就是他的艺术。"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对丑陋艺术家的所谓艺术品不感兴趣，我直接去推屋子的门"

<卡尔·休斯顿> "我该把它们都踢上一脚。"想到之前的梦，我的脸色都白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对身经百战的老调查员来说仅是小儿科，但.....给爱丽丝正合适。这是人鱼确实存在于世间的力证！还是矮子亚种的。我动了顺手牵羊的心思，默默记下侏儒雕像的位置。"

第一层——

<阿狗> "走进去之后，却并不是诡异而扭曲的走廊，而是一个装修考究的门厅，左右挂着两幅画，都描绘的是宁静的乡村。"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直接进去，看看这屋子的结构"

<阿狗> "和门厅连接的是一个普通的厨房，其中有冰箱，小型燃气灶和一张带四把椅子的桌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上前打量那两幅画。"

<阿狗> "两幅画上都有巴塞尔·埃夫斯的署名，时间是 1926 年。"

<卡尔·休斯顿> 我端着枪，小心翼翼地打量、翻弄着周遭的东西，一间一间推门进去看。

"莱斯利？莱斯利！你在吗？"

<阿狗> "而在厨房的水槽里，你看到一柄带有深色痕迹的刀。"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在门边谨慎地看了一眼室内，这才继续往里走。巴塞尔就住这？他去学校上美术课和搞那些行当得在路上花多少时间啊？"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留意着任何可能的动静，也在各个房间里寻找起来。"

<阿狗> "而欧文来到了隔壁的餐厅，宽敞的用餐区内有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子和八把破旧的椅子。硬木地板有部分被旧地毯覆盖。几幅画作装饰了墙壁。"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走进水槽拿起那把刀看看，该不会和我想的一样，上面是血吗？"

<阿狗> "你认为这极像是血迹。"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里是巴塞尔的住处没错。我又一次确认了这一点，随手拉开冰箱——那些被绑架的孩子们，还活着吗？活人是需要饮食的。"

<阿狗> "冰箱里存有一定量的食材，而更深处藏了几瓶酒。"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一手持枪一手撑杖，进屋寻找或许会安置孩子们的地方。卧房、浴室、甚至是地下室。我一间一间屋子查看过去。"

<阿狗> "那么夏洛克走过餐厅，进了与之相联的起居室，这里配有一张软垫沙发，一把双人座椅和一张旧咖啡桌。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收音机位于高高的木架顶上，一个大壁炉是与隔壁的客厅共用的。"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把刀放了回去，按照最坏的想法想，那些孩子可能已经.....但愿这些可怜的家属能控制好他们的情绪，我走出厨房看看更里面的房间"

<阿狗> "那么这时，席尔瓦也进到起居室里。"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鬼地方有这么多张桌椅！我变得越加不安起来，我神经质地踩踏那些地板，弯下腰将它们一一掀起来。"

<阿狗> "硬木地板稳稳当当的嵌在地上，你把地毯掀开，下方空无一物。"

<路易斯·冯·德莱恩> "不错的燃料，离开前一定要烧了这栋宅子.....不客气，吉姆，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了。我钻到巴塞尔的卧室里，再看看书房，如果哪藏着暗门，那应该就是这种地方。"

<阿狗> "那么你钻了一同，一楼的最后一个房间是客厅，接下来就只有通往二楼的楼梯。"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把椅子拖到木架边，站上去将那收音机拿下来。"

<阿狗> "夏洛克取下来了收音机，款式很新，还能用；而席尔瓦，你发现壁炉架上有几张旧的家庭照片。"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发现什么了没？" 我进到起居室，弯腰去看看壁炉的里面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的视线心不在焉地扫过墙上那些画，餐厅里似乎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上楼了。" 我简短留下一句，上到二楼。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看看那些照片"

<卡尔·休斯顿> 我到处寻找着，"莱斯利？你在吗？不用害怕了，舅舅来了..."

<阿狗> "房间里没有回应。"

<阿狗> "席尔瓦

>>>智力"

<夏洛克·黑斯廷斯> "亲爱的路易斯，看看这只收音机。" 我拧开收音机的旋钮，走到助手的身边

<阿狗> "而德国的路易斯上到二楼，发现面前的这扇门上了锁。"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智力鉴定: D100=49/5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你的助手正在观摩着几张照片：照片中的男人看起来很像埃夫斯，很可能是他的父亲。在他旁边的小男孩就是巴塞尔。"

<阿狗> "照片旁边是一个奇怪的木雕。这个胖子雕像看起来描绘了个无头，赤裸的男人。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它的手掌上刻着嘴巴。雕像高达四英寸高，乍一看似乎很旧。"

<路易斯·冯·德莱恩> "来吧。我捏着铁丝，对准锁孔。"

<阿狗> "而接下来，南美来的路易斯的视线往下。"

<阿狗> "路易斯"

>>> "侦查"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侦查鉴定: D100=9/7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阿狗> "这时，夏洛克手中的录音机开始缓缓放出低沉，优雅的歌剧。"

<阿狗> "在这阵乐声中，席尔瓦看到一块烧焦的布料。这块布料像是男孩衬衫的残骸。"

<阿狗> "路易斯"

>>> "开锁"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锁匠鉴定: D100=71/46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另一边，路易斯第一次开锁的尝试失败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卡尔!" 我探头，让那个有些本事，也有些前科的彪形大汉上来。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离开餐厅走进相连的起居室，再走上二楼，试着帮忙捣腾德莱恩面前的锁。"

<卡尔·休斯顿> 我一无所获，只好寻找其他的突破口——听到同伴的呼唤，我也快步上了楼梯。 "什么? 噢...天呐。"

<阿狗> "欧文、卡尔"

>>> "开锁"

<卡尔 休斯顿> "我拿出开锁工具，小心翼翼地打开锁。"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啧，" 我小心地把这块烧剩的布料捡出来，再在灰烬里头扒拉扒拉，看看有没有烧剩的人体组织之类的

<阿狗> "席尔瓦

>>>智力"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开锁鉴定: D100=66/61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智力鉴定: D100=53/5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是什么乐曲？不知我是否能辨认出来。同时，我也看到了路易斯手里的那片东西。 ".....卡尔先生和欧文先生，他们得多难过。"

<阿狗> "这个锁头小巧而精妙，你们一时间都没能想办法给扭开。"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有些烦躁了，我要试图把这扇门给踢开。"

<阿狗> "而席尔瓦继续对灰烬进行搜索，你找到几个烧焦的纽扣，硬币和更多烧焦的布片。

<卡尔 休斯顿> "打不开这把锁，我就急坏了——我尝试着用蛮力撞门、踢门。"

<以赛亚.古斯特> "我顺着门厅走，除了他们进入的房间和上锁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踏足？

<阿狗> "夏洛克

>>>智力"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智力鉴定: D100=42/80 成功

干得不错。"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看来有人在这里头烧了几件衣服。”我直起腰得出了这个结论，这里头没有发现人体组织，乐观点想，孩子们有可能还活着

<夏洛克·黑斯廷斯> “但人只在活着时还需要衣服。”我则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除非巴塞尔的性变态严重到了一定程度。”

<阿狗> “以赛亚走进了客厅，这个房间里挤满了盆栽植物。蕨类植物，仙人掌和攀缘的藤蔓有的悬挂在天花板上，有的在放在裸露的硬木地板上的巨大花盆中。它们都已枯死发黄，覆盖着灰尘和蜘蛛网。它们看上去几个月没有被浇水了。

这里的家具只有三张处于磨损的高背皮椅，一把破旧的摇椅和一把巨大的圆形咖啡桌。在壁炉上方的壁炉架上有几个不同大小的蜡烛和装满松果和干花的碗。在一个角落里立着一个古老的音乐架，上面放着一本用一条磨损的红色丝绳系着泛黄的手稿。”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好吧，或许你说的对。”我把那片衣服碎片当作证据收起来，我再看看这个起居室还有什么东西吗？

<以赛亚·古斯特> “不难想象这个人原先还养植物，以他教师的身份，而现在他就和蒙尘枯死的植物别无二致。壁炉上的摆设寓意吗？单纯装饰的话，我走去看那张手稿。”

<阿狗> “以赛亚

> > > 教育”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教育鉴定: D100=89/8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那么夏洛克仔细分辨里面传出的乐声，最后的结论却是——这不属于你有印象的任何一折戏。”

<阿狗> “起居室里除了这些没有摆着更多的物件，当然，那个雕像就已经足够诡异了。”

<阿狗> "以赛亚发现上面是某种你看不懂的语言，虽然也是字母.....但总之这不是英语。"

<以赛亚·古斯特> "我估计这份手稿的承受力，可以拿起的话我把他带上去找同伴们。"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环顾四周，这里除了那个我看不懂的雕像意外似乎没什么东西了，我走到客厅看看以赛亚发现了什么"

<以赛亚·古斯特> "我这发现一份手稿，不是英文，有人要看看吗？"

<阿狗> "席尔瓦

>>>教育"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教育鉴定: D100=20/74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把那只收音机搁在壁炉上：“算了，我不该过早下定论。”我也看向那张手稿。

<阿狗> "夏洛克

>>>教育"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教育鉴定: D100=45/8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那么夏洛克能看出来，这是一串意大利语；而你们当中稍有外语经验的席尔瓦则凭借着南欧语言的共通性，勉强翻译出了这一段文字的含义：

Massa di Requiem per Shuggay——《致夏盖的安魂弥撒》"

<阿狗> "而这时，二楼传来一声门被猛地撞开的巨响。"

第二层——

<阿狗> "在欧文和卡尔的共同行动下，二楼的门在一声巨响后被直接撞开：这间卧室里有一张大四柱床，一把摇椅，一张梳妆台和一个床头柜。挂在床前墙上的是巴塞爾·埃夫斯的自画像。

这幅画上这位年轻人正襟危坐，手持绅士杖，但画面却是以油画展现的可怖噩梦：画像的鼻子被截掉了，露出了敞开的血淋淋的鼻孔；耳朵也被类似的截去，黑色、空洞的眼窝吓人地

盯着你们。画像身体的其余部分充满了刺伤与划伤，礼服背心与长裤上都浸满了血液。而在那一瞬，卡尔感到某种强烈的相似——你绝对见过这张只由灰色构成的画像，是的，非但如此，你的灵魂也曾在梦中被囚禁于这样一张画作当中。肢体残缺的恐惧感在同一时间再次不受控制的涌入大脑当中。"



<阿狗> "

<阿狗> "路易斯、卡尔、欧文

>>>sc1/1d3"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90/75=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3=2$ 点,当前剩余 73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30/59=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58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骰子>: "[卡尔·休斯顿]的理智检定结果:

11/78=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7 点

冷静下来了吗?"

<卡尔·休斯顿> "操.....见鬼的, 这个怪物!" 我被吓得面色发白。"我见过这个....."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致夏盖的安魂弥撒.....似乎是意大利语。" 我凭借着一点南欧血统以及拉丁语系的共同点看出标题的内容, 我翻看看看里头的内容我是否能看懂。

<阿狗> "席尔瓦

>>>极难教育"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见过?" 我惊讶得拔高了声音——哪怕确信此事有非人之物参与, 亲眼获证还是令人胆寒。我勉强忍住心中的惊涛骇浪, 检查起床头柜。

<阿狗> "路易斯

>>>侦查"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4/70 大成功

也许应该给你一枚奖章?"

<阿狗> "床头柜上只摆了青铜的花瓶, 但你却能在床头柜的边缘和地板上, 看到星星点点已经干涸的血迹。"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个变态! "彻彻底底的疯子, 我惊疑不定地往后退了两步, 这里是他的卧室.....我要把这翻个底朝天。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极难教育鉴定: D100=70/14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而席尔瓦, 你觉得再多的意大利字你就不认得了。"

<阿狗> "欧文

>>> 侦查"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91/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以赛亚·古斯特> "我再度围过来, 用我那完全自学的拉丁语可以勉强看懂部份内容吗?"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有血, 那个畜牲。" 我火冒三丈。简直不敢想象, 如果遭遇这一切的是爱丽丝.....手伸向梳妆台, 我继续翻巴塞尔的底裤。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把手稿收起来, 看看回头能不能在街上的披萨店抓一个意大利老板帮我们辨认一下。"

<阿狗> "甚至, 卡尔还能回想得起, 是你们一同做的造访伊丽莎白家的那个梦中, 你和席尔瓦曾都被画进可怖的画中.....也许, 还好那只是场梦?"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被吓坏了，我在这房间里焦急地踱步。什么，我血？我赶忙扑倒床边仔细看看。"

<阿狗> "梳妆台上的镜子是碎裂的，除此之外摆放的物品很少。"

<夏洛克·黑斯廷斯> "一出意大利歌剧。" 我点点头，随后看向楼上，"我们上去吧，那儿好大一声动静。"

<阿狗> "欧文"

>>> 侦查"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9/6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阿狗> "那么欧文发现，四根床柱上有磨损的痕迹。"

<阿狗> "欧文"

>>> 智力"

<卡尔·休斯顿> "看来这就是巴塞尔那个混账做的...他用这些东西迷惑我们。" 我急切地搜寻着这里的东**西**，寻找可能与孩子们有关的

<以赛亚·古斯特> "走吧。" 那我顺势把手稿交给对方。如果孩子们被关押在这幢楼里，又有可能在哪呢？他们三人在楼上却没有别的动静，大概是没有他人的。我与大家一同上楼。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点点头跟着所长上二楼"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智力鉴定: D100=17/6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结合那个梦境，你很快便想到有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人曾经被绑在这些柱子上。"

<欧文·埃尔南德斯> “.....”

<阿狗> “而卡尔走出门去，通过走廊，你的左手边挂着工作室的牌子，右手边似乎是个画廊。”

<以赛亚·古斯特> “意大利歌剧？我对巴塞爾的形象理解越发深刻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一脚踢到床头柜。恶心，想吐。”

<阿狗> “而其他三人也在这时走上楼，刚好撞上出门的卡尔。”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没有更多的了。我跟上卡尔，但不想看更多恶心人的画作，于是拐进了工作室。”

<卡尔·休斯顿> “我看到工作室的牌子，就推门进去。”

<阿狗> “艺术家的工作室充斥着颜料与溶剂的气味。一个大画架展示了巴塞爾正在进行的工作，放在用来放置他的作画对象的低矮木台旁边。空白的与部分完成的画布堆在墙边。”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走上二楼，看见他们几个刚好出来，就跟着他们去工作室”

<以赛亚·古斯特> “我也跟进工作室，创作品是了解创作者最好的手段，我走向那些未完之作。”

<夏洛克·黑斯廷斯> “先生们，你们的脸色看上去不是很好。”我担忧地看着这两名家属，决定先按下发现了疑似孩童衣物残渣一事不表，“巴塞爾似乎还爱听歌剧：《献给夏盖的安魂弥撒》。”有没有懂哥来说一下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作画对象”这个词正让我产生强烈的糟糕联想.....我开始觉得他绘画的并不是静物或是田园风景，而是残肢断臂，躯体的一部分。我随意翻动那些东西。

<阿狗> "画架上的画描绘了一个巨大的蝎子一般的東西，它有着油腻黑绿色的几丁质外壳，覆盖触角的头部点缀着许多黄色的眼睛，无数蜘蛛一般的腿，弯曲的尾巴上有着剧毒的螫针，还有着巨大的爪子。三对带刺的翅膀折叠在它的背上，一群奇怪的昆虫与其他害虫在它的头上嗡嗡飞舞。"

<阿狗> "以赛亚、路易斯

>>>sc0/1"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80/73=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2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的理智检定结果:

64/70=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70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阿狗> "路易斯

>>>克苏鲁神话"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 cm 鉴定: D100=79/11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欧文·埃尔南德斯> "床边有血迹。"我同上来的几人说到，留心到卧室似乎有向上的楼梯，我要登上去看看。

<阿狗> "那么，虽然路易斯并不能看出这到底是什么，但毫无疑问，他让你联想到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

<卡尔·休斯顿>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是看得懂这本书，就给你们保管吧。" 我把那本搜刮来的什么什么教团塞进夏洛克手中。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跟着走进工作室，这地方实在叫人谈不上喜欢。我四处翻弄，这儿还有什么东西吗？"

<阿狗> "除了这幅画，附近散落的只是一些废弃的画材和其他作画道具。"

<路易斯·冯·德莱恩> "呃。" 我别开视线。 "这幅画——和他做的那些勾当，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是简单被描绘成鸽子大的虫子，苍蝇或者蜻蜓，而是别的……"

<阿狗> "而欧文，你顺着楼梯上到了这栋房子的阁楼：这个地方似乎被用作储藏间。地板上挤满了装满季节性衣服、节日装饰品、旧书和报纸的箱子。"

<卡尔·休斯顿> "我在这个房间中漫无目的的搜索着，随意地将散落的画材踢到一边去。"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有些在意那梦境，捡起画材来看一看：那上边沾着的应该只有颜料吧？"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语焉不详地提醒了两句，就深吸一口气进了画廊。"

<以赛亚·古斯特> "德莱恩先生知道得真多。" 杂乱的昆虫和未知可怕的幻想生物，病人的大脑总是那样丰富多彩、波澜壮阔。

<阿狗> "颜料姑且还是正常的颜料，但能确定的是他作画的灵感一定不是正常的。"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画上的东西倒让我想起昨天吃的海鲜。我也走进画廊。"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实在是对这个艺术家的疯狂艺术没什么兴趣，我走出工作室往走廊深处走，看看还有什么房间"

<阿狗> "席尔瓦向里走去，发现你的左右手边各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这就是二楼最后的空间了。"

<卡尔·休斯顿> "我没找到什么，便退了出去，走到画廊里看看。"

<以赛亚·古斯特> "我推出工作室，来到对门的画廊。"

<欧文·埃尔南德斯> "阁楼也没有人！我那些衣服拨开，这些杂物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吗？"

<阿狗> "你拨开这些衣服，没有找到孩童尺寸的。这些杂物看上去在这儿堆了有至少半年。"

<阿狗> "其他人在此时走上前去，画廊前是一道栅栏门。"

<夏洛克·黑斯廷斯> "给他一脚！"

<阿狗> "夏洛克"

>>>力量"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力量鉴定: D100=65/5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夏洛克的假腿卡进铁栅栏的缝隙。"

<卡尔·休斯顿> "我掏出开锁工具，试着将栅栏门打开"

<夏洛克·黑斯廷斯> "扶着墙把腿拔出来。"

<阿狗> "卡尔

>>>开锁"

<以赛亚·古斯特> "唉，我把夏洛特先生的腿拔出来，我已经很熟练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以防被卡尔先生开门时夹到！"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看看左手边那个大房间"

<阿狗> "那么席尔瓦看到，这个房间的门被紧紧锁住，窗户从里面被封死。唯一的家具是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小床，其上有四根绳子连接到四个床柱。"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开锁鉴定: D100=60/61 成功

干得不错。"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谢过了古斯特医生，开始看专业溜门撬锁人员的娴熟作案。"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打了个喷嚏退出这间许久无人的阁楼，也往热闹非凡的画廊走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在旁观摩学习，查漏补缺。"

<阿狗> "卡尔拉开了画廊的门：这间私人画廊的墙上挂着数十幅画作。"

<路易斯·冯·德莱恩> "除了画作有什么特殊的吗？我走马观花，急匆匆地绕了一圈.....比如他的缪斯女神趴在哪个油画上。"

<卡尔 休斯顿> "孩子们不在里面....." 我对巴塞尔的绘画没有兴趣，但还是简单地看了一下这些画的内容

<阿狗> "画廊内没有电灯，光线昏暗，窗帘拉的严严实实。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你们只能感觉到一抹画像上令人不安的深红。"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将窗帘扯开。"

<夏洛克·黑斯廷斯> "他可真能画。我扫视一圈这里的画作，最终难免盯住了那抹深红的画像"

<卡尔·休斯顿> "操，他在这乌漆麻黑的地方做什么？" 我被吓到了，用粗俗的语言来壮胆。

<阿狗> "你们拉开窗帘。窗外已经是黄昏时分，夕阳的深红投射进这间房中：在你们眼前，所有画作都涉及令人不安的主题。许多描绘的是年轻人被残忍地侵犯或谋杀，而其他则只是抽象的颜色斑点，暗示着令人发狂的事情：无形的恐怖从地狱般的凹坑中溢出，可怕的形状在空间的空隙中自由下坠，以及亵渎神灵的非人类寺庙和城市。"

<阿狗> "欧文、卡尔、以赛亚、夏洛克、路易斯"

>>>sc1/1d4"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58/59=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58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64/58=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4=3 点,当前剩余 55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12/72=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1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骰子>: "[卡尔·休斯顿]的理智检定结果:

24/77=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6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的理智检定结果:

6/70=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69 点

冷静下来了吗?"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个变态! 渣子! 人渣! 我在心里搜刮我所有知道的词汇。"

<阿狗> "而在角落, 一副较为特殊的画作很快吸引了你们的注意。"

<卡尔·休斯顿> "操!!" 我看到这些画, 实在是无法自持。"这个疯子, 杀人狂.....他对那些孩子们——" 我瞠目欲裂。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往房间里头瞟了一眼, 大致也能想象出来这个初生在里头干什么初生的事了, 这种人渣送进局子都是对他的仁慈.....我转头去另一个小房间"

<阿狗> "席尔瓦走进二楼最后一个小房间: 这间较小的卧室配有舒适的床, 梳妆台和床头柜。墙上的一幅画描绘了金斯波特的场景。"

<卡尔·休斯顿> "我要杀了他——"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些画作的灵感来源, 或许说那些罪案的灵感来源也相当清楚了。我往后退了半步, 看向那个角落。"

<阿狗> "这是一幅近乎摄影的现实主义画作：它 6 英尺高，4 英尺宽，描绘了一个小男孩跪坐在膝盖上，嘴被堵着，双手被绑在背后。血液从他裸露的胸部、腹部、手臂和肩膀的严重切口中流出。这件作品中最可怕的部分是男孩的脸。他的目光直穿出画布，恳求着帮助。"

<阿狗> "画框底部的一块小黄铜板记录了这幅画的名字：《比利的纯真》。"

<阿狗> "夏洛克"

>>>sc1/1d4"

<阿狗> "而夏洛克，这张脸你毫无疑问在路易斯提供的相片上看到过。"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17/58=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57 点

冷静下来了吗？"

<以赛亚·古斯特> "巴塞尔是个危险的精神病！这是我们有目共睹、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看见孩子们，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可又不得不说，他的绘画技艺属实高超——比利，可怜的孩子！以这幅画作中流血量和伤口程度，我可以判断比利活着的可能性吗？"

<阿狗> "以赛亚"

>>>sc1/1d4"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的理智检定结果:

25/69=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68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阿狗> "你留意到, 这副画中透露出强烈的写实的手法和表述.....结合在这栋屋子里看到的一切, 你做不到以任何乐观的方式去设想这些事情。"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个疯子! 这个——这个畜生!" 我没忍住将那副画用拐杖挑开, 让其翻倒在地。那些孩子现在会躺在什么地方? 在地下室, 还是深埋在院中? 我愤慨地下楼, 寻找可能埋藏着尸骨的地方。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在小房间里翻翻梳妆台和床头柜"

<阿狗> "夏洛克冲向了楼, 通往地下室的铁门紧锁着, 门后散发出一股发霉、潮湿的气味。

<阿狗> "席尔瓦翻动梳妆台和床头柜, 里面摆放的东西很少, 你推测是用来待客的屋子。而这时, 你听到一串熟悉的脚步声冲出画廊, 往楼下去了。"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紧跟着黑斯廷斯先生的步伐往下冲去, 冷汗已经浸满了我的后背。"

<夏洛克·黑斯廷斯> "这门踹得开吗? 踹不开我就上手解了"

<阿狗> "夏洛克

>>>机械维修"

<路易斯·冯·德莱恩> "猩红的笔触。那即便不是真的用笔刷蘸染了孩子们的鲜血, 也相差无几。这里的每一抹痕迹都来自对儿童的茶毒和残害。我咬紧牙关, 跟上健步如飞的黑斯廷斯冲下楼。"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机械维修鉴定: D100=54/41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卡尔·休斯顿>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事实了。巴塞尔是个该死的疯子, 变态, 杀人狂.....他这样对比利, 那他会如何对待莱斯利呢? 我看到夏洛克直冲下楼去, 便也跟上。

<以赛亚·古斯特> "巴塞尔是杀人犯。这我们早有猜测，可我一直在试图积极的看待问题，而如今证据摆在我眼前，我毫无意外却也毫不平静。我压着如愤怒如烈火灼烧我的神经，我退出这间可怖的画廊，我也冲下楼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来试试。" 一刻也耽误不得，我立刻补上撬锁的位置。

<夏洛克·黑斯廷斯> "damn it!" 我生气地往门上踹了一脚

<阿狗> "路易斯

>>>开锁"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锁匠鉴定: D100=47/46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晚了一步到这散发着不爽利气味的地下室，也要出上自己的一份力。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从房间里出来，看见其他人沉着脸往楼下跑，我大概也猜到他们看见了什么.....总之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地下室"

<阿狗> "欧文

>>>机械维修"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机械维修鉴定: D100=58/5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卡尔·休斯顿> "我拿出开锁工具，试着打开这把锁头。"

<阿狗> "你们双手颤抖，一阵尝试没能撬开锁头。"

<阿狗> "卡尔

>>>开锁"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开锁鉴定: D100=26/61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喘着粗气冲下楼，正好看见他们把门锁打开"

地下室——

<阿狗> "咔哒。"

卡尔撬开了扣在铁门上的金属锁头。打开门之后，里面是一片储藏区域，杂乱的堆放着用久的家具和废弃的画材。深处是两个房间。

<阿狗> "地下室中一片死寂。"

<卡尔 休斯顿> "我的手开始颤抖，竟然有些不敢进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大踏步跨过那些垃圾。人呢？孩子们呢？我焦躁不安地快步走进地下室深处的房间，只盼望还有哪怕一个幼小的生命活着。"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冲进房间，哪里有大桶、棺木，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地上的泥土是否有翻动的痕迹？"

<阿狗> "路易斯走进第一个房间：房间里开着一盏电灯，空气浑浊，在潮湿的地板上约一英尺的位置有一个暗灰色的立方体，四英尺宽，由奇怪的罗纹金属制成，并饰有未知的字形。它发出嗡嗡作响的嘶嘶声，并且在它的表面上有出奇怪色彩的光闪烁着，使得房间里充满了转瞬即逝的模糊阴影。许多线状的针头从柔软的绳索中引出，这些绳索则从缠绕在其表面上的混乱的透明管，线和插头间穿出。尽管体积明显很大，但机器重量甚至不到 50 磅。

"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本来想问点什么，看着几个人的脸色还是乖乖闭嘴，我跟着德莱恩走向深处的房间"

<阿狗> "而夏洛克走进另一间，某种直觉得以灵验的感觉让你心中一冷：三级石阶通向更深处潮湿的泥土与砾石地板。这个房间空无一人，但你留意到一种甜腻、发霉的臭味。"

<阿狗> "夏洛克"

>>>化学"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化学鉴定: D100=58/7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你能认出这是硫化氢，腐败物质产生的有毒气体。"

<卡尔 休斯顿> "不论是生是死，莱斯利都在等我。我努力保持镇定，往里面的房间走去。"

"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走近一点看看这奇怪的机器，试图辨认它的用途"

<路易斯.冯.德莱恩> 古怪的嗡鸣和幻影让我愣了愣，随即扭头就走。我不打算触碰这东西。

漫长的走夜路生涯中，随意和“它们”接触是阴沟里翻船的主要原因。

<阿狗> "席尔瓦"

>>>r1d10"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大步流星地进了黑斯廷斯所在的房间，然后也闻到了那股糟糕的甜腻气味。 "....."

<夏洛克.黑斯廷斯> "别关上门，保持通风，路易斯！" 我大声嘱咐一句，随后往楼下跑去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掷出了: 1D10=4"

<卡尔·休斯顿> “莱斯利？”我不抱希望地呼唤着，一步一步颤抖地走下去，一间一间地找。

<路易斯·冯·德莱恩> “.....卡尔、欧文！”我闭了闭眼，“来这里！”

<阿狗> “那么走进这片空间后，你们注意到，泥土地面的坑洼区域部分充满了紫色的液体。

”

<阿狗> “席尔瓦

>>>“电气维修”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是个什么东西？比我在拉金医院见过的所有装置都还要古怪，我并没有什么闲心观察它，焦急地随着德莱恩先生的声音进入另一扇房间。”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电气维修鉴定: D100=16/6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那么席尔瓦，你觉得这件电器的结构极为精妙，但也存在研究的可能性.....不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有人能帮你一起研究应该能加快进度。”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掏出手帕捂住口鼻，用手杖尖端去沾取了些许那紫色的液体。那是什么？”

<阿狗> “那么夏洛克发现，这实际上是成千上万的细小的线状红色蠕虫在水坑里蠕动。”

<阿狗> “夏洛克

>>>“侦查”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38/7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在仔细辨别后.....你发现其中一些蠕虫，实际上是人的头发。"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紧跟黑斯廷斯，避开那些紫色的脏污。这些都无关紧要，可以留待秋后算账.....孩子们到底他妈的在哪！拖延越久，急躁的情绪就让我越发不得安宁，我到处寻觅生命的迹象。"

<以赛亚·古斯特> "我见大家都往夏洛克先生德莱恩先生发出声音的房间去了，我走向另一间房。我对机械没有多少研究，这儿还有什么？"

<阿狗> "以赛亚看到了正在专心研究什么东西的席尔瓦。"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将那一缕头发挑了出来，抖在坑边上。那里边还有骨骼残片，肌肉组织一类的东西吗？"

<阿狗> "你发现这缕头发.....连接着泥土。"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嘿，朋友们！"我冲着另一个房间门大喊，"你们谁懂电气修理的，过来帮我看看这玩意！"

<夏洛克·黑斯廷斯> "德莱恩先生.....这是孩子们的头发。"我戴上手套，寻找着铁铲一类的工具，试图将泥土扒开

<以赛亚·古斯特> "我能用别的方式帮助席尔瓦先生吗？"

<卡尔·休斯顿> "我走进其他人聚集着的房间，愤怒和绝望过去后，甚至有些呆滞。"

<阿狗> "以赛亚

>>>智力"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智力鉴定: D100=98/60 大失败

——有什么话你去和老大哥解释吧。"

<路易斯·冯·德莱恩> “.....操。” 要论抒发愤怒，还是美国人的脏话更简短、更直抒胸臆。

我拿起手边的工具，也半蹲着刨起土。

<阿狗> “那么也许是刚刚呼吸的毒气过多，体质本就衰弱的以赛亚感觉胃里一阵腥甜。”

<阿狗> “以赛亚

>>>stc hp-1”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1 --> 9”

<以赛亚·古斯特> “我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但我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在此久留，帮上忙那我总可以找能帮忙的人吧.....我推出房间，走到隔壁门的门前表示席尔瓦先生可能需要帮忙。

”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面色苍白，跌跌撞撞去到席尔瓦先生的边上。”

<阿狗> “欧文

>>>电气维修”

<以赛亚·古斯特> “抱歉先生们，我的身体状况很差，我先上去了.....” 我返回楼上。

<欧文·埃尔南德斯> “深呼吸几口气后，我集中注意力对付这怪异的东西。”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电气维修鉴定: D100=52/60 成功

干得不错。”

<以赛亚·古斯特> “不知道那个巴塞尔会不会过来，我就站在楼上帮忙望风吧。”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3=1”

<阿狗> "长达半小时的挖掘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头发、手指被从底]地下掘出，你们颤抖的神经几近麻木——而在某一瞬间，卡尔在土中看到什么东西的轮廓。你发狂似的扑了上去，战栗的双手将那只孩童的头颅捧了出来，而其他人也在同一时刻立刻围了上去：你甚至无法判断，她到底是不是莱斯利·贝林汉姆，这具深埋土中的尸体早已经腐烂、面目全非，上面爬满蠕虫。而在接触到空气的一刻，来自内部分解的气体压力使躯体膨胀，腐烂的躯干很快爆裂开来，释放出有毒气体，将粘性组织和腐臭的血液溅满你们冰冷的躯体。"

<阿狗> "夏洛克、路易斯、卡尔

>>>sc1/1d6"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22/57=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56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66/71=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0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骰子>: "[卡尔·休斯顿]的理智检定结果:

11/76=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5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阿狗> "夏洛克、路易斯、卡尔

>>>困难体质"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体质鉴定: D100=95/5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困难体质鉴定: D100=75/1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体质鉴定: D100=16/5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卡尔感觉胃里一阵绞痛，你不受控制的呕吐；而夏洛克，你两只眼睛一翻，直接昏倒了过去；路易斯的双眼只是麻木的看着这一切，你从指尖到大脑感到一阵阵的发寒.....

"

<阿狗> "夏洛克、路易斯、卡尔

>>>sc1/1d3"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75/56=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3=2 点,当前剩余 54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32/70=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69 点

冷静下来了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残忍的真相如此直白的展现在面前，我一阵大脑缺血，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卡尔·休斯顿> "我跌跌撞撞地后退，扶着墙不受控制地呕吐起来——那是莱斯利？真的吗？我对此没有任何实感，只觉得一阵阵的反胃和无所适从。"

<路易斯·冯·德莱恩> "黑斯廷斯！" 操，他妈的，该下火狱的东西，彻头彻尾的畜牲！我捞了一把不省人事的侦探，谁知道碰到地上这些蠕动的血浆会发生什么。但实际上，我自己也站不太稳。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是一具……但其他孩子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阿狗> "另一边，近乎一小时的研究后，席尔瓦和欧文稍稍摸清了这架怪异的机器：你们无法相信自己的头脑，但研究结果就是如此。这架机器能够通过将用户分解为他/她/它们的基本生物电组件，然后将这些组件作为脉冲传输，在遥远的地方将其重新构建，便可以用于穿越空间——甚至时间。"

<卡尔·休斯顿> "操！操他妈的巴塞爾——我要杀了这个混蛋。" 我从放空的状态中恢复，这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忍不住仔细端详这具尸体，试图找出一丁点她不是莱斯利的可能性。

<欧文·埃尔南德斯> "跟席尔瓦先生交流的过程中，我的舌头都快要打结了，这东西能把人变成电子，然后，射出去？"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研究了半天，还是无法相信眼前的结果，这种技术对于 1920 年的人类似乎有点太超前了"

<阿狗> "尸体在泥地中变为一摊悲惨，可怖的肉泥，也许你们永远也无法知晓这究竟是哪个在生前遭受过残虐的孩子。"

<阿狗> "席尔瓦、欧文、路易斯、卡尔

>>> 聆听"

<路易斯·冯·德莱恩> "这残酷的挖掘现场实在过于触动我的神经了。我将黑斯廷斯拖上楼，交到以赛亚的手里。"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太不可思议了，" 我摇摇头，"我一时半会也搞不清楚，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带走做进一步研究。"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聆听鉴定: D100=78/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聆听鉴定: D100=72/5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聆听鉴定: D100=36/5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聆听鉴定: D100=99/50 大失败

——有什么话你去和老大哥解释吧。"

<以赛亚·古斯特> "我接过晕厥的夏洛特先生，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我无意询问，让侦探好好休息吧。我把夏洛特先生安置在墙边。"

<阿狗> "而就在这时，夏洛克在一层缓缓醒来，模模糊糊之中，你和以赛亚、路易斯都听到了，从房子后方传来一阵马达发动的刺耳尖啸——"

<阿狗> "而卡尔，面对眼前再直白明确不过的现实，你再也无法欺骗自己。"

<阿狗> "卡尔

>>>stc san-1"

<路易斯·冯·德莱恩> ".....巴塞尔回来了!" 我向地下室里的人们大喊。老实说, 他出现得正是时候, 想把他碎尸万段的人可太多了。

<骰子>:"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1 --> 74"

<以赛亚·古斯特> "我猛地扭头向声源望去, 我可以看见来人吗?"

<卡尔·休斯顿> 我呆滞了一会儿, 甚至要控制不住流下泪来了。"我要杀了他!!" 我提着手枪就要往出口去。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从墙边徐徐转醒, 随后一个鲤鱼打挺弹了起来: "路易斯! 那下边....."

<阿狗> "你只看到一辆通体漆黑的宾利从黑暗中疾驰而过。"



<阿狗> "

<卡尔·休斯顿> "这个混账还敢回来——"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个凶手! 我要跟上卡尔冲出去。"他要逃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走, 上车!" 我跃上驾驶座。

<以赛亚·古斯特> "我扶着夏洛特先生站稳, 一同追出去。"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所长？”我决定有空再回来研究这台外星机器，我冲到另一间房把夏洛克捞起来，“那混蛋好像回来了，我们去追他。”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我也跑出门外，把步枪的保险栓拉开，直接搁腿上了。”

<卡尔 休斯顿> “我钻进车前座，其他人一上车就一脚油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把自己丢进德莱恩先生的汽车后座。”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拉着所长坐到卡尔的汽车后座”

<路易斯.冯.德莱恩> “坐稳了。”我载上以赛亚和欧文，将油门直接踩到了底。哪怕发动机报废，我也得追上这个贱种！

<阿狗> "你们开上了车，直直追向那辆失心疯一般朝着海边猛开的宾利。"

<阿狗> "路易斯、卡尔

>>>汽车驾驶"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汽车驾驶鉴定: D100=28/55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汽车驾驶鉴定: D100=58/52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那么路易斯猛地一脚油门，在崖边公路的远处，你们能够望见这辆宾利的背影，空气潮湿到令人近乎窒息，天边显出一抹诡谲的深红。"

<阿狗> "而也许是之前撞击留下的影响还在，夏洛克事务所的公车暂且落后了一截。"

<夏洛克·黑斯廷斯> "跟上它！" 我将步枪架在车窗上，左右调试着角度，思考着给那宾利轮胎一枪的可能性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紧追不舍，任由极速运转的汽车轮胎擦出尖利的声响。"

<阿狗> "你们这辆车离宾利距离很远，只能勉强看到前车的背影。"

<阿狗> "路易斯、卡尔

>>>汽车驾驶"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汽车驾驶鉴定: D100=55/55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汽车驾驶鉴定: D100=42/52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那么路易斯紧握手柄，车子稳定给油，几乎摧毁耳膜的轰鸣中，你们已经追到了一个可以看到车辆牌照的距离，而在这时，车辆开始下坡，朝着低处的海滩冲去；而卡尔直接将车开上另一条车道，现在夏洛克的视野已经可以捕捉到那辆宾利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对着他的后轮开上一枪"

<阿狗> "夏洛克"

>>> 步枪"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步枪鉴定: D100=42/60 成功

干得不错。"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要开去哪儿？我扒住座椅焦急地往前看。"

<卡尔·休斯顿> "我一定得赶上这个混蛋！我开得尽可能地快且稳。"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并未收势，死死地将踏板踩到尽头。最好直接追尾逼停这个混账！"

"

<阿狗> "砰！！"

夏洛克将枪口架在前视镜上，胳膊稳稳架住枪托，扣动扳机——一枚子弹穿透正在急速狂飙的宾利，车辙发出一声嘶鸣，紧急制动之下，这辆车子整个翻倒过去，越过公路边的护栏，直直朝着海滩上坠去。

<阿狗> "全员"

>>> 侦查"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49/7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侦查鉴定: D100=41/7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16/7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75/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侦查鉴定: D100=78/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侦查鉴定: D100=6/60 极难成功

很好, 组织很欣赏你。"

<阿狗> "而就在此时, 路易斯、席尔瓦、以赛亚和夏洛克看到, 天边那抹诡异的深红此时越发明显, 似乎有什么自高处落下的、散发出耀眼红光的物体正在不断接近地面。"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一打方向盘, 变到驶向海滩的车道。"

<路易斯·冯·德莱恩> "天上有什么东西! 当心。"

<夏洛克·黑斯廷斯> "海滩, 卡尔先生!" 我把滚烫的枪口收进窗内, 盯着巴塞尔翻倒的车体。由衷地希望他没死在里头, 不然可太便宜他了。

<卡尔·休斯顿> "他跑不掉了! 那是什么?" 我一转方向盘, 开向沙滩。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的车翻了! 我隔着车窗往天上看去, 什么东西?"

<以赛亚·古斯特> "我隔着玻璃窗户往外望, 怎么就变天了?"

<阿狗> "你们将车开下海滩时，看到宾利已经完全撞成了废铁，整个倒栽在沙地里，无声的燃烧着；驾驶座的车门是开着的。"

<阿狗> "巴塞尔·埃夫斯从车辆背后缓缓走了出来——这完全令人无法置信。从如此高的位置坠落后，他仅是脸上和衣服上粘了些血迹，再仔细一看，他完全扭断的胳膊正以一种诡异的形势缓缓扭回原位，创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阿狗> "全员

>>>sc1/1d2"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60/54=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2=1 点,当前剩余 53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22/69=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68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54/55=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54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的理智检定结果:

100/53=大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2=2$ 点,当前剩余 51 点

太过脆弱有时是很难存活的。"

<骰子>: "[卡尔·休斯顿]的理智检定结果:

67/74=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3 点

冷静下来了吗?"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的理智检定结果:

51/68=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67 点

冷静下来了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你这可耻的畜生,丧失人性的野兽!" 我跳下车便朝他那跑去,双手

端枪再次朝他的胸口射击

<阿狗> "夏洛克

>>>心理学"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心理学鉴定: $D100=78/7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幸运: $-3 \rightarrow 47$ "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他妈的,他妈的,这个怪物....." 我在座位上喃喃自语

<阿狗> "你看到巴塞尔的脸上是一种冷漠的超然。你并不觉得他还是白天的那个人.....或者说人类。正如你所说，你认为此时此刻站在你面前的、从肉体到精神都是一只彻底的怪物。"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个怪物！我拉开车门从车子后座跃下来，掏出黑斯廷斯先生借给我的匕首就要冲上去。"

<卡尔·休斯顿> "那他妈的是什么东西？！算了，不论那是什么——我要他死！" 开得足够近了之后，我第一个就跳下了车，要对他开枪。

<路易斯·冯·德莱恩> "看看这副高深莫测、装腔作势的样子！我停稳后跳下驾驶座，跑向海滩。我要给他开上几个洞，像筛碱水面粉的筛子.....如此也难平息我的怒火。"

<夏洛克·黑斯廷斯> "是怪物？那更好了！这甚至不是同类相残。我对着他的胸口扣动扳机。"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在愣神几秒以后也冲下车，拿枪口对准这个怪物"

<阿狗> "他走过燃烧的车辆，而这时，天边坠下的红光也诡异的、无声的停滞在他的背后——这是一团燃烧的活火，散发出炽烈、满溢死亡气息的光亮。"

<阿狗> "全员"

>>>sc0/1d6"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69/68=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1 点,当前剩余 67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94/54=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6$ 点,当前剩余 48 点

可怜的家伙。

已进入临时性疯狂 (请 KP 注意需要 int 检定成功后才进行疯狂, 此信息只做提示)

.....正在联络革新医院北区。"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33/53=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53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骰子>: "[卡尔·休斯顿]的理智检定结果:

98/73=大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6$ 点,当前剩余 67 点

太过脆弱有时是很难存活的。

已进入临时性疯狂 (请 KP 注意需要 int 检定成功后才进行疯狂, 此信息只做提示)

.....正在联络革新医院北区。"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的理智检定结果:

36/51=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51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的理智检定结果:

81/67=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3 点,当前剩余 64 点

可怜的家伙。"

<阿狗> "卡尔、欧文

>>>灵感"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灵感鉴定: D100=42/55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灵感鉴定: D100=65/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卡尔

>>>ti"

<骰子>: "[卡尔 休斯顿]的疯狂发作-临时症状:

1D10=1

失忆:在 1D10=8 轮之内,调查员会发现自己只记得最后身处的安全地点,却没有任何来到这
里的记忆。

.....正在联络革新医院北区。"

<卡尔 休斯顿> "发生了什么? 那是——" 巨大的冲击之下, 我陷入了短暂的呆滞状态,
然后忘记了什么东西。 "我怎么在这儿? 你们..."

<阿狗> "活火的光芒诡异、无声的照亮你们的周围，漆黑的穹顶之下，混合于海浪的咆哮当中、几声枪响连续响起——"

<阿狗> "战斗轮开始"

<阿狗> "欧文"

>>>敏捷"

<骰子>: "[阿狗]进行 60 鉴定: D100=76/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敏捷鉴定: D100=42/60 成功

干得不错。"

<路易斯·冯·德莱恩> "那是杀了你侄女的罪魁祸首，巴塞尔·埃夫斯，先生。" 我瞄准他的心口。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朝着那玩意开枪"

<卡尔·休斯顿> "什么？莱斯利已经... 是那个混账！我要杀了他..." 我这才反应过来，端起手枪。

<以赛亚·古斯特> "我紧紧盯着前方，神经绷成一条直线，我死死揪着自己的裤管，冷静.....冷静。"

<阿狗> "行动顺序：卡尔→炎之精→席尔瓦→路易斯→欧文→巴塞尔→以赛亚→夏洛克"

<阿狗> "火器先攻"

<阿狗> "席尔瓦的行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对着巴塞尔连开两枪"

<阿狗> "席尔瓦"

>>>rp 手枪"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5$ [惩罚骰:2] = 25"

<阿狗> "席尔瓦"

>>>r1d10+2"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掷出了: $1D10+2=5+2=7$ "

<阿狗> "席尔瓦"

>>>rp 手枪"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98$ [惩罚骰:8] = 98"

<阿狗> "那么一枪贯穿巴塞尔的肩膀后，你手里的枪发出一声闷响。"

<阿狗> "路易斯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连开三枪。"

<阿狗> "路易斯"

>>>rp 手枪"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30$ [惩罚骰:9] = 90/60 失败"

<阿狗> "路易斯"

>>>rp 手枪"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73$ [惩罚骰:9] = 93/60 失败"

<阿狗> "路易斯"

>>>rp 手枪"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82[惩罚骰:2] = 82/60 失败"

<阿狗> "灼热的火焰扭曲了你的视野，你三枪开偏。"

<阿狗> "巴塞爾的行动。"

<阿狗> "极为诡异的，此时巴塞爾肩上的伤口已经严丝合缝的闭合——就像只是用松节油从图画上抹去一处笔误那样简单。而他那只手臂正抬起来手枪。"

<骰子>: "[阿狗]进行 40 鉴定: D100=44/4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这一枪同样打进沙地。"

<阿狗> "夏洛克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对着他的胸口，打光步枪里的两发子弹"

<阿狗> "夏洛克"

>>>rp 步枪"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20[惩罚骰:9] = 90"

<阿狗> "夏洛克"

>>>rp 步枪"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46[惩罚骰:8] = 86"

<阿狗> "夏洛克的两枪同样打进地面，那怪物庞大的存在、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令你无法集中视线。"

<阿狗> "卡尔的行动。"

<卡尔·休斯顿> "我要对准巴塞爾用手枪射击，连开两枪。"

<阿狗> "卡尔"

>>>rp 手枪"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71[惩罚骰:2] = 71"

<阿狗> "卡尔"

>>>rp 手枪"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88[惩罚骰:5] = 88"

<阿狗> "炎之精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85 鉴定: D100=68/85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6=1"

<阿狗> "卡尔的两枪刚刚打出, 就看到那可怖的怪物直直朝着你冲了过来。"

<卡尔 休斯顿> "看到一团火向我冲来, 我本能地躲避。"

<阿狗> "卡尔"

>>>闪避"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闪避鉴定: D100=90/42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阿狗]掷出了: 2D6=(2+1)=3"

<阿狗> "这团活火引燃了卡尔身上的衣物, 一股焦糊的味道混合着滚烫的痛苦袭来。"

<阿狗> "欧文的行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快被那团火吓坏了! 我抽出匕首就冲向巴塞尔。"

<阿狗> "欧文"

>>>斗殴"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斗殴鉴定: D100=71/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欧文的匕首贴着巴塞爾擦过去了。"

<阿狗> "以赛亚的行动。"

<卡尔 休斯顿> "这是什么东西——" 我在沙地上卧倒，翻滚，想要扑灭火焰。

<以赛亚·古斯特> "我冲上去给卡尔做简易的降温处理和包扎。"

<阿狗> "卡尔在地上滚动几周后，火焰终于渐渐小下来了，而以赛亚，你把他烧焦的衣服往上撻去。"

<阿狗> "以赛亚"

>>>急救"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急救鉴定: D100=89/5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那么手头没有急救物品的以赛亚难为无米之炊。"

<阿狗> "第二回合。"

<阿狗> "火器先攻"

<阿狗> "卡尔的行动。"

<卡尔 休斯顿> "我努力端稳手枪，对着巴塞爾按下扳机。我要连开两枪！"

<阿狗> "卡尔"

>>>rp 手枪"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28$ [惩罚骰:9] = 98"

<阿狗> "随着一声闷响，卡尔的扳机也扣不动了。"

<阿狗> "路易斯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再开三枪，打空弹匣就要想点别的路子了。"

<阿狗> "路易斯"

>>>rp 手枪"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15$ [惩罚骰:4] = 45/60 成功"

<阿狗> "路易斯"

>>>r1d10+2"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掷出了: $1D10+2=10+2=12$ "

<阿狗> "路易斯"

>>>rp 手枪"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54$ [惩罚骰:6] = 64/60 失败"

<阿狗> "路易斯"

>>>rp 手枪"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83$ [惩罚骰:9] = 93/60 失败"

<阿狗> "路易斯非常确定，这一枪是冲着他的心脏去的，而且贯穿了他的心脏.....巴塞尔露出痛苦的表情，并且吐出血来。但那处伤口同样飞速的愈合，胸前的一整个大洞中缓慢的被新生的血肉组织填补。"

<阿狗> "巴塞尔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40 鉴定: D100=38/4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6=3"

<阿狗> "那么巴塞尔同样朝着路易斯开枪。"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10=1"

<阿狗> "一枪擦过路易斯的胳膊。"

<阿狗> "炎之精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85 鉴定: D100=99/85 大失败

——有什么话你去和老大哥解释吧。"

<阿狗> "那么这只火焰的怪物似乎状态并不怎么稳定，似乎是海边的气候并不适宜它这种生物的活动，他的行动慢下来了。"

<阿狗> "席尔瓦的行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要在地上找找有没有盛水的容器，舀海水朝那团火球泼水！"

<阿狗> "席尔瓦

>>>敏捷"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敏捷鉴定: D100=26/75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那么席尔瓦飞快的抄起来不知是哪个家庭遗落在海边的水桶，舀起一桶海水泼在那团活火上！你面前的火焰明显的缩小下去些许。"

<阿狗> "欧文的行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调转身子，再次捅向巴塞爾。"

<阿狗> "欧文

>>>斗殴"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斗殴鉴定: D100=2/70 大成功

也许应该给你一枚奖章？"

<阿狗> "你将匕首狠狠的扎进了巴塞爾的胸膛，血染红了你的袖口。"

<阿狗> "以赛亚的行动。"

<以赛亚·古斯特> "我见泼水有反应，我也寻找容器盛水泼它。"

<阿狗> "以赛亚

>>>敏捷"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敏捷鉴定: D100=41/5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而以赛亚同样舀起海水泼向那只巨大的火球，现在残存的火光所剩无几。"

<阿狗> "夏洛克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把兜里的手枪扔给卡尔：“备用的！”随后给自己的步枪装填子弹。

<阿狗> "第三回合。"

<阿狗> "火器先攻"

<卡尔 休斯顿> "我有一点惊讶,但立刻从善如流——这把枪刚到我手中,我就端起枪瞄准巴塞尔。"

<阿狗> "卡尔的行动。"

<卡尔 休斯顿> "我要对着巴塞尔连开两枪。"

<阿狗> "卡尔"

>>>rp 手枪"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7[惩罚骰:0] = 7"

<阿狗> "卡尔"

>>>r1d10+2"

<骰子>: "[卡尔 休斯顿]掷出了: 1D10+2=3+2=5"

<阿狗> "卡尔"

>>>rp 手枪"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惩罚骰检定: D100=72[惩罚骰:0] = 72"

<阿狗> "卡尔一枪打进巴塞尔的腹部,他周围的沙子已经完全被鲜血所浸透。"

<阿狗> "夏洛克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对着巴塞尔开一枪。稳健"

<阿狗> "夏洛克"

>>>步枪"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步枪鉴定: D100=71/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炎之精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85 鉴定: D100=52/85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6=6"

<阿狗> "夏洛克步枪子弹的轨迹被高温所扭曲——那只仅存余火的怪物朝你冲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混账东西! 我有些艰难地往边上试图跳开"

<阿狗> "夏洛克

>>>闪避"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闪避鉴定: D100=73/1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阿狗]掷出了: 2D6=(3+2)=5"

<阿狗> "这只怪物扑到夏洛克身上, 疯狂地灼烧你的躯体。"

<阿狗> "夏洛克

>>>stc hp-5"

<阿狗> "席尔瓦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路易斯, 我火了! "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5 --> 5"

<阿狗> "夏洛克

>>>体质"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体质鉴定: D100=37/5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你还清醒着，清醒的燃烧。"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再不把这玩意扑灭所长要被烤熟了！我拿着桶往那怪物，和所长
身上一起泼水"

<阿狗> "席尔瓦

>>>敏捷"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敏捷鉴定: D100=72/75 成功

干得不错。"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赶忙甩脱燃烧的大衣，在地上滚上一圈。天啊，路易斯，谢谢你！
但是我觉得盐水+烧伤会有那么一点点痛！"

<阿狗> "没多思考的，席尔瓦将一桶海水整个泼在那团活火，以及夏洛克的身上——这团
火焰的热度渐渐消失，而底下的夏洛克也已经周身一片焦黑。"

<阿狗> "路易斯的行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表示你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这点痛你可以的！不然一会你就真
的变成熟人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按了两下扳机，才意识到左轮里已经空了。"谁有多余的弹匣吗！"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有....."

<夏洛克·黑斯廷斯> "气若游丝"

<路易斯·冯·德莱恩> ".....黑斯廷斯先生，坚持住。"

<卡尔·休斯顿> "我掏出口袋里的弹夹，扔了一只过去。"

<阿狗> "欧文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接过卡尔抛来的弹匣装上。"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尽量。谢谢您。"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看起来要被烤坏了，幸好火已经灭了。我喘着气冲向巴塞尔。"

<阿狗> "欧文"

> > > 斗殴"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斗殴鉴定: D100=71/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巴塞尔躲过你的拳头。"

<阿狗> "巴塞尔的行动。"

<阿狗> "你面前的巴塞尔·埃夫斯双眼发怔，那些伤害落在他身上的痛苦是真实的，然而又完全没有反应那样。某一瞬间，那种非人的冷静从他脸上消失，他颤着的举起手枪，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10=2"

<阿狗> "脑浆和鲜血从他的脑袋里泵了出来。然而，一眨眼的功夫，你看到他额上的伤口完好如初。"

<阿狗> 他狂热，歇斯底里的大喊着: "你们杀不了我!!! 杀不了我!!!"

<阿狗> "绝望的声音在海浪的咆哮中回响，一阵不知是警车、还是消防车的鸣笛声自崖上传来。"

<阿狗> "这一古怪的行为之后，巴塞尔·埃夫斯停止了一切行动。他的双眼怔怔的看着地面，他到底是人类？还是别的什么？对这一点你们无从知晓。此时，警笛声正从高耸的山崖上缓缓下降，在你们的手里有枪，匕首，或者别的，而凶手、再明确不过的凶手就这样呆立在燃烧的宾利旁，似乎连火焰正在吞噬他的手指都察觉不到那般。"

<夏洛克·黑斯廷斯> ".....去你妈的！....." 我用烧伤的双手举起步枪，继续对他开枪。

<卡尔·休斯顿> "我意识到自己也许要被警察夺去复仇的机会。面对着凶手的挑衅，我发出狂怒的吼叫声——我不用手枪了，而是要冲过去，用匕首一刀刀扎在他身上！我要让他尝到钻心剜骨痛苦——"

<欧文·埃尔南德斯> "海风带走我眼眶里隐现的湿意，我喘着粗气，麻木地把刀子送进他的身体里。"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把随身带的短棍抽出来往四周环望，我尊重家属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希望我会毫不犹豫地上去揍他"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将子弹填回枪膛，只是握着。他不再挣扎了，凌迟一只待宰的禽兽不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快感——而这机会我决定让给愤怒的家属们。"

<以赛亚·古斯特> "好吧。" 我背过身去。我没有资格审判他，但现在的法院又有吗？

<阿狗> "夏洛克"

>>>r3d6+4"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 掷出了: 3D6+4=(6+5+3)+4=18"

<阿狗> "卡尔"

>>>r1d4+1d4"

<骰子>: "[卡尔 休斯顿]掷出了: 1D4+1D4=2+2=4"

<阿狗> "欧文"

>>>r1d4+1d4"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掷出了: 1D4+1D4=1+4=5"

<以赛亚·古斯特> "唉。这现场也没有我需要清理的东西，海边的潮湿与身后车辆燃烧的热量混合成一团风从我身后穿过。我打开皮箱清点剩下的医疗产品，等会儿还得给大家看看身体和精神情况。"

<阿狗> "夏洛克稳稳的冲着他的躯体开枪，子弹贯穿他的肉体，留下一个血淋淋的大洞。然而，那些碎肉快在凝聚到一半时就停止了；卡尔疯狂地将匕首捅进他的身体，但你的手掌却感受不到任何事物那般麻木，莱斯利不会回来，无论如何都不会回来，你只恨这场暴行并不发生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之前；而欧文将匕首最后扎进巴塞尔的胸膛的时候，你听到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动静——而后，他双腿颤抖的向后退去。"

<阿狗> "火焰灼烧着他的肉体，难闻的气味充斥鼻腔，在警察赶来之前，你们谁也没有做什么，看着这个怪物、恶魔，安静的在火焰中燃烧。"

<阿狗> "全员"

>>>侦查"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侦查鉴定: D100=57/7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41/7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侦查鉴定: D100=88/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侦查鉴定: D100=88/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侦查鉴定: D100=51/60 成功

干得不错。"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侦查鉴定: D100=62/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而在这场焚烧进行的过程中，路易斯、夏洛克和以赛亚在他成胶状干瘪下去的皮囊下方，看到一个骇人的场景：从他的头部，缓缓爬出一只鸽子大小的昆虫，巨大的、没有眼睑的眼球在火焰中爆裂，它的十条腿都长满了黑亮的触手，折叠在苍白的肚皮上，半圆形的坚硬翅膀则覆盖着三角形的鳞片。这只怪异的昆虫动了动触须，但它很快也被火焰灼烧而变得焦黑，最终停止了行动。"

<阿狗> "以赛亚、夏洛克、路易斯

>>>sc1/1d6"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的理智检定结果:

74/53=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2 点,当前剩余 51 点

可怜的家伙。"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的理智检定结果:

43/67=成功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66 点

冷静下来了吗? "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的理智检定结果:

68/64=失败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4 点,当前剩余 60 点

可怜的家伙。 "

<阿狗> "路易斯

>>>克苏鲁神话"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 cm 鉴定: D100=24/11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

<以赛亚·古斯特> "好恶心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是怎么钻进脑子里去的?! 大脑我不是第一次见，却是第一次见可以出入大脑的恶心的动物.....我不由得回想起我曾经的患者们，我此前虽从未见过，但我还是感到反胃和恶寒。 "

<阿狗> "路易斯并不能辨别这到底是什么生物，但毫无疑问，他并不属于人类社会、甚至、可能来自于太空.....这种生物会带给人类以疯狂，你在无数次的经历中目睹这些。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又怎会容忍这些疯狂地生物带给人类以痛苦和绝望? 这个问题的答案，你至今仍未知晓。 "

<阿狗> "而此时，警铃的声音已经近在咫尺了。 "

<以赛亚·古斯特> “有人受伤吗？”我蹲下来扶着我的皮箱，有气无力地喊道。唉，相同的事情还要解释两次，我不想面对那些总是慢一步的警察。

<卡尔·休斯顿> “我呆滞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我已经信念全失——无论如何，莱斯利都已经回不来了。就算警察再把我扔进监狱里度过余生，我死寂的心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波澜。从此以后，我该到哪里去呢？”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所长，看来我们得先应付一下过来的警察。”我觉得这几位家属现在可能不能冷静地解释这个情况了。

<夏洛克·黑斯廷斯> “无论何时何地，我还是坚持那些虐杀儿童的牲口不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看到从巴塞尔躯体中涌出来的那怪物焦黑的尸体，我满足地放下放下枪，但笼罩着心头的的不安还是迟迟没有散去。”

<路易斯·冯·德莱恩> “就是这只虫子占据了她的皮囊.....我厌恶地注视着它在火中爆裂，发出黏糊的声响。画作、歌剧，一切高雅的艺术也无法遮掩那亵渎的本质：视人命如草芥的宇宙恐怖。我决定离开这片海滩，将静默的哀思时间留给可怜的家属们。”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在沙滩上跪了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似乎都缺少实感，我用海水把手和匕首洗干净，海水冰凉，我的理智才跟着慢慢回笼。接下来呢...警察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些事？或许我要坐牢？我不知道。”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的，路易斯。但是在此之前，我想申请一下医疗援助。古斯特医生，能麻烦您吗？”我虚弱地伸出木腿.....不，现在是炭腿，以及浑身或大或小的烧伤痕迹。

<以赛亚·古斯特> “.....这个我真的能治疗吗？我抽出医疗物品处理那些糟糕的小伤口。”

<阿狗> “以赛亚

>>>急救”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急救鉴定: D100=24/5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夏洛克

>>>stc hp+1"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1 --> 6"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觉得等结束以后得直接把所长拉去医院了，可以预见的，回去以后他得去和他老婆激情对线了。但无论如何，这起事件的解决完全令人开心不起来。"

<阿狗> "数辆警车将你们一圈人包围起来，从打头那辆车上，布莱尔警监惊慌失措的下了车。他面如土灰，噙动的嘴唇似乎说了些什么，但你们已经不记得了.....仿佛永远无休无止的海浪声，以及没有月亮与星星的黑夜淹没了这一切。"

<以赛亚·古斯特> "我处理好伤口重新站起来，望向不远处的家属们.....疲惫和痛苦就像这海潮的波浪不断拍打着精神。这种冲击和沉痛会根植在他们心里，像是崖壁上牢固的藤植，但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看向海洋更远处吧。我又叹了口气。"

<阿狗> "被警车拉走的一行人中，夏洛克首先被送进了医院。你浑身的焦黑即使昏庸如布莱尔警监也不敢拦下你，你被推进急救室进行抢救，在那之后，精神也终于无法支撑的，你在消毒水的气味中沉沉睡去。醒来之后，代替你被审问了一夜的助手席尔瓦正疲惫的坐在椅子上，从他的表情上来看，毫无疑问，你们两人都没法从这起案件中获得任何正面的感受，就算一切都已经解决。但作为事务所所长、上司、船长，你还是强打起精神来，指着自己烧的干净的腿告诉他，等你恢复好了，你们就该接着去对付下一个变态——比如维托斯基？；这番无休无止的审问让以赛亚觉得痛苦，你的精神摇摇欲坠，肉体更是难承其重，最后，借着在本地声望和尼尔科斯的十一通电话，布莱尔臭着一张脸提前把你放了出去，你疲惫的回到旅店，几乎一分钟不到就合上了眼：而在这一分钟里，你脑海中闪过无数最近几天的记忆碎片，恐怖的、血腥的、痛苦的、难以言喻的，意识弥留之际，你想，如果醒来时还记得，你要去寻找那个还在街边哭泣的医生同事；

欧文坐在金斯波特警局的长椅上，你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麻木，以及深不见底的懊悔。你无法控制自己去想安德鲁可能遭遇的那些事，巴塞尔·埃夫斯令人不安的画作就像噩梦一样在脑海中闪回，你每每从噩梦中清醒，就如同溺水的人将头探出睡眠——你恨死这密不透风的、水雾般的空气，也同样痛恨这个名为金斯波特的城市 and 一切噩梦，如果可能，也许你会带着母亲逃离这里.....上帝，你根本做不到去和她讲述这一切。如果你更有本事一点，早早赚钱接走安德鲁，如果.....；

在警局里，席尔瓦极尽全力的向警方辩解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所长不在，总得有个人承担起一切，不管这个人乐不乐意。好在几位同伴也非常靠谱，铁证面前，布莱尔脸上的表情非常精彩.....虽然你现在也并没有心情去观赏这一切。结束所有事务后，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所长的病床前，天啊，他看上去真够凄惨的，不过居然还能和你开些玩笑，罢了.....你由衷的想到，至少工作确实还没结束；

作为不太擅长英语的外国人，路易斯的审讯并没持续多长时间。乐队的主管几乎案发不到三小时就把你从警局里拖了出来——为了名声，也为了你们短暂的情谊。你没有立刻去找爱丽丝，也许，你得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下定决心向她解释事件的真相：然而，你将如何表达这一切？被受害者家属杀死的犯人，再也回不到学校的朋友，以及，疯狂的虫子——疯狂、疯狂、就像一种疾病，人类是否生来就被这种邪恶所诅咒？你应该让她知道这些吗？或者该让她知道她“应该”知道的？清清白白的把真相说出来需要付出精神上的代价——然而真相又到底是什么？巴塞尔·埃夫斯残忍的杀害了那些孩子们。证据确凿，毫无疑问的真相。但是.....；

所有人都被释放后，前科犯卡尔却毫无意外的，被留了下来。你倒并非没有这种预料，就算巴塞尔的案子不算在你的头上，先前的犯罪经历也够你判到老去。你望着看守所的铁栅栏，心中无比平静——你以前曾无比恐惧这件事，你恐惧如果没有了你，简和莱斯利会被何等恶劣的对待，她们未来的生活，莱斯利的梦想.....然而一切都在诞生前便被扼杀。你麻木的坐在椅子上，心中仿佛已经不再感受到任何事物....."

<阿狗> "全员

>>>由于了结疯狂地艺术家，san+1d10+4；由于摧毁昆虫，san+1d6+1"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掷出了: 1D10+1D6+5=1+2+5=8"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掷出了: 1D10+1D6+5=4+6+5=15"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掷出了: 1D10+1D6+5=1+4+5=10"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掷出了: 1D10+1D6+5=8+3+5=16"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8 --> 59"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10 --> 61"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15 --> 81"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16 --> 64"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掷出了: $1D10+1D6+5=4+4+5=13$ "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13 --> 73"

<阿狗> "夏洛克"

> > > stc hp+1d3+1"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掷出了: $1D3+1=3+1=4$ "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4 --> 10"

"——第三幕：一只虫子 END——"

<阿狗> "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不详的雨夜。

1928年10月29日，午夜12点，星期一，金斯波特警局

半小时前，你们接到了来自警方的电话。内容简短：巴塞尔·埃夫斯一案仍未结束，詹姆斯·布莱尔警监——与从阿卡姆赶来的阿萨·尼克尔斯警长，他们要求你们现在就到金斯波特警局来，就连监狱里的卡尔也被临时释放出来。"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从床上翻身坐起，花了几分钟清醒过来。不可思议，是不是？连背后非人的怪物都挖掘出来了，事情却还没有迎来终结。我衷心希望在金斯波特警局等待的不是无聊的官僚主义手续——我的英语还没有好到那一步。"

<路易斯·冯·德莱恩> "彻底醒盹之后，我披上外套出门。"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还能有什么事？我感到就像泥土被挖起，又露出什么不祥的东西一般，我收拾好为数不多的东西，赶去警察局。"

<夏洛克·黑斯廷斯> "那时我还在医院静养——不，再也不是静养的时候了！我装上新腿，立刻联系了路易斯来接。那事情果然没有结束，巴塞尔，虫子，离奇的装置……不由多想，我病号服外裹外套地赶向金斯波特警局"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还在住处静养的时候，先后接到警局和所长的电话，虽然早有预感，但是我没想到事情这么快就找上门来，我收拾一下我的装备，开着车去医院接所长"

<卡尔·休斯顿> "我没什么其他的选择，心境如同一潭死水，收拾收拾便前往了警局。现在我的外表已经完全一副囚犯模样了。"

<以赛亚·古斯特> "又怎么了，那难道是团伙作案吗？我刚合上眼睛不久。我休整了一整天，这副躯体却依旧和乏累粘合，短暂的休息对我来说杯水车薪，可现在我已经睡不着了。我快速收拾好自己，裹紧外套拿上皮箱赶去警局。"

<阿狗> 你们全都到齐后，整张脸惨白的布莱尔紧皱着眉头开口：“就在、今晚，我从自己家的床上惊醒……这很可能是贼。你们知道的。迅速检查了房子之后，我什么都没有发现，但回到卧室后——我看到这个挂在我的墙上。”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隐隐有些预感了。是那幅阴魂不散的画像吗？”

<以赛亚·古斯特> “我的眼球卡在眼皮上，张不开闭不上，一定像具死不瞑目的尸体。我等待他给我们展示那幅画作。”

<夏洛克·黑斯廷斯> “画像……怎样的一幅画像？”

<阿狗> “你们站在办公室里，看着布莱尔双手颤抖，惊魂未定的从椅子后面拿出那张巴塞尔·埃夫斯被诅咒的自画像。”

<阿狗> “下一个瞬间，肖像的眼睛眨了眨，脸上露出了一个狡猾的笑容。”

<阿狗> “我告诉过你们我会抓到你们的，”肖像笑着说，“我告诉过你你们我会抓到你们的！”

<阿狗> 随着埃夫斯疯狂地笑声回荡在房间里，警局办公室的门“哐！！”的一声关上。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愣住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烧了它吧。”我给出直白的建议，“他已经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阿狗> “接下来，办公室的文件、抽屉里的证物、椅子、桌子，所有的家具开始在房间内飞来飞去，灯光闪烁，混乱随之而来。”

“——尾声：疯狂之梦——”

尾声：疯狂之梦

<阿狗> "行动顺序：卡尔→席尔瓦→路易斯→欧文→以赛亚→夏洛克"

<以赛亚·古斯特> "这不是现在科技水平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吧。巴塞爾已经化为灰烬，难道他还能寄宿在这幅画里吗？如果这都是真的，它为什么可以动起来，是我的幻觉吗？"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看来我们又遇上灵异事件了，" 我揉了揉脑袋，"这家伙还有什么鬼把戏？"

<阿狗> "巴塞爾的画像高高飞向空中，而下一秒，漫天乱飞的家具朝你撞来。"

<骰子>: "[阿狗]进行 33 鉴定: D100=25/33 成功

干得不错。"

<以赛亚·古斯特> "烧了吧。" 我赞同德莱恩先生的做法，我实在是困得不行，我的床铺在召唤我，我要回去.....

<欧文·埃尔南德斯>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场持续两个月的噩梦什么时候能结束？"

<卡尔·休斯顿> "我只感到麻木。而那画像对我做出反应时，我条件反射地对着巴塞爾的脸出拳——"

<阿狗> "卡尔

>>>斗殴"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斗殴鉴定: D100=73/6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一个花瓶撞碎在你的拳头上。"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4=3"

<阿狗> "卡尔"

>>>stc hp-3"

<阿狗> "席尔瓦的行动。"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3 --> 4"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尝试去开办公室的门"

<阿狗> "席尔瓦"

>>>困难力量"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困难力量鉴定: D100=47/27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席尔瓦用力的扭动门把手，却没能打开这扇紧闭的门。"

<骰子>: "[阿狗]进行 33 鉴定: D100=51/33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一把椅子从你背后呼啸而过。"

<阿狗> "路易斯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摸出打火机，试图引燃那幅画。"

<阿狗> "天花板随着这副画像不断的升高，升高，打着旋儿，并发出刺耳的笑声。"

<骰子>: "[阿狗]进行 33 鉴定: D100=71/33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欧文的行动。"

<欧文·埃尔南德斯> "这幅画飞到哪儿去了? 我能抓住它吗? "

<阿狗> "这副画随着天花板不断升高, 升高.....但你却仍然不可思议的看清他流血的面部与应被诅咒的笑。"

<骰子>: "[阿狗]进行 33 鉴定: D100=81/33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以赛亚的行动。"

<以赛亚·古斯特> "我要开门出去.....那个布莱恩跑得真够快的....."

<阿狗> "以赛亚

>>>困难力量"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困难力量鉴定: D100=64/32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阿狗]进行 33 鉴定: D100=80/33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夏洛克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的天。"这个自恋又可笑的小艺术家, 死后还要为自己谢一出好幕!"

我伤还没好, 正是心情欠佳的时候! 毫无疑问这又是梦境, 我思考着如何才能醒过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要过去打开窗子。"

<阿狗> "夏洛克

>>>力量"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力量鉴定: D100=21/5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夏洛克的一拳穿透玻璃！"

<夏洛克·黑斯廷斯> "再见！我跳了。"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看着所长缺了一条腿身姿还如此矫健，立马跟上去进行一个跳窗！"

<以赛亚·古斯特> "我真的烦，放我去睡觉吧。我见夏洛特已经翻出去了，警局也没多高是吧，我跟着翻出去。"

<欧文·埃尔南德斯> "玻璃被打碎的声音把我惊醒，这肯定是一场梦……！我要跟上去！"

<卡尔·休斯顿> "眼见那张画像飞得越来越高，我知道没法纠缠下去了，只得跟着其他人冲出窗外。"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跟着鱼贯而出。想必醒来时还在自家的床上……但他死都死了，是怎么还在作祟的？"

<阿狗> "顺着玻璃，你们跳出布莱尔的办公室——在无穷的下坠过程中，你们的意识反而脱离躯体的上升、上升.....你们来到一个狭长的房间当中。"

<阿狗> "这里有着拱形天花板和粗糙的石头墙。画作沿着墙壁整齐地挂着。没有明显的出口。"

<阿狗> "一阵冷雾沿着地板扑面而来，为这个地方死一般的安静的增加了几分怪异。悬挂在远处的墙上的，是巴塞尔·埃夫斯的自画像。帆布凸起，伸展，发出撕裂的声音，然后，一个人被帆布上甩到地板上。"

<阿狗> "疯狂的画家、巴塞尔·埃夫斯，现在变为了一个扭曲折叠的抽象图形，有着泼溅而斑驳的颜色。"

<阿狗> 抽象的埃夫斯笑了："欢迎来到我的世界。你们现在永远不能逃出我手。永远不能!"

<阿狗> "行动顺序：卡尔→席尔瓦→路易斯→欧文→抽象的、梦中的巴塞尔·埃夫斯→以赛亚→夏洛克"

<夏洛克·黑斯廷斯> "老天！我真不知道您为什么不愿意安安静静地躺在地狱里。金斯波特警局甚至还给您这种人买了块坟地！"

<阿狗> "卡尔的行动。"

<卡尔 休斯顿> "操他妈的！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看看是谁逃不出谁手里！" 我没有任何自制力，粗鲁地冲了上去，要和他肉搏

<阿狗> "卡尔"

>>>斗殴"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斗殴鉴定: D100=48/65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你的拳头打向巴塞爾——而就在那一瞬间，扭曲的画家开始极速收缩，他变为了
一维——一根细长的，灰色的线。而在你的拳头通过后，他又变回了三维的形状。"

<阿狗> "席尔瓦的行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要向他开枪"

<阿狗> "席尔瓦

>>>手枪"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手枪鉴定: D100=54/7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你抽出腰间的手枪——他在同一时间侧身，或者说，变为二维。子弹擦着画像的
表面飞过。"

<阿狗> "路易斯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你只是用最后一点残余的力量留下遗言的可怜虫。巴塞爾。" 我要
想象他栖身的画作在烈火里焚毁，整个从中部断裂成两截，连带着将他送入炼狱。

<阿狗> "你用力的想象着，闭上双眼、绞尽脑汁....."

<阿狗> "路易斯

>>>极难意志"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意志鉴定: D100=15/9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阿狗> "那么路易斯再度睁开眼的时候，画像仍然在空中漂浮，游荡——而你的手中多了一把打火机，一把火柴，一桶汽油。"

<阿狗> "欧文的行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被德莱恩先生手里出现的东西惊呆了，难道我们现在还在做梦？我要仔细观察四周，这里的墙壁甚至是画像，有什么可能的出口吗？"

<阿狗> "房间没有出口，就像那个怪异的走廊；墙壁上一共有四张画，画面内容都极为扭曲而怪异——而且似曾相识。"

<阿狗> "巴塞尔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69 鉴定: D100=21/69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4=1"

<阿狗> "巴塞爾將手指向了其中一幅畫：這件作品描繪了一群五顏六色的蝴蝶 在綠色的草地上飛舞。"

<阿狗> "在他的手指點上去的一瞬間，這些蝴蝶突破畫框飛了出來！大量的蝴蝶淹沒了你們的視野、恐怖的振翅聲干擾聽覺，甚至就算在夢中，你們還是感到強烈的窒息。"

<阿狗> "以賽亞的行動。"

<以賽亞·古斯特> "這真的是巴塞爾嗎？我暫時稱呼為画像吧，他的精力旺盛，太討人厭了。可我不現在一點都不想和他玩這種無聊的把戲，我每一處神經末梢都在幻想這裡出現一幅新的畫，通向我旅館的床……讓我進去……"

<阿狗> "以赛亚

>>>极难意志"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极难意志鉴定: D100=25/16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你被蝴蝶从集中的精力中无情拍醒。"

<阿狗> "夏洛克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吧！你以为只有你会画画、做梦，是不是？我开始幻想能给巴塞尔的画像加点料。比如说，我想要一桶黑油漆。"

<阿狗> "夏洛克

>>>困难智力"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智力鉴定: D100=25/8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阿狗> "那么，集中精力的同时，一个念头划过夏洛克的脑海——对付画像，比起油漆，使用松节油不是更一劳永逸吗？"

<阿狗> "睁开眼的瞬间，一加仑的松节油如同回答般出现在你的手中。"

<阿狗> "第二回合。"

<阿狗> "卡尔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高声大喊：“松节油，朋友们！用松节油洗掉他的颜料！”

<卡尔·休斯顿>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看到这些利器出现在同伴眼前，几乎惊呆了。得到提点，我也开始想象松节油出现在我的手中……"

<阿狗> "该死的! 你不能——!!" 扭曲的巴塞爾发出尖啸, 他更为疯狂的在你们周边时而化作二维、时而化作一堆扭曲线条的乱冲乱撞。

<阿狗> "卡尔

>>>极难意志"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极难意志鉴定: D100=78/16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卡尔在蝴蝶的冲撞中猛地睁开双眼。"

<阿狗> "席尔瓦的行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好家伙, 原来还有这样我没见识过得全新玩法, 我也闭上眼睛开始想象松节油"

<阿狗> "席尔瓦

>>>极难意志"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极难意志鉴定: D100=12/12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席尔瓦睁开眼的时候, 透过层层叠叠的蝴蝶, 你看到自己手中捧着一桶沉甸甸的松节油。"

<阿狗> "路易斯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拎起一桶油就泼了上去, 不忘用打火机引燃表面的那一层。"

<阿狗> "路易斯

>>>斗殴"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斗殴鉴定: D100=28/2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幸运: -3 --> 52"

<阿狗> "路易斯将一层汽油泼上他的表面，这副扭曲的图画立即开始消融。"

<阿狗> "路易斯

>>>r1d5"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掷出了: 1D5=3"

<阿狗> "同时，你不忘擦亮火柴向他丢出——再度扭曲成二维的时候，艺术家已经失去了他的右手，他尖叫着，时而变做一张熊熊燃烧，流着血泪的肖像，时而变为一条火焰构成的灰线。"

<阿狗> "欧文的行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也要闭上眼睛去想象手里多少点沉甸甸的东西，用来把这面前的鬼东西抹去。"

<阿狗> "欧文

>>>极难意志"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意志鉴定: D100=17/6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幸运: -5 --> 75"

<阿狗> "渐渐地，欧文感受到了手中冰冷而沉重的重量。"

<阿狗> "巴塞爾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69 鉴定: D100=6/69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3=2"

<阿狗> "下一瞬间，从那张夏洛克和以赛亚曾见过的画作——《比利的纯真》上，一个浑身赤裸的孩子摔了下来。他跌落在雾气弥漫的地板上摔死，而巴塞爾匆忙的跑过去，他抱起男孩的头，然后吻了他，让生命进入到那静止的躯体。"

<阿狗> 巴塞爾喊道：“我的造物！它活了！”

<阿狗> "随后，比利缓缓的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夏洛克·黑斯廷斯> “畜生！你去死吧！！”

<阿狗> "以赛亚的行动。"

<以赛亚·古斯特> "我撑开手中的雨伞抵挡喷涌而出的蝴蝶，我重归清醒就像每一个死撑着工作的夜晚。说真的，我完全懒得对付它，可也没有办法.....我也开始幻想松节油。"

<阿狗> "以赛亚

>>>极难意志"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极难意志鉴定: D100=73/16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以赛亚的眼前仍然是空空如也的双手。"

<阿狗> "夏洛克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拿起手中的松节油，泼他那张滂求臭的脸！"

<阿狗> "夏洛克"

>>>斗殴"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斗殴鉴定: D100=77/2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你晃了一下手中的油，不行，巴塞尔离得太远，这个距离你泼不到他。"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把油交给路易斯。"

<阿狗> "第三回合。"

<阿狗> "卡尔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不，我还是给卡尔！"

<夏洛克·黑斯廷斯> "家属先吃"

<卡尔 休斯顿> "我知道自己大抵是没法做到也变出个什么东西——多亏了夏洛克，他把那罐东西扔了过来。我捞起油就往画像上泼！"

<阿狗> "卡尔"

>>>斗殴"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斗殴鉴定: D100=67/6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幸运: -2 --> 33"

<阿狗> "卡尔"

>>>r1d10"

<骰子>: "[卡尔 休斯顿]掷出了: 1D10=2"

<阿狗> "你将这桶沉甸甸的松节油泼在巴塞爾身上！他疯狂地的扭动起来，再次恢复成二维的时候，右手的小臂也没了。"

<阿狗> "席尔瓦的行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拿着手上的油对这幅画进行一个大清洗"

<阿狗> "席尔瓦"

>>>斗殴"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斗殴鉴定: D100=10/6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阿狗> "席尔瓦"

>>>r1d10"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掷出了: 1D10=8"

<阿狗> 这一桶油泼的又稳又准，巴塞爾的整个下半身都在他恐惧的惨叫中被洗掉：“不、不——！！！”

<阿狗> "路易斯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我掂量了两下剩个底的汽油，再度朝画像上泼。这次没有满屋子乱飞的蝴蝶出来碍事了。"

<路易斯·冯·德莱恩> "手感轻得异常。再看去桶已经空了。我只好再度沉入想象中，重新给自己满上。这次换成更好用的松节油。"

<阿狗> "路易斯

> > > 极难意志"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意志鉴定: D100=18/90 极难成功

很好，组织很欣赏你。"

<阿狗> "那么路易斯感受着手里的桶子越来越沉了。"

<阿狗> "比利" 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35 鉴定: D100=73/3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这个男孩踉跄的，双眼空洞的在走廊里行走.....宛如一个徘徊的亡灵。"

<阿狗> "欧文的行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提起油筒泼过去，洗掉他剩余的部分。"

<阿狗> "欧文

> > > 斗殴"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斗殴鉴定: D100=99/70 大失败

——有什么话你去和老大哥解释吧。"

<阿狗> "你愤怒的泼出松节油，巴塞尔却在同时一个急转弯，你手里的油全都泼在了地上。"

<阿狗> "巴塞尔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69 鉴定: D100=81/69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巴塞尔惊慌失措的到处逃窜, 然而在他自己构建出的、绝对的密室里, 丝毫没有出口的存在。"

<阿狗> "以赛亚的行动。"

<以赛亚·古斯特> "我继续试图幻想松节油的出现, 有没有可能直接让松节油从它头上倒下去....."

<阿狗> "以赛亚

> > > 极难意志"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极难意志鉴定: D100=77/16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你觉得自己脑子里现在乱作一团, 什么都没能想到。"

<阿狗> "夏洛克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试图在这一团混乱的情境中继续冥想——松节油, 更多的松节油!"

<阿狗> "夏洛克

> > > 极难意志"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意志鉴定: D100=70/7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你的思绪在不经意间悄悄飞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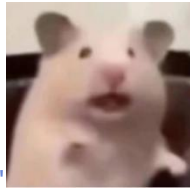
<阿狗> "第四回合。"

<阿狗> "卡尔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接着！" 我把铁桶递给身手更敏捷的卡尔。

<卡尔 休斯顿> "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也试着想象一桶松节油出现在手中。"

<阿狗> "你手里真的多出来一罐。不过是路易斯递过来的。"



<卡尔 休斯顿> "

<卡尔 休斯顿> "如有神助！我这就把这桶油往巴塞爾那张惹人生厌的脸上泼去"

<阿狗> "卡尔

>>>斗殴"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斗殴鉴定: D100=82/6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可惜你拿到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巴塞爾朝着走廊的另一边冲去。"

<阿狗> "席尔瓦的行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闭上眼睛想象松节油"

<阿狗> "席尔瓦

>>>极难意志"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极难意志鉴定: D100=77/12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你觉得自己的脑袋有点筋疲力竭了。"

<阿狗> "路易斯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工厂流水线还在紧锣密鼓地开工。更多的松节油! 这的小朋友可足足有五个。"

<阿狗> "路易斯"

>>>极难意志"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意志鉴定: D100=57/9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圣诞老人的脑袋似乎让驯鹿撞了一下。"

<阿狗> "欧文的行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拎着空荡荡的桶, 想像它被填满, 松节油就是绞杀派对的入场券。"

<阿狗> "欧文"

>>>极难意志"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意志鉴定: D100=88/6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一个手捧空油桶的孩子。"

<阿狗> "巴塞爾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69 鉴定: D100=24/69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2=2"

<阿狗> "第四副画作中，三只可爱的小猫在黑色的垂耳帽里嬉戏。怪物巴塞尔来到这幅画前并拉出其中一只小猫。他轻轻地抚摸它。"

<阿狗> "她不是挺可爱的吗？" 他笑了。

<阿狗> "小猫立即发生了变化，在几秒钟内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来自土星的猫——一种色彩缤纷，抽象的猫类生物，它有着奇怪的、复杂的身体，并伸出四条长着利爪的腿。"

<阿狗> "猫" 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40 鉴定: D100=18/40 困难成功

走运的家伙。"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6=5"

<阿狗> "喵喵乱叫着扑到了以赛亚身上！"

<以赛亚·古斯特> "困倦的我下意识地躲开它，它应该不会留下毛毛吧？"

<阿狗> "以赛亚

>>>闪避"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闪避鉴定: D100=54/2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不，这是一只毛发紧贴着皮肤的短毛猫。它在你脸上留下的只有三道抓痕。"

<骰子>: "[阿狗]掷出了: 1D4=2"

<阿狗> "以赛亚

>>>stc hp-2"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hp: -2 --> 7"

<阿狗> "以赛亚的行动。"

<以赛亚·古斯特> "回去，要好好消毒了。画像还未消失，松节油依然需要幻想。"

<阿狗> "以赛亚"

>>>极难意志"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极难意志鉴定: D100=23/16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你刚闭上眼，就被猫爪子把俩眼皮都推了上去。"

<阿狗> "夏洛克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我继续冥想那一桶有如神助的松节油.....这该死的性变态怎么这么吵!"

"

<阿狗> "夏洛克"

>>>极难意志"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意志鉴定: D100=86/7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你确实被吵得头疼。"

<阿狗> "第五回合。"

<阿狗> "卡尔的行动。"

<卡尔 休斯顿> "我快步冲了上去——该死的凶手！我受够他的挑衅和躲藏了。我要立刻把这桶油给他迎头浇下，给他洗洗头——"

<阿狗> "卡尔"

>>>斗殴"

<骰子>: "[卡尔 休斯顿]进行斗殴鉴定: D100=69/65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幸运: -4 --> 29"

<阿狗> "卡尔"

>>>r1d10"

<骰子>: "[卡尔 休斯顿]掷出了: 1D10=2"

<阿狗> "巴塞尔一偏头，你的松节油只洗掉他的右胳膊。"

<阿狗> "席尔瓦的行动。"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 "我闭上眼想象那救命的松节油，就不能让这场梦境快点结束吗！"

<阿狗> "席尔瓦"

>>>极难意志"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进行极难意志鉴定: D100=39/12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你越是这样想，越难以集中注意。"

<阿狗> "路易斯的行动。"

<路易斯·冯·德莱恩> "就剩一个脑袋了！我迫切需要一罐油来将巴塞尔枭首示众，因而越发专注地在想象中描摹油罐的形状。"

<阿狗> "路易斯"

>>>极难意志"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进行意志鉴定: D100=89/9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路易斯"

>>>r1d10"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掷出了: 1D10=7"

<阿狗> "然而，手里的油桶没有响应。"

<阿狗> "欧文的行动。"

<欧文·埃尔南德斯> "我要给我手里的桶续上！我就不信了！"

<阿狗> "欧文"

>>>极难意志"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进行意志鉴定: D100=53/60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奇迹没有发生，而巴塞尔又一次尖啸着袭来。"

<阿狗> "巴塞尔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69 鉴定: D100=57/69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醒来！我的造物！！”他对着最后一张画像大喊，然而画像只是剧烈的颤动，并发出沉闷的响声。

<阿狗> “猫”的行动。

<骰子>: “[阿狗]进行 40 鉴定: D100=53/40 失败

希望你还有重来的机会。”

<阿狗> “猫”在原地优雅的舔舐着指爪上以赛亚的鲜血。

<阿狗> “以赛亚的行动。”

<以赛亚·古斯特> “我继续幻想松节油，好难啊。”

<阿狗> “以赛亚

>>>极难意志”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进行意志鉴定: D100=4/80 大成功

也许应该给你一枚奖章？”

<阿狗> “以赛亚感觉双手中多了什么.....好沉，真的好沉，你快要拿不住这多到惊人的一大桶油了！”

<阿狗> “夏洛克的行动。”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我盘腿打坐，双掌合十，听说尼泊尔的得道高僧都是用此种方式沉思静观，以达到物我合一之境。我就是松节油，松节油就是我”

<阿狗> “夏洛克

>>>极难意志”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进行意志鉴定: D100=48/70 成功

干得不错。"

<以赛亚·古斯特> "我开始分发松节油。"

<阿狗> "大概，欧洲人确实不适合尼泊尔的道法。"

<夏洛克·黑斯廷斯> "好吧，可惜我不是！但管他的呢，古斯特医生手里那沉甸甸的一桶看上去已经完全足够把那畜生原汤化原食了！"

<阿狗> "第六回合"

<阿狗> "卡尔的行动。"

<卡尔·休斯顿> "这么多油，拿来吧你！我捞起同伴的油，对着巴塞爾就泼过去。"

<阿狗> "卡尔

> > > 斗殴"

<骰子>: "[卡尔·休斯顿]进行斗殴鉴定: D100=42/65 成功

干得不错。"

<阿狗> "卡尔

> > > r3d10"

<骰子>: "[卡尔·休斯顿]掷出了: 3D10=(8+7+4)=19"

<阿狗> "那么卡尔举起这一桶松节油，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手臂肌肉都在颤抖——满满的一桶油冲着巴塞爾整个泼了上去，疯狂的画家尖叫着、在松节油中化为一滩液体颜料。"

<卡尔·休斯顿> "终于——我喘着粗气，见到巴塞爾化为一滩烂泥后松懈了下来"

<阿狗> "全员"

>>>san+2d6+2"

<骰子>: "[卡尔·休斯顿]掷出了: $2D6+2=(6+5)+2=13$ "

<骰子>: "[路易斯·迪亚斯·席尔瓦]掷出了: $2D6+2=(4+1)+2=7$ "

<骰子>: "[欧文·埃尔南德斯]掷出了: $2D6+2=(4+3)+2=9$ "

<骰子>: "[夏洛克·黑斯廷斯]掷出了: $2D6+2=(6+2)+2=10$ "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13 --> 80"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10 --> 69"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9 --> 73"

<骰子>: "[以赛亚·古斯特]掷出了: $2D6+2=(6+3)+2=11$ "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7 --> 68"

<骰子>: "[路易斯·冯·德莱恩]掷出了: $2D6+2=(5+5)+2=12$ "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12 --> 88"

<骰子>: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san: +11 --> 84"

<阿狗> "下一个瞬间，地板开始塌陷、二维的墙壁向后倒下——而墙壁的背后，是一片完全漆黑的、恐惧的虚空。那只轻巧的猫儿甩了甩尾巴，拱起脊背、四腿一蹬，它高高跃起，古怪的身影消失在高高的空中——而你们向下坠去，下落、下落——朝着不可窥探的深渊下落。"

<阿狗> "你们从各自的床铺上惊醒过来，浑身冷汗，呼吸急促。是梦，是该死的梦，还有——该死的画像！没错，终于、一切都已经结束，在那疯狂的梦里，你们用松节油消灭了巴赛尔·埃夫斯，还有他所代表的一切，应被诅咒的、恶毒的、疯狂的……对，一切已经结束——又或许，现在的一切也只是个梦境？"

瞳孔急速的收缩起来的一刻，你们猛然看向自己的双手……这双干净的、你们自己的手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松节油的气味。此时，电话铃响起。"

2022.9.12